武俠世界

暴風邊緣（南宮雪傳奇故事集）傅紅雪・著

﹂明日之星﹃孟東野懷着無限歡愉的心情，來到錢家做客，不料當夜即離奇被刺殺身亡，迫使﹂金財神賭坊﹃與﹂精武門﹃、﹂孟家莊﹃走向暴風邊緣…

一個神秘人僱請江湖高手紅七刀、雪山七狐、天地子母網，誘捕柳花花與一不知名之女人成婚，迫使南宮雪與柳花花走向暴風邊緣……



第29年
36

$ 7.00

編者話

今期的巨型小說是傅紅雪先生所著「南宮雪傳奇故事集」之「暴風邊緣」，傅紅雪先生向以文字精練，情節曲折，橋段新穎稱著，今期的「暴風邊緣」寫得更爲特出，故事中男主角柳花花爲了平息一場兇險的糾紛，挺身而出，運用他的機智才華，而去力挽狂瀾，而女主角南宮雪更是做好事不甘後人，積極協助柳花花，爲武林做一件好事，你想知道他們倆到底是做了什麼好事？到底如何平息一場糾紛，請細意閱讀本文，保你拍案叫絕！

* * *

今期推出的另一中篇小說是馮嘉先生所著「司馬洛傳奇故事」之「靈門」，是篇鬥智鬥力，緊張刺激，哀艷動人的連載小說，刊於今期第44頁。

* * *

下期選刊一部由雲劍飛撰寫的民初「追捕」故事集「走屍」，名追捕手「海角天涯」蕭原自出道以來，出生入死，險死還生，從來沒有驚怕過，那知道這回追捕一個兇悍的土匪時，遇上一件不可思議，詭異恐怖的奇遇……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86.00
一年港幣$371.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212.00
一年港幣$42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272.00
一年港幣$543.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俠世界

第29年

第36期

（總號1480）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七元・
H.K. $7.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緣

撮合婚事

血染閨房

錢來爺。

大家都這樣叫他。

這究竟是不是他眞實的名字？

只怕誰都不能確定。

不過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

——他是當今世上的「十大富翁」之一。而且，也是當今天下最有名的「金財神賭坊」的大老板。

像他這種人，金多銀多自不在話下。

金多銀多，究竟多到什麼地步，這一點恐怕也很少人知道。

「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到底有多少錢。」如果你很好奇的問他，他肯定會這樣回答。

「你爲什麼不知道？」

「因爲我不願意知道。」

如果你不死心，堅持打破砂鍋問到底的話，他這回答可能會讓你活活被氣死：「如果我知道了自己有多少錢，我只怕會担心得連飯都吃不下，萬一來個大地震，銀子垮了下來，把我活活壓死怎麼辦？所以我乾脆不想知道自己有多少錢了。」

令你眼紅的是，他閣下不但金多銀多，甚至老婆子女也多得讓你眼花撩亂。

——他總共有九個老婆，二十三個兒子，八個女兒，三十三個內孫，十一個外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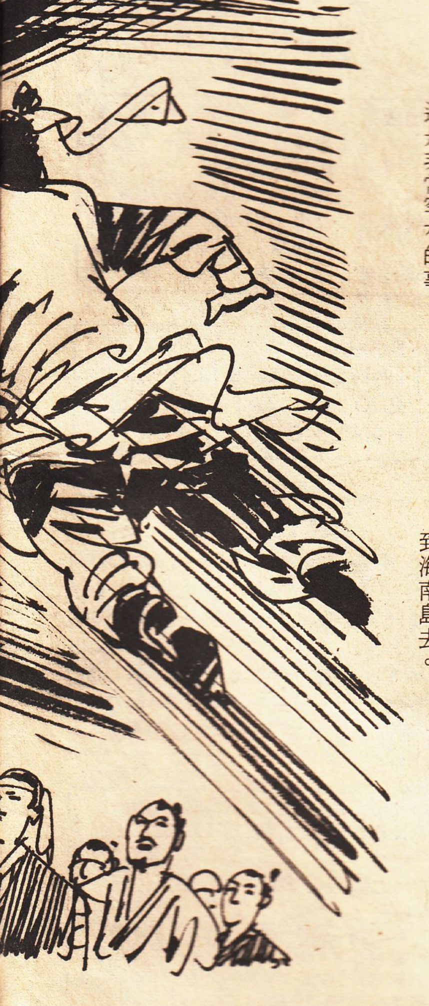
他還有一點很特殊的地方，就是在你想上床睡覺的時候，他却偏偏起床了；而你下床之時，却偏又是他上床就寢之時。

他就是這樣跟你不一樣。

只因爲他起床之時，便是「金財神賭坊」生意剛開始的時候，一直到天明賭客散光，他才會帶著疲憊但滿足的神情上床。

今天，他只是睡了兩個時辰便起床了。

這是非常罕有的事。



因爲誰都知道他是個非常重視睡眠的人，一天至少要睡上四個時辰，除非是天塌下來或是火燒房子，否則絕無人敢吵醒他。

今天午時未到，他竟然破天荒「早起」了。

爲什麼？

* * *

錢來爺雖然是個家傳戶曉的傳奇人物，不過大家對他的來歷知道並不多，但有一點大家却清楚得很——錢來爺的第八個女兒，也是最小而又最漂亮的女兒，至今仍是小姑獨處，尚未嫁人。

這一點，的確很多人知道，特別是那些已屆擇偶年齡的年輕小伙子只怕沒有一個不知道。

當然，大家還知道的是：

——無論是誰，只要能娶到她，那麼肯定錢來爺會送上一筆嫁妝。

——一筆你這輩子吃不完花不完的嫁妝。

因此，你閉着眼睛也可以想像得到，想追求錢來爺女兒的人，只怕可以排到海南島去。

* * *

通常，錢來爺的習慣是，一下床梳洗完畢之後第一件事，便是先來一桿遠從滇南邊區運來最名貴的「罌粟煙」；今天由於他「早起」，顯得精神有點萎靡，因此多抽了一桿。

就在他躺在舖有波斯紅氈子的紫檀木卧榻上，舒適的抽著第二桿煙時，錢香兒進來了。

錢香兒就是錢來爺的第八個女兒，而且也是他最鍾愛的女兒。套句老掉牙的形容詞，也就是錢來爺的「掌上明珠」。

其實，也難怪錢來爺最偏愛她。錢香兒除了長得美艷之外，最主要的是，她腦筋靈活，心思縝密，不僅習得一手精湛的劍法，而且經營謀略的能力特強，打從十三歲時，她便一直幫著她爹打理「金財神賭坊」，把整個賭坊管理得頭頭是道，業務蒸蒸日上。老實說，她雖是女流之輩，錢來爺的二十三個兒子，沒有一個比得上她。這樣一個又美麗而又能幹的女兒，那個做父親的不疼？

錢來爺當然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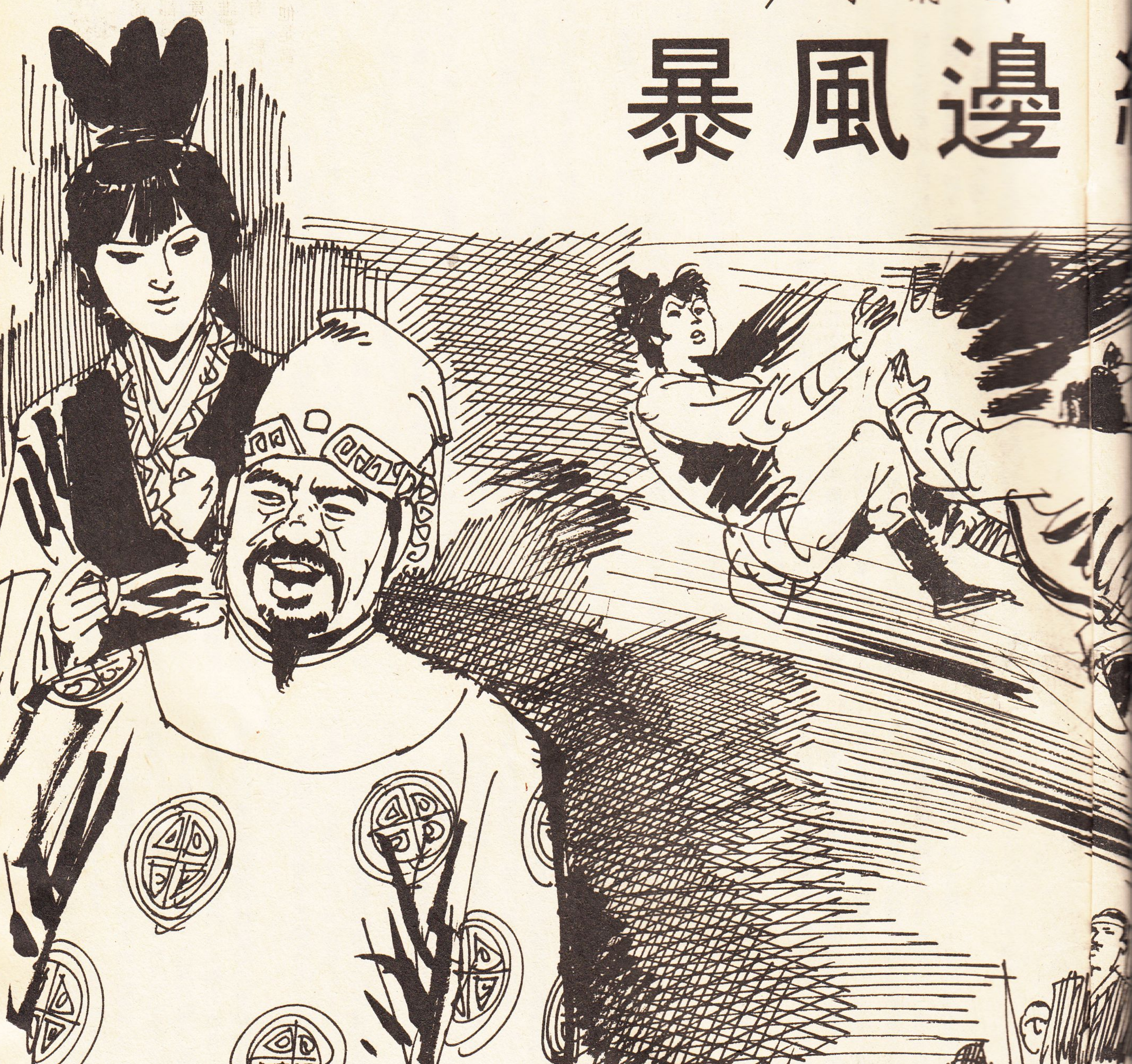
簡直疼入心肺裡去了哪。

錢來爺給人的印象是個頗爲和氣而自謙的人，他雖被列爲「十大巨富」之一，但却不見他向任何人誇耀自己的財富或是炫耀自己的才能；唯獨，在人前人後，他總是會忍不住「老王賣瓜」式的誇讚香兒。他不諱言的把錢香兒稱做他錢家的公主。

因此，很多人都讚錢香兒爲「八公

南宮雪傳奇故事／傳紅雪・文
可　飛・圖

暴風邊



主」。

認眞而論，憑錢香兒富可敵國的家世，以及她那美艷驚人的姿色，雍容華貴的氣質，就算是眞的公主也未必比得上她。

錢來爺有福氣生下這麼一個令人羨慕與嫉妒的女兒，當然心滿意足，可是他同時也面臨着一個說不出的苦惱：

——如此嬌貴而了不起的女兒，究竟應該許配給那種人家才好？

＊　＊　＊

「老爹啊，」錢香兒輕眨著那雙比星辰還明亮美麗的眸珠子，語音嬌滴而甜：「你今天是怎麼了？居然起了這麼一個大早，我看，天可能要落紅雨囉。」

「來，丫頭，幫妳老父捶捶肩。」錢來爺吞雲吐霧，睨著仍有睡意的豬泡眼說。

錢香兒乖巧的坐上前去，粉拳微捏，輕柔的爲她父親捶肩揉背，很好奇的問：「老爹，說來聽聽，是不是世界末日了，否則你怎麼會這麼早便起床？」

「猜猜看。」錢來爺賣關子。

錢香兒噘了噘紅嫣嫣的小咀兒：「是不是昨天輸了錢睡不著？」

「妳老爹可是輸不起之人？」錢來爺輕捏了女兒那挺直而渾圓的鼻尖。

「你本來就輸不起，」錢香兒朝他扮了個鬼臉：「你呀，雖然輸了錢仍笑咪咪，其實你是心痛得很，知父莫若女，你想瞞我？」

「輸錢心痛，贏錢開心，這本是人之常情，否則賭錢有什麼樂趣可言？」錢來

爺笑著說：「小丫頭，告訴妳，若不是爲了妳，我才不會恁早便爬下床哪。」

「爲了我？」錢香兒很驚訝：「你早起床跟我有什麼關係？」

「有件事我一直沒跟妳提……」

「那件事？」

「妳記不記得前些日子，爹有個知交好友曾經來看過我？」

水汪汪的黑眼珠一轉，錢香兒笑咪咪道：「哦，你是說孟長風，孟伯伯啊？」

錢來爺已抽完了第二桿煙，一直立在他身旁服侍他抽煙的毛小東立刻趨身問：「老爺，您是要先吃早膳，還是先來杯茗茶？」

錢來爺過完煙癮，精神顯得相當好，「小東，你吩咐小廚房，今天有貴客蒞臨，備一桌一級酒席宴客，我早食與午膳一起吃。」

「是的，老爺。」

毛小東走後，錢香兒頗感疑惑的問：「今天有客人？誰呀？」

一頓，她接著問：「是不是孟伯伯？」

「差一點。」錢來爺笑笑。

「差一點是什麼意思？」錢香兒撒嬌似的輕捶了一下她老爹的肩骨：「不嘛，老爹啊，你幾時變成了說話如此吞吞吐吐的？」

「哎唷，妳這個不孝女，居然捶得這麼用力，妳想謀害親爹啊！」錢來爺坐了起來，煞有介事的瞪了瞪錢香兒：「女大不中留，這句話好像一點也不錯，看來我得趕緊把妳嫁出去，否則……」

錢香兒鼓頰佯嗔：「好吧，你既愛賣關子，就讓你賣個夠，我才不稀罕。」

說著，一甩滿肩的黑髮，扭著比水蛇還纖細的腰肢，望門便走……

「喂，別走，別走，」錢來爺立刻招手道：「俺說給妳聽，馬上說給妳聽……」

錢香兒咧咀一笑，駐足回首：「敬酒不吃吃罰酒，世上就是有這種人。」

錢來爺顯然不是個古板之人，他居然也對自己的女兒「沒大沒小」了起來：「沒辦法，我天生是個欺善怕惡之人，碰到妳這個兇婆娘，有酒吃便很幸運了，那管他是敬酒還是罰酒？」

錢香兒嬌笑着扶他在太師椅上坐了下來，然後到酒櫃斟了杯她父親最愛喝的「玫瑰紅」，順便也爲自己倒了一小杯：「喏，老爹，女兒陪你喝一杯。」

錢來爺輕呷一口：「記不記得上次孟伯伯告訴過妳他有個兒子叫孟東野的？」

「記得，」錢香兒聳聳香肩，含笑道：「孟東野，甲午年出生，屬鼠；今年二十五歲，未婚，七歲唸詩經，八歲談論語，九歲背孟子，十歲練瘦金字體、十一歲習畫、十二歲練琴、十三歲練少林金剛伏虎拳、十四歲練分筋挫骨點穴法、十五歲練孟家的『天道一字刀』、十六歲練峨嵋派的『一劍定中原』、十七歲練嶺東派獨步江湖的『不換氣輕功法』、十八歲向『巴山兩老』苦學歧黃之術、十九歲行走江湖，二十歲正式投入『精武門』，拜『有我無敵』毛澤西爲師，至今整整五年，爲精武門的首席大弟子。」

錢來爺睜大了眼。

「怎麼？」錢香兒嬌俏的睨著老爹：「我說錯了？或是說漏了？」

「沒有，」錢來爺發出一聲輕嘆：「妳沒有說錯，也沒有說漏，一點都沒有，我只是不明白，妳爲什麼對孟東野記得這麼清楚？」

一頓，望住她，緩緩又道：「在我的記憶裡，好像除了那個花花公子柳花花之外，妳根本不曾對任何男人的資歷那麼有興趣？」

「興趣？」錢香兒輕笑起來：「你的意思，是說我對孟東野有興趣？」

「如果妳對他沒有興趣，怎會對他的經歷這麼清楚？簡直是倒背如流，如數家珍哪。」錢來爺笑得那雙猪泡眼瞇成一條縫。

錢香兒兩眼望向天，露出一個苦笑：「還說呢，上次孟伯伯來做客幾天，一見到我便跟我說他那兒子怎樣怎樣，嗨，我的天，最起碼一天要對我說上數十次，搞得我見到他頭就大，你知不知道，弄到最後只要我老遠見到他，便趕快溜之大吉矣！」

錢香兒酒量不大，啜了幾口玫瑰紅，雙頰微酡，比夏日的晚霞還要美，她放下酒杯，彷彿猶有餘悸似的：「碰上這麼一個『長舌男』，你想，就算是聾子，只怕也對孟東野的經歷也記得一清二楚了，何況我又不是聾子，想不記住都不行。」

「文章是自己的好，兒子是自己的棒！」錢來爺笑著說：「其實這也難怪他吹噓的，幾年前我曾見過孟東野，老實說，他果眞是長得一表人材，我始終對他有極佳的印象……」

錢香兒眸珠子一轉：「你爲什麼忽然提孟東野？是不是他要來？」

「是的，」錢來爺點點頭：「前幾天孟伯伯差人捎口信來，說孟東野今天會專程來拜訪，這幾天生意忙得很，我一直忘了告訴妳這件事……」

「怪不得你起了這麼大早，原來是有朋自遠方來。」錢香兒笑笑。

話落，她突然站起來說：「老爹，我今天有事，不在家裡吃中飯……」

「妳要出去？」

「是的，我跟朋友約好今天去看梅雁芳公演，最後一天哪。」

「喂，等等，妳不能走。」

「有什麼事？」錢香兒在門口停了下來。

錢來爺連忙說：「妳走了，孟東野怎麼辦？」

「什麼怎麼辦？」錢香兒柳眉微蹙：「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老爹。」

「妳以爲孟東野來幹什麼？」

「當然是來拜見問候你這位世伯長輩啊，難道不是？」

「現在的年輕人已不時興見什麼長輩晚輩的啦，」錢來爺淡一笑：「時下的小伙子，說好聽點、坦率、耿直、想做就做，大方而不含蓄，簡直就像一頭無韁的野馬，野得叫人害怕，野得令人……」

「拜託，」錢香兒咬著紅唇小咀兒：「你在我眼中是世上最開明的父親，你幾時變得這麼愛唸經說教了？」

「瞧妳，我只不過說了兩句，妳就一副受不了的樣子，」錢來爺苦笑喟嘆：「唉，這年頭，父親越來越難做了。」

錢香兒走回來偎住錢來爺：「大老爺，你今天是怎麼啦？」

錢來爺忽然說：「如果我要妳留下來幫我接待孟東野，妳可答應？」

「爲什麼？」錢香兒微楞，一臉茫然：「他又不是什麼大人物……」

「會的，他將來會成爲大人物的，誰都知道他一定會成爲『精武門』的接班人。」

「就算他是大人物，跟我有什麼關係？」錢香兒輕笑了起來：「知女莫若父，爹，你應該知道你女兒並不是個勢利之人。」

「我知道妳不是，爹也不是勢利之人。」錢來爺愛憐的摟住她，「不過，像他這種苦學上進的年輕人，妳不認爲他是個好男人？」

「就因爲他是個好男人，所以我要留下來接待他？」錢香兒眨著眼說：「老爹啊，我看你不會是替我找對象吧？」

「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妳已到了適婚的年齡，我這個做父親的爲妳物色對象難道不應該？」

錢香兒忽然掙脫了父親的懷抱，睜大著眼：「原來，你是在安排我和孟東野相親？」

「相親倒說不上，」錢來爺忙不迭說：「我不過希望妳能和他先認識認識……」

錢香兒忽然臉色一寒，截口問：「認識之後呢？是否就要我嫁給他？」

一見女兒拉下了臉，錢來爺顯得有點緊張：「哦，我沒這個意思……不過……不過如果你們談得來的話，我想……」

錢來爺說了一半，忽然「想」不下去了。

因爲錢香兒忽然頭也不回的走了。

——她臨跨出門檻的時候，反手把門用力一帶，但聞「碰」的一聲，整個屋頂差點沒被震垮了下來！

錢來爺呆坐了半晌，苦笑著喃喃自語道：「唉，這年頭，父親眞是越來越難做了……」

＊　＊　＊

今天的天氣眞好。

南宮雪的心情也很好。

當然，她心情好並不是因爲天氣好的緣故。

她心情好有兩大原因：

第一，秋老虎的傷勢比預期復元得快，不出兩天便能下床走路了。

第二，她本沒預計柳花花會來的，他居然一大早便來了。

這兩個原因，特別是第二個，讓南宮雪那微微上翹帶有稜角的美麗唇角，不自覺的掛起一絲若有似無的微笑，嗯，彷彿就像是長了一朵小花似的。

南宮雪一見到柳花花的時候，忽然伸手去摸摸他的額頭……

「幹嘛？」柳花花被她這突如其來的舉動弄得楞了一楞。

「沒什麼，」南宮雪一本正經：「我只不過想知道你是否發燒了……」

「發燒？」柳花花也摸了摸自己的額角：「沒有呀，不是好好的嗎？」

南宮雪煞有介事的望住他：「如果你沒有發燒，爲什麼今天會一早起床了呢？」

柳花花瞪了瞪她。

南宮雪掩咀嬌笑。

「你用過了早膳沒有？」南宮雪問。

「沒有。」

「想吃什麼？」

「什麼都不想吃。」

「爲什麼？」

柳花花淡淡的道：「因爲我見到妳這個惡婆娘便什麼也吃不下了。」

南宮雪一脚用力踢過去。

她踢得奇快無比。

只可惜柳花花也閃得奇快無比。

不過她那一脚沒有落空。

——她一脚踢翻了柳花花身旁的那張桌子。

乒哩乓啦一陣响，那張桌子四分五裂。

全酒樓的掌櫃和伙計都跑出來看。

他們臉上本有不悅之色。

可是一見到南宮雪，大家一聲不出，屁也不敢放一個，彷彿老鼠見了貓似的，全都若無其事的各回本位去了。

南宮雪覺得好尷尬，忙對掌櫃說：「弄壞了的桌子照價賠償，算在柳花花頭上！」

柳花花叫了起來：「爲什麼要我賠？桌子又不是我弄壞的……」

柳花花說了一半忽又住口。

因爲南宮雪又對他踢出另外一脚。

柳花花只好往外跑。

南宮雪緊追不放。

＊　＊　＊

兩人滿頭大汗的坐在湖濱休息。

「你今天這麼早來這裡，一定有事對不對？」南宮雪斜睨著他。

「因爲今天是初五。」柳花花沒頭沒腦的應了她一句。

「初五和你早起有什麼關係？」

「自然有，」柳花花說：「我今天約好一個朋友在這裡見面，所以非早來不可。」

「原來如此，」南宮雪很好奇：「你那個朋友是誰？」

「妳猜猜看。」

「我又不是你肚裡的蛔蟲，我怎猜得著？」南宮雪瞪了他一眼，不過她還是顯得興趣盎然的問：「是男人還是女人？」

「當然是男人。」

「當然是什麼意思？」

「如果妳是男人，妳會笨到約女人一大清早見面嗎？」

「我不懂你的意思。」

「難道妳不認爲男人與女人在夜晚見面比白天來得有情調得多嗎？」

「我眞不明白，」南宮雪搖搖頭：「某些時候，你可以說是個非常輕佻而又不正經的男人，爲什麼你這種男人有這麼

多女人喜歡你呢?」

柳花花忽然不說話。

他突然板住了臉孔。

一副正經八百的樣子。

嗯，那模樣有幾分似道貌岸然的「聖人」;再望兩下，又有點像墳場裡的「殭屍」。

有人說:看到聖人便想起殭屍，看到殭屍便想到聖人。

這句話眞不眞確?

南宮雪不知道。

她只知道柳花花這副模樣令她覺得一陣不舒服，貶眼問了一聲:「你怎麼了?」

柳花花不但拉長著臉，連說話的聲音都嚴肅得令人汗毛站立:「如果妳成天面對我這張臉孔，妳心中的感受如何?」

南宮雪啞然。

報然。

因爲她本身就是個經常板著臉的人。

她是個相當嚴肅的女人。

她不輕易對人笑。

或許，這是因爲她沒有一個快樂的童年而造成了她這種個性。

也或許，她受了傳統舊禮教的浸濡，認爲「愛笑」的女人是輕佻的、不穩重、不正經、甚至是「淫賤」的!

南宮雪笑了。

羞赧的笑了。

柳花花却忽然歎氣。

「你又怎麼了?」南宮雪輕咬紅唇。

「沒什麼，」柳花花淡淡的道:「方才妳那一笑，不禁使我想起了一個人……」

「誰?」

「我一個朋友的老祖母。」

「你!」

南宮雪眉尖倒立。

她又想踢他一脚。

但她却沒有動。

因爲就在這個時候她看見了一個人向這裡走來。

柳花花當然也看到了。

他起身對南宮雪說:「南宮雪，我的朋友來了，我想，如果妳不介意的話，請妳……」

南宮雪懂他的意思，不待他說完，便站了起來拍拍衣上的泥屑:「好的，我迴避一下。」

她咀上雖如此應著，其實心中頗不願走開，她很好奇，她很想留下來看看那人是誰。

其實那個人是誰，南宮雪並不關心。

她關心的是:

——柳花花約他到這裡有什麼事?爲什麼一定要她迴避?

——她越來越關心柳花花了。

因此，她雖然咀巴說要走，兩隻脚却站在原地不動……

這當中，那人已走了前來。

＊　＊　＊

那個人年紀不大，大概和柳花花差不多呢，個子也和柳花花不相上下，五官也長得不算差，特別是那雙星也似的眸子清澈有神，讓人覺得他並不是個普通之人，而且他腰間懸著一把古意盎然的長劍，更顯出一股英姿凜凜之氣。

不過有一點和柳花花截然不同，他看來比柳花花還要隨便不拘，不僅不修邊幅，兩腮還留了一把黑鬍子，而且裝扮也很平常，並不刻意講究。

南宮雪打量他的時候，他也正微笑著望向她。

「妳就是南宮雪?」那人第一次見面便直呼南宮雪的名字。

「你認識我?」南宮雪不介意人家直呼她的名字，名字本來就是讓人家叫的，她不喜歡那班一開口便是什麼閣下、尊駕、區區、在下、足下脚下的，直叫人以爲跟古人說話，難過得要死。

「我不認識你，」那人始終保持著微笑:「不過我知道柳花花在靜心湖有妳這個朋友。」

南宮雪笑了。也許她剛剛體會出一個人若是時常保持笑容的話，一定會成爲被樂於親近的人;也可能是那句話說明了很多人都知道她和柳花花的「密切關係」，所以她燦然的笑了。

她微微的笑，心中樂不可支，却也忘記了應該請教對方姓名，顯得頗有禮貌的說:「對不起，你們有事，我先走一步，不打擾你們……」

「不，」那人兩手環胸，洒脫一笑:「南宮雪，我不介意，妳可以留下。」

「哦?」南宮雪喜出望外，她駐足轉首望了一望柳花花。

柳花花聳聳肩:「喏，南宮雪，讓我來爲妳介紹，他就是『天下第二劍』西門雨。」

南宮雪睜大了眼。

那人却很有趣的望住她。

南宮雪眨了眨眼，「你，你就是『天下第二劍』西門雨?」

「妳的表情，好像我不是?」

「不，」南宮雪自覺失態，滿臉泛紅，立刻說:「天下第二劍名動天下，南宮雪久仰大名，很高興能認識你。」

那人，天下第二劍西門雨，看上去一點也沒有「大人物」的架子，他豪放不羈的朗笑一聲:「我聽說江湖上最新崛起了一位光芒四射的女中豪傑，今日一見，唉……」

他忽然歎了口氣，搖搖頭。

南宮雪楞住。

她不明白他歎什麼氣，搖什麼頭。

西門雨淡淡的接了一句:「妳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像個女人。」

南宮雪傻住。

她從沒有聽過這種話。

現在居然聽到了。

——一個女人被初次見面的男人說「像個女人」，如果是妳，妳的感受如何?

南宮雪的感受是:

——想氣也氣不出來，想笑也笑不出來。

因爲她明明就是一個女人，西門雨竟說她「像個女人」，這，究竟是恭維?還是諷刺?

南宮雪不知道。

所以她只好呆立著。

不過她很快咪咪一笑，而且不慌不忙的回了西門雨一句：「你比我想像中還要像個男人。」

西門雨一怔，隨即仰首大笑。

柳花花也笑。

他同時還投給了南宮雪讚賞的眼神，令到南宮雪心中一陣飄飄然。

柳花花轉首對西門雨說：「你眞的不介意南宮雪在場？」

西門雨聳了聳肩：「我喜歡腦筋快的人，包括腦筋快的女人。」

「好。」柳花花點了下頭，忽然慢慢拔出了腰間的長劍。

西門雨也忽然收斂起嬉態，倏然拔劍。

南宮雪猛然一楞，脫口道：「你們幹什麼？」

沒有人回答她。

南宮雪也沒有再問。

因爲西門雨已驀然學劍攻向柳花花！

——任何人劍出鞘的時候，一切語言都是不必要而多餘的，而且也是相當愚蠢的。

——因爲，劍是語言，最直接而又眞實的「有力語言」！

這個道理極淺，南宮雪當然懂，所以她立即住口不語。

——她帶著極爲詫異與頗爲緊張的心情，目不轉睛的注視著柳花花與西門雨的廝殺格鬥。

南宮雪詫異的是，她明明聽柳花花說，而且也親眼看見他與西門雨是朋友，爲何突然間搏殺起來了？她緊張的是，西門雨當今江湖上被稱爲「天下第二劍」，劍術之高，當然不在話下，柳花花會是他的對手嗎？

＊　＊　＊

南宮雪很快發現自己錯了。

因爲她已經看出柳花花與西門雨並非在「格鬥廝殺」。

——原來，他們只是在「比武」。

雖然，他們劍出如風，招出如電，但却找不出一絲「殺伐味」。

明明，他們之間誰有出「狠招」的機會，可是却都輕輕帶過了。

南宮雪吁了一口氣。

她的心情立刻轉爲驚喜、興奮。

——當今江湖上兩大高手比劍，而自己竟有幸充當唯一的旁觀者，那份歡愉怎可言喩？

特別是，南宮雪自小便醉心於武功劍術，昔時學武之時，經常爲了悟透一套劍法而忘寢廢食哪。

這種難得的機會，南宮雪當然不肯錯過，她聚精會神的注視著柳花花與西門雨的一招一式。

她相信從他們的比武，自己一定可以獲益不淺。

南宮雪看得目瞪口呆。

她眞的是呆住了。

在她認爲，西門雨既然能被稱爲「天下第二劍」，劍法自然犀利無比，可是，事情却完全不是這樣。

——西門雨的劍招非但不凌厲，而且看起來非常幼稚可笑。

南宮雪是行家，當今江湖各門各派的名家劍術雖不敢說全部精通，但多少都有點涉獵，因此她敢肯定西門雨的劍法奇差無比。

——甚至可以說「不倫不類」！

堂堂的天下第二劍使出幼稚可笑的「不倫不類」的劍法，這是怎麼一回事？

南宮雪想不通。

所以她呆住。

她覺得失望，甚至覺得好笑。

——難道，天下第二劍西門雨只是個浪得虛名，徒有虛表之人？

更令她大惑不解的是，柳花花居然也一臉肅然之色與西門雨過招，毫無鬆懈之態，甚至比生死搏鬥還要來得認眞！

這場比武有什麼看頭？

對南宮雪來說，她認爲沒有。

——她敢自誇西門雨的任何一招一武，她都可以擊敗他，非常輕易的擊敗他。

而事實証明也是這樣，西門雨的每一劍都被柳花花不費吹灰之力破解了。

南宮雪不想再看下去。

她想走。却又不好意思走。

正猶疑間，幸好比武結束了。

南宮雪透了一口氣。

柳花花長劍歸鞘之時，西門雨朝南宮雪微微一笑：「南宮雪，再見！」

說完，不等南宮雪回話，也不朝柳花花打個招呼，身形倏然一長，掠身消失於長空裡……

南宮雪小口微張，半晌才苦笑著喃喃自語：「世上爲什麼有這麼多瘋子？」

「妳說誰是瘋子？」柳花花笑咪咪走上前來。

「喂，」南宮雪望住他問：「你說他是天下第二劍西門雨？」

「妳認爲他不是？」

「何止不是，我認爲他不配：」南宮雪聳聳肩：「不是我小看你的朋友，他呀，只怕連天下倒數第二劍也配不上，笑死人了哪！」

柳花花却不覺得好笑，他一本正經說：「其實，他自稱『天下第二劍』是謙虛了點……」

「謙虛？」南宮雪叫了起來，不，是笑了起來，她忍不住噴笑道：「你的意思是他應該被稱爲『天下第一劍』？」

柳花花沒有回答。

不過他的神情已承認了她的說法。

南宮雪格格的笑了起來：「如果他是天下第一劍，那我南宮雪……」

她說了一半忽住口不言。

因爲她看到一名酒樓伙計急步向這裡跑來，臉上一副緊張之色。

「阿水，什麼事？」南宮雪很自然的以爲秋老虎的傷勢有了什麼變化。

阿水跑得上氣不接下氣：「柳，柳大少……有……有人找您……」

「誰？」柳花花輕拍著他的肩，含笑說：「別急，慢慢說，是誰找我？」

阿水定定神：「柳公子，是『金財神賭坊』的大老板錢來爺……」

「錢來爺？」柳花花怔住了。

＊　＊　＊

南宮雪見過錢來爺。

那是在「杏子事件」之時，爲了向他要賬簿名單以便追查殺死「刀神」與「劍書生」的兇手，柳花花偕同她去見錢來爺。

那次，錢來爺一口回絕了柳花花的要求。

南宮雪對他留有深刻的印象。

柳花花曾對她說錢來爺是個「不知道自己武有多高」的高手，也承認和錢來爺的關係深到「不可告人」。

南宮雪很好奇，一直想知道柳花花和錢來爺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

只可惜柳花花一直不肯告訴她。

現在，錢來爺居然來找他，究竟爲了什麼事？是不是要他娶他第八個女兒？

南宮雪很關注這個問題。

所以在走向醉仙樓的時候，她問柳花花：「錢來爺向來是不睡到天黑不起床的，居然一早便來找你，是不是發生了什麼重大的事情？」

柳花花沒有回答，但臉上却一片凝重之色，似乎他也對錢來爺的突然到訪感到不尋常。

南宮雪試探著的問：「我是不是要迴避？」

柳花花仍然沒有回答，一味低著頭走路，彷彿在沉思著什麼似的。

一陣氣湧上心頭，南宮雪咬著唇，挑著眉尖：「你幾時變成了啞巴？」

柳花花彷彿這才聽到她說話，抬頭問：「哦，妳說什麼？」

「我說呀，」南宮雪聲音從鼻孔出來：「錢來爺是來找你的，我要不要跟你去見他？」

「隨妳意思。」柳花花不置可否。

南宮雪有一種被忽視的感覺，忍不住哼了哼：「如果你認爲我不需要去見他，或者我去了不方便你們談話，那我就不進去了！」

「隨妳意思。」柳花花又是這句話。

南宮雪掉頭就走。

她認爲柳花花不重視她。

她忿氣難忍。所以她朝頭走向湖濱。

她其實走得並不快。

她爲自己留下後路。

——她認爲柳花花見自己不高興，一定會開聲叫住她。

她一面走一面考慮，究竟要在柳花花叫她幾聲時才假裝老大不情願的回過頭。

——從來，只要南宮雪不高興，使出小姐脾氣時，柳花花每一次都讓她。

這一次，他當然也會對她讓步。

南宮雪深信不疑。

可是，她已經走了好幾步路，她居然沒聽到柳花花叫她一聲。

她忍不住停下、回頭。

這一回頭，她差點氣炸！

——因爲柳花花非但不叫住她，反而掠起身形奔向醉仙樓。

南宮雪也立即彈起嬌軀，疾速掠向湖畔。

她發誓再也不要見到柳花花！

而且，她還希望這世上突然出現一隻比牛還要大的蚊子，然後一口咬死柳花花！

哦，不，不要咬死他，只要咬得他躺在床上半個月下不了床就可以了……不不不，半個月太久了，十天、八天、五天、三天……對對對，三天就可以了。

——這世上究竟有沒有比牛還大的蚊子？

＊　＊　＊

南宮雪懊惱，也後悔。

她覺得自己不應該那般衝動。

她發覺自己實在是個小氣的女人。

她想不到竟會爲了這等小事而大使性子。

她現在一個人孤孤單單的坐在「銀刀」墓前。

一直坐到日落。

她始終沒有回到酒樓去，連中午飯都沒吃，一直賭氣到現在。

她非要等到柳花花來跟她道歉不可。

然而柳花花始終沒有來。

好幾次，她想回去。

但又拉不下臉，忍不了那口氣。

所以坐到現在，等到現在，嗯，也餓到現在。

看這樣子，柳花花好像不會來了；如果他一輩子不來，難道自己也一輩子坐在這裡？

終於，南宮雪起身走回酒樓。

回到酒樓，沒看到柳花花，也不見錢來爺。

他們去了那裡？

掌櫃的告訴她：「柳公子早上見到錢來爺之後，說沒兩句話，便上了錢來爺的座車一起走了。」

「他有沒有交待什麼？」

「沒有。」掌櫃的推推老花眼鏡說：「他們個個一臉沉重之色，走得很匆忙，好像有什麼大事似的。」

「他沒說要回來嗎？」

「沒有。」

南宮雪頗感失望。

她同時心中也昇起了一絲疑惑……究竟，錢來爺爲了什麼事來找柳花花？

南宮雪本來飢腸轆轆的，可是不知怎麼的胃口却不開，吃了一點便吃不下了。

她一面吃一面想，錢來爺在江湖上頗有名氣，不過，大家只知道他是大亨，絕少在江湖上走動，而他突然出現，柳花花當時便已心中有數，必有要事才找上門來，所以，他那時顯得有點心不在焉……

連掌櫃的都看得出來有「大事」發生。

什麼大事？南宮雪當然不知道。

不過有一件事她是知道的。

——趕去「金財神賭坊」看個究竟不就得了嗎？

心念打定，她立刻洗澡、換件衫、叫輛車，直趨「金財神賭坊」……

＊　＊　＊

進了城裡，已是滿天星光，萬家燈火；可是南宮雪跨下馬車之時，却見「金

財神賭坊」異於往常，竟然一片靜寂。

通常，這種時候，「金財神賭坊」應該已經開始營業，燈火通明，車馬羅列，賭客如雲，熱鬧非凡才對，然而此刻南宮雪非但不見到任何一個賭客，即連一車一馬都消失不見。

她以為自己找錯了地方。

她仰首望了望招牌，確定沒錯之後，這才帶著頗為疑惑的神情邁上石階……

「金財神賭坊」是當今江湖上首屈一指的大賭坊，自然屋宇重疊，紅牆碧瓦，氣象萬千，單是門前的石級便有十來二十幾級之多，南宮雪拾級而上之時，忽見有兩名頭紮黑巾，身穿勁裝，腳著快鞋，腰掛利刀的大漢踏級而下，擋住南宮雪的去路，其中一人開聲道：「姑娘請止步，敝號今日公休，他日請早。」

「我不是來賭錢的，」南宮雪立刻回答道：「我是來找人的……」

「找誰？」兩名大漢機警的打量著南宮雪。

「花花大少。」

「妳是誰？」

「南宮雪。」南宮雪心中有些不舒服，她覺得自己好像犯人似的。

幸好那兩名大漢神色雖冷漠，不過態度並不算差，而他們似乎也都聽過南宮雪的名字，南宮雪通名報姓之後，他們的神色不約而同的緩和了下來，其中一人朝南宮雪抱拳道：「南宮姑娘請稍候，在下立即進去通報。」

說畢，一人急步而上，另外一人則仍留下來看住南宮雪。

南宮雪心中老大不高興，她想不到要見個人居然如此麻煩，大人物的派頭名堂可不少哪。也許，她母親出身青樓，遭名門正派的南宮世家遺棄，而師父傅小君又出身下五門，不能與豪門巨派的「棲霞幫」幫主徐悲鴻結合，因此在她的潛意識裡，始終對名門的大人物具有某種程度的反感與排斥。

現在，若非為了柳花花，她肯定掉頭就走，才不會站在這裡乾等。

「喂，怎麼這麼久還不見人出來？」等人的時間總是覺得特別長的，其實那人進去通風報訊並沒多久，南宮雪已不耐煩起來了。

人在不耐煩的時候，通常說話的語氣當然不會很好，甚至很惡劣，南宮雪就是這樣，她寒著臉，挑著眉尖：「看個子大得像條熊，做起事來卻慢得像個烏龜，真是好笑！」

那個漢子卻不覺得好笑，他對南宮雪怒目而視：「喂，妳罵誰烏龜來著？」

南宮雪橫眼睨著他：「我可沒說你是烏龜，不過看你的眼睛睜得這麼大的，倒是有點像烏龜吃大麥的那副模樣兒……」

烏龜吃大麥是副什麼樣子？那個漢子不知道，不過他知道堂堂一個男人竟被一個女人譏為烏龜，是件絕對不可忍之事，當下他臉紅脖子粗的伸手一指，怒道：「南宮雪，妳怎麼開口罵人？」

「罵你又怎樣？」南宮雪鱉了一肚子氣沒處發，一見那漢子兇了起來，索性雙手在腰上一叉，冷冷的頂了回去：「告訴妳，罵你是小事，就是打你也不須看日子！」

「媽的！」那名漢子暴跳如雷：「若非看在花花大少的份上，老子一拳捏死妳這個臭婆娘！」

南宮雪大怒。

她已準備動手。

她最憎恨聲大喉粗的男人，她才想一拳捏死他哪。

她已一拳揮了出去。

「南宮雪，住手！」一陣清叱冷冷傳來。

南宮雪抬眼一看，是柳花花。

她只好住手，心不甘情不願的住手。

那名漢子一見柳花花，立刻趨前去抱拳道：「大少，南宮姑娘她……」

「沒事，沒事。」柳花花含笑著拍了拍他的肩，踏級而下，走到南宮雪面前，皺着眉頭問：「南宮雪，妳是來找我還是找人打架的？」

南宮雪本來想反駁他，可是一見他氣色不好，不知怎麼的，居然像是低聲下氣的囁著咀說：「人家來找你，他們……」

「別說了，來了就好。」柳花花不等她說完，便拉住南宮雪的手說：「走，跟我進去。」

「我不想去，」南宮雪卻說：「我只是來看看你發生了什麼事……」

柳花花拉住她往上走：「進去再說。」

＊　＊　＊

進入賭坊之後，柳花花並沒有向南宮雪說什麼，因為他根本沒有機會說。

——就在他們進入大堂之時，整個「金財神賭坊」突然被一百幾十騎驃騎團團圍住！

＊　＊　＊

精武門。

在江湖上相當有實力，名列當今江湖「十大幫派」之一。

人人都知道，即使不是江湖中人都知道，精武門素以慓悍勇猛、快速狡捷稱著；特別是當今掌門人「有我無敵」毛澤西雖已屆花甲之年，但依然驍勇善戰，老而彌堅，無論是刀法、體力，都在江湖上佔有一席地位，年輕時，據說他曾經以一敵百，抱著「有我無敵，有敵無我」的不怕死精神殺退了敵人，因而搏得了「有我無敵」的勇號，威震江湖。

＊　＊　＊

孟長風。

江湖上的人之所以識得他，因為他是「孟家莊」的現任當家。

「孟家莊」，是當今天下的「十大武林世家」之一，一向以家傳刀法「天道一字刀」刀法聞名江湖。

據說，孟家的祖傳刀法本叫「天道刀法」，是孟長風將之去蕪存菁，吸收各家各派之長處，再加上自己之領悟創見，加以融會改良，使之「天道刀法」成了一刀見血的犀利刀法，因而改稱「天道一字刀」刀法。

——現在的江湖，無論是生活、工

作、特別是武功招式都進入了「快步驟、高效率」的階段。

孟長風能將祖傳幾百年的刀法，改進順應「一招了」的武學境界，從這點看來，說明他不是個墨守成規的「二世祖」。

這種人，在江湖上當然不可能是默默無聞之輩。

＊　＊　＊

現在，那一百多騎殺氣騰騰的驃騎，有一半是精武門的人，另一半則是孟家莊的人馬。

精武門的人個個頭紮紅巾、刀掛左肩，孟家莊人馬則是白布纏頭，刀插後腰。

兩幫人馬服飾與佩刀雖然不同，但有一點卻是相同的——每個人臉上都明顯的透著一股子的肅殺之氣。

他們每個人都端坐在馬上，將整個「金財神賭坊」圍得水洩不通。

「金財神賭坊」，乃當今江湖第一大賭坊，雖然孟長風在江湖上不算是個「狠」字號的人物，大家對他的來歷知道的並不多，不過胆敢開賭之人十個九個半都不是普通人物，所以精武門與孟家莊的「聯軍」包圍住「金財神賭坊」時，賭坊四週立刻湧出了百來名頭綁黑巾，手持利刀的黑衣大漢，昂然峙立。

看這樣子，場中火藥味衝天，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　＊　＊

大廳。

「金財神賭坊」的大廳。

錢來爺坐在左邊。

他的右側立著總管宋不輸，親信毛小東，左側站著大兒子錢四海與大女婿蔣小石。

精武門掌門人「有我無敵」毛澤西與「孟家莊」莊主孟長風則坐在右邊。

毛澤西身後立著大護法鐵必斷、三弟子洗如洗，孟長風身後則站著總管石必破、三兒子孟西野。

大廳中放著一個人。

全身血汚的男人。

死人。

——孟東野。

離孟東野幾步之遙，放著兩張舖有錦絨的雕花木椅，椅上坐著兩個人。

——柳花花與南宮雪。

偌大的正堂上，總共有十四個人。

十三個活人，一個死人。

十三個男人，一個女人。

死人，孟東野的表情突兀可怕，南宮雪的表情一臉茫然。

除此之外，其他的人皆一臉沉肅之色。

不，坐在右邊的毛澤西與孟長風等人還有一般掩抑不住的悲痛之色。

嗯，也有一眼便看得出的悲憤之色！

——誰都知道，孟東野是毛澤西的最寵愛的首席大弟子，他已立他爲精武門的未來掌門接班人；當然大家更知道孟東野，是孟長風的嫡長子，他愛他勝過愛自己。

＊　＊　＊

孟東野死了。

居然死了。

只要不是白痴或瞎子，誰都看得出他是被人一劍刺死的。

嗯，而且還是從背後刺死的。

是誰殺死他的？

沒有人知道。

不過有一點是可以知道的。

——孟東野是到錢家做客遇刺身死的。

他本來預訂在錢家盤桓十天八天，因爲錢來爺跟他父親孟長風素有交誼，而錢來爺又極爲賞識孟東野之才華，有意將自己最疼愛的第八個女兒錢香兒許配給他。唯他素知錢香兒個性倔强，而且思想也新潮，絕不會接受這種「趕鴨子上架」的婚姻，因此他處心積慮的安排孟東野到錢家做客，明的是聯絡兩家世誼，實則希望他能與錢香兒相處，互相瞭解，進而產生情愫。

——錢來爺這生人錢多勢大，再無所求，唯一掛心的是錢香兒的歸宿問題。

天下父母心，他算得上是個好父親。

可惜的是，他的苦心安排，並未能撮合孟東野與錢香兒的結合，反而發生了孟東野橫死的慘劇！

孟東野當天晚上就被殺身死。

——他的屍體竟在錢香兒的閨房內發現！

他爲何會死在錢香兒的房裡？而且還是死在錢香兒的床上哪！爲什麼？

還有一點更奇怪的是，命案發生後，錢香兒突然不見了，一直到現在都沒有露面，她究竟去了那裡？

到底，孟東野爲何會被殺身死？錢香兒又爲何會失踪？

＊　＊　＊

錢來爺對這宗命案的看法如何？

精武門與孟家莊的想法又如何？

如果，錢來爺的解釋不能令精武門與孟家莊滿意的話，情況又會如何？

——畢竟，錢來爺是主人，孟東野之死他難逃其責啊！

因此，錢來爺的解釋若不能令毛澤西與孟長風合意的話，那麼一場腥風血雨的大火併勢難避免了！

柳花花的任務便是要消除這場可能發生的大火併。

南宮雪呢？

她的任務是什麼？

她不知道。

——因爲她到現在實際上也根本還搞不清楚是怎麼一回事。

不過有一點她是知道的。

——無論這件事如何發展，她將可以窺知柳花花和錢來爺之間的關係。

嗯，當然也可以窺悉柳花花和錢香兒的關係。

——這一點，才是她眞正最關心的。

不速之客　當衆蒙羞

最先站出來說話的人是洗如洗。

他說：「第一個發現大師兄之死的人是我。因爲我有認床的習性，由小到大，每到一個陌生的環境，第一個晚上總是睡不好的，因此睡到半夜三時，我便披衣下床，到隔房找大師兄，想找他聊聊天，豈知發現他房門虛掩，推門一看，竟不見他人影……」

洗如洗非常年輕，二十歲出頭一點吧。個子高大，特別是一對眼睛更大，每當他一瞪眼時，不禁使人想到水牛，他說話的聲音也大，丹田中氣十足，因此無論是誰想找他打架或吵架，總會覺得相當費事，在精武門中的師兄弟個個都怕他三分。但他爲人耿直，做事賣力而負責，很得掌門人毛澤西的賞識，而孟東野跟他也非常合得來，因此他這次來錢家做客時，特別向毛澤西要求偕同洗如洗前來。

「起初我不以爲意。」洗如洗雖是粗線條之人，不過敍說事物的組織能力相當不錯，從這點來看，他顯然是個腦筋細密，粗中有細之人。「我以爲大師兄也跟我一樣睡不著，溜到花園裡散步去了，要不然便是到大堂裡看人家賭錢去了……其實，我知道大師兄不會賭錢，他不過藉此機會想去接近錢八大小姐吧了，所以我便打消去找他的念頭，免得掃他的興，於是到花園裡走……誰知竟發現大師倒斃在錢姑娘的香閨裡……」

「你爲何會到八公主的房間去呢？」問話的人是站在錢來爺右手邊的總管宋不輸。他看上去年紀也相當輕，三十不到吧，也是身高體大，硬橋硬馬之人，他和全賭坊的人一樣，都稱錢香兒爲八公主：「你身爲客人，而且又是第一次前來做客，居然三更半夜摸到八公主香閨裡去，你做何解釋？」

這句話，顯然隱指洗如洗「居心不良」。

洗如洗當然聽得懂，當下他勃然大怒，睜目道：「宋不輸，你說話客氣點，你既知道我是第一次來做客，我怎知道你家小姐的香閨在那裡？我說過，我不過是隨便走走，看到一個房間燈亮着，房門大開，於是好奇的瞄了幾眼，誰知看到門檻有血跡，我大吃一驚，當然也就衝進看個究竟了……」

洗如洗說話的時候，宋不輸幾次想插咀，但都被柳花花揚手打住。

洗如洗說完之後，柳花花望住毛澤西與孟長風：「毛掌門人、孟老爺子，兩位對這件命案……」

「花花大少！」毛澤西年輕時便以脾氣暴躁出名，現在雖是年紀大了點，依然脾氣暴躁，他顯然一直努力控制着自己，現在他早已壓抑不住心中的憤怒，不待柳花花說完話，已霍然而起，怒聲道：「劣徒之死，這宗命案再簡單不過。人，是死在錢家；而且，錢家八公主竟然離奇失踪，令人匪夷所思。顯然，是錢香兒殺了孟東野，然後畏罪潛逃……」

「住口！」宋不輸赫然大怒：「毛掌門人，你休要含血噴人，你他媽……」

「宋總管！」柳花花倏然大喝一聲：「如果你再不肯安靜下來的話，我立刻把你轟出去！」

宋不輸立刻安靜下來。

他望了望身旁的錢來爺。

錢來爺面無表情。

從頭到尾，他一直都不曾說過一句話，雙眸微垂，端坐不動，彷彿眼前之事和他不相干似的。

宋不輸見錢來爺不開聲，只好滿臉怒意的住口不言……

柳花花望住毛澤西，沉聲道：「毛老先生，就因爲錢香兒不見了，所以你認爲人是她殺的？」

「當然不是，大少，老夫懷疑錢姑娘是兇手自然有理由……」

毛澤西雖是滿腔憤怒，不過礙着柳花花在武林中的聲望，一時也不敢太強橫，他轉首對洗如洗說：「如洗，你說給大少聽。」

「是。」

洗如洗朝柳花花道：「大少，昨天中午大師兄和我到達錢家時，錢姑娘聽戲去了，至晚膳時方碰面，當時她的態度非常冷淡，我們以爲她心情不好，不以爲忤；後來我準備沐浴沖涼經過錢大老板的房間，無意中聽到他們父女爭吵聲……」

「當時我頗爲好奇，於是駐足聽了一下。」洗如洗接著說：「原來他們是爲了大師兄而爭執的，錢大老板指責錢姑娘不禮貌，錢姑娘則大聲頂撞，說了一句很重要的話……」

「什麼話？」這句話是南宮雪問的。

南宮雪聽得入神，忍不住插咀問了一句。

大家都把目光投在她身上。

——「金財神賭坊」的人都識得南宮雪，精武門與孟家莊的人都聽過南宮的名字，可都沒見過她人。

精武門與孟家莊是懷著悲憤的心情來「興師問罪」的，這種心情當然不會很好，其實「金財神賭坊」這方面的心情也極爲惡劣，而南宮雪的介入並不在他們預計中，可說是個「不速之客」，在這種情況下，當然誰都沒有心情去注意她了。

因此，她現在突然插咀問話，著實引得精武門與孟家莊的人都怔住了。

其實，南宮雪那句話一出口，連她自己也忍不住怔了一下。

——畢竟，這種場面，憑南宮雪現在的身份，要想當「和事佬」實在還太早。

「說啊，你怎麼不說下去？」南宮雪一不做二不休，反正已經插咀了，乾脆就插到底，總好過呆坐在柳花花身旁當「花瓶」，她大大方方對洗如洗擺擺手：「你說錢姑娘說了一句很重要的什麼話？」

洗如洗望了望南宮雪，心中雖覺狐疑，但一見她神態從容的與柳花花平起平坐，當然不敢小覷南宮雪，於是也就接著說下去：「錢姑娘說：『爹，如果你要逼我的話，我就一劍殺了孟東野！』……」

南宮雪接著又問：「你有沒有將這件事告訴孟東野？」

「沒有。」洗如洗搖搖頭。

「為什麼？」南宮雪儼然一副和事佬的樣子。

「因為我當時不在意，錢家與孟家有世交之誼，錢姑娘怎有可能殺我師兄？我以為自己聽錯了，因此我並未將此事放在心上……」冼如洗頓了一頓：「一直到命案發生時，我才知道這句話原來是眞的！」

「大少！」孟長風悲憤的站了起來：「事實俱在，是錢香兒殺了犬子……」

「孟老前輩，」柳花花也站了起來，他深恐孟長風會控制不住悲痛的情緒，而對錢來斧猝然出手，他語氣頗緩：「請您稍安勿躁，聽聽錢大老板的說詞如何？」

錢來爺仍然沒有說話，倒是宋不輸又站出來說話了：「大少，老爺的確曾和八公主爭執過，而八公主也的確曾說過這句話……」

「這就夠了！難道這還不是足以証明人是錢香兒殺的嗎？」宋不輸話未完，站立在孟長風身後的次子孟西野已咆哮大吼！

「安靜點！如果你再大吼大叫的話，立刻把你轟出去！」

這句話，並不是柳花花說的。

——是南宮雪，居然是南宮雪說的。

大家都呆了一呆，包括柳花花在內。

南宮雪赫然而立，細眸圓睜，面色凜然的掃視了孟西野一眼，然後轉首對宋不輸道：「宋總管，請你接下去。」

宋不輸點點頭：「八公主之所以會說那句話，純粹是為了反抗老爺有意撮合孟東野與八公主一起，而一時氣憤之言；八公主的為人，我們賭坊上上下下的人都清楚得很，她為人心直口快，脾氣雖是嬌擰了一點，但却從未罵過任何人，遑論殺人了，雖然她不滿意老爺的做法，但絕不可能殺孟東野的……」

那邊廂，孟西野似又想開口說話，南宮雪冷瞪了他一眼，他又把話吞了回去……

——場中的氣氛雖然充滿著火藥味，但始終被柳花花，不，還得加上南宮雪，兩人控制得相當好。

「如果孟東野不是錢香兒所殺，」南宮雪問：「那他為何會死在她床上呢？」

「我們的看法是，」宋不輸說：「八公主昨晚心情不好，便很早回房休息去了，孟東野一定是到她房裡去找她，企圖對八公主有所不軌，因而……」

「宋不輸，你他媽的胡說八道！」

一聲厲喝，冼如洗狂撲而出：「宋不輸，我非拔掉你這根爛舌不可！」

「放肆！」南宮雪已激射而出。

冼如洗的身形箭般的快，只可惜南宮雪比他還要快。

——她已成功的堵截住冼如洗，而且令人匪夷所思的扣住了他的腕脈，然後順勢一推，冼如洗整個人立刻又退了回去！

毛澤西與孟長風等人都身形欲動……

「別動！」柳花花早已拔起身形，猛然大喝：「如果今天誰先動手，那麼我柳花花便對誰不客氣！」

「還有我南宮雪！」南宮雪英姿凜凜的立在柳花花身旁。

果然大家都沒有動。

——江湖上，無論是誰，除非萬不得已，否則誰也不願與柳花花為敵。精武門與孟長風當然也不例外。

——何況他們已經知道那個女人原來就是轟動江湖的南宮雪。

「我說過，」柳花花面色森寒：「一開始我就說過，錢大老板既然請我柳花花來處理這件事，我自然會對各位有一個合理的交待，如果有人不服，硬要擴大事件的話，那麼就把我算上一份！」

他立刻又補了一句：「還有南宮雪！」

毛澤西與孟長風坐了下來。

——不到最後關頭，他們不想樹立不必要的強敵。

柳花花加上南宮雪，無疑是強敵。

因此，眼看一觸即發的火爆場面被硬生生的壓了下來。

「宋總管，請接著說下去。」柳花花與南宮雪也坐了回去。

「好。」宋不輸輕咳了一聲，緩緩的道：「我並不是胡說八道，我看得出，孟東野對我們家八公主極有愛慕之意，他一定是情不自禁對八公主做了越軌的行動，因而激怒了八公主，所以八公主才會一劍刺死了他，這只能怪孟東野咎由自取，罪有應得。」

「如果是這樣，」柳花花問：「錢香兒為什麼不見了？她大可以站出來將這事情眞實公佈出來，不是嗎？」

宋不輸無法解釋這個問題，但是他反問了一個問題：「如果不是孟東野對八公主有不軌企圖，他怎會死在八公主床上？」

柳花花把目光投向精武門與孟家莊。

孟西野站出來說：「誰知道他是在那裡被殺死的，也許他是在被殺之後，故意抬到錢香兒房裡，故佈疑陣，欲加脫罪。」

南宮雪忍不住反問：「如果是這樣，何不乾脆將屍體搬到別處，譬如山溝野外什麼的，豈非更容易脫罪？甚至，來個毀屍滅跡，豈非連查都無從查起？」

柳花花也補上一句：「何況最先發現屍體的人是冼如洗，屍體有沒有被搬動過，我想，他應該看得出來，有嗎？」

冼如洗搖搖頭。

場中突然沉寂了下來。

「其實，」柳花花打破了靜寂，站起來說話：「這宗命案有一個最大的關鍵，假設，錢香兒殺了孟東野，她為何不見了？」

「她畏罪潛逃！」孟西野說。

「她有必要逃嗎？」柳花花沉聲道：「誰都知道，她是錢家的八公主，道地的千金小姐，她能逃到那裡去？又能逃到幾時？十年？二十年？一輩子？」

一頓，他接著說：「而且，憑她在錢家的地位，再加上錢家的實力，不一定能抗拒精武門與孟家莊的聯手，但也未

必會輸，鹿死誰手尚不可知，她兒得著逃嗎？如果你是她，你逃不逃？」

孟西野沉默。

「依常理推斷，」柳花花掃視了衆人一眼：「錢香兒雖有武功，但從未在江湖上歷練過，也未殺過人，最主要的是，她和孟東野根本無冤無仇，再怎麼樣也不可能殺了他……」

「但我明明聽見她說要殺死孟師兄，」洗如洗說：「錢家也承認了這一點。」

柳花花撇了撇唇角：「會叫的狗未必會咬人。如果你想殺某個人，你會事先告訴別人嗎？而你告訴了別人，就表示你不怕人家知道，你會畏縮而逃嗎？」

抖動了一下喉結，柳花花沉著聲續道：「『父債子還』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講的是一人做事一人當，也就是冤有頭，債有主。退一百萬步來說，就算是錢香兒殺了孟東野，也應該找錢香兒本人算帳才對啊，大家火併廝殺豈非徒增流血，使悲劇更加悲劇，於事何益？」

「我們不想火併廝殺，」孟長風悲戚的道：「我們只要錢家肯交出錢香兒一命抵一命，此事一筆勾銷，絕不牽連無辜！」

「孟老爺子，」柳花花望住他：「聽你話意，似是錢家隱匿錢香兒？」

「不錯，」毛澤西接口：「錢家口口聲聲說錢香兒失踪了，誰知是眞是假？你能保証錢香兒不是被錢家藏匿起來？」

柳花花不慌不忙道：「毛大掌門人，你老是個聰明人，錢家如果要掩飾這件事的話，你想，令徒洗如洗還有命回去通知你們嗎？如果錢家連洗如洗也殺了，連同孟東野一起毀屍滅跡，請問，這是不是比隱藏錢香兒來得高明得多？畢竟錢家再有通天本領也無法將錢香兒隱藏一世人啊，不是嗎？」

毛澤西啞口無言。

——就算，錢家有能力藏匿錢香兒一輩子，那麼錢香兒豈非也成了見不得光的「活死人」？

「從命案的被發現開始，」柳花花問洗如洗說：「錢家對你有隱瞞或不合作的地方嗎？」

洗如洗沉默。

「回答我！」柳花花却要他說話。

洗如洗只好搖著頭說：「沒有。」

「既然如此，」柳花花沉聲道：「懷疑錢家謊稱錢香兒失踪豈非毫無憑據？」

毛澤西沉默了一下，說：「大少，如果劣徒非錢香兒所殺，那又是誰殺的呢？」

「問題就在這裡了，」柳花花立刻說：「令高足被殺身死是個千眞萬確之事，我當然能瞭解你的心情，因此，我希望你能抑住悲痛，保持冷靜，大家共同來研究這個問題，究竟是誰殺死了令愛徒……」

一頓，一字一句的接着說：「如果，我們研究的結果，有足夠的充份証據顯示錢香兒就是兇手，我保証，一定將她交到你的手裡，你可信得過我？」

毛澤西轉首望了望身邊的孟長風……

孟長風含淚點了點頭。

「好！」柳花花打鐵趁熱，立刻說：「多謝毛大掌門人與孟老爺子看得起我柳花花，我願意以十二萬分誠意向諸位承諾，這件事我一定會弄個水落石出！」

微一停，又說：「大家的心情都不好，所以我希望兩位能先行打道回府，明日我將登門拜訪，祈請兩位能將孟東野之生前詳細資料提供給我，我想，我會很快將兇手繩之於法的。」

* * *

一場眼看就將變成無可避免的流血殺劫便被壓制了下來。

當錢來爺命人將孟東野的屍體放入一具名貴的棺木，精武門與孟家莊的手下將之抬出去時，孟西野忽然對柳花花說：「大少，我想請你答應我一件事。」

「什麼事？」

孟西野瞪住在他身旁的南宮雪：「我想教訓教訓你旁邊的那個女人，可以嗎？」

「爲什麼？」柳花花呆住。

在場的人也都怔住，包括南宮雪在內。

「哦？」南宮雪用眼角瞄他：「是否我剛才對你大聲叱喝，你懷恨在心？」

「懷恨卻說不上，」孟西野眸光冷冷：「我長了這麼大人，從來也沒有在大庭廣衆之下被女人呼喝過，心裡很不舒服吧了！」

「你想怎樣？」南宮雪冷笑。

「不想怎樣，」孟西野瞇了瞇眼：「我只想賞妳一個巴掌，教教妳如何尊重男人！」

南宮雪的冷笑更沉：「既然如此，你爲什麼還站在那裡不動呢？」

孟西野沒有動。

因爲柳花花已上前拍了拍他的肩：「孟老弟，請別見怪，方才那種場合大家心情都不好，南宮姑娘這樣做，無非是爲了大家好……」

「大少，」孟西野插嘴道：「方才的事情不談，我現在只想找南宮雪單挑，你同意嗎？」

柳花花當然不會同意，這一打，不管是誰輸誰贏，萬一打出火來，好不容易平息下來的大火併又被挑了起來，豈不冤枉哉？

然而，南宮雪却同意，她冷冷道：「既然是你找我單挑，這是我們兩個人的事，爲什麼要別人同意？」

「南宮雪，」柳花花瞪了她一眼，差點就想吼叫出來：「妳少說兩句行不行？」

「放心，」孟西野却在加油添醋：「大少，我只想給她一耳光，保証不會打傷她的。」

「孟西野！」南宮雪一肚子火，未及說話，一旁的宋不輸已看不過眼，冷叱道：「南宮姑娘是我們錢家的貴賓……」

「宋不輸，這不關你事！」站在孟西野身旁的洗如洗冷冷打斷了他的話：「江湖上，單挑是最公平的事，而且南宮雪本人也同意了，誰也管不著！」

柳花花一見場面又亂了起來，心中大急，深恐搞個不好而一發不可收拾，忍不住大吼一聲：「住口！大家都住

口！」

這一吼，聲若洪鐘，果然大家都住口了。

當然，大家之所以安靜下來，並非懾於柳花花的聲音大，而是震於他的名氣大。

——樹的影子，人的名字，千百年來都是這樣。

但是，偏偏有一個人不肯賣柳花花的賬。

誰？

南宮雪，當然是南宮雪。

——除了她，還會有誰？

她氣定神閒的說：「不錯，那位朋友說得好，單挑是世上最公平的事，既然我已經接受挑戰，柳花花，我看，你還是站開一點。」

「南宮雪，妳……」柳花花氣得直挫牙，只好站到一邊去了。

他非這樣不可。

因為，毛澤西與孟長風始終沒有勸阻之意，顯然默認孟西野對南宮雪的挑戰，而金財神賭坊的人除了錢來爺面無表情之外，宋不輸、毛小東、錢四海、蔣小石等，每個人臉上都有憤然之色，顯然極不滿意孟西野的挑釁行為，這種情況下，柳花花如果堅持不同意，只怕南宮雪和孟西野還沒打起來，宋不輸他們已先幹起來了！

這一幹，當然是大件事了，因此柳花花想不同意也不行。

不過，柳花花的同意並非全無條件的，他說：「既然是單挑，不管誰輸誰贏，任何人都不准插手，這一點我想大家都已經明白……」

一頓，他望了望南宮雪與孟西野：「但是，你們兩人都須先解下兵器，而且身上也絕不能帶任何暗器，交手以十招為限，點到為止，十招之內若不能分勝負，則算平手，誰也不能再進攻！」

「好！」孟西野點點頭。

「不必，」南宮雪却說：「這場單挑不用解兵器，也不需限定十招……」

「妳！」柳花花差點衝上去掐死她。

「放心，」南宮雪却對他淡淡一笑：「保証一招便解決了，而且肯定不會出人命。」

「南宮雪，妳太目中無人了！」孟西野氣得直咬牙：「不教訓教訓妳這個狂人，妳還眞以為天下男人都是豆腐做的！」

也難怪孟西野氣得直跳脚，南宮雪那句話實在太狂傲了，任誰聽了也要受不了，即連毛澤西與孟長風也都變了臉色。

柳花花寒着臉想喝令南宮雪解下兵器，只可惜已經太遲了。

——孟西野已凌空翻身躍立場中。

南宮雪也掠身而入！

「請！」孟西野冷冷一抱拳。

「請。」南宮雪淡淡一擺手。

＊　＊　＊

大家的心情都很緊張。

精武門與孟家莊的人担心孟西野如果被南宮雪一招擺平，那眞太沒顏面了！

金財神賭坊的人對孟西野都有某種程度的反感，他們希望南宮雪能贏，但他們都知道孟西野年紀雖輕，但武功絕不輸他哥哥孟東野，南宮雪能不能一招之內擺平他，是件頗令人懷疑之事。

最緊張的，當然是柳花花了。

他最清楚南宮雪的脾氣。

也最怕她的脾氣。

——她發起脾氣來，鬼都怕了她。

而孟西野看起來也不是個好脾氣之人，要不然就不會「揍」南宮雪了。

其實，柳花花最躭心的並不是南宮雪或孟西野，他們都不是脾氣最壞的人。

他們只不過是年輕氣盛。

——這裡面，年紀最大而又脾氣最壞的，正是「有我無敵」毛澤西！

這一點，江湖上的人都知道。

也因為這樣，孟東野命案一發生，錢老爺才會邀請柳花花來當和事佬。

柳花花果然不負所望，有驚無險的壓住了毛澤西火爆的脾氣。

那是因為柳花花的「份量夠」。

但是，如果南宮雪一招便把孟西野打倒在地上，毛澤西能無動於衷嗎？

——毛澤西不僅脾氣壞，而且也是個極端愛面子之人。

萬一，南宮雪擺平了孟西野，他看不過眼，又邀南宮雪單挑，怎麼辦？

雖說「單挑」是一對一最公平的，但現在大家心情都不好，萬一打出火來，搞出眞軍大火併，柳花花的心血豈非完全泡湯？

南宮雪會不會贏？

她能不能一招擺平孟西野？

柳花花清楚南宮雪的實力，特別是她經歷了無數次的生死戰後，實戰經驗非常豐富，就憑這一點，他認為南宮雪的贏面非常大。

雖然他明知道孟西野絕非省油之燈。

說實在的，在這種情況下，柳花花却希望南宮雪最好能輸，只要南宮雪一輸，也許精武門和孟家莊便會「心平氣和」的撤兵而走了。

問題是，南宮雪會輸嗎？

＊　＊　＊

孟西野怒目而視。

南宮雪氣定神閒。

驀然，孟西野騰空掠起！

南宮雪扭腰彈身！

兩條人影像兩道閃電在空中猝合、倏分！

在人影交錯的一剎那，大家清清楚楚的聽見了一記清脆的耳光聲！

——果然，南宮雪沒有說謊，這場單挑一招便已分勝負。

誰贏？

誰輸？

＊　＊　＊

金財神賭坊恢復了靜謐。

因為精武門與孟家莊的人馬都撤光了。

臨走的時候，毛澤西拍了拍南宮雪的肩：「南宮雪，妳是老夫所見過最可愛的女人……」

＊　＊　＊

錢來爺靜靜的坐在太師椅上。

一整晚他都沒有說過一句話。

他看來神情頗為憔悴。

宋不輸、毛小東、錢四海、蔣小石依然分立在他左右兩側，一動也不敢動。

他們都把自己目光投向柳花花與南宮雪。

——除了錢來爺之外，他們的眸光明顯的透着一股疑惑。

廳的中央一張雕花的大圓桌上，僕從正把一道道珍饈名餚擺上去……

因此，原本充滿火藥味的大廳裡被濃郁的菜香味取代了。

哦，不，如果你鼻子夠靈敏的話，你其實還可以聞到一股淡淡的膏藥味。

膏藥味是從柳花花手上那個小金盒子傳來的。

——他正小心的、細膩的舀出小金盒子裡的膏藥，塗在南宮雪的頰上、唇邊。

他非常小心、非常仔細、非常細膩……嗯，也非常溫柔而愛憐的為南宮雪上藥，因為南宮雪的整個左頰浮腫，而且左唇角還裂了開來，一縷血絲仍然汩汩而流，甚至已滴紅了胸襟……

她輸了。

她着着實實的挨了孟西野一巴掌。

她居然輸了？

宋不輸、毛小東、錢四海與蔣小石，到現在還搞不清楚南宮雪為什麼會被孟西野一招便擺平？他們更不明白毛澤西對南宮雪說話的時候，眼裡竟然有激賞與愛憐之色？奇怪的是，柳花花的眸光裡一直漾著令人費解的笑意……

因此，他們眼中始終透著疑惑之色。

「很痛？」柳花花收起小盒子。

「比想像中的好，」南宮雪聳聳肩：「至少還能說話，而且也還能笑，只是不知道還能不能吃東西……」

「如果不能吃那就太可惜了，」柳花花望著桌上的菜餚說：「喏，妳瞧，北京填鴨、蘇州香肉、無錫骨、西湖牛肉羹、東海海鮮羹、清蒸海紅斑、百花釀蟹肉、海皇大蝦球、蟹黃高湯海虎翅、鮑片扒菜胆、蜜汁燒鱔片、醬燒化皮乳猪、江南酥腿、太極翅……嘩，還有妳最喜歡吃的萬家燈火酸辣湯哪！」

「你沒騙我？」南宮雪哼了哼。

「我幾時騙過妳？」

「你不是說錢大老板是個既吝嗇又小氣之人嗎？他為什麼變得這麼大方了？」

「這我就不太清楚了，」柳花花蹲在她的椅腳旁，仰頭望住她笑：「不過人總是會變的，就像妳一樣，妳現在不也臉頰變胖了，小咀兒也變大了些嗎？」

宋不輸、毛小東、錢四海與蔣小石全都傻了眼，他們不明白柳花花與南宮雪居然還有心情說些莫名其妙的話，而且還指錢來爺是個吝嗇小氣之人。

奇怪的是，錢來爺竟也無動怒之色，他只是以頗為趣怪的眼光望住他們。

「喂，」南宮雪用手肘頂了頂柳花花按在扶把上的手：「這麼名貴的酒席，我如果不吃，豈非蠢蛋一個？」

「應該是。」

「那我們為什麼還不吃？」

「有道理。」

柳花花拉住她的手，逕自入席而坐。

「喏，是茅台哪。」柳花花為南宮雪斟酒。

南宮雪端起酒杯，忽又停下……

「妳怎麼不吃？」柳花花一口仰盡。

「主人不來，我怎麼好意思動箸？」南宮雪掃了一眼仍端坐在太師椅上的錢來爺：「記得上次我跟你來的時候，主人非但不看我一眼，連水都不給我喝一杯……」

「妳既然記得這麼清楚，還管他幹什麼，」柳花花挾了一箸鮑翅塞入南宮雪咀裡：「吃，儘管吃，古人祇說過不吃『嗟來食』，並未說不吃『悶來食』，主人既然悶聲不哼，別理他，咱們吃咱們的，難道妳沒聽說過反客為主這句話嗎？」

「有道理，」南宮雪望住柳花花咪咪笑：「為什麼你的話都好像很有道理？」

＊　＊　＊

柳花花的話有沒有道理？

宋不輸、毛小東、錢四海與蔣小石不知道。他們只知道柳花花與南宮雪居然真的「反客為主」了，兩人旁若無人的大吃大喝起來。

他們心中很不是滋味。

甚至，有點惱怒。

但他們卻敢怒不敢言。

因為，錢來爺並未入席，也沒有命他們入席，因此他們只能很不情願的站在那裡。

他們誰都不敢開口。

他們瞭解錢來爺的脾氣。

他們比誰都清楚，錢來爺雖然大部份時候顯得平易近人，但是他一「怪」起來時，肯定是世上第一怪人！而且，他怪起來的時候，誰也不敢惹他。

宋不輸是錢來爺最欣賞的大總管，毛小東是錢來爺最信任的心腹，錢四海是錢來爺的嫡長子，蔣小石是錢來爺最喜愛的大女婿——雖然他們與錢來爺的關係如此密切，但他們都不太了解錢來爺與柳花花究竟是什麼關係。

所以他們見到柳花花現在如此「放肆」，而錢來爺居然無動於衷，心中的惱怒又加添了一分疑惑……

南宮雪的感覺是「很好玩」。

她已領教過柳花花與錢來爺的「怪」，所以她此刻也「見怪不怪」。

而且，她索性也「怪」起來了。

她居然對柳花花說：「唉，算了，我不吃了。」

「為什麼？菜不好？」

「不，菜好得不得了。」

「那，妳怕吃大了肚子？」

「你才大肚子！」南宮雪瞪了他一眼，哼了哼：「你知不知道孟西野那一記耳光力量有多大？」

「不知道，」柳花花搖搖頭：「他又不是打在我臉上，我怎會知道？」

一頓，笑瞇瞇的又說道：「不過看妳那張小臉兒『胖』得像剛出籠的發包似的，孟西野那一掌只怕有千鈞之力吧。」

「誰說不是，」南宮雪忽然嘆了一口氣：「他那一掌打得我眼冒金光，滿天星斗，差點搞不清東南西北……老實告訴你，我現在還感覺暈淘淘的，連筷子也覺得重如千斤，你叫我怎麼吃？」

「妳的意思？」

「我沒什麼意思，」南宮雪瞟着他，似笑非笑：「我只是突然想起我中了毒十八的『蜂螫』，弄得雙手又腫又痛，連筷子都不能碰時，你記不記得我當時是如何吃東西的？」

柳花花瞪住她。

他當然記得。

——當時，是他一口一口餵她吃的。

＊　＊　＊

宋不輸、毛小東、錢四海與蔣小石幾乎要忍不住了，因爲柳花花與南宮雪不僅「放肆」，簡直是放肆加放肆「放八」了——柳花花居然當著他們面餵食南宮雪！

這成何體統？

本來，孟東野命案一發生時，全金財神賭坊的人都緊張得不得了，深怕脾氣暴躁的毛澤西會不顧一切的咬定錢香兒是兇手，而對金財神賭坊報復，因此整天來大家都提神戒備，也沒什麼心情吃東西。現在，總算風平浪靜，事情暫告一段落，自然也覺得飢腸轆轆啦，宋不輸、毛小東、錢四海與蔣小石滿以爲可以大吃一頓，誰知不但沒得吃，反而站在一旁看人吃，最令人難以忍受的是，居然還要看那肉麻兮兮的「餵食場面」。

他們覺得柳花花與南宮雪太瘋、太癲、太狂、太傲！簡直是當他們不存在，目中無人！

孰可忍，孰不可忍？

宋不輸第一個忍不住，他彎身對錢來爺說：「老爺，我……」

錢來爺斜眼瞪了他一下，他立刻收聲住口。

宋不輸不敢說話，其他的人更不敢開口了。

——這四個人當中，最敢說話而又最能贏得錢來爺信任之人便是宋不輸。

宋不輸跟隨錢來爺十幾年，雖然年紀輕，但兩年前老總管死後，錢來爺便擢升他爲大總管。

錢來爺瞪住了宋不輸之後，忽又對他招了招手，宋不輸立刻俯身問：「老爺，有什麼吩咐？」

錢來爺咬着宋不輸的耳朵說了幾句話，宋不輸應了聲是，便疾步退出……

＊　＊　＊

南宮雪始終很懷念柳花花第一次餵她吃東西的情景，她認爲那是她一生人吃得最有意思的一餐飯，現在，不知怎麼的，她忽然「癲」了起來，居然當著幾個大男人的面前讓柳花花餵著她吃。

這不僅癲，其實還是相當失禮的行爲。

她爲什麼要這樣？

她也說不上來。

——其實，今天的所作所爲連她自己也說不上來。

也許，是和柳花花相處久了，南宮雪也變得有些「癲而怪」呢？

自小，南宮雪雖然在「不健全家庭」中長大，不過她母親白姬與師父傅小君對她的管教却是非常嚴厲的，特別是禮教觀念的灌輸更是一絲不苟，而她現在竟然如此放浪形骸，豈非反常？

終於，她那跡近無禮的失態行爲，令到錢四海忍無可忍，他對父親錢來爺說了一聲：「爹，孩兒有事，先走一步。」

說完，不待錢來爺有任何表示，扭頭大步離去……

一見錢四海走了，蔣小石也想開溜，緊接著說：「爹，我……」

「你走吧。」錢來爺揚了揚手。

「是。」蔣小石如釋重負，應了一聲，飛也似的走了。

蔣小石跨出門檻，宋不輸正好掀簾而入，兩人擦身而過時，蔣小石朝他擠擠眼，宋不輸壓著嗓子低問了一聲：「有事？」

蔣小石沒有回答，但他用咀角朝柳花花與南宮雪呶了呶，做了一個鬼臉。

——一個非常難看，作嘔欲吐的鬼臉。

宋不輸走到錢來爺身旁，雙手恭敬的遞了給他一本東西：「老爺，摺子弄好了，你請過目。」

錢來爺接過摺子，打開瞥了一眼又合上，拿在手上沒應聲。

宋不輸望了望柳花花與南宮雪，心中那股反感又湧了上來，且見錢四海與蔣小石已離去，於是忍不住又說：「老爺，我……」

「什麼事？」這次錢來爺總算說話了。

「我想先行退下，看看那班兄弟是否安置妥當了。」宋不輸說。

錢來爺拿著那本小摺子在手上輕輕敲打著：「那種事，不需要你親身去辦，不是嗎？」

「是的，不過我還是想去。」

「爲什麼？」

猶疑了一下，宋不輸說：「因爲我不想站在這裏看人吃飯。」

他乾脆又補上一句：「老爺，你不認爲他們吃飯的樣子很難看嗎？」

「人家是客人，」錢來爺說：「而且還幫了我們一個大忙，你不認爲應該容忍一下？」

宋不輸壓低着喉嚨：「就是因爲他們幫了我們的忙，否則我早已轟走他們了。」

一頓，他接著說：「老爺，如果你堅持不讓我走的話，我想，我大概會……」

「會怎樣？」

「我不知道，」宋不輸想了一下說：「我大概不敢趕他們走，不過我想我只怕克制不住自己而給了他們壞臉色看。」

「好，你走吧。」

「多謝老爺。」

宋不輸頭也不回的走了。

錢來爺與宋不輸的對話把聲綫壓得非常低沉，但是南宮雪却聽得十分清楚。

她覺得非常不好意思。

她覺得自己太過份了。

她微紅著臉，朝柳花花咬了下耳朵：「喂，咱們該適可而止，有人不高興了哪。」

「什麼？妳說鮑魚和鵝掌不好吃？」柳花花却扮懵做傻：「來，來，換過這道竹笙大羣翅，包妳生津留香，讚不絕口……」

一調羹送入了南宮雪咀裡。

南宮雪當然不能把它吐出來，但又不能一下子吞進，只好慢嚼細嚥一番，然而她甫一嚥落肚，正張口想說話時，柳花花馬上又挾了一筷子送入她咀裡：「喏，南宮雪，這道樟茶烤乳鴿，妳千萬不能錯過，這可是難得一嚐的極品哪，據說女人吃了能像鴿子般的溫柔……」

吃了鴿子便能像鴿子般的溫柔，那麼吃人肉豈非更有「人格」？「以形補形」當然是鬼話，南宮雪自然不信這一套，其實就算是眞的，她也不稀罕，她承認自己不是個溫柔的女人，她也無意做個溫柔的女人，她現在只想終止這放浪的行爲，但一見柳花花毫無停止之意，乾脆，心一橫，野就野到底吧，一面吃一面說：「不，我還是喜歡那道什麼上珍釀焗蟹蓋的……」

「不好，」柳花花却說：「女人吃蟹吃多了，就會和蟹一樣橫行霸道，小心嫁不出去哪……」

居然有這種神話。

連錢來爺都不禁搖了搖頭。

站在他身旁的毛小東卻沒什麼表情。

「小東，」錢來爺叫了他一聲：「如果你想走的話……」

「沒關係，」毛小東立刻彎下身子，低聲應道：「老爺能忍受，小東也能忍受。」

錢來爺起身望了望他，拍了拍他的肩說：「我知道你一定很餓了，咱們入席吧。」

一記耳光　價值萬両

錢來爺入席之後，柳花花和南宮雪大概吃得差不多了，也可能是主人入座的關係，不好意思再放浪下去，兩人皆放下杯筷……

「不吃了？」錢來爺掃了他們一眼。

「想吃，」柳花花淡淡的望住他：「只可惜吃不下了。」

「大少，南宮姑娘，」毛小東一面斟酒，一面勸酒：「貴州茅台，酒中極品，兩位請多飲幾杯。」

「不了，」柳花花說：「錢大老板，精武門與孟家莊的人都走了，而我和南宮雪也都酒足飯飽啦，我想我們也該走了。」

一頓，微笑問：「只是不知道錢大老板還有沒有其他事？」

「南宮雪，」錢大老板既不回柳花花話，也不看他，却直呼南宮雪名字：「今天，多謝妳爲了我錢來爺而挨了孟西野一巴掌。」

「不必，」南宮雪本來想對他客氣些的，但一想她第一次來的時候，錢來爺非但不肯和她講一句話，即連一眼也不肯瞧她一下，心中不免有氣，當下也愛理不理的應道：「我南宮雪這個耳光並不是爲你錢來爺挨的，你大概不知道，我曾經打過柳花花一耳光……」

「因此妳就爲他而心甘情願吃孟西野那記耳光？」錢來爺的臉上首次浮起一絲笑容。

南宮雪聳聳肩：「所以你根本無須多謝我，我南宮雪根本沒幫你什麼。」

「可是，」錢來爺望住她：「如果不是妳自願挨孟西野一耳光，我想，精武門與孟家莊也許不會這麼輕易便撤走了，甚至可能掀起一場大流血，因爲不管妳的本意是否爲了柳花花，直接受惠的人却是我錢來爺，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是不？」

南宮雪也望住他：「我有一個疑問，你爲何這麼肯定我是自願挨孟西野一巴掌？難道你不認爲我技不如人？」

「自願也好，技不如人也好，」錢來爺淡淡一笑：「反正妳挨這一巴掌，挽救了幾百條人命，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因此站在我的立場來說，我是應該向妳致謝的。」

南宮雪微笑著說：「這麼說，方才我大吃你一頓，不算過份吧。」

一頓，側首望向柳花花：「咱們可以走了吧？」

「等一等，南宮雪。」錢來爺忽然說。

「有事？」南宮雪問。

「我這個人雖然很小氣，」錢來爺把手中那本摺子遞給她：「不過却也不是憑白受人恩惠之人，這是我的小意思，請妳笑納。」

「這是什麼？」南宮雪接過摺子，好奇的打開來看看。

這一看，她整個人呆住。

「怎麼？」柳花花睨著她笑：「瞧妳那副樣子，好像見了鬼似的？」

「我沒有見鬼，」南宮雪把摺子送到他面前：「喏，死花花，你瞧，這本摺子有我的名字，而且，而且還有兩萬両黃金哪！」

「嘩，」柳花花吹了一個口哨：「這麼說妳不是見到鬼，妳是碰到了活財神哪！」

兩萬両黃金！

南宮雪動容。

坐在錢來爺身邊的毛小東也神色一動。

——兩萬両黃金，只怕白痴也知道那絕不是一筆小數目。

「錢大老板，」南宮雪定定神：「你這是什麼意思？」

「傻瓜！」柳花花搶著回答：「妳幾時變得這麼笨了，這當然是酬謝妳的，連這麼簡單的意思妳都不懂？」

南宮雪望住錢來爺：「就因爲我挨上了孟西野一記耳光，所以你送我兩萬両黃金？」

「古人有一字值千金之美談，」錢來爺淡笑著說：「現在的時代，武比文重要，因此一掌值萬金，豈非很應該之事？」

一掌值萬金，這只怕是世上「最有價值的耳光」了。

「但是，」南宮雪又問：「這摺子上明明寫著兩萬兩黃金呀。」

錢來爺說：「另外一萬兩是酬謝你協助柳花花偵察孟東野這宗命案。」

南宮雪忽然歎了一口氣。

大家都把目光投向她。

——誰都不明白她爲何歎氣。

「喂，」柳花花用手肘推了推她：「妳總不會是不好意思，而拒收這筆錢吧？」

「才不是，」南宮雪瞪了他一眼：「不好意思收這筆錢？你眞當我南宮雪是白痴呀？」

「那，」錢來爺很好奇，忍不住問：「方才妳爲何歎氣？」

南宮雪一本正經：「因爲我後悔。」

「後悔？」柳花花也被得搞得一楞：「妳後悔什麼來著？」

「早知如此，」南宮雪眞的一臉懊惱之色：「方才我如果叫孟西野多賞我幾巴掌，那我南宮雪豈非成了天下第一富婆？你說我怎會不後悔？」

柳花花傻眼。

錢來爺却撫掌大笑。

＊　＊　＊

天上的星光很美。

南宮雪的心情更美。

因此離開金財神賭坊的時候，南宮雪拒絕了錢來爺的座車護送，提議柳花花走路回家。

「妳今天眞有點反常，有車不坐，偏要走路，眞搞不過妳。」柳花花懶慣了，生平最怕走路，一邊走一邊埋怨。

南宮雪挽著他的手臂，笑瞇瞇的說：「姑娘今天心情好，而正巧今晚的夜色又這麼美，陪我走段路，難不成會斷了脚？」

柳花花笑著說：「說的是，就算是走斷了腿，今天我也該陪妳走。」

「你幾時變得這麼好心？」

「不是我好心，是妳先好心嘛，」柳花花側首望住她：「說眞的，到現在我還眞不敢相信，妳居然肯挨孟西野一記耳光，讓我看清楚妳，妳究竟是不是眞的南宮雪？」

說著，他伸手捏了捏南宮雪另一邊未浮腫的臉龐兒，笑道：「嗯，不是人皮面具，果然是眞的……」

「去你的，」南宮雪輕捶了一下他的臂膀，嬌嗔道：「誰這麼大胆敢冒充我南宮雪？」

「那麼妳告訴我，妳明明可以一招擺平孟西野，却又故意挨他一掌，爲什麼？」柳花花說：「雖然妳詐敗的技術相當高明，不過還是難逃我這雙法眼。」

一頓，又補一句：「其實不是我看出來，錢來爺與毛澤西也看穿了哪。」

「我本來不想這麼做的。」南宮雪說：「只因爲我看到你當時的表情急得快哭出來，所以我臨時決定改變主意……」

「妳眞的這麼好心？」

「好心有好報嘛，不是嗎？」

「既然如此，拜托你讓我打妳一巴掌好不？老實對妳說，我想揍妳很久了……哎唷！」

南宮雪狠狠擰了他一把。

柳花花痛得咬牙咧咀。

南宮雪忽然沉默不語。

「妳生氣了？」柳花花眨眼問。

——他一顆心不由自主的提到了心口，他始終不能明白南宮雪的脾氣，有時候好得像八十歲的老太婆，一忽兒又比武則天還兇，說變就變，根本不讓你有任何心理準備。

南宮雪的眼角忽然掛上了一顆淚珠。

「妳哭了？」柳花花眞是怕了她，連忙停下脚步：「我方才不過是跟妳說著玩的，妳……」

「我知道，」南宮雪低頭拭淚：「我只是覺得難過……」

「好好的爲什麼難過？」柳花花幫她擦去淚水，有點手足無措。

「因爲，」南宮雪的眼淚却愈擦愈多，像斷了線的珍珠：「我突然想念起兩個人來。」

「誰？」

「忘佛高僧和百醉書生。」

柳花花怔了一下。

他隨即輕歎了一聲把她擁入懷裡。

他終於了解南宮雪的意思，他也終於明白南宮雪爲何肯「嚥下那口氣」而白挨孟西野一掌了。

——她是受了忘佛高僧和百醉書生那種大無畏的自我犧牲精神所影响。

她已經不是從前的南宮雪。

——她已是個「分得出輕重」的南宮雪。

「別哭，」柳花花愛憐的輕拍她的背脊：「妳今天的表現，忘佛高僧與百醉書生地下有知的話，我想，他們一定……」

話聲未完，柳花花忽然將南宮雪壓倒在地！

南宮雪驚愕！

當然也羞愧！

她從未被任何男人如此「囂張」過。

她本能的掙扎。

拳打脚踢的掙扎！

——她狠狠的給了他一耳光，然後狠狠的踢了他一脚。

柳花花飛了起來。

——被南宮雪踢得飛了起來。

南宮雪彈跳起身！

「你幹什麼？」南宮雪並沒有把這句話罵出來。

因爲她一起身的時候看到了兩件讓她震驚的事——一是她和柳花花方才站的地方冷冷的插著幾隻暗器也似的毒針，二是她看見路旁林裡有一隻黑影激光電石般的急掠而去！

她第一個反應是：她和柳花花遇襲了！第二個反應是：追那個敵人！

結果南宮雪並沒有追。

——她飛身去看柳花花！

那才是最緊要的事。

因爲她知道她那一掌與一脚已運足了全部眞力。

＊　＊　＊

柳花花著實挨了南宮雪一掌一脚。

——一掌打得他牙血直噴，一脚踢得他差點沒閉了氣過去。

「你沒怎樣吧？」南宮雪奔上前來的時候，柳花花正好從地上坐了起來。

「還好，」柳花花拭去咀角上的血漬，苦笑道：「反正，我也不是第一次吃妳耳光，慢慢會習慣的。」

南宮雪紅了一下臉，拿出絲絹幫他擦拭：「對不起，我以爲你……」

南宮雪大駭，她發現她那一掌居然把柳花花半邊臉頰打得幾乎和鼻子一般高，不但咀角裂了開來，而且鼻血也狂湧不止！最糟糕的是，南宮雪還看見柳花花的白衫上正留著一個脚印，那個脚印正好印在他的小腹上！

小腹，當然是人體的要害之一，南宮雪那猛力的一脚，肯定使柳花花受了一定程度的內傷！

「我，我不是故意的……」南宮雪差點沒哭了出來：「我眞的不是……」

「幸好妳不是故意的，」柳花花雖然努力的朝她露出笑容，可是却難掩眸中痛苦之色：「否則我現在只怕不能坐在這裡跟妳說話了哪……」

「你別說話！」南宮雪一面替他擦鼻血，一面又見鼻血流個不停，一時慌了手脚，眼中的淚水早已滾了出來：「血，血怎麼流不停呢？」

幸好南宮雪很快趨於鎮定，她急速的掏出「雪參天養丸」，一口氣倒出了一半之多，全部納入柳花花咀裡……

柳花花果然不再說話，就地打坐，運功療傷……

南宮雪一臉焦急的守在他身旁……

其實，柳花花的武功南宮雪是知道的，雖然南宮雪是在情急之下而出了全力，但憑柳花花深厚的內功，應該沒這麼容易受傷的。問題是，當時柳花花一心在閃避敵人的偷襲，根本沒有料到南宮雪會猝然出手，而南宮雪當時誤以爲柳花花有所「不軌擧動」，爲了「保節」，她那一掌一脚可說是拚死而出的，在這種情況下，柳花花「照單全收」挨了她一掌一脚，沒當場昏過去，已算是很了不起的了。

——換了普通人，只怕非死也殘了吧。

總算，柳花花運功打坐了片刻之後，把流血制止了，而且蒼白的臉色也漸漸紅潤……

南宮雪破涕爲笑……

她鬆了一口氣，乾脆和柳花花面對面坐下……

然而，就在她那渾圓而美麗的豐臀剛剛坐到柔軟鬆舒的草地上，她那剛剛鬆弛下來的神經驀然又緊繃疾縮了起來！

南宮雪霍然彈跳而起！

——彈跳的刹那，她迴身、拔劍，三個動作快得幾乎令你分不出先後！

當她落地持劍擋在柳花花面前時，她那顆急跳的心差點沒穿透了口腔！

因爲她看到了一排人就站在她面前不遠處！

* * *

南宮雪冒出了一身冷汗。

那排人居然能無聲無息的侵入這麼近的距離，南宮雪竟一無所覺。

從這點來看，那排人顯然是可怕的敵人。

南宮雪却又有點疑惑。

——如果是敵人，爲何又放棄了突襲的絕佳機會？

眼前之人一字排開，不多不少，七個人，正好把一條路面堵住。

看上去，那七個人不僅服飾相若，身材均等，即連年紀也差不多，大概在四十上下吧。

引人注目的是，那七個男人除了身形魁梧之外，右腰間皆掛著一把佩劍。

南宮雪不認識他們，但她已經知道他們是誰了。

——只有左手用劍的人才會把那劍佩於右腰。

——左手用劍的人當然有，而且不算少，但是若要同時出現七個只怕很少見了。

是的，江湖上除了「雪山七狐」之外，再也找不出如此相若的七個男人。

南宮雪眸光冷銳的掃視著他們：「你們是『雪山七狐』？」

「南宮雪，妳果然好眼力。」左邊爲首的大漢微微一笑：「我是大狐牛下。」

緊接著，其餘的「六狐」由左至右，一路順序報出了自己的姓名：

「二狐馬前。」

「三狐羊上。」

「四狐龍左。」

「五狐鳳後。」

「六狐熊中。」

「小狐魚右。」

南宮雪楞住。

她想不到「雪山七狐」不但姓奇、名更怪，前後左右上中下，盡皆動物之姓也。

——她彷彿碰到了一羣「狐羣狗黨」、「牛頭馬面」，有身置「動物園」之感。

世上竟有如此怪姓怪名的人，那究竟是不是他們的眞姓名？

南宮雪不知道。

別人姓豬姓狗，姓烏叫龜不關她事，她祇想知道眼前之人究竟想幹什麼？

「方才，」南宮雪持劍而立，像一頭蓄勢而發的母獅：「是你們施冷箭暗算？」

「我不知道妳說什麼，」大狐牛下搖搖頭：「我們沒有施冷箭暗算你們，你應該聽說過，『雪山七狐』與人交手，七上七下，絕不施冷箭暗算，我們不用也不恥這種手段。」

南宮雪的確聽說過，「雪山七狐」在江湖上闖蕩多年，無論敵人多寡，皆以七人聯手應敵，以「七左劍陣」聞名於天下，就是沒聽說過他們曾以暗器傷人。

——如果他們要暗算的話，方才南宮雪爲柳花花服葯的時候，他們早已下手了，而且只怕也已得手。

看這樣子，他們好似無敵意，但江湖經驗逼使南宮雪不敢有任何怠懈之意，特別是柳花花現在正在運功療傷，說什麼也不能大意，當下她冷聲問道：「雪山七狐，你們攔住去路，意欲爲何？」

「我們不是攔住去路，」牛下說：「我們是爲柳花花大少護法的，他現在正在

療傷，若有人襲擊，只怕不妙了，妳說是嗎？」

南宮雪頗感意外：「你們是朋友？」

「在江湖上跑的人，無非是爲名爲利，名利當頭，不是敵人便是朋友，」說話的人始終是牛下，顯然他就是「雪山七狐」的「發言人」，他含笑道：「我們和大少從無過節，不是敵人自然就是朋友啦。」

南宮雪插劍回鞘。

她知道柳花花在江湖上有很多朋友。

最主要的是，她看得出「雪山七狐」的確毫無敵意，所以她很放心的收起兵器。

她很自然的回頭去看柳花花。

——算算時間，柳花花應該打坐得差不多了。

然而，南宮雪甫一回頭，臉色却驀然大變！

＊ ＊ ＊

南宮雪其實是個相當冷靜的人，特別是歷經了幾番生死大戰，早已養成了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之氣概。

可是她此刻却忍不住大驚失色。

第一個令她驚駭的原因是：

——柳花花不見了！

第二個令她震駭的原因是：

——她回頭的那一刹那，眼角餘光驟然飛來一片銀光劍芒！

＊ ＊ ＊

柳花花當然不可能突然不見，他一定是在運功療傷之際被敵人抓走了。

而敵人之所以能無聲無息的抓走柳花花，這當然是因爲南宮雪上當之故。

——敵人是趁南宮雪全神防備「雪山七狐」時下手的。

原來，雪山七狐就是敵人！

南宮雪憤怒。

像火山爆發般的憤怒！

驚駭與憤怒，充塞著南宮雪整個心房，在南宮雪全身血液裡急速流竄！

特別是她發現雪山七狐竟然趁她回頭之際而驀然出劍時，她恨不得一劍殺光那班「畜牲」！

遺憾的是，她一個也殺不到。

因爲她沒有拔劍。

——她根本就無法拔劍！

就在她手按劍柄時，雪山七狐那七柄冷森銳利的劍鋒，已以飛快詭異的速度抵住了南宮雪週身！

七左劍陣，分成七種不同的方位與角度，正好完全封住了南宮雪出劍的機會。

南宮雪毫無機會，一點都沒有，若說有的話，那只有一個：

——死！

南宮雪沒有死。

因爲雪山七狐並沒有殺她。

這一刹，南宮雪終於明白了幾件事：

——永遠不要信任陌生人，這點警覺心，南宮雪不是沒有，始終就是差這麼一點。

——她太自以爲武功高强了，幾番生死歷險，雖然豐富了她的實際經驗，但相對的也過速的提高了她對自已的自信，對自己過份的自信，很容易流於「自大」。

——她這時候才深深的體會到「學海無涯」，特別是武學之道，永無止境！

她同時也發現了一個現象：

——雪山七狐那七柄劍鋒正好從前後左右上中下七個方位、角度封住她出劍的機會。

原來，他們取名前、後、左、右、上、中、下是有原因的。

然而，南宮雪的覺醒有什麼用呢？是否太慢了一點呢？

——敗軍之將，任何語言、任何理由，都是多餘而可笑的。

南宮雪默然無語。

但是，她却有點困惑：

——雪山七狐只將劍鋒抵住她週身，並沒有殺她，爲什麼？

於是，她冷冷開口：「既不讓我拔劍，又不殺了我，究竟你們想幹什麼？」

「不幹什麼，」牛下說話的聲音總是不愠不火，而且一直面帶微笑：「我們只想妳站着別動，等我們的人將大少帶走遠了，我們自然放妳。」

「爲什麼要抓柳花花？」南宮雪問：「你們要將他帶到那裡去？」

「這妳不必知道。」

「爲什麼？」

「因爲這不關妳事。」

「他是我的朋友，當然關我事！」南宮雪說：「你乾脆把我一起抓去算了。」

「妳倒蠻有情義的，」牛下笑了笑，忽然問：「妳是不是很喜歡那小子？」

不妨有此一問，南宮雪楞了一下。

「是不是？」牛下又問了一聲。

「是又怎樣？不是又怎樣？」南宮雪不明白他的用意。

「是，我就不妨告訴妳爲什麼，如果不是，我就犯不著告訴妳，多此一舉。」

「是的，我喜歡他。」南宮雪只好照實說。其實，在這種情況下，爲了探知原因，就算她不喜歡，也只好說是了。

「那麼我就告訴妳，」牛下果然很守信諾：「我們是拿人錢財，受人之托要他去跟一個女人成親的……」

南宮雪呆了一呆。

她隨即問：「跟誰成親？」

「不能告訴妳。」

「爲什麼？」

「不爲什麼，我可以告訴妳原因，就是不能告訴妳當事人姓名，這是我們在江湖上跑跳的最起碼道義，妳不認爲是？」

「這年頭講江湖道義的人已不多了，不是嗎？」南宮雪眼裡有譏誚。

「的確是不多，甚至可以說現在講江湖道義的人越來越少了，」牛下微微一笑：「但是，很少並不表示沒有，至少我們雪山七狐還算是講道義之人。」

南宮雪望望牛下，又瞥了一下其他六狐，確定他們無傷己之意，當下心中大定，於是改用迂迴方式問話：「成親應該是件好事，你們用這種連騙帶綁的手段，豈非和逼婚無異？」

「其實妳說對了，」牛下却說：「我們



柳花花因南宮雪能「分得出輕重」而愛憐地摟她入懷。

的意思正是逼婚。」

南宮雪一怔：「婚姻雖然有時候比買賣還要現實，但無論如何總得兩廂情願呀！」

「坦白告訴妳也無妨。」牛下想了一下，說：「這樁婚事，柳花花情不情願都非結不可……」

「為什麼？」

「因為他曾經和那個女人上過床。」

南宮雪又是一怔，同時臉兒也微微一酡。

——她是個保守的女人，當然從未和任何陌生男人談過「上床之事」。

「當然，」牛下笑了笑：「以現代人的觀點，特別是江湖中人的觀念來說，『發乎情，上於床』，實在是芝蔴綠豆小事，不足為奇，甚至可以說是理所當然……」

「既然如此，為何又要逼婚呢？」南宮雪忍不住插上一咀。

「問題是，那個女人已懷有身孕！」牛下說：「不管觀念怎麼變，禮教怎麼開放，男人女人怎麼胡來亂搞，但是，一旦有孕，不管是誰都必須對下一代負責，妳說是嗎？」

南宮雪沉默。

但她同意牛下的說法。

非常非常的同意！

——男人與女人或許有一千萬個理由玩「性遊戲」，但卻絕對無任何理由可以成為「製造私生子的兇手」！

——人，如果連這點都做不到，那和其他動物又有什麼不同？

南宮雪非常堅持這一點。

因為她本身就是一個受害者！

——當她還在母親肚子裡幾個月大之時，便遭到了南宮世家無情的拋棄！

她一生下來，一直到今天都沒見過她父親！

所以，一直到今天，她仍深恨著她父親南宮長恨！

所以，一直到今天，她的心態意識始終不太平衡！

所以，一直到今天，她從沒有想到自己會嫁給世上任何一個男人！

——包括柳花花在內！

南宮雪，是被上一代摧殘的犧牲者！

* * *

雪山七狐走的時候，南宮雪並沒有追。

她無法追。也不想追。

——牛下突然出其不意的抽出南宮雪腰間的短劍，反手射在幾丈外的路邊樹幹，然後一聲令下，與其他弟兄掠身而走。

等到南宮雪飛身去拔下劍時，雪山七狐已消失於黑夜中。

南宮雪或許追得上。

但是，追上又如何？

她已領教過雪山七狐的「七左劍陣」，憑她一己之力，她沒有把握取勝。

最主要的是，她認為柳花花應該對那個女人，不，是對那個「無辜的孩子」負責！

所以，她沒有追上去。

她靜靜的坐在大樹下。

月光柔和的籠罩著她。

夜風掀起了她的髮絲。

月光很柔，但却有點淒美，夜風微緩，却覺得有點寒意，南宮雪心底深處不自禁的又湧起那股熟悉、但却苦澀、悲酸的感覺。

——一種被遺棄與被遺忘的悽楚落寞感覺。

被誰遺棄？

被誰遺忘？

——是南宮長恨？

——抑或柳花花？

淚水，暖而熱的淚水，悄悄的爬出了南宮雪那美麗的眼眶……當流到她緊抿的唇角時，寒風已使熱淚變成了冰冷……

冰冷。

對，南宮雪冰冷的站了起來！

這一瞬，她領悟出一個事實：

——這世上、任何人，即使是妳最親近的人都有可能遺棄或遺忘你，但却有一個人至死不會遺棄你，那就是你自己！

——被棄，並不可悲，世上只有「自暴自棄」之人才是眞正最可悲的！

南宮雪走在路上的時候，脚步之穩健與堅定，連她自己都大吃一驚。

＊　＊　＊

南宮雪一面走，一面想：

——柳花花被「逼婚」去了，孟東野命案無疑落在她肩上，因爲她已收了錢來爺兩萬兩黃金，無論如何已無法置之不管。

拿人錢財，替人消災，就是三歲小孩子都知道的「江湖道義」。

更重要的是，她想藉此証明自己的能力——女人不是弱者。

她把孟東野之死從頭想了一遍。

兩遍。

三遍。

一直到她回到醉仙樓時，躺在軟綿綿的床上時，她仍然理不出一個頭緒。

她發現自己對整個案件瞭解得不夠，特別是對孟東野與錢香兒的人際關係、脾氣個性、思想習慣……完全空白，根本無從判斷。

她決定天一亮，再去金財神賭坊走一遭，詳細詢問錢來爺有關命案之資料。

可是，她翻來覆去却始終無法入睡。

她遍遍又想起了柳花花！

——他眞的要成親了？

——成親之後，他是否還會與自己保持這種「密切關係」？

——獨孤美呢？她怎麼辦？

她想得很多，越想越不能成眠……

忽然，她跳了起來！

她想到一個她應該早就想到，而偏又被她遺漏的問題：

雪山七狐說的話都是眞的嗎？

——他們會不會和孟東野命案有關，而對柳花花有所不利？

不管是不是，自己爲何要如此相信他們的話？

「該死！」南宮雪冒出了一身冷汗，立刻下床穿衣著鞋，心中一面暗罵：「我幾時變得這麼笨了？居然對不認識之人所說的話全部相信，我應該追上去看個究竟才對啊，萬一他們騙了我，那……」

其實南宮雪是個很精明的女人，只因爲一聽到柳花花「與人有孕」，心中便很直覺的同情那個女人，不，是同情那個女人肚裡的孩子，所以也就相信雪山七狐了。

然而，這年頭眞眞假假，假的比眞的還眞，一個不小心便很容易吃虧上當，無論如何不能輕易相信陌生人。

南宮雪翻窗而出，全力展開輕功，身形像箭也似的急射而去……

花花被擄　强迫成親

現在已三更半夜了，南宮雪要到那裡去找柳花花？

她不知道。

她眞的不知道要到那裡去找柳花花，反正現在肯定是睡不著，與其躺在床上翻來覆去，輾轉反側，不如出來碰碰運氣，說不定有所發現。

——有些時候，無論你怎麼努力去做，往往一事無成，但是，如果你運氣好的話，即使把你丟入海裡，非但淹不死你，說不定你還抓了一條美人魚上岸哪。

孔夫子一生當中絕少談「命運」，但是却相信「天時」。

天時，也就是運氣。

南宮雪最近的運氣好不好？

應該是不錯，至少她今天便得到了一筆意想不到之鉅財，不是嗎？

事實証明她的運氣果然不差，就在她全力疾奔時，却見柳花花迎面奔來！

「死花花！」

南宮雪這一生人當中，大概從沒有如此肆無忌憚的拉開喉嚨過。

＊　＊　＊

柳花花爲何能安然回來？

南宮雪沒有問。

她沒有機會。

因爲柳花花一見到她的時候，便說道：「現在妳什麼話都不要說，咱們快走！」

然後拉住南宮雪的手，身形急掠而去！

南宮雪果然沒有說話。

其實就算她想說話也不行。

因爲柳花花的輕功她清楚得很，和「天下第一偷」白則七不相上下，南宮雪全力展開，勉强還能跟得上，但若開聲說話肯定要跟不上了。

因此她心中此刻雖有千百個疑惑，也只好裝在肚裡了。

更令南宮雪詫異的是，柳花花拉著她的方向，既不是朝城裡，也不是回醉仙樓，而是朝「伍家莊」的方向跑……

柳花花去伍家莊幹什麼？

而柳花花爲何跑得如此急促？

是否後面有人追來？

如果是，是誰？

雪山七狐？或是其他不知名的悍寇强敵？

這些，南宮雪通通不知道。

不過有一點她是知道的：

——當她那纖小手兒被柳花花緊緊握住時，一股溫暖傳遍了她週身，心底深處那股失落與被遺忘的感覺已經煙消雲散。

風，咻咻的從她耳邊掠過，把她一頭披肩秀髮吹得老高，嗯，她整個人也有飄飄然的——快感！

＊　＊　＊

伍家莊，離南宮雪住的靜心湖不算遠也不算近，南宮雪去過兩次。

第一次是柳花花陪她去逛的。

第二次是她悶得發慌時，四處走走，不知不覺走去的。

之後，她便從沒有去過，因爲那實在是個小村莊，沒什麼特色，也沒什麼看頭。

伍家莊有一條不算短的街道，街道上有一間唯一的小客棧。

柳花花與南宮雪很幸運，叫開門之後，發現還有一間小房。

房裡的陳設當然很簡單，一張小八仙桌、一張椅子、一枱落漆斑斑的五斗櫃，當然還有一張床。

「幹嘛到這種地方？」南宮雪住慣了大酒樓，這種小客棧她很不習慣，當她適應了房間一股淡淡的霉氣之後，一屁股坐在八仙桌上，瞪住柳花花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柳花花見椅必坐，見床必臥，不知道他的人必以爲他得了「軟骨病」，他半躺半坐床上，長吁了一口氣道：「媽的，還不是碰到了鬼……」

「碰到了鬼？」南宮雪睜大了眼：「告訴我，什麼樣的鬼？大頭鬼？吊死鬼？餓死鬼？賴皮鬼？爛賭鬼？還是……」

「當然是賴皮鬼，」柳花花輕撫著挨了南宮雪一巴掌，紅腫未消的臉頰，苦笑道：「這個賴皮鬼害我吃了妳這個冒失鬼一拳一腳……」

南宮雪抿嘴竊笑，溫柔的望住他：「我想，如果你還不肯告訴我是怎麼一回事的話，很可能我會再補你一拳一腳……」

「噢！」柳花花已經叫了起來：「妳打我打出興趣來了？唉，我早就應知道，跟妳這種女人在一起，若不保持距離，始終有一天會被妳活活打死……」

「你！」南宮雪美眸倏瞪。

柳花花趕忙轉入正題：「是這樣的，雪山七狐出現時，我其實已經打坐完畢……」

「那你爲什麼不出聲？」南宮雪忍不住打斷他的話：「害我緊張得要死……」

「我本來要出聲的，」柳花花說：「我甫一睜眼，忽見側邊有人影躡手躡足的向我掠來，我眼角餘光瞥見那人並無持兵器，於是不動聲色，佯裝不知，想來個誘敵生擒……

「當時妳全神貫注防備雪山七狐，而那人輕功又極好，因此妳並未察覺。」柳花花接著說：「我正想出手制住那人時，發現那人已出手點向我的麻穴與啞穴，顯然是想將我生擒活捉，於是我靈機一動，佯裝被制住，待其挾我而去，我的目的是想看看那人想將我抓到那裡去，是否和孟東野命案有關……」

南宮雪凝眸問：「你被他點中麻穴與軟穴，行動不得，豈非陷自己於絕境？」

「當然是沒被那傢伙制住啦，」柳花花抖了抖二郎腿：「別忘記本大少有『移穴大法』哪。」

「你不說我倒忘了，」南宮雪恍然大悟，隨即又瞋目道：「說到『移穴大法』，你不是說過要教我的嗎？你總是黃牛……」

「我不是跟妳說過嗎，女人練『移穴大法』，會影響生育……」

「我也跟你說過，我這輩子不嫁人，也不打算生小孩……」

「好，好，這事以後再說……」柳花花見她眼睛越瞪越大，連忙轉入正題：「那傢伙挾着我走一段路的時候，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立刻制住他……」

「你想起了什麼事？」

「當然是想起了妳啊。」

「想我什麼？」南宮雪說這句話的時候，臉和心不一樣。

——臉是冷冰冰的，心卻是甜蜜蜜的。

「担心妳一個人應付不了雪山七狐的『七左劍陣』哪。」

「噢，等你想起時，我只怕已經被殺死了。」南宮雪這次是眞的有點不高興。

「這也不能怪我疏忽，怪只能怪我對妳的武功太有信心了。」柳花花連忙堆起笑臉。

南宮雪哼了哼，沒說話。

但是她心中有一絲被奉承的喜悅。

不過南宮雪還是歎了一口氣說：「老實告訴你吧，我這次可是栽到了家，居然連劍都沒有拔出便被他們制住了。」

「我知道，」柳花花淡淡一笑：「人難免會有失手的時候……」

柳花花的安慰，令南宮雪打蛇隨棍上，嘰咀道：「還不都是你害的，我回頭發現你不見，一時驚慌失措，便讓他們趁虛制住了……」

「是，是我害的，一切都是我的錯。」柳花花連忙陪不是。

——除非必要，否則他永遠不和女人「爭是非」。

經驗告訴他，不管是那一種女人，一旦對你發出抱怨時，你如果不識相頂撞她的話，肯定十年之後，她都有可能再搬出來跟你爭。

——若不再跟你爭，那更慘，一定是棄你而去了。

果然，柳花花「認錯」之後，南宮雪却咪咪一笑：「其實也不能全怪你，當時我自己也太大意了，低估了對方……」

——女人，就是這麼可愛而又好玩。

「當我點住那人的穴道，將他隱藏好趕回來之時，正好見到雪山七狐制住妳」柳花花接著說：「我當然不敢亂動，怕他們傷了妳，只好隱匿於路旁之林中，伺機而動……」

「你聽到了我和牛下的對話？」

「都聽到了。」柳花花點頭。

「他說的是不是事實？」南宮雪斜著

眼看他。

「我怎麼知道他說的是真是假？」柳花花說：「所以他們走後，我立刻尾隨跟踪而去……」

南宮雪咬住咀唇：「噢，你就丟下我一個人不管……」

「不，」柳花花連忙說：「我以為妳拔劍之後一定會追上來，而雪山七狐的輕功妳是看見了，快得像飛的一樣，我如果不先追上去，肯定會丟失的……」

「結果呢？」南宮雪聽得入神。

「雪山七狐似乎也認為你會追上來，因此不時回頭張望，弄得我非常狠狽，差點被他們發現，只好把距離拉遠些，比較妥當。」柳花花頓了頓，續道：「當時，我也一直以為妳跟在我後面，而且還自以為聰明的認為妳會把我誤做為雪山七狐中的一個，怕被我發現，所以不敢露出身形……」

「你知道你自以為聰明呀？」南宮雪抿咀而笑。

「追了老半天，我才發現妳沒有追上來，心想妳會不會出了什麼意外，只好放棄追踪，立刻折回來，誰知半路上碰見了妳，情形就是這樣。」

「那，」南宮雪大惑不解：「你一見到我便急急跑來這裡幹什麼？」

「因為我担心雪山七狐那班人發現我不見，又會折回來找我們……」

「那就更奇怪了，」南宮雪一頭霧水：「他們折回來豈非更好，咱們不是可以跟他們弄個清楚嗎？」

「我在折回來之時，心中思索了一番，他們應該是和孟東野命案無關。」

「為什麼？」

柳花花說：「如果他們涉嫌孟東野命案的話，照理，他們應該會對我們下殺手的，妳不認為是？」

「說的是，」南宮雪點點頭：「殺了我們之後，會使得孟東野那宗命案更撲朔迷離了。」

一頓，南宮雪輕敲額角說：「依常理判斷，假設兇手已知悉我們已負責偵辦孟東野命案，情況有二：一是兇手盡量掩藏証據，包括他們自己，非必要時不輕易露面，讓我們自己摸索，二是設法狙殺我們，特別是殺了你這個大名鼎鼎的花花大少，對接辦的人來說必有嚇阻作用，因此兇手不露面則已，一露面肯定是又兇又狠，絕不留情……」

柳花花微笑著望住她：「錢來爺那兩萬兩黃金果然沒給錯人。」

南宮雪睨了他一眼：「但是我還是不明白，不管雪山七狐那班人和命案有無關係，我們為什麼要逃避他們呢？」

她冷冷的補上一句：「莫非他們說的都是事實？」

「什麼事實？」

「你既然已聽到了牛下所說的話，為什麼還要裝蒜？」

「哦，妳指的是那件事啊？」柳花花苦笑：「妳認為我是那種男人？」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屬於那種男人，」南宮雪的聲音從鼻子滑出來：「不過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你是個花花公子，你能否認？」

「花花公子又不只是我一個，只怕通街都是，只不過我的名頭來得响些，所以大家都以為我是世上最花的男人，」柳花花苦笑著說：「其實花就花嘛，男人不喜歡女人，難道應該去喜歡男人不成？男人花得『合理』有什麼不可以……」

「花當然不算罪過，」南宮雪撇著咀打斷他的話：「但是，如果你花出『種』來，而又棄之不顧的話，那不但是罪過，而且肯定是世上最懦弱而又無恥之人！」

「喂，喂，」柳花花一見南宮雪那副怒目咬牙的神情，不禁坐了起來，正色道：「我可鄭重聲明，我柳花花再怎麼花，也絕不會花到下流無恥的地步，我敢指天發誓……」

「不必發誓！」南宮雪挑著眉尖，冷冷截斷他的說話：「你只要能解釋出為什麼要躲避雪山七狐便可以了，難道你不是做賊心虛，怕他們逼你成婚？」南宮雪似乎越講越激動，乾脆說明了：「如果你心中無愧的話，你應該主動的跟雪山七狐去澄清這件事，如果我是你，我肯定會這麼做！」

「我當然會這麼做，我柳花花真金不怕烘爐火，任誰來我都敢面對，」柳花花沉聲道：「問題是，我現在那有工夫向他們解釋澄清？」

「為什麼沒有工夫？」

「別忘記，孟東野這件棘手的命案等著咱們去查哪！」

南宮雪眨眼：「橋歸橋，路歸路，這本是兩碼子事，為什麼要扯在一起？」

「就因為它是兩碼子事，所以我才要分開來辦呀，」柳花花說：「事情有輕重緩急，妳認為是孟東野案件重要，還是向雪山七狐解釋重要？」

柳花花接著說：「我想，妳一定知道，精武門與孟家莊雖然被我們說服而未對金財神賭坊挑起戰火，但是我們如果不盡快查出兇手向他們交待的話，脾氣暴躁的毛澤西肯放過錢來爺嗎？妳敢保証他們不會再次發動兵馬興師問罪？」

南宮雪沉默。

她不敢保證。

她已領教過精武門與孟家莊的火爆作風。

——他們雖然被說服撤兵，但並沒有表示孟東野之死錢來爺不該負責，若不盡快查出兇手，肯定會釀成大火併的！

——否則，錢來爺也不會付出如此重大之酬金要南宮雪協助柳花花盡速偵破此案。

孟東野事件，一定要破，而且要以最快時間破，否則必會引起大廝殺、大流血！

比較起來，雪山七狐的「逼婚」當然是小事。

「我同意你的事有本末，輕重緩急，」南宮雪想了一下，說：「但是，你向雪山七狐解釋澄清，基本上花不了你多少時間，不是嗎？」

「問題不在這裡……」

「問題在那裡？」

「妳怎麼越來越笨了？」柳花花瞪了她一眼：「你以為雪山七狐肯聽我解

釋？」

南宮雪不服氣：「你沒試過，你怎麼知道他們不會接受你的……」

話未完，南宮雪忽然紅了一下臉。

她承認自己眞是越來越笨了。

——雪山七狐是拿人錢財，受人之托，他們的任務是抓柳花花，並不是來聽柳花花解釋的。

——柳花花要解釋的對象當然是雪山七狐的「僱主」。

雪山七狐的僱主是誰？

南宮雪不知道。

柳花花也不知道。

不過，有一點他們是知道的：

——花得起錢僱得起雪山七狐抓柳花花之人絕不會是等閒之輩！

「我還忘了告訴妳一件事，」柳花花忽然歎了一口氣：「你猜猜看那個對我們發射暗器，從後挾制我而去反又被我制住的是誰？」

南宮雪沒有猜。

她猜不出。

但是有一點她敢肯定的，那人能夠令南宮雪無所查覺的挾制柳花花而去，白痴也知道那人必然是江湖上的絕頂高手。

果然，柳花花說了：「那人是『紅七刀』。」

南宮雪動容。

她沒有見過紅七刀。

但是她知道這個人。

只要在江湖上跑過的人都知道。

「據說，」南宮雪歎了一口氣：「大家都不知道他的姓名來歷，只知道他殺人至遲不超過七刀便見紅，從無一失，所以大家都叫他『紅七刀』。」

「是的，他除了刀法如神之外，還練了一手唯一能與『終南之虎』鐵不歸媲美的鐵沙掌。」

「這種人，當然是令人非常頭痛了。」南宮雪差點死在鐵不歸手下，她當然更不敢小看紅七刀。

「這只是目前我們所知道的便已有紅七刀與雪山七狐，說不定還有我們所不知道的哪，」柳花花說：「單從這幾個人看來，足以說明那神秘僱主大有來頭，否則絕請不動這班武林高手……」

「其實，」南宮雪忽然打斷他的說話：「咱們也不必逃避他們，跟著他們去見那神秘僱主不就行了？既然你沒做過那種事，眞金不怕火，一次解釋清楚不就沒事了嗎？」

「能這樣當然最好，」柳花花望住她：「但是我如果無法解釋清楚，或是解釋得雖清楚而不爲對方所信，怎麼辦？還有一點更重要的，他們所說的話究竟是不是眞的？如果另有其他意圖，又怎麼辦？」

「的確，」南宮雪苦笑：「解釋這種東西，大概是世上最容易而又最困難做得好的事情了。有時，只消三言兩語便可以解釋得一淸二楚，某些時候，那怕你說歪了咀，道破了舌，講穿了喉，非但無法使人相信你，反而越描越黑，越解釋越糟糕。」

——這個世上，經常會有「不講理」的時候。

杏子事件，南宮雪便嚐到有理說不淸，硬背黑鍋的苦頭。

「不過，」南宮雪又說：「照這種情形看來，他們並無意加害於你是眞的……」

「問題不在此，」柳花花截口道：「在孟東野這件事未攪個水落石出以前，我們絕不能再被其他事情所羈絆，否則弄出大拚殺、大流血，於心何忍？」

「說得是。」

南宮雪望了望斗室孤燈：「爲了避免被紅七刀與雪山七狐纏上，所以咱們今夜要住在這裡？」

「將就一晚，」柳花花長吁一口氣，翻身下床：「明兒一早，咱們便上路著手追查孟東野事件。」

說畢，便向門口走去……

「你要去那裡？」南宮雪叫住他。

「睡覺呀，」柳花花掩咀哈了一口呵欠：「已經三更大半夜了哪。」

「你到那去睡？」南宮雪問：「咱們只訂了一個房間，不是嗎？」

「我到樓下廳去，幾張板櫈一湊，照樣一覺睡到天亮。」柳花花伸手推門。

「那又何必呢？」南宮雪跳下桌子，拍了拍桌面說：「睡板櫈倒不如睡桌子來得舒服些。」

「那妳呢？」柳花花望住她。

「我當然是睡床啦。」

「這樣不太好吧。」

「爲什麼？」

「因爲我睡覺有個習慣。」

「什麼習慣？」

「我睡覺從來都是脫光光的。」

「去你的！」南宮雪紅了一下臉，瞪眼道：「你睡在樓下大廳，你也敢脫光光？」

「當然不敢，」柳花花一本正經：「但在房間睡我就忍不住會這樣做。」

見他說得認眞，南宮雪不禁呆了一呆。

——她能准許柳花花同房睡，已經是她的最大限度，要她容許柳花花裸睡，簡直比天塌下來還要嚴重，她無論如何不能接受。

柳花花眼裡有捉挾的笑意：「同時我睡著時還有一個毛病……」

「什麼毛病？」南宮雪眨眼。

「我會做夢話。」

「夢話？」南宮雪怔了怔：「什麼夢話？」

「夢話就是睡著以後所說的話，」柳花花一本正經：「我也不知道自己會說些什麼話……」

「睡著了還會說話，這是不是病態啊？」南宮雪很好奇。

「我不知道夢話是不是病態，」柳花花聳聳肩：「不過我曾聽人家說過，夢話通常都是一個人心底的眞心話。」

「原來你是這麼古怪的人。」南宮雪咬著下唇，彷彿下了很大的決心似的，忽然說：「好吧，那你就在房裡睡吧。」

柳花花本想跨門而去，被南宮雪這句話引得一楞，訝道：「喂，你說什麼？妳再說一次。」

「我說啊，」南宮雪斜睥睨住他道：

「你不必睡廳，老娘特准你睡桌子。」

「妳不是眞的吧？」柳花花以爲自己聽錯了。

南宮雪哼了哼：「你幾時變得耳聾了？還什麼眞的假的？」

南宮雪走到床上坐了下來，沒說話，面無表情的望住柳花花。

柳花花又說一遍：「喂，一絲不掛的意思妳懂吧？妳……」

「你怎麼這麼嚕嗦？」南宮雪忽然打斷他的話，冷冷道：「脫啊！你怎麼不脫？」

柳花花傻住。

他本是逗南宮雪玩的，想不到她居然同意他在房裡裸睡。

而且，她居然還睜大眼睛看自己脫衣服！

不可能吧？

南宮雪是那麼保守的女人。

「南宮雪，」柳花花眨眨眼：「妳沒有毛病吧？」

「我當然沒有毛病，」南宮雪冷冷道：「有毛病的是你，你睡覺不穿衣，還說夢話，這可是大毛病，讓我聽聽看你說些什麼來著，改天我幫你請個大夫診治診治……」

柳花花差點想破咀噴笑。

——他這時候才知道，南宮雪其實是個相當蠢的女人。

＊　＊　＊

八仙桌雖然很小，不過若把它靠近五斗櫃，身子睡在桌上，脚架在櫃子上，勉强還能睡一睡，當然總不及在床上睡得舒服，但總比睡在板櫈上好多了。

柳花花現在就是這樣睡。

並非赤裸裸的睡。

——連鞋子都未脫。

他或許某時候眞的喜歡裸睡，但並非如此不可才能入睡，他只不過是想「嚇嚇」那個保守得要命的南宮雪。

喜歡戲弄人是他的「嗜好」之一。

他尤其喜歡逗弄南宮雪，經常弄得她呱呱叫兼紮紮跳。

他其實還是個很快入睡的人。

現在，他靜靜的睡在桌上至少已有一炷香工夫了，却還沒入睡。

他只是閉著眼睛，假裝已入夢。

他心裡一直在暗自發笑。

因爲南宮雪一動也不動的坐在床沿上，全神貫注的望著柳花花。

——她在等柳花花說夢話，她要替柳花花找出「毛病」。

她居然相信。

眞蠢。

所以柳花花想笑。

所以到現在他還不曾入睡。

他不時偷偷張開眼角，偷瞄南宮雪那副「蠢樣」。

每看一次，他就忍不住想破口大笑。

他本來想故意說一些「夢話」來氣氣她的，但又想看看她等到什麼時候才睡覺，於是便佯睡不動。

哈，南宮雪終於睏了，她已掩咀打了兩個呵欠。

再一看，她已斜靠著床頭打盹啦！

但她很快又驚醒過來，旋又呵欠連天，打盹不已。

看她那副樣子，柳花花覺得玩笑開得太過份了，心中頗感不忍，正想開聲喚她時，忽見南宮雪緩緩站了起來，兩手平直伸前，在房裡緩慢而怪異的兜轉著……

柳花花嚇了一大跳。

他不知道南宮雪在幹什麼？

她爲什麼會變得這樣？

當柳花花看見她那木直而呆滯的眼神時，他立刻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

——南宮雪有夢遊症！

原來，南宮雪才是有毛病之人。

柳花花聽過患有這種病的人，千奇百怪，會做出連自己也不知道的怪事；他還聽說過有些夢遊者會跑到戶外去，爬上屋頂，甚至聽說有的還會跑到墳場去挖開棺木，生吃死人骨頭……

啊，多恐怖！

南宮雪會不會這樣？

柳花花不知道。

這是他有生以來首次碰到的夢遊者。

他不知道該怎麼辦，是否應該叫醒她？

柳花花驚駭、猶疑……

忽然，她要出去哪！

柳花花立刻跳到她身旁去！

南宮雪忽然轉身打他一個耳光！

「叭！」聲音好清脆响亮。

柳花花痛得張口大叫，只覺得臉頰像火燒般的難過，而且還有眼冒金星的感覺。

南宮雪打了他一巴掌之後，忽又慢慢轉過身來，走向床去，慢慢的躺了下去，不一會便沒動靜了。

她睡著了。

柳花花長吐了一口氣。

＊　＊　＊

現在，輪到柳花花不敢睡了。

他盤腿坐在桌子上，注意著南宮雪的動態，深怕她又夢遊病發。

「媽的，眞倒楣，好不容易才消腫的臉頰又被她打腫了，」柳花花心中不住喃咕：「嘩，要命，夢遊的人力氣居然還這麼大，這一掌打得我滿天星斗，差點沒昏過去……」

柳花花的心情忽又緊張了起來！

因爲南宮雪又坐起來啦！

但，她却沒有下床。

——她突然放聲大笑，笑得腰都彎了，當然無法下床。

柳花花瞠目結舌，隨即氣得頭頂生煙。

他這時候才知道。

——原來他是世上最蠢的男人。

＊　＊　＊

南宮雪不只笑彎了腰，眼淚都笑了一大缸。

柳花花也笑，苦笑：「南宮雪，君子報仇，十年未晚。」

「哦，是你先對我整蠱作怪的，怎能怪我？」南宮雪說完，又伏在枕頭上大笑不止。

吃了她一巴掌，睡意也被打跑了，

柳花花乾脆跑到樓下去，搖醒伙計，給了他一錠大銀，抱了一罈陳年老酒，炒了一碟牛百葉，一盤鹵肥腸，另外還炸了一大包好像是下酒的花生米。

柳花花把那包東西揣在懷裡，上到樓上來時，不知是被牛百葉與鹵肥腸的美味吸住了，還是被南宮雪那一巴掌打得暈頭轉向，竟忘記將那包東西拿出來吃……

南宮雪當然湊上來吃，她心情好得不得了，胃口大開，開懷與柳花花敬起酒來。

柳花花曾敗在她手裡，他知道她的酒量和獨孤美一樣厲害，自然不敢硬拚，於是他打開話匣：「喂，妳對孟東野這宗命案有什麼看法？」

「我正想問你呢？」南宮雪喝得臉蛋兒紅灧灧的：「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我只略知概要，而當事人的人事背景，個性脾氣一無所知，我怎敢奢言看法？」

「哇，妳居然謙虛起來了，難得呀，」柳花花煞有介事的瞄了她一瞄：「不過像妳這麼鬼靈精的人，連一點看法都沒有嗎？」

「有當然是有啦，不過我却不大有把握！」南宮雪很喜歡吃牛百葉，「依我個人看法，孟東野應該不會是錢香兒所殺的。」

「為什麼？」柳花花放下酒杯。

「我曾經審視過孟東野的傷口，他是被人從背後一劍刺死的，」南宮雪放下筷子：「我不知道錢香兒的武功如何，不過我知道她是富家大小姐，從未在江湖上歷練過，而宋不輸說她從沒殺過人，像她這種女人，發千金大小姐的脾氣有可能，若要她殺人，只怕……」

「沒殺過人並不代表不會殺人，」柳花花插咀說：「凡事總都會有第一次的，錢香兒雖是富家千金，但富家千金就沒有可能殺人嗎？」

「當然有可能，人在被逼急的時候，下至八歲稚童，上到八旬老嫗都有可能殺人，」南宮雪微微一笑：「但第一次殺人的心情，無論你再怎麼鎮靜大胆，總會有駭怕、驚懼的成份，絕不可能那麼俐落的一劍致人於死……」

柳花花微笑。

「照常理判斷，」南宮雪那烏黑的眸孔裡閃耀著聰穎、慧黠的光芒：「錢香兒和孟東野遠無冤、近無仇，而他們還是第一次見面，錢香兒那有可能殺他？退一萬步來說，就算是錢香兒臨時起了殺機，那也必然是在極端憤怒、忍無可忍之下出手殺人，絕不可能冷靜得一劍致人於死……」

柳花花連眼睛都笑了。

「最重要的是，」南宮雪接著說：「孟東野習刀練劍，拜過不少名師，而且也在江湖上歷練過，自然具有一定程度的實戰經驗，況且他又是毛澤西的得意大弟子，未來掌門的接班人，因此說明了孟東野是個極為出色的好手，無論是誰想一劍殺了他都是極為不容易的事，錢香兒就算武功再好，沒有實戰經驗，想一劍得逞，談何容易哪，不是嗎？」

柳花花沒有回答。

不過南宮雪早已從他那充滿讚佩的眼神裡得到了答案。

南宮雪有點飄飄然。

「那麼，」柳花花含笑問：「妳認為誰是有可能殺死孟東野之人呢？」

「這我就不敢說了，」南宮雪搖搖頭：「我說過我對孟東野的人際背景……」

說到「背景」兩字的時候，南宮雪忽然心中一動：「等一等，說到背景，倒使我省起了兩件事……」

「那兩件事？」

「第一件事是他被人從背後殺死的，」南宮雪思緒疾轉：「背後被人暗算，以現在『不講道義的江湖』來說，早已司空見慣；但是，一個武功達到某一種程度的高手，通常警覺性很高，不太容易被人從背後殺死的，你同不同意這點？」

「我不反對。」柳花花說。

「好，那我就繼續說第二件事，」南宮雪說話的速度也減慢了下來，「從背景來看，他是精武門未來的掌門繼承人，如果他死了，誰來接替他的位置？」

「理論上，他是毛澤西的大弟子，他死了，自然應該輪到二弟子洗如洗……」說到這裡，柳花花忽然眸子一亮：「妳是說洗如洗有嫌疑？」

「這是我剛剛建立起來的懷疑，」南宮雪說：「通常，一個人只有對自己極端信任之人，才不會起防備之心，也因為這樣，往往很容易給自己人暗算。洗如洗是唯一和孟東野一起去錢家的，換句話說，孟東野對洗如洗當然是推心置腹，洗如洗如果要從背後殺死孟東野，應該是輕而易舉之事，你說是嗎？」

柳花花沒有正面答覆，他側首問：「任何人，除非是喪失理智的變態殺人魔，否則都有殺人的動機的，洗如洗的動機在那裡？」

南宮雪只說了兩個字：「奪權！」

柳花花瞇眼看了她一下。

「你不同意？」

「我同意，」柳花花啜了一口老酒，「我只是奇怪，妳這個人沒經歷過集團（體）生活，怎麼會懂得『奪權』這兩個字？」

「我雖未經過集團生活，但是我却親身碰過那種人。」南宮雪輕聲歎息。

柳花花已經想到了那人是誰。

——天竺六太子。

——他想彷效大唐皇帝李世民殺兄奪權。

想到天竺六太子，南宮雪心中感觸頗深、也雜；其中最令她感到迷惑的是：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李世民殺兄砍弟，無疑是件惡事，可是他却得到了善報，成了至今仍被歌頌的民族英雄。

善惡眞有「報」嗎？

——為何又有「好人不長命」這句話？

「妳在想什麼？」柳花花含笑問：「是否在後悔沒答應六太子的求婚？要不然妳現在可是高高在上的天竺皇……」

「嚴重警告你！」南宮雪冷冷打斷他的話：「我已經跟你說過一萬次，我南宮

雪今生絕不會嫁給任何男人！」

柳花花聳聳肩，扯回正題：「洗如洗是第一個發現命案的人，也是孟東野信任之人，他是有機會偷襲孟東野；他殺了孟東野，便極有可能成為精武門的掌門接班人……從這幾點來看，他有理由被懷疑是兇手。」

一頓，微笑問：「如果洗如洗是兇手，他為什麼早不殺，晚不殺，偏偏要選在金財神賭坊下手？」

南宮雪沉吟道：「我想，他是想把嫌疑往錢家頭上套吧，如此他豈非沒有手尾？」

「不錯，」柳花花歎了一口氣：「孟東野以做客之身死於錢家，無論如何錢來爺脫不了責任，而且也脫不了嫌疑……」

話音停頓，忽以頗為趣緻的眼神望住南宮雪……

「幹嘛？」南宮雪托起腮咬唇。

「妳的腦筋眞是越來越犀利了，」柳花花含笑說：「我有自歎不如的感覺。」

「是嗎？」南宮雪瞟著他：「你不是常笑我越來越笨了嗎？」

「越來越笨的人是我，」柳花花輕撫著仍火辣疼痛的臉頰，苦笑道：「終有一天，我肯定會成為世上臉皮最厚之人……」

「什麼意思？」

柳花花想斟酒的時候，忽好像想起懷裡那包東西，立刻掏出來，拿在手中，一面用手撿起放入口中，一面說：「一個晚上吃了妳兩個耳光，如此下去，我這張臉皮豈不是被妳越打越厚？」

南宮雪格格嬌笑。

她很自然又想起柳花花剛才那副「蠢樣」，越想越好笑，越笑越大聲。

當然，聲音笑得越大聲，難免咀巴也會張得大了些。

忽然，柳花花兩指一彈，一粒東西飛入了南宮雪咀裡！

「嘩，好香脆！」南宮雪已經習慣被柳花花餵食，自然嚼動起來，只覺香酥滿口，含笑問：「我好像沒吃過這種東西，什麼來著？」

柳花花一粒粒的拋入自己的咀裡，吃得津津有味：「花生米。」

「這麼香的花生米！」南宮雪伸手向他要：「你這麼自私，多給我一點。」

「妳咀巴張開，我餵妳就是了。」

南宮雪依言張開咀，柳花花手指微彈，準準的彈入南宮雪的咀裡。

這種吃法南宮雪還是第一次，她覺得好新鮮，好好玩。

多別開生面的餵食法。

南宮雪吃得笑咪咪，忽然若有所思的說：「喂，死花花，我承認自己越來越聰明，不過，有一件事我還是想不通……」

柳花花差點被花生哽死。

南宮雪居然承認自己越來越聰明，看來，這世上越謙虛的人越成了蠢蛋。

「既然妳已經如此聰明，還有什麼事想不通的？」柳花花沒好氣說。

南宮雪指指自己的紅唇小咀兒：「喏，來一顆，才說給你聽。」

「油炸花生米，吃多了火氣大，當心都長到妳臉上去了。」柳花花夾指一彈，又是一顆花生米飛入南宮雪咀裡。

南宮雪越吃越香，越吃越饞，又要了一粒，喝了一口老酒，這才說：「精武門與孟家莊的人撤走之後，金財神賭坊擺上了一桌上等酒席，為什麼我們吃的時候，錢來爺坐在一旁不入席？而且還要他的管家心腹、兒婿呆站一旁看我們吃？」

「想看妳癲呀。」柳花花笑說。

「我本來不想癲的，」南宮雪想起當時放肆的神態，頗覺不好意思道：「我已領教過錢來爺的怪脾氣，對付這種人，你如果一副忠懇老實，肯定是自討沒趣，所以姑娘我就來個以怪制怪，讓他氣得跳脚……」

「他氣得跳脚了嗎？」柳花花吃花生吃得滿屋子刷刷響。

「沒有，他可是一副老僧入定，見怪不怪的樣子，」南宮雪被柳花花那副吃相引得不住皺眉：「倒是他底下幾個人氣得牙癢癢，那種想怒不敢言的模樣，想起來眞好玩……」

南宮雪頓了一頓，食指朝柳花花勾了一勾，立刻又一粒花生米飛到了她口中，嗯哼著說：「我眞不明白，錢來爺的用意在那裡？你告訴我，他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是不是和天竺太子一樣，神經有點不正常？」

「其實，這世上的每一個人可以說多多少少都有點不正常，特別是妳南宮雪，居然裝夢遊病騙我，還賞了我耳光。」柳花花始終對那件事耿耿於懷，似乎越想越氣，抓了一把油炸花生丟入咀中，咬得震天價響。

南宮雪却吃吃笑了起來，旋即瞪眼道：「喂，一人一顆，你怎麼一口吃十幾顆？你的吃相幾時變得這麼難看了？」

柳花花聳聳肩，忽然問了一句：「妳覺得那四個人怎樣？」

「那四個人怎樣？」南宮雪被他沒頭沒腦的一句問得一楞。

「就是錢來爺身邊那四個人呀，」柳花花說：「宋總管，宋不輸妳是知道的啦；站在他身邊的毛小東，上次借名單的時候，妳也見過的啦；另外兩個我說給妳聽，最先走的叫錢四海，是錢來爺的嫡長子；隨後而走的是他的大女婿，叫蔣小石。」

「喂，幹嘛？」南宮雪疑惑的望住他：「你突然向我介紹那四個人幹嘛？關我什麼事啊！」

柳花花繼續說：「宋不輸，今年二十八歲，長我一年，七歲便被賣到錢家，由小廝開始幹起，一直到兩年前老總管退休之後，他幹上了錢家大總管之職。毛小東，小宋不輸一歲，與我同庚，十歲那年，流浪街頭，餓倒路邊，被老總管拾獲而帶進錢家，也是從最底下幹起，十八歲時便成了錢來爺的貼身心腹，一直到今天……」

南宮雪茫然的望著他，搖了搖頭：「我不明白你說這些幹什麼。」

柳花花沒有回答，他接著又說道：「錢四海，剛剛過完三十六歲的生日沒多久，錢來爺的大老婆所生，他有二十二

個弟弟、八個妹妹，唯獨最疼惜錢香兒，與錢香兒最談得來，感情也最好……」

南宮雪托腮咬唇……

「蔣小石，」柳花花呷一口老酒：「差一個月不到便滿三十五歲，出身微寒之家，刻苦上進，武功自學，二十歲不到便在江湖上薄有名氣，二十二歲那年入錢家當賭坊護院，三年後，娶了錢來爺的大女兒錢小嬌，成了錢來爺的第一個女婿，一直到今天……」

南宮雪張口欲言却又停了下來，因爲柳花花的話還沒說完：「多年來，宋不輸、毛小東、錢四海、蔣小石，還有一個錢香兒，一直都是錢來爺最喜愛而又最信任之人，換句話說，他們五個人加上錢來爺，就是金財神賭坊的核心人物，構成了一個牢不可破的權力中心……」

「你呢？」南宮雪實在不忍心，插咀說：「說了這麼多人，爲什麼不說說你和錢來爺是什麼關係？」

柳花花還是沒有回答，仍然接著說下去：「這五個人，錢香兒已被妳排除有殺孟東野之嫌疑，其餘的四個人，妳認爲誰最有嫌疑？」

「什麼？」南宮雪終於明白柳花花的意思了，她睜大了眼：「說了半天，原來……」

南宮雪這時候也終於瞭解錢來爺爲何要宋不輸、毛小東、錢四海與蔣小石站在一邊看南宮雪吃飯了，原來，他是有意要南宮雪觀察他們。

「喂，原來你與錢來爺早已懷疑那四個人是兇手？」南宮雪眨了眨眼睛。

「當然是，」柳花花淡淡道：「要不然錢來爺爲何要讓自己的四大將像龜孫子般的站著看人吃飯？當然是想藉此機會讓妳瞭解一下他們的個性……」

「那你爲什麼不早告訴我？」南宮雪噘起了小咀兒：「害我以爲錢來爺眞的有神經病哩！」

「我有機會告訴妳嗎？」柳花花問。

南宮雪沒話可說。

在那時候，柳花花的確沒機會告訴她。

南宮雪忽然輕嘆了一口氣：「我想修正方才我說過的一句話……」

「那一句話？」

「那就是，」南宮雪說：「我不承認我越來越聰明。」

「我有同感。」柳花花居然說。

南宮雪瞪他。

柳花花忽然含著一縷詭笑，慢條斯理的抓起紙包裡的油炸花生米，一粒一粒的往咀裡送……

「你怎麼笑得這麼老奸？」南宮雪每當看到他那種笑時，便知道他又要出術整蠱人家了。

她不動聲色。

她準備「以奸制奸」。

可惜的是，她還看不出他「奸」在那裡。

南宮雪忽見他吃花生米吃得飛快，立刻說：「哦，我明白了，原來你趁我不注意時，偷吃這麼多的花生，喏，拿過來，換我丟給你吃！」

伸手一把搶過了柳花花那包東西。

南宮雪並沒有吃零食的習慣，唯獨對油炸花生有偏愛，無聊時會叫廚房的老張炸一兩包讓她解解饞。

這家客棧雖小得可憐，但油炸花生的手藝似乎比老張更勝一籌，可以說南宮雪從來未吃過如此香脆美味的油炸花生。

南宮雪越吃越上口。

她奪過那包油炸花生之後，並沒有丟給柳花花吃，抓了一把放在自己咀裡再說，然後才笑咪咪的說：「老奸鬼，偷吃了那麼多，我得先吃回本，等一下老娘再丟給你吃。」

「妳總是不肯吃虧。」柳花花沒她奈何，沒趣似的自斟了杯酒。

「你說得對，」南宮雪好生得意：「這年頭什麼都能吃，就是不能吃虧。」

她不知是良心發現，還是有意逗他，捏住一粒花生，瞇笑道：「喏，可愛的花花大少，本姑娘瞧你可憐兮兮，喏，張開咀巴，賞一粒你吃……」

柳花花沒有張開咀巴。

倒是南宮雪的咀巴張開了。

張得又開又大。

然後，一聲頻率非常高的尖叫聲從她的喉嚨裡發射了出來。

「死，死花花！」南宮雪忽然把手中那包東西丟到桌上，撒滿了一桌一地：「你，你騙我！這，這不是花生米……」

南宮雪臉都嚇白了，兩隻眼睛瞪得比銅板大，彷彿見了鬼似的。

那包東西當然不是鬼，不過是一包有頭有腳，嗯，而且還有翅膀的東西！

什麼東西有腳又有翅膀？

南宮雪不知道。她只知道那「東西」和花生米差不多大，不，比花生米還要大一些，只不過房裡燈光暗，而她又沒有注意看，是柳花花用「彈指神功」餵她吃的，因此一直以爲那是花生米，一直到她想「回饋」柳花花的時候，才發現捏在手裡怎麼有點軟軟的，這才定睛細瞧，這一看，她就不由自主的發出了殺猪似的尖叫聲了。

到底那包東西是什麼？

「那是什麼妳看不出來？」柳花花却氣定神閑，若無其事的在桌上抓了一把，一面輕鬆寫意的丟入咀裡，一面津津有味、自得其樂的嚼動著說：「也難怪妳，像妳這城市中長大的人，當然很少見到這種東西了……」

「快說，那到底是什麼？」南宮雪快哭出來了，她覺得胃裡一陣翻滾。

「別大驚小怪，」柳花花終於說了：「那只不過是『香炸草蜢』吧了。」

「草蜢？」南宮雪吸了一口氣：「什麼叫草蜢？是不是蝗蟲？」

「對了，草蜢又叫蚱蜢，也叫蝗蟲，妳眞聰明，一猜就中……」

柳花花說了一半忽然住口不說。

因爲南宮雪已吐了一桌一地了。

「死花花！」她一面吐、一面罵：「你這殺千刀的死花花，居然敢騙我吃蟲！」

「我可沒騙妳，」柳花花連忙說：「妳問我是什麼來著，我說『嚇死妳』，妳自己聽成了『花生米』，怎能怪我？而且是妳搶著要吃的，我有什麼辦法？

「再說，妳在『大亞悲事件』中，連死人肉都敢生吃了，還有什麼不敢吃的？」柳花花這句話，又令南宮雪猛吐不止。

好不容易，南宮雪接過他遞過來的手帕擦咀，順勢舉起了拳頭，正準備砸向他腦袋時，柳花花眼尖咀快，連忙說：「等等，聽我一句話再打不遲！」

南宮雪果然沒打下去，但拳頭仍停在半空中：「說！什麼話！如果不能令老娘氣消，不僅打你，肯定還要燉你來吃！」

柳花花趕緊大聲道：「方才妳自己說的，什麼都能吃，就是虧不能吃，我可沒有叫妳吃虧，只不過是請妳吃草蜢吧了，怎能打我？」

南宮雪氣得直挫牙，但也只好放下了拳頭：「死花花，君子報仇，十年不晚！」

君子報仇，十年太晚了。

——南宮雪請柳花花吃巴掌，不到一個時辰，柳花花立刻請她吃草蜢，叫她吐得直翻眼。

大仇得報，大快人心。

不過柳花花還得到了另一個報，報應。

——南宮雪吐得狠藉不堪，害得柳花花抹桌掃地，足足搞了大半天。

這一搞，好啦，兩人更沒睡意了。

睡不著，怎麼辦？

當然又談到孟東野那件事去了。

南宮雪問：「爲什麼你與錢來爺會懷疑宋不輸、毛小東、錢四海與蔣小石是兇手呢？他們殺人的動機在那裡？」

「因爲他們都深愛錢香兒。」

南宮雪怔住。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柳花花笑笑：「錢來爺這次邀孟東野前來做客的最主要的用意，就是想撮合他與錢香兒。」

南宮雪轉動著烏黑的眸珠子：「你的意思是說，他們不願見到孟東野與錢香兒結合，因而起了殺心？」

「因愛殺人，就像母雞下蛋一樣，無時無刻都會發生，不是嗎？」

「這個我知道，」南宮雪點點頭：「但是有一點我卻不明白，宋不輸與毛小東爲了想得到錢香兒而殺了孟東野，基本上『合理的懷疑』，可以成立；然而錢四海與蔣小石如何解釋？一個是她兄長，一個是她姊夫，他們總也不會想得到錢香兒吧？」

「先說蔣小石，」柳花花說：「他雖然是錢香兒的姊夫，爲什麼不能追求錢香兒，自古以來，兩姊妹共事一夫稀鬆平常得很，妳不認爲是？」

「這年頭還有這種事？」

「爲什麼沒有？一直到今天，兩兄弟共娶一妻的事都還有哪。」

「那錢四海呢？」南宮雪苦笑問：「你不會告訴我哥哥娶妹妹也是天經地義的事吧？」

「當然不會，誰都知道那是亂倫。」

「那爲何要把錢四海列爲疑兇？」

「上次到金財神賭坊的時候，妳見過錢香兒本人啦……」

「是的，」南宮雪微微一笑：「她是個不折不扣的美人胚子。」

「不只是如此，」柳花花含笑說：「如果妳多接觸她的話，妳還會發現她是個極爲新潮的女人……」

「現在的女人都很新潮的啦，」問：「錢香兒新潮和錢四海殺人有什麼關係？」

「關係不在那，」柳花花說：「十個新潮的女人十個不願意自己的婚姻受父母擺佈，錢香兒不僅新潮，其實還是個性非常剛强的女人，她當然不同意她父親的安排啦……」

「所以她和父親大吵特吵，甚至不惜說要殺死孟東野，以示抗議？」南宮雪眨著眸珠子，隨即說：「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說錢四海非常疼惜錢香兒，爲了免使他妹子被他父親逼嫁於孟東野，索性幫錢香兒殺了孟東野？」

「妳不認爲有這個可能？」

「不太可能，」南宮雪說，馬上又添一句：「不過不太可能並非表示絕不可能，我接受你的懷疑。」

一頓，凝眸問：「他們四個，誰的嫌疑最大？」

「現在言之過早；」柳花花反問：「妳說呢？誰最有可能是兇手？」

柳花花緊接著又說：「妳知不知道錢來爺爲什麼故意要讓他們四個站在那裡讓妳觀察？他一向認爲女人心細如髮，直覺敏銳……」

「那我肯定會讓他失望了，」南宮雪忽然輕歎了一口氣：「心細如髮、直覺敏銳，我想，我南宮雪一輩子都不可能屬於這類女人。」

「妳幾時變得如此謙虛？」柳花花頗感意外。

「不是我謙虛，」南宮雪一本正經：「如果我是個心細如髮、直覺敏銳的女人，那我就不會被人家騙得這麼慘了。」

「被誰騙了？」

「你怎麼如此健忘，」南宮雪瞪着他說：「方才你不就騙了我吃下一肚一腸的草蜢？」

柳花花大笑。

「我有一個疑問，」南宮雪看來精神好得很：「孟東野爲什麼會死在錢香兒房中？」

柳花花沒有回答。

因爲他不知道爲什麼。

南宮雪又提出了一個問題：「錢香兒爲什麼會不見了？」

「我的看法是，」柳花花回答了這個問題：「據我所知道，錢香兒的大小姐脾氣非常大，錢來爺拿她沒辦法，偶而說她兩句時，錢香兒不但敢跟她父親頂咀嘔氣，有時甚至會離家出走……」

「離家出走？」南宮雪詫異道：「一個千金大小姐會走那裡去？」

「其實也不算是離家出走，應該說她是回另外一個家去吧了。」

「另外一個家？」南宮雪怔了一下：「她有幾個家呀？」

「錢來爺金多銀多，山莊別墅自然也不計其數，我不知道他到底有幾個家，」柳花花說：「不過錢香兒每次出走都是回她小時候住的老家。」

「你的意思，」南宮雪問：「錢香兒這次也是回她老家去囉？」

「我想是的。」

「老家在那裡？」

「牛頭角。」

「牛頭角在那裡？」南宮雪沒聽過這地方。

「天一亮，我帶妳去不就知道了？」柳花花掩咀打了個呵欠。「在查出誰是兇手以前，第一步先要找到錢香兒，妳說是嗎？」

「說的是，說不定她知道兇案的情形呢。」南宮雪點點頭。

「最重要的，盡快把她送回錢來爺身邊，免得她發生什麼意外。」

南宮雪皺起眉頭：「我有一點不明白。」

「那一點？」

「錢來爺知不知道錢香兒可能回老家去？」南宮雪問。

「知道。」

「他有沒有去找她？」

「沒有。」

「爲什麼？」

柳花花沒有回答。

南宮雪也沒有等他回答。

——他們兩人突然跳了起來，一個跳下床，一個跳下桌子，然後以最快的速度吹熄放置在五斗櫃上的小油盞燈！

* * *

腳步聲是從屋頂上傳來的。

很輕，很輕。

普通人是不輕易聽到的。

柳花花與南宮雪不是普通人，他們不但聽到，而且還可以從那比貍貓還輕靈迅捷的脚步聲裡，判斷出來人是高手。

高手不稀奇，敢在今天的江湖上打滾的人十之八九都是高手；柳花花與南宮雪本身就是難得一見的高手，他們見過不少高手，也打敗了許多高手。

但是，他們的瞳孔裡竟透出幾分緊張之色。

——因爲那屋頂上的高手不只一個。

幾個？

他們不太肯定。

不過有一點他們是敢肯定的：

——絕不下於十個。

同時，他們還敢肯定那些高手是衝著他們而來的；因爲那些脚步聲到了他們屋頂上便靜止了。

靜止，並不代表消失。

——他們正候機下手。

就像是兇殘的猛獸隱伏於暗處，正準備對牠的獵物攻擊一樣。

也像是暴風雨來襲前。

那一刹，就是靜止。

——可怕的靜止！

而且，也是令人窒息而難耐的靜止！

* * *

南宮雪是個相當冷靜的女人。

冷靜，並不一定代表有耐性。

特別是在與人交手的時候，她更沒有那份耐性等敵人挨打。

她喜歡先發制人。

先發一定可以制人？

先聲一定可以奪人？

或許不能。

——但是，最起碼有「氣」。

氣，就是生氣、就是活氣、就是威氣！

有氣也一定會有勢。

殺人並不一定要用刀。

——氣勢往往就是最鋒利的刀。

所以南宮雪衝出去了。

帶著一股渾雄而凌厲的氣勢穿窗而出！

* * *

南宮雪一動，柳花花也動了。

只好動。

他本來還不想動的。

——在未明敵人的狀況之前而動是「盲動」。

與人交手，莽動已經是一件相當危險的行爲。

盲動却比莽動更可怕、更危險！

莽動至少還有點「謀而後動」的意思；盲動却有不管三七廿一「豁出去」的味道。

當然，人在被逼得走投無路無可奈何之時，往往會有豁出去的現象發生。

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

畢竟，那絕非上策。

——肯定還是最最下策！

他想制止南宮雪，只可惜來不及了。

所以他只好動。

當然是全力、快速而猛沉的動。

——他却衝向屋頂！

* * *

南宮雪一衝破那窗紙已發黃的窗子時，她立刻發現自己犯了一個錯誤。

很嚴重的錯誤。

——她忘了自己現在不是住在醉仙樓。

這家客棧，這個房間，是她有生以來第一次住進來，而且是三更半夜來的，當然對週遭的環境不熟悉，不，是完全陌生！

更糟糕的是，她現在住的是樓上，她一衝出去發現地形地物完全陌生時，本能的一怔，一下子不知道、也找不到落脚借力的地方，所以她只好往地下降。

由樓上到地面，對學武的人來說，那只是一個小小的高度，無論如何難不倒南宮雪。

她當然很順利的跳到了地面。

順利是否就一定安全？

好像不是。

至少對南宮雪來說，她非但不安全，而且一個漫天的危險立刻像一張網子向她週身罩來！

* * *

柳花花其實可以跟著南宮雪衝向窗子，他却衝向屋頂。

兵分兩路。首尾截擊。

扭被動爲主動。

這是靈活而積極的戰術。

柳花花做得不錯。

——他不但衝破了屋頂，而且還把屋頂上的敵人衝得四分五散。

當他的身形仍在半空中時，他大致已看到了屋頂上的敵人果然有十幾名之多，同時他也認出了幾個敵人的臉孔。

——紅七刀與雪山七狐。

* * *

攻向南宮雪的人不是紅七刀。

也不是雪山七狐。

她不知道是誰。

因為她根本就沒有看到任何人。

那她看到什麼？網子。

——一張從天而降的網子。

網子不像劍，它不會殺人，也不會傷人；但，却可以網人、捕人、捉人。

這樣一張快速、詭異，而且幾乎不發出任何聲響的網子，南宮雪還是第一次見到。

她一抬頭見到的時候，一顆心差點爆出了胸腔，因為那張網子已罩到她頭頂上不及半尺處。

半尺，這麼短的距離，南宮雪來得及逃嗎？

來不及也要逃！

她吸氣，猛吸；縱身，疾縱。

却沒有揮劍。

——此時的劍非但無用，反而成了累贅。

* * *

柳花花沒有累贅。

他身輕如燕，姿勢優美的停在屋脊上，淡淡的睨住站在他前面的紅七刀：

「你又來了？」

紅七刀，這名字好怪，人更怪，至少你看不到他身上有任何一塊紅，也看不到任何一把刀——除了一個頗大的腦袋與一張沒什麼表情的臉孔之外，只能看到一襲大得出奇、大得非常不合身的黑色袍衫，即連雙手與兩腳都蓋得密密實實的，一根指甲、腳趾都看不到。

這樣一個怪人，連說話的聲音都怪得令人汗毛肅立——聲音奇尖無比，尖得像刀，尖刀：「柳大少，你果然是天下獨一無二的花花大少，居然練成了武林中失傳已久的『移穴大法』，佩服，佩服。不過，我紅七刀也不差，你大概料不到我練成了『逆血解穴法』……」

「原來如此，」柳花花恍然大悟：「我本以為你至少要等兩個時辰穴道才會自動解開，原來你自解穴道之後，一路跟踪我，知悉我落脚於此，於是又回去搬人馬來抓我，是不……」

柳花花忽然收聲住口。

他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南宮雪，為何沒有看到她？

* * *

那張網子掉落地面時，南宮雪正好跳出了邊緣，差一點便成了網中人。

南宮雪捏了一把汗。

——她居然能避開那張無聲無息，詭異如空中魔鬼的大網。

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可是，正當她馬步未穩、冷汗未乾、自喜未消之時，突又現出另一張網子。

此網不同彼網。

此網不是從空中罩下來。

——是飛來的。

飛比掉，當然速度要快多了。

而且，它的面積也比較小，因此它除了速度比大網子快之外，聲音也比大網子小多了。

網，小；但，快、靜！

——靜得讓南宮雪根本聽不到任何聲音，快得令南宮雪連閃避的念頭都來不及興起。

她已成了「網中人」！

* * *

當那張小網罩住南宮雪那一瞬間，她終於想起了那兩張網子的名字：

——天地子母網。

* * *

當柳花花想飛身到地面去看南宮雪時，却看到南宮雪上來了。

——被抬上來的。

而且還是被人裝在網子裡抬上來的。

抬著南宮雪上來的那兩個人，柳花花認得——一對年逾半百的老夫妻賴不給與朱罔市。

柳花花沒有撲上前去救南宮雪。

他知道救不出。

——他從沒聽過有人被「天地子母網」網住之後，能被救出來的，除非賴不給與朱罔市肯「網開一面」。

柳花花眼中有焦慮之色，但却沒有動。

他或許有自信拚搏那對老夫妻，但是，還有紅七刀、雪山七狐、以及其他不知名的武林好手，他已無機會救出南宮雪。

「大少，」賴不給朝柳花花笑呵呵的打了個招呼：「本來俺這張『天地子母網』是要裝你的，想不到卻裝錯人了，你說怎麼辦？」

「嘩，」朱罔市一臉和藹可親：「這丫頭可厲害，差點讓她溜了，竟要老身出動兩張網子才能逮到她……哦，她就是南宮雪是吧？長得挺標緻的嘛，為什麼有人叫她『女閻羅』？」

南宮雪沒有掙動，她知道掙不脫。

——任何人被裝進了『天地子母網』，若想掙脫，非但跑不出去，反而網子會越來越緊，最後肯定連氣都透不出。

所以南宮雪非常乖。

「南宮雪，」柳花花關注的望住她：「妳沒受傷吧？」

「沒有，」南宮雪居然還有心情說笑：「其實躺在這裡蠻舒服的，像睡籃。」

柳花花可沒這個心情，他冷冷的掃視了眾人一眼：「放開她！」

「放開她？」朱罔市雖年屆知命之年，却風韻猶存，舉手投足顯示出身良好家庭，她含笑說：「大少，你可聽說過魚兒上網……」

柳花花似乎心中頗急，截口道：「朱大娘，你們要找的人是我，不關她的事，為什麼不肯放開她？」

「是不關她的事，」賴不給哈哈一笑：「但是我們如果放了這條美人魚，你肯

跟我們走嗎？」

「你在要脅我？」柳花花不悅說。

「你眞聰明，我們的確是在要脅你，」雪山七狐的牛下張聲道：「只要你肯跟我們走，到時我們自然會放了她，絕不食言。」

柳花花知道他們不會傷害南宮雪，他們的目的只不過要他去跟一個女人成婚。

柳花花疑惑的望住他：「究竟是誰指使你們這樣做的？」

「去了自然就知道。」牛下說。

「如果不去呢？」柳花花有些惱怒。

「不去也不勉强，」牛下笑笑：「不過我認爲你會去的，難道你不管南宮雪了？」

「你們敢動她？」柳花花含怒道。

「我們不敢，」賴不給含笑道：「我們不必動她，就這樣吊住她，你認爲她能支持到幾時？」

柳花花張口欲言，忽又停了下來。

——此時此刻，說什麼都是多餘的了。

不過他還是開口了：「好，我跟你們走，但我有一個條件。」

「請說。」

「放開她，由我進網子裡去。」

「可以，」賴不給說：「你先進我這張大網子，我就放了她……」

「不可以，」南宮雪叫了起來：「如果到時你們不放我，豈非兩個人都被你們制住了？」

「小丫頭，」賴不給有點惱怒：「妳把我賴不給當成什麼人？老夫豈是無信之小人？」

「我不理你是大人或小人，」南宮雪冷嗤一聲：「現在的江湖，誰强誰就是大人，誰衰誰就是小人，如果你們眞要講君子風度的話，爲什麼要鬼鬼祟祟，用如此手段來襲擊我們？」

「我們是不得已的，」牛下說：「如果我們明說了，大少，你肯去嗎？」

柳花花沒有回答，他認爲爭執這些問題已是無必要而愚蠢之事，他說：「好吧，就依你之意……」

「不行！」南宮雪堅持：「爲什麼要你先進去？爲什麼不把我先放出來你再進去？」

柳花花把目光望向賴不給。

「但是，」賴不給搔了搔耳根：「如果我先放人，大少如不肯進去……」

「哦！」南宮雪又叫了起來：「照你這麼說，全世界就只有你賴不給是守信之犬人，其他的人都是無信之小人了？」

「我不是這個意思……」

「既然不是，爲何不先放人？」

賴不給張了張口，望望她老婆，不知如何作答。朱罔市也不知如何是好，一時拿不定主意……

「南宮雪，妳應該相信我們，」牛下說話了：「方才我們兄弟不是毫髮不損的放妳走了嗎？」

南宮雪無言以對。

但她只靜默了一下，忽又說：「不好，此一時，彼一時，這年頭什麼都說不準，什麼都變得快，誰知道你們……」

「妳簡直是無理取鬧！」牛下板起了臉。

「笑話，」南宮雪冷笑道：「是你們來襲擊我們的，到底是誰無理取鬧？」

朱罔市苦笑：「小丫頭，妳果然兇悍哪。」

南宮雪沒睬她，望向柳花花說：「不必換人了，就這樣走吧！」

「可是，妳……」

「沒關係，誰叫我自己不小心要落入陷阱，被吊死也活該，你別管我！」南宮雪轉頭對朱罔市說：「大家走吧！」

話落，忽又說了一聲：「等等！」

「還有什麼事？」朱罔市眯着眼問。

南宮雪朝屋頂下指了指：「你們這堆人打擾了全客棧的人，看，他們都圍在屋簷底下觀看哪，還弄破了人家的屋頂，能這樣一走了之嗎？」

「我省得。」柳花花伸手入懷。

「你幹什麼？」南宮雪瞪住他。

「給些銀子賠他們呀。」柳花花說。

「爲什麼要你賠？」

「要不，誰賠？」

「當然是他們呀，」南宮雪瞪住賴不給說：「賴不給，你給不給？」

「給，給，給！」賴不給變成了賴給給。

朱罔市笑了起來：「誰說妳是『女閻羅』，簡直是武則天哪。」

朱罔市忽然對賴不給說：「開鎖。」

「開什麼鎖？」賴不給怔住。

「當然是開網鎖呀。」

「開網鎖？」賴不給睜大了眼：「網鎖一開，南宮雪就要跑出來了，難道妳忘了？」

「我沒有忘，」朱罔市眯著眼說：「我就是要放她出來。」

大家都呆住。

包括南宮雪。

牛下走前來：「朱大娘，你……」

「不用說了，」朱罔市打斷他的話：「我決定放她出來！」

「可是，」紅七刀也走了前來，「如果柳花花不肯進去怎麼辦？」

朱罔市冷冷的說了一聲：「我負全責！」

賴不給急道：「這不太好吧……」

朱罔市瞪住他：「你開不開？」

「開，開，開！」賴不給成了賴開開。

「等等，」南宮雪却忽然開口道：「不必開，我不出去。」

大家又呆住。

朱罔市疑惑的望住她：「我們照妳的意思先放妳出來，妳怎麼又不肯出來了？」

「反正，」南宮雪淡淡道：「我出去，他進來，還不是一個人被你們困住？冬瓜西瓜，一樣是瓜，張飛岳飛，一樣是飛，又何必麻煩換來換去……」

「南宮雪，」柳花花却說：「他們要找的是我，妳……」

「你幾時變得這麼嚕嗦？」南宮雪冷冷打斷他的話：「我說過，怪我自己學藝不精，就是浸豬籠也應該，怨不得別人，何況這又不是豬籠，睡在這裡，像睡

藍一樣舒服哪！」

「南宮雪，」朱罔市忽然說：「妳出來吧，我決定都不關你們了。」

全都傻住了！

賴不給脹紅了臉：「老婆，妳……」

「收聲！」朱罔市冷冷一叱。

「是，是，是！」賴不給成了賴是是。

但是有人不肯收聲，而且還很大聲，不，是尖聲叫了起來，紅七刀的聲音：「朱大娘，妳太過份了，咱們好不容易才……」

朱罔市冷冷一揚手，截口道：「我說過，一切後果我負責！」

「話不是這麼說，」牛下一臉不悅：「萬一節外生枝，豈非……」

「我省得，不用你操心！」朱罔市照樣不讓他把話說完。

朱罔市轉向賴不給：「開呀！你為什麼還站在那裡不動？」

「好，好，好！」賴不給成了賴好好。

* * *

顯然，那批人是以朱罔市為首，雖然大家臉上都有不悅之色，但也都不敢堅持反對。

當南宮雪跨出了天地子母網時，他們不禁都透著微些的緊張。

——他們担心柳花花與南宮雪會不會突然出手向他們襲擊？或是猝然逃走？

他們凝神戒備。

南宮雪沒有出手，只是滿眼疑惑的望住朱罔市：「妳為什麼要這麼做？」

「我也不知道，」朱罔市笑笑：「我這樣做妳不高興？」

「我高興，但是我不懂，」南宮雪想在她那雙美麗的眼睛裡找出答案：「萬一，我跑了，或是向妳們攻擊，妳怎麼辦？」

「妳會那麼做嗎？」朱罔市微笑。

「我不知道：」南宮雪搖搖頭：「但是我知道現在的江湖早已不是從前的江湖了，不講信諾的人越來越多了，不是嗎？」

「是的，」朱罔市忽然睇視著天際一顆孤伶但却異常明亮的小星星，彷彿在尋找舊日所失落的夢：「從前的江湖，雖然也和現在一樣動蕩、紛亂，但是却要比現在守信、講義……」

靜靜的望住她，她發現她眼睛裡射出了一股光，憧憬、嚮往、羨慕的光：「很小，很小，我就愛上武功、愛上江湖，我希望趕快長大，騎著馬、仗著劍，走遍天涯，傲笑江湖，濟弱扶傾，打抱不平，管盡人間不幸事……」

南宮雪心中波動不已。

她忽然覺得很羞赧。

她覺得自己比不上她。

——她從沒有那種心胸與抱負。

——若非受了「忘佛高僧」與「百醉書生」的影响，她根本就不會關心江湖世事。

她行走江湖，只想向世人証明自己不是弱者。

——最後一天，她要向南宮世家，那遺棄她們母女的南宮世家，証明自己沒有南宮世家照樣能活下去，照樣能站起來！

「終於，那一天來到了，」朱罔市彷佛在喃喃囈語：「我雄心萬丈，滿腔熱血，仗劍走江湖，像一頭初生之犢……」

「妳做得很好，」南宮雪微笑：「雖然賢伉儷已長達將近三十年不曾在江湖上行走，但至今江湖上每個人都知道而且仍懷念你們的『天地子母網』，不是嗎？」

朱罔市忽然輕歎了一口氣：「但是，我只不過行走江湖一年多一點而已，便退下來了……」

賴不給注視著老婆，一臉紅光，充滿幸福的光：「那是因為妳嫁給了我的緣故。」

「是的，家庭使我改變了，」朱罔市接口道：「我變得畏縮、怕事、過份的自私自利……」

「女人有了家庭，難免如此的，甚至也應該如此的，不是嗎？」南宮雪說。

朱罔市若有所失的歎了一口氣：「好快，一晃就三十年過去了，三十年，人生有幾個三十年？流逝的光陰，能倒流回來嗎？」

——無論你是誰，天皇老子都無法使時光倒流，永遠不能。

「看到了妳，」朱罔市望住南宮雪：「彷彿又看到了三十年前的我……」

南宮雪終於明白她的意思了。

「南宮雪，」朱罔市眼神充滿了無限的關注與愛意，像慈母般的注視著她：「妳做得很出色，比男人還出色，而且也比當年的我出色百倍，我不如妳，真的！」

南宮雪心中澎湃汹湧，她想說話，却又不知道說什麼才好……

「現在的江湖，比我當年行走的江湖兇險、競爭多了，而且也可怕多了，」朱罔市彷彿在叮嚀著自己的女兒似的：「長久以來，做為一個女人本就不是容易的事，特別是要在江湖上與男人爭一席之地，更是難上加難，除了要有勇氣、智慧之外，還要有無比的毅力與過人的魄力……」

她伸手扶住南宮雪的肩，一陣暖意湧入南宮雪的心靈深處，溫柔的語音也讓南宮雪感到了那失落已久的溫情倏然充滿了她全身血液：「南宮雪，跌倒了，要站起來，妳一定會成為江湖上光芒萬丈的女人，我以妳為榮，我祝福妳……」

南宮雪低下頭去。

但她很快又抬起了頭，眼角閃漾著一層薄薄的淚光，亮得像天上那顆小星星，她微笑、堅定的說：「謝謝妳，我會全力以赴！」

* * *

現在，大家終於明白朱罔市為何要放南宮雪了——她喜歡南宮雪。

自古以來，文人相輕，在江湖上，武人又何嘗不是如此。特別是現在的江湖，早又將「道不同不相為謀」變成了「利不同互相為害」，因此放眼當今天下，儘管「仁義道德」被高叫得令你耳膜都要震破，彷彿到處充滿著「救世主再生」之流與「聖人第二」之徒；事實上，今天的世

界，今天的江湖，比任何時候都要來得醜陋、冷酷、殘忍、可怕、危險……

——隨時隨地、分分鐘，大家都有死在一堆的可能！而且，十之八九是死得莫名其妙！

因此，現在的人比任何時候的人都要來得自私自利與心胸狹小。

——惺惺相惜，早已變成了被遺忘的歷史名詞。

它現在在朱罔市的身上流露了出來。

南宮雪很强烈的感受到了她對自己的「相惜」。

她感動。也感激。

但是，感動與感激是另外一回事，最主要的是：她現在應該怎麼辦？

——跟他們走，或是拒絕跟他們走？

目前的形勢，對方不僅人數上佔優，而且皆是高手之流，南宮雪與柳花花或許無絕對取勝的希望，不過要逃走的念頭却是相當濃厚的。

——最主要的原因是，對方並未有「殺人」之意圖，在這種情況下，南宮雪與柳花花自然可以放手一搏；贏了，一走了之；輸了，大不了跟他們走。

這樣做，以傳統的觀點來說，當然是很不「義氣」的。

——在今天爾虞我詐、你奸我比你更奸、你狠我比你更狠的世界裡，「義氣」，早已像女人的包脚布消失得無影無踪了。

如果南宮雪與柳花花突圍而走，與其說他們不夠義氣，倒不如說朱罔市來得天眞可愛，甚至是「迂腐愚蠢」來得恰當些！

南宮雪與柳花花將做何種抉擇——講義氣還是「耍老奸」？

朱罔市平靜的注視著南宮雪。

紅七刀、雪山七狐、賴不給他們却一臉嚴肅之色。

南宮雪慢慢走向柳花花，然後慢慢的問了一句：「你怎麼不說話？」

「我在等妳說。」柳花花微笑著注視著她：「妳怎麼說我怎麼做。」

南宮雪皺起眉頭：「你總是這麼老奸，老把燙手山芋往我身上推……」

柳花花含笑不語。

「我知道，孟東野之事是首當急務，拖不得……」南宮雪沉吟著：「但是，我忽又覺得另外一件事更加重要……」

她一頓，忽又補上了兩個字：「喝酒。」

柳花花楞住。

朱罔市呆了一呆。

紅七刀、雪山七狐、賴不給等人俱都面色一緊。

「喝酒？」柳花花壓低著嗓子，眨眼問：「喝什麼酒？」他以為南宮雪的意思是開溜。

「喜酒。」南宮雪却無開溜之意。

「什麼喜酒？誰的喜酒？」柳花花不懂。

「當然是你的呀，」南宮雪一臉認眞：「難道你娶老婆不請人喝喜酒的？你幾時變得如此孤寒小氣啦？」

柳花花瞪眼。

紅七刀、雪山七狐、賴不給等人鬆了一口氣。

朱罔市的眼睛不見了。

——笑得連眼珠子都看不見了。

＊　＊　＊

終於，南宮雪與柳花花跟著他們走了。

究竟，是什麼人要柳花花去成親的？那人為何如此神秘？

——柳花花眞否有做出「大肚子之事」？

——南宮雪與柳花花此去，究竟會碰到了何種際遇？是吉？是兇？

——錢香兒究竟有沒有殺孟東野？她為何突然失踪？是否眞的回老家去了？——孟東野之死，兇手是否如南宮雪所料的是他的師弟洗如洗？還是如柳花花與錢來爺所懷疑的宋不輸、毛小東、錢四海、蔣小石等人所幹的？抑或是兇手根本就另有其人？

還有：

——柳花花與錢來爺、錢香兒父女之間，究竟有何「不可告人」之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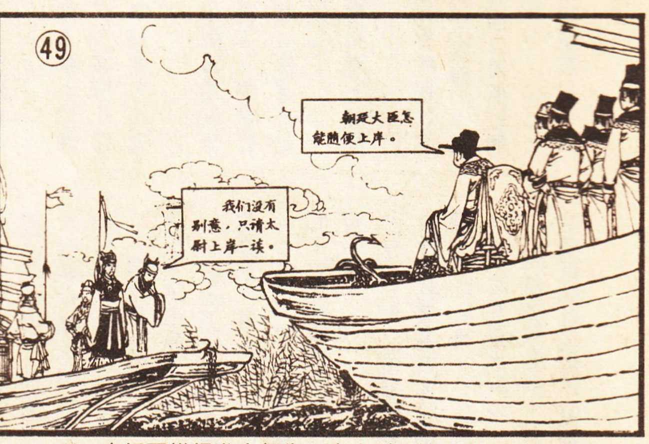
各位讀者千祈不可錯過「南宮雪傳奇故事集」之七——邪教。

（全文完）

梁山泊英雄傳之十八

鬧華山（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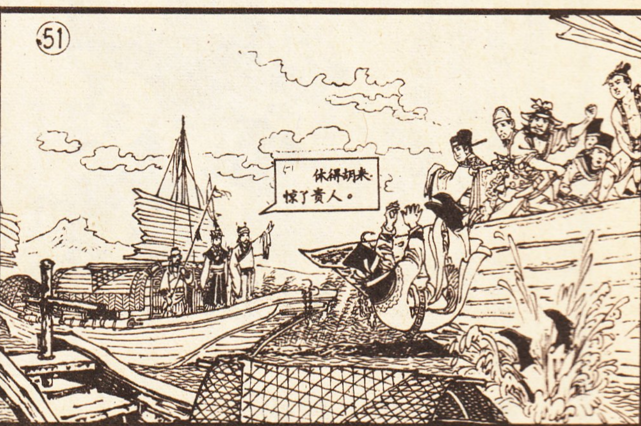
高石・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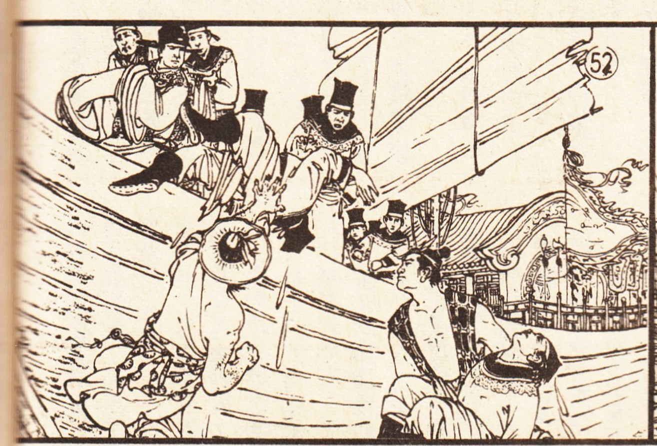
49 客帳司慌得進去報告，宿太尉無法，只得到船頭坐下。宋江請他上岸，宿太尉那裏肯去。



50 吳用說："太尉若不肯時，只怕下面伙伴們也不答應。"果然李應把號帶槍一招，李俊、張順、楊春一齊撐出小船來。宿太尉大驚。



51 李俊、張順舉刀跳上官船，先把兩個虞侯推下河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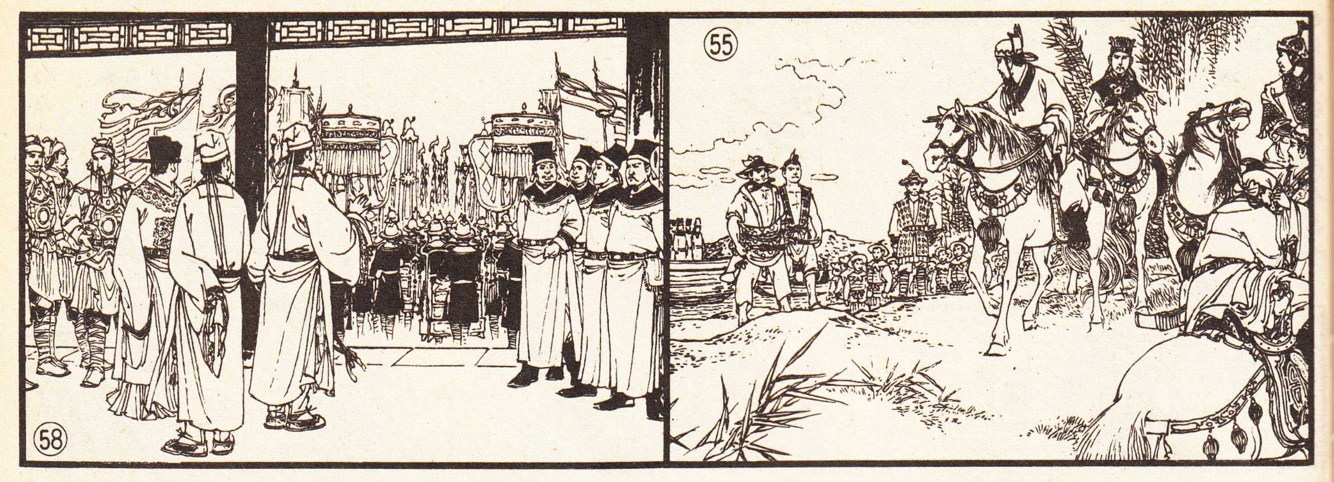
52 他倆聽了宋江的話，才撲通跳下水去，又把兩個虞侯送上船來。



53 兩人在水面如走平地，跟着又跳上官船，嚇得宿太尉直打哆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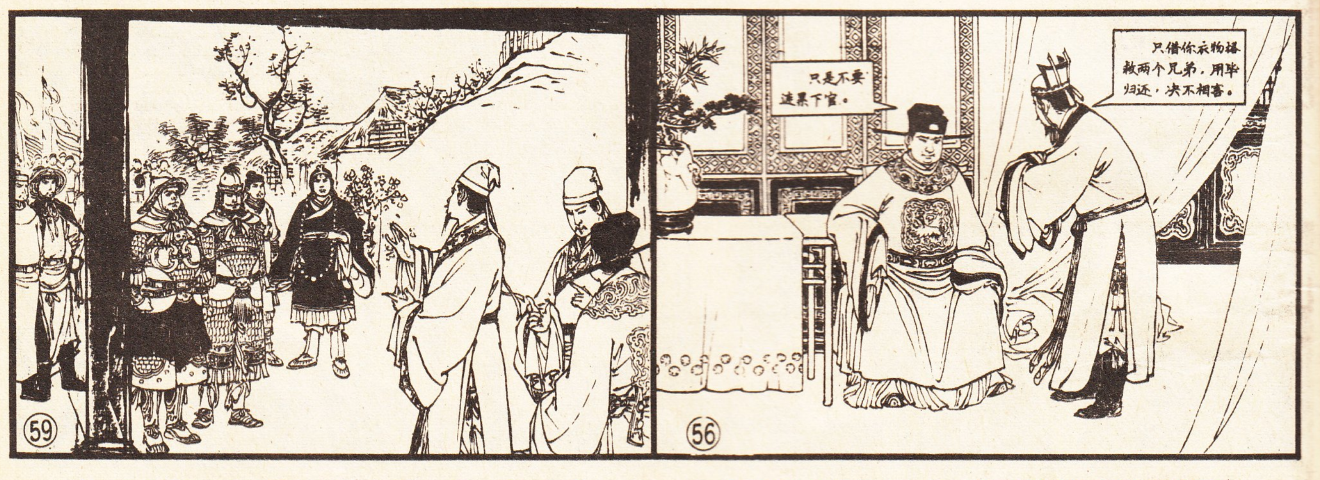


54 宿太尉只得離開官船，由宋江派花榮、秦明陪他騎馬先上少華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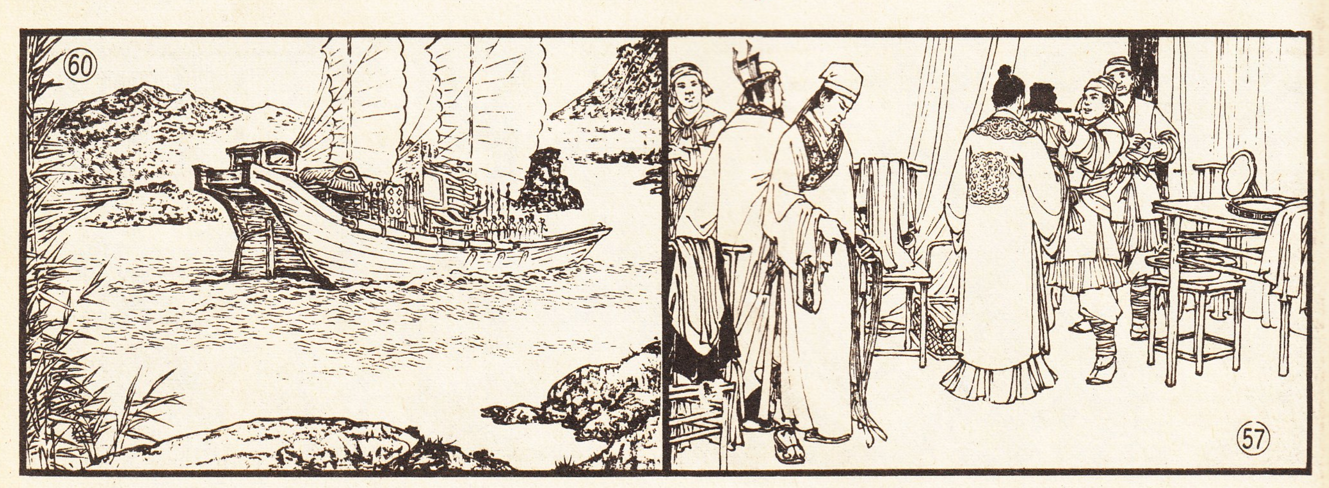
58　解珍、解寶、楊雄、石秀扮作虞侯。花榮、徐寧、朱同、李應扮做衛兵。其他軍士也都紫衫銀帶，擧着旌節、旗幡、儀仗、法物，抬着御香、祭禮、金鈴吊掛。

55　隨後宋江等上馬，吩咐衆人把船上所有的人連同御香祭物和金鈴吊掛，一齊帶上山去，只留李俊、張順帶領一百餘人守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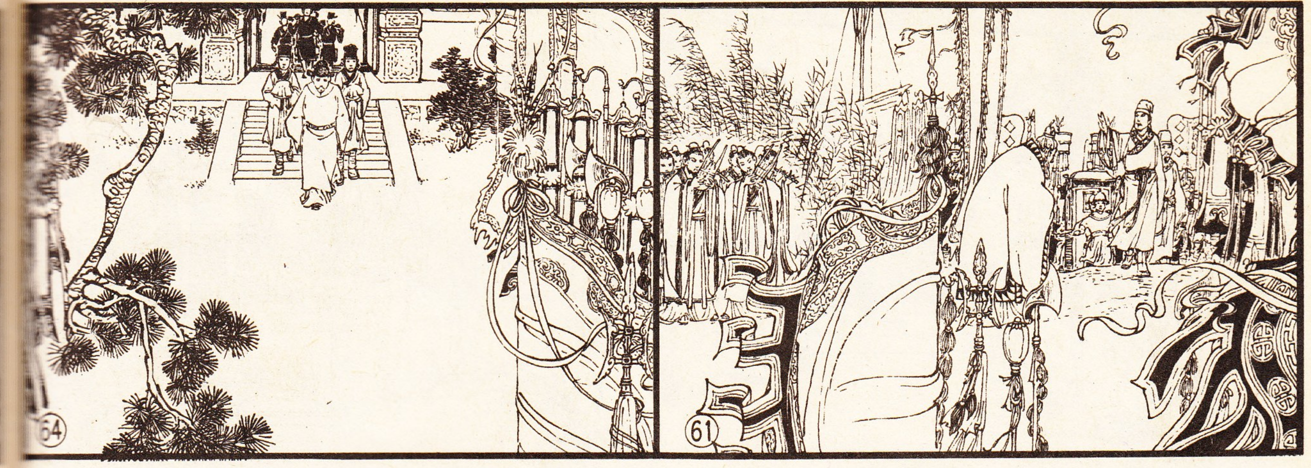
59　另叫秦明、呼延灼、林冲、楊志各引一隊人馬分作兩路準備攻城；武松先去西岳廟門下等候，只聽號起行事；戴宗扮作軍士先到雲台觀報信。

56　宿太尉被帶上山寨。宋江向他說明兩個兄弟無辜被賀太守陷害，要借金鈴吊掛和官家衣飾去賺華州。宿太尉見這些人忽硬忽軟，只怕自家性命難保，哪敢不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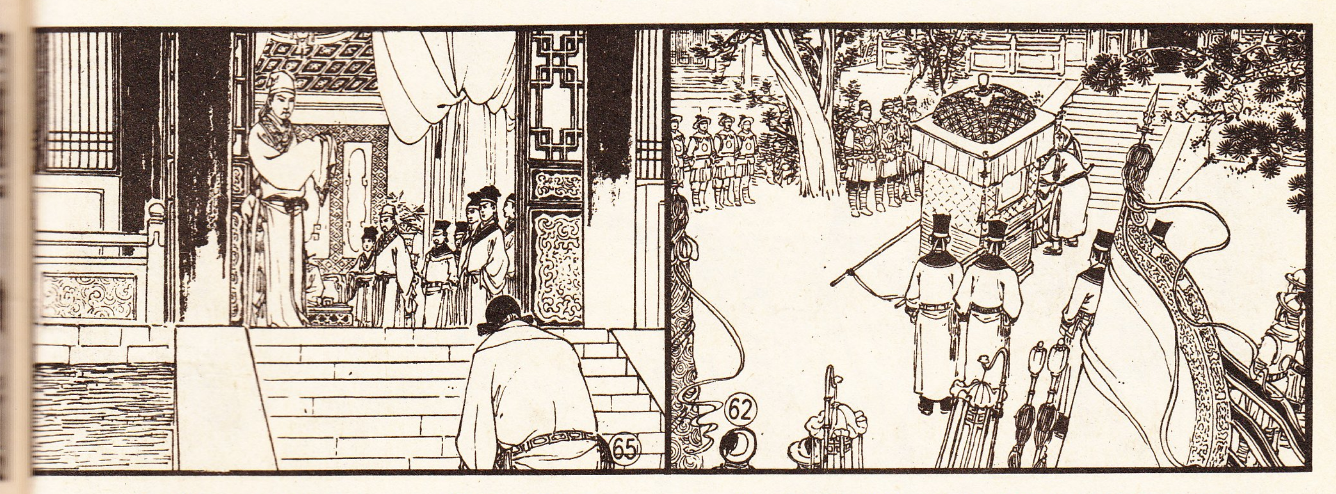
60　安排已畢，假太尉等一路下山，乘坐原官船徑往西岳廟開去。

57　宋江挑選一個面孔胖胖的軍士剃去鬍鬚，穿上太尉衣服，扮做宿太尉。宋江、吳用也改扮做客帳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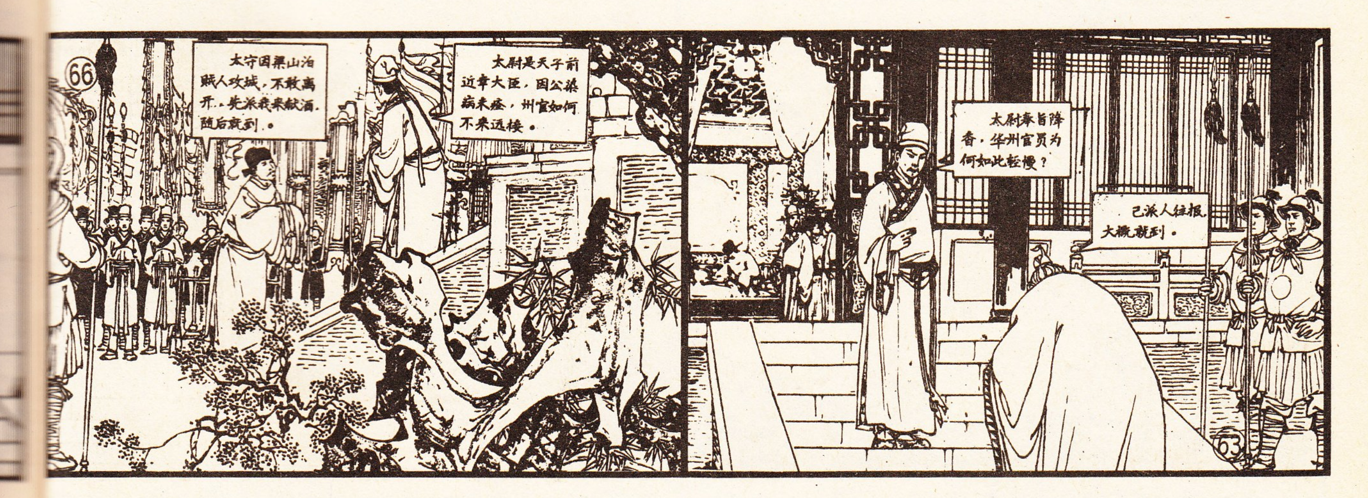
64　正說着，賀太守派來的一個推官（府內副職官員）帶領衙役送來酒果。推官看見旌旗儀仗都是東京內府之物，並不起疑心。

61　西岳雲台觀觀主得報，帶領道徒到河邊迎接。太尉上岸。



65　那太尉托病圍着被褥坐在床上。客帳司吳用出入兩次，假作稟報，引推官進去，遠遠地在階下參拜。

62　假太尉只說途中生病，讓轎夫把暖轎抬到廟裏才歇下，由客帳司扶進官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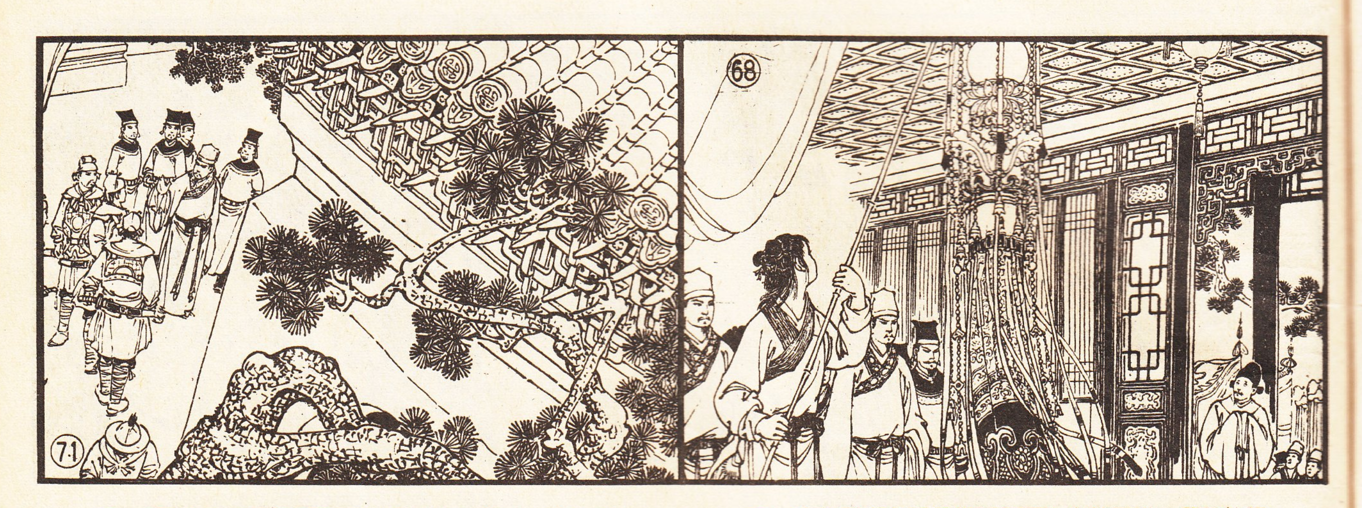
66　太尉只用手指，客帳司傳下話來，指責州官。

63　客帳司吳用問觀主，爲何不見本州官員前來迎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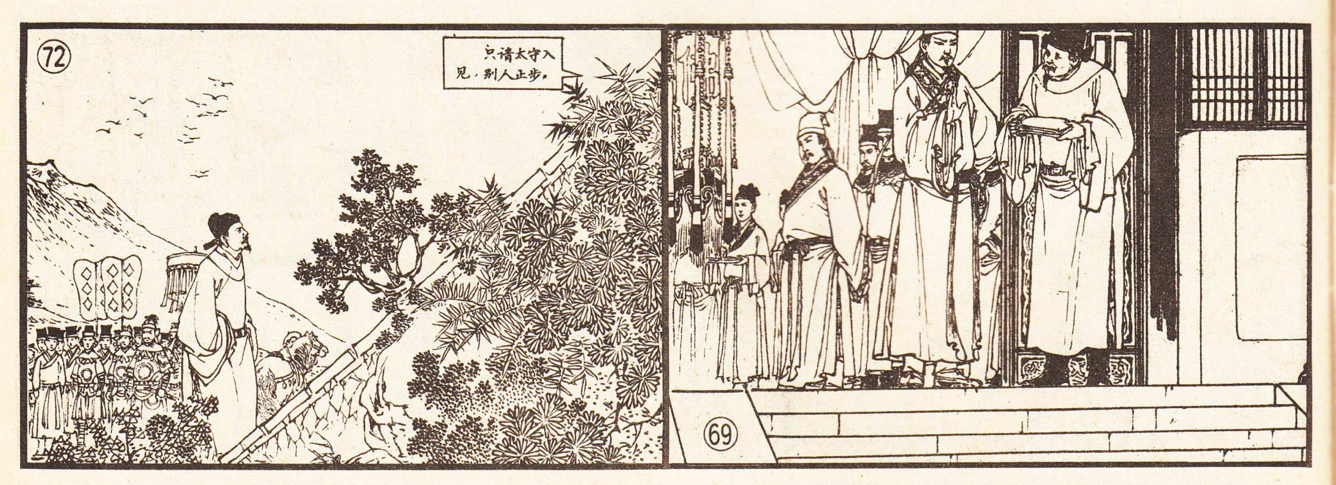
70　這時武松已在廟門下。吳用又叫石秀前來幫助行事。另換戴宗改扮虞侯。

67　客帳司說太尉病得很厲害，叫太守快來商議行禮。推官和衙役敬過酒，客帳司又進去稟明太尉，取來鑰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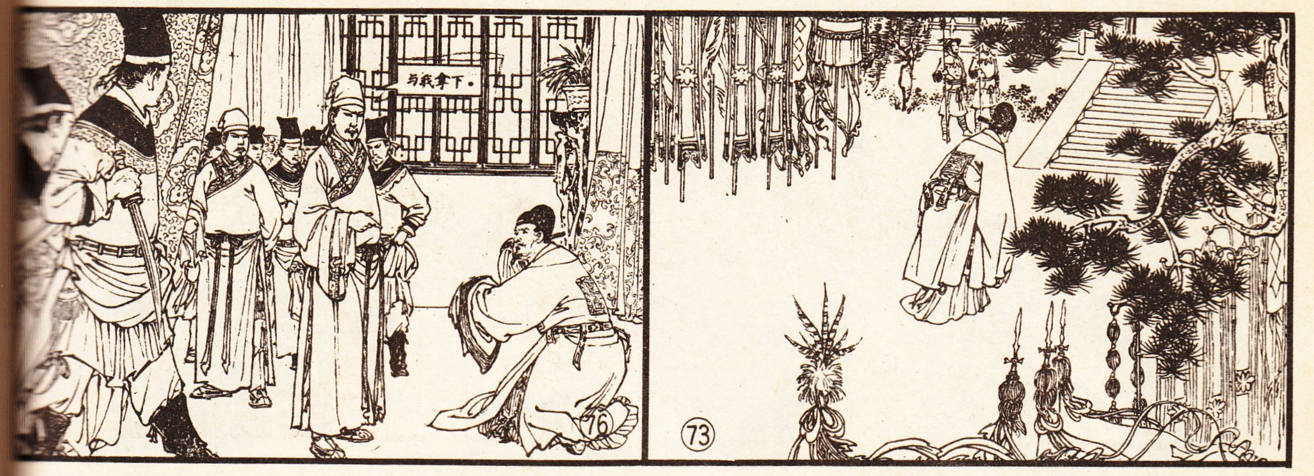
71　宋江正在觀看廟殿建築，門上道士報告，賀太守來了。宋江叫花榮、徐寧、朱同、李應四個“衙兵”各拿兵器分列兩旁；解珍、解寶、楊雄、戴宗各藏暗器站在左右。

68　客帳司當衆開鎖從柜內取出金鈴吊掛，用竹竿叉起果然是巧匠製造，七寶珍珠嵌成，珊瑚、瑪瑙、翠玉無數，渾金架子中間吊着盞紅紗燈籠，眞是民間罕有的奇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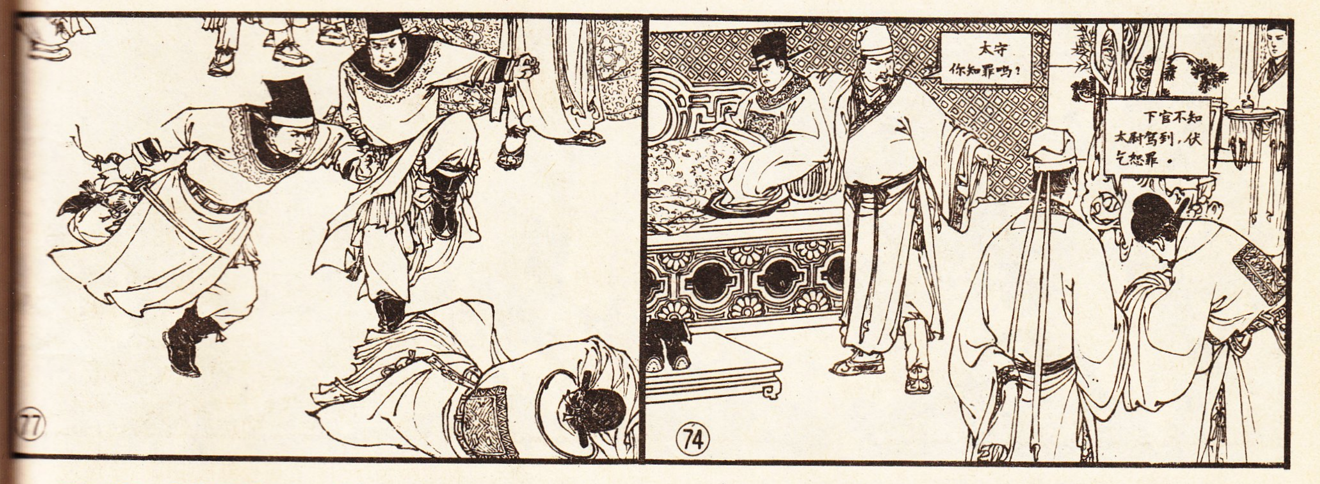
72　賀太守帶着將領兵丁三百餘人，來到廟前下馬，衆人衞護賀太守進廟。客帳司在內高喊禁止閒雜人等近前。

69　推官滿口稱讚。客帳司又交下許多公文，叫轉告太守快來商議行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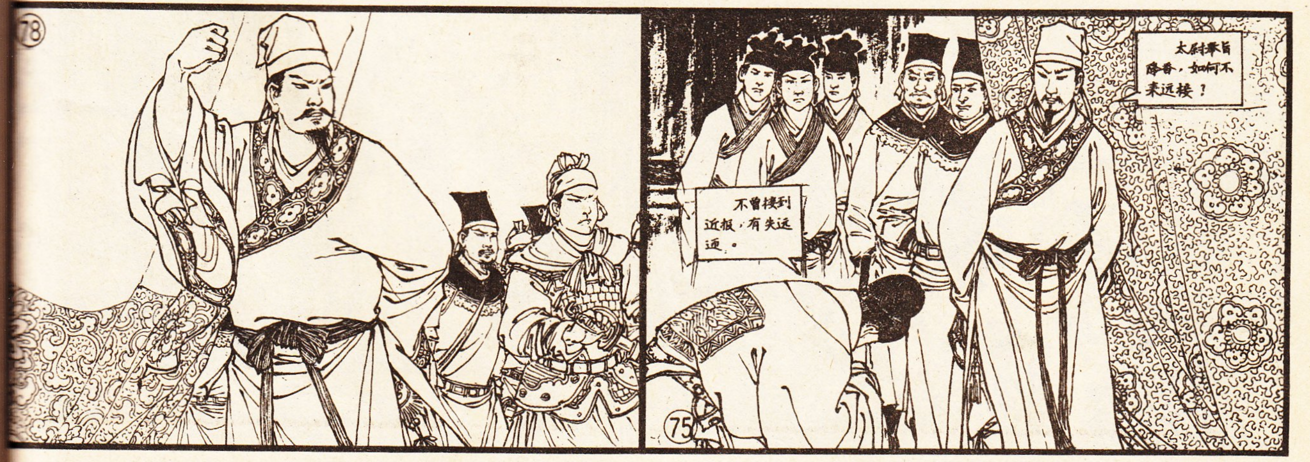
76　吳用喝聲拿下，解珍、解寶弟兄兩個就叟地拔出短刀。

73　衆兵將只得遠遠站住。賀太守獨自一人上前拜見太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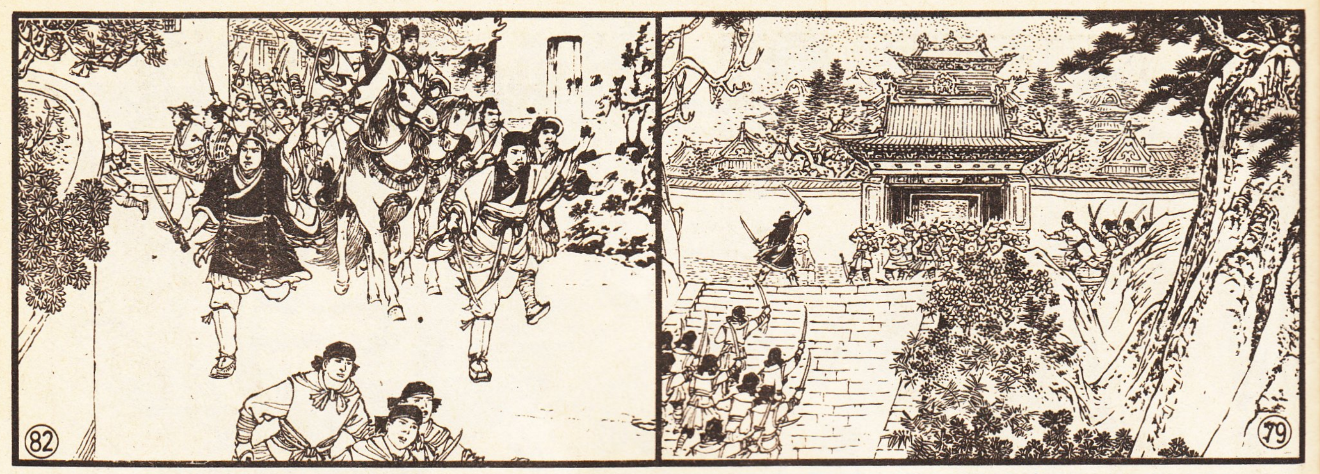
77　解珍一脚踢翻賀太守；解寶一刀把他的頭砍了下來。

74　賀太守望着太尉下拜。客帳司宋江代太尉發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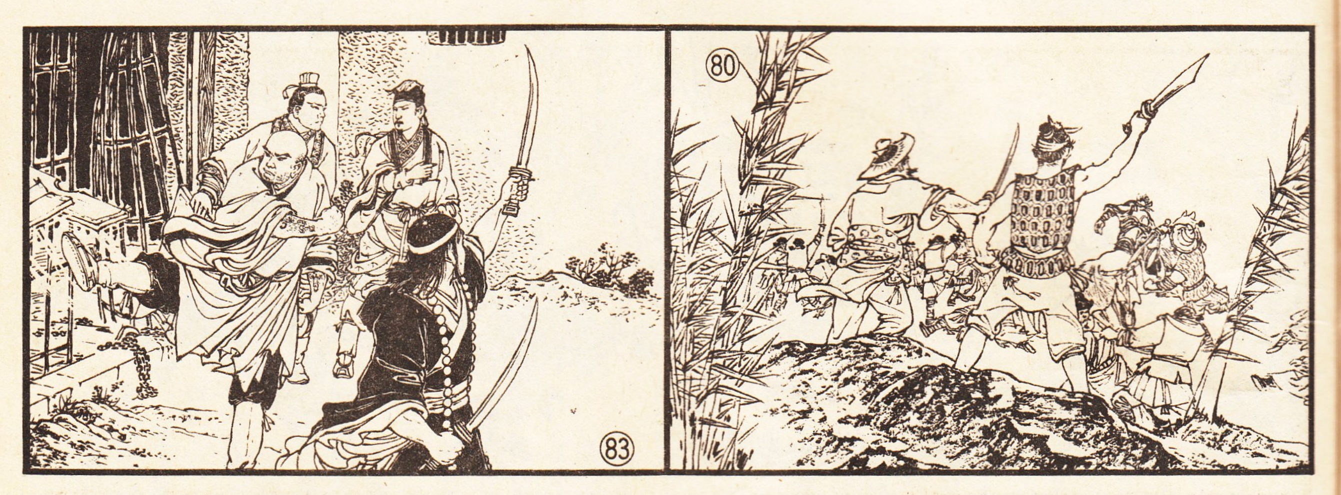
78　宋江高聲喊道："弟兄們動手。"花榮等就從兩邊殺來。

75　客帳司吳用接着又嚴厲地責問賀太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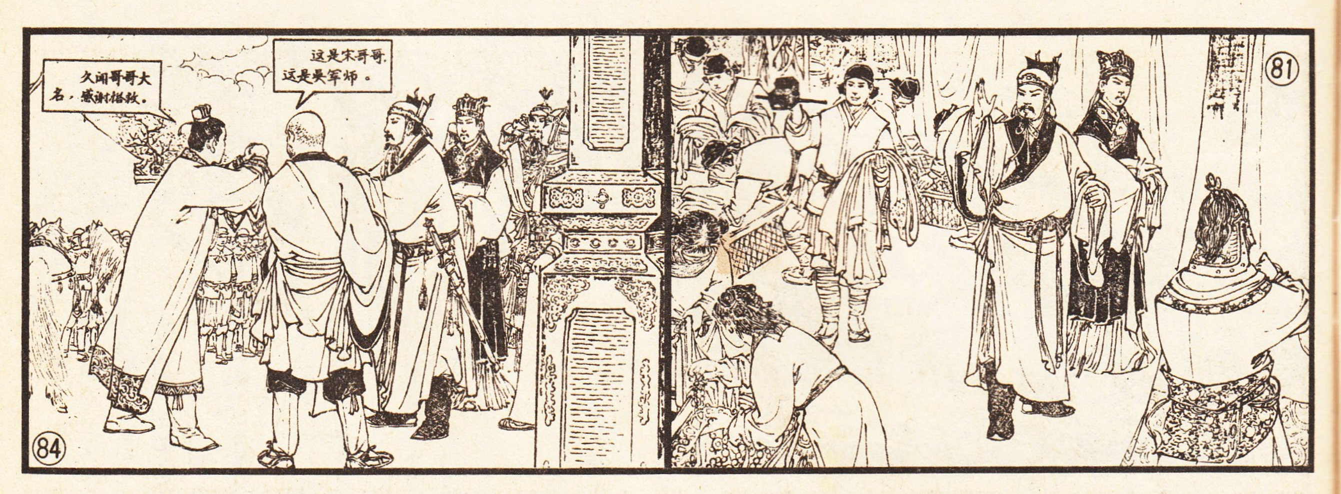
79　華州兵將嚇慌了，一半被砍倒，一半向廟外衝跑，碰着武松、石秀帶着軍士四下趕殺，不留一個。

82　衆頭領乘船趕往華州，遠遠望見城內兩處火起。原來秦明、林冲兩路人馬已乘虛攻下華州，正在掃滅殘餘官兵。宋江等下船入城，一路殺到監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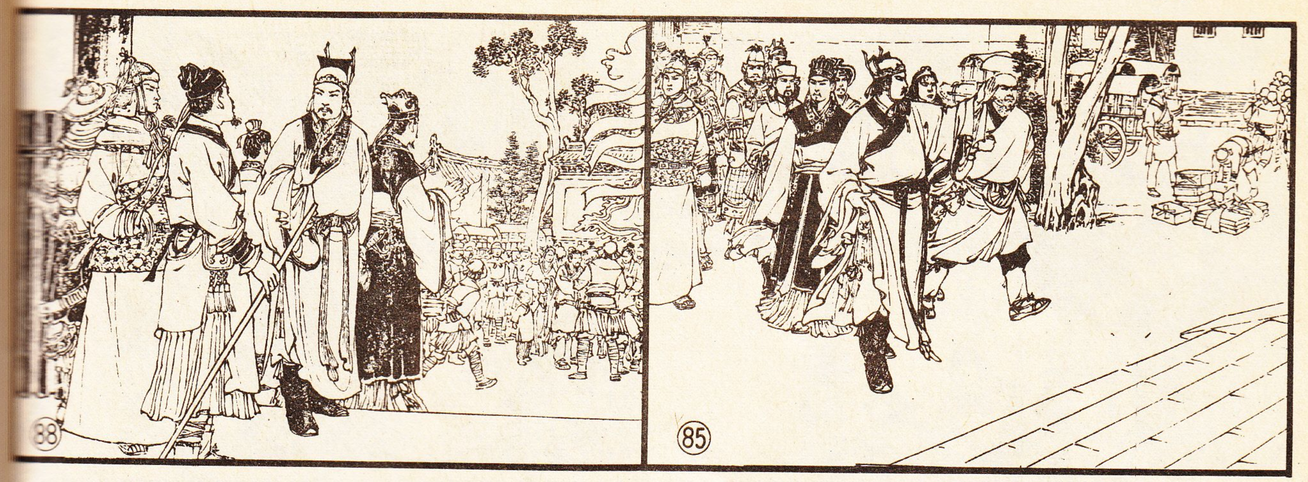
80　隨後到廟裏來的華州府官員也都被張順、李俊殺了。

83　武松、朱武先到牢中救出史進、魯智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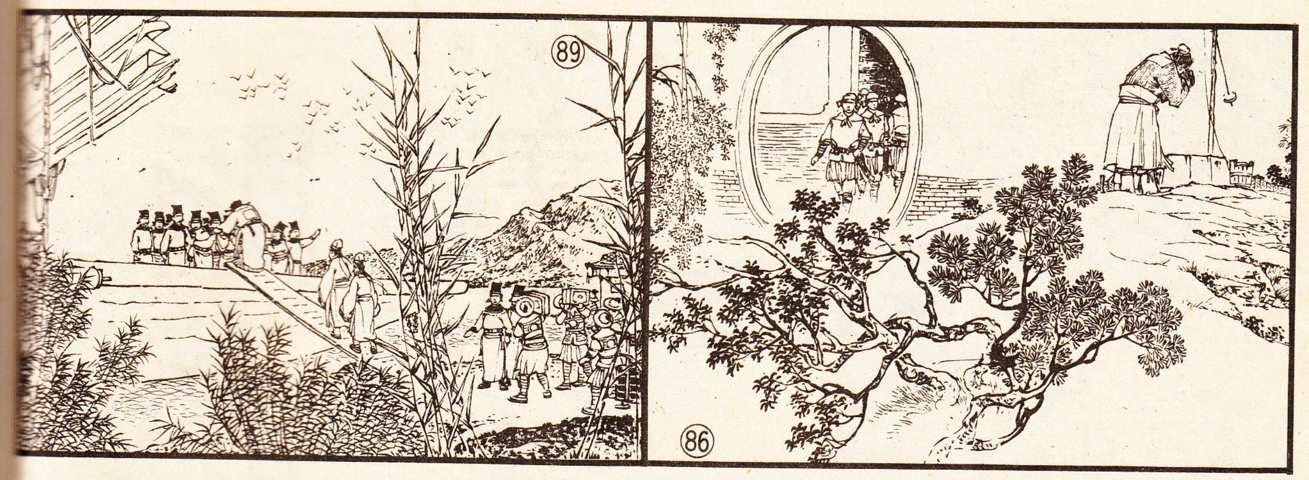
81　宋江急叫收了御香吊掛，改換原來打扮。雲台觀主和道徒們早已嚇得藏躲起來。

84　魯智深引了史進去見宋江和吳用。



85　衆人進入州衙，宋江叫打開華州庫藏，取出金銀布匹，裝載上車。

88　宋江又叫取出大部份金銀財物，救濟受過官府殘害的百姓；並且四處傳告梁山已除了姓賀的這個禍害。諸事處理完畢，宋江等才離開華州；華州百姓依依惜別，扶老携幼送出城外很遠。



86　王義也跟來了，聽說女兒玉嬌枝投井死了，在井邊痛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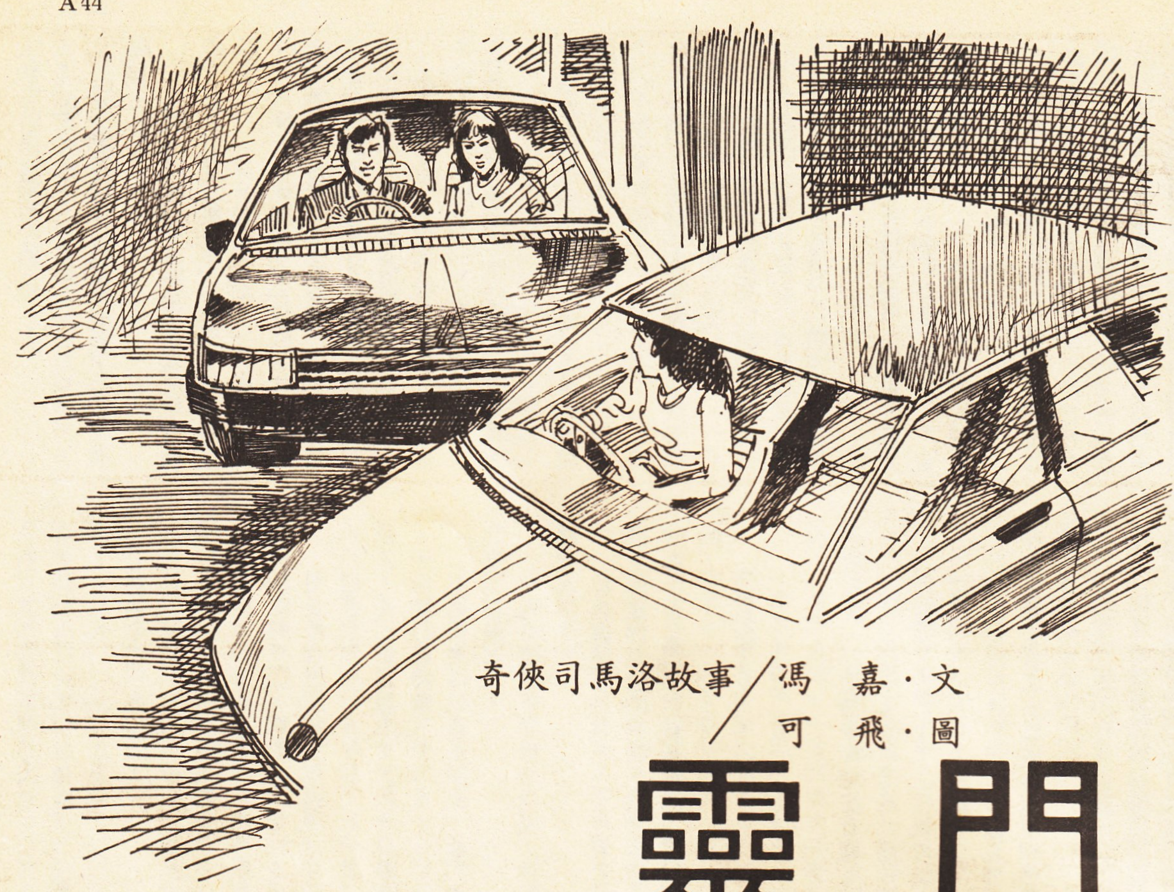
89　宋江回少華山見了宿太尉，交還金鈴吊掛和借用的衣物，又取出一盤金銀相贈；隨從人等也都給了些金銀。然後宋江派軍士送宿太尉一行下山登上原來的官船。



87　宋江等安慰了王義一回，送他一些財物，叫他回鄉謀生。王義謝了又謝。

90　史進等四位少華山頭領決定同去梁山入伙。他們收拾了財物，燒了寨柵，帶領全寨弟兄，歡歡喜喜跟着宋江的大隊人馬，向梁山進發。

（本段完）



奇俠司馬洛故事／馮　嘉·文

可　飛·圖

靈　門

刑警會同查案　騙子出現涉嫌

司馬洛駕着一部黑色的大房車到來。

這不是他的作風，他是喜歡開跑車的，而且喜歡鮮艷的顏色，而事實上跑車也甚少是黑色的。

司馬洛駕這車子是爲了對死者表示敬意。他這車子是開進墳場之中的。

這種車子通常也是用司機駕駛，但他却自己開來，就是爲了不想多一個人。

這墳場中却是人很多，把路擋住的就有一部車和兩個人。這車把路擋住，司馬洛祇好把這大黑色房車停下來了。

那兩個人上前，他們是穿着保安人員的制服，他們也可能是保鏢、打手，要看聘用他們的是什麼人。其中一人手中拿着槍。保安人員的制服使他們能夠合法地携帶這手槍，不過他們却不容易找到藉口濫用這槍。

「你來幹什麼？」沒有拿槍的一個問。

「這裡不是公衆地方嗎？」司馬洛問。

「這裡不是公衆地方，也不是私人地方。」那人說：「這裡是墳場，有親人葬在這裡的方可以來！」

「朋友葬在這裡就不能來嗎？」司馬洛問。

那人皺着眉頭，司馬洛這樣說使他很難堅持他的說法。事實上這裡應該算是公衆地方，那就是任何人都可以來。要來的人可以說埋在墳中的某人是他的朋友，假如是說謊，墳墓中的人也是不能夠開口指證的。

拿着槍的一個則是索性不講道理，他說：「你過兩個鐘頭再來吧！」

司馬洛說：「我看見林先生在那邊，他却未看見我，你先問問他吧！」

這使那人感到困惑，因爲司馬洛所講的林先生就是他的僱主。

那人問道：「你是誰？」

司馬洛告訴了他。

那人走開一些，拿着手上的無綫電對講機講起話來。由於他走開了一些，所以司馬洛就聽不到他講什麼了。那人也就是爲了這個目的而走開。

那人講完了之後，司馬洛就得到放行了。

那人登上那部攔路的車子，把車退開，讓司馬洛通過。

司馬洛的車子沿着小路再行駛了一段，就停下來。

那裡有好幾部汽車停着，使他不能再前進，不過這幾部汽車在那裡的作用則不是要把路攔住。

並不是所有墳墓都可以乘車直接到達的，但這一座則是，而且就在接近路邊的地方。

這許多人和這許多車子，就是因爲他們是來掘墳的。這墳墓給掘開了。

司馬洛看見林先生站在路邊。

林先生是一個已經六十多歲的老人，身上穿戴的都非常名貴，一看就知道，這裡停着的車子之中，最名貴的一部應該是他的。

現在林先生顯得甚爲憔悴，神色也是很難看。

他走前對車中的司馬洛說：「司馬洛，你來這裡幹什麼？」

司馬洛說：「你又是來這裡幹什麼？

我看你已經把墳墓已掘過了！」

「這是我兒子的墳墓！」林先生說。

「這也是我的好朋友的墳墓！」司馬洛說。

他與這位林先生的關係就是這樣奇怪的，他與老林是敵人，但是與小林卻是好朋友。

老林就是林義德，小林就是林彼德。林彼德這個名字，中英都是一樣，也許是巧合，也許是根據英文而改的，林義德却從未解釋過為什麼會改這樣一個名字。

林義德說：「我不是權利更大嗎？這是我的兒子！」

「我聽說你要把墳墓掘開。」司馬洛說。

「你們——」林義德說：「老是在窺伺着我！」

「這是當然的了，」司馬洛說：「不然我也不會來。找到了你要找的嗎？我看你現在正把墳墓再整理好！」

林義德那本來是死灰色的臉此時也透出一陣怒紅，他仍是低聲（由於他從不喜歡咆吼叫囂）說：「我不是如你所想像——」

「那是你想像我的想像，」司馬洛說：「你幹這個行業，永遠心虛，我猜你不會有過好睡！」

林義德瞪着他。

司馬洛的意思就是，林義德是專做毒品生意，而且還是很跟隨潮流，流行什麼就做什麼，海洛英雖然已是比較落伍的毒品，但仍是林義德最大的生意，然則林義德也兼營各種新興的毒品。也許這墳墓內是藏有一大批貴重的貨！

林義德終於嘆一口氣道：「你載我回家！」

「好吧！」司馬洛說。

林義德繞過司馬洛的車子，拉開另一邊的車門坐了上來。這事他多年來相信已不大習慣，因為他坐車總是由司機駕駛，司機為他開車門，而他當然是坐在後座。現在他自己開車門，還要坐在前座。

他還有兩個近身保鏢，此時就立即走過來。他們也是想上車，但是林義德揮揮手，他們祇好停步。

不過司馬洛把車子開走，他們也隨即乘車跟在後面了。

司馬洛把車子開出了墳場，奔馳在公路上。

林義德說：「我本來不需要對你講什麼，但是你是他的朋友。我帶來的人之中有醫生有專家，我是來開棺檢驗屍體的！」

「結果呢？」司馬洛問。

「棺材裡面的確是我的兒子，」林義德說：「他們也取了一些頭髮和拍攝了牙齒化驗對証，但是初步肯定沒有錯。」

「誰說是錯了？」司馬洛大感迷惑。

「我要肯定是不是。」林義德說。

「你大可以問我！」司馬洛說：「事實上你自己也早已肯定了。葬禮是你親自主持的，我也有來，難道你還不相信葬在裡面的是你的兒子？」

「我要肯定！」林義德說。

「你看看墳墓就已經知道有沒有人掘過了，」司馬洛說：「而且另換一個人在裡面有什麼好處？這也許是一座很漂亮華貴的墳墓，但是躺在那裡面的死人相信也不會欣賞的了。」

「彼德有沒有找你？」林義德問。

「他已經死了七個月！」司馬洛說。

「他一個月之前出現過！」林義德說。

「你——」司馬洛說：「你是有一個原則的，你賣的東西你自己不用！」

「我當然沒有用那個！」林義德說：「你也不要以為我是瘋了！」

「你的話從來都是不好相信的，」司馬洛說：「我從來都不信任你！」

「我是不需要對你講這些的，」林義德說：「祇不過你是彼德的朋友，而且你是自己來的。」

司馬洛說：「你有看過醫生嗎？」

「我帶去的就是醫生，」林義德說：「而且是可靠的、有名望的醫生！」

「是你請的醫生，」司馬洛說：「他們是一定避免說你的精神有問題的。」

林義德說：「那我們就不要談了！」

「你講吧，」司馬洛說：「你說彼德出現過。現在你開棺檢驗過，證實他是葬在那裏，然而你還是對我說彼德出現過，那即是說你仍不相信事實！」

「有兩個事實，」林義德說：「一個事實就是彼德葬在那裏；另一個事實就是彼德出現。」

「怎樣出現呢？」司馬洛說：「他來找你？」

「你知道他是不會找我的，」林義德說：「他根本就不睬我，我祇是看見他，我從夜總會出來，他開着車子經過，我認得是他！」

「當時你喝了多少酒？」

「你知道我是不喝酒的！」林義德說。

「一個很像你的兒子的人！」司馬洛說。

「我認得是他！」林義德說。

「假如彼德有一個孖生兄弟，他自己可能不知道，但是你一定知道！」司馬洛說。

「所以我肯定是他，」林義德說：「我認得是他！」

「你追上去？」司馬洛說。

林義德忽然不出聲了。

「你找到了那車子，」司馬洛說：「但那車子却是屬於另一個人的。」

「你怎知道？」林義德皺眉看着他。

「而且不祇一次。」司馬洛說。

「三次，」林義德說：「我知道我沒有看錯人，我也知道我不是瘋子。」

「三次都是不同的車子？」司馬洛問。

「是的，」林義德說：「而且我亦調查過車主了，他們都不是可疑的人！」

「三次，」司馬洛說：「而你又不認為你是看錯了，也不認為你是精神有問題！」

「我不能解釋，」林義德說：「但我知道那是眞的！」

司馬洛說：「你有沒有看見思敏？」

「思敏？那個思敏？她也是已經死了的。」

「你有沒有看見她？」司馬洛問。

「她已經死了，」林義德說：「怎麼可能看見？」

「但是我看見，」司馬洛說。

「現在是我說你有問題了。」林義德說。

司馬洛：「我看見三次！」

「是——怎樣看見的？」林義德問。

「車子經過，」司馬洛說：「找到車子的時候却無此人，車主不認識任何有關她的人，也不是可疑的人物！」

「你——是在取笑我嗎？」林義德深呼吸着問。

因爲司馬洛所講的是與他一樣的故事，祇是主角改了而已。

「我沒有興趣取笑你，」司馬洛說：「我甚至根本就不喜歡和你講話！」

「但是——思敏也是已經死去了的。」林義德說。

「我的故事却是比較可信，」司馬洛說：「因爲思敏的屍體沒有找到！」

「她是死在爆炸之中，」林義德說：「屍體無法找到罷了！」

「這就不是絕對的證明，」司馬洛說：「也許她並不在其中呢！」

「這個——她既然是沒有死去的話，爲什麼她又要在你的面前出現，然後又避開你呢？她跟我兒子的情形不同，我的兒子不睬我，她却是睬你的。」

「我也是有這個疑問，」司馬洛說：「但是我不知道去問誰好！」

「那你對這件事有什麼看法呢？」林義德問。

「你開棺檢驗，已經證實了彼德的屍體是在棺中的，」司馬洛說：「然而你仍肯定你看見彼德出現！」

「現在你這樣說，」林義德說：「我就更加肯定了，彼德與思敏是很要好的！」

「是呀！」司馬洛說：「兩個明明是死去了的人，又再次出現了！」

「這——會不會是你在弄什麼——」

司馬洛說：「那我們就不要談了，你坐你的車回去吧！」

他立即把車停下來。

「不——不要生氣，」林義德說：「這樣好了，你到我家去坐坐，我們談清楚！」

＊　＊　＊

司馬洛躺在床上，吐着烟圈。

他不是一個愛吸烟的人，也很少吸烟；不過當他的情緒非常困擾，有解決不來的難題的時候，他就會吸一支香烟了。

他是在想着林義德、林彼德、思敏與他自己的事情。

他與林彼德及思敏交了朋友，而林彼德與思敏是愛人。

林彼德一直就有叛逆性，他去外國唸大學時就已經脫離了林義德，自己考到獎學金，自己養活自己，就因爲對林義德所做的生意反感。

畢業了之後，他還投身警界，父子之間就更不來往了。

但是在他死了之後，他仍然是林義德的兒子，而且林義德就祇有他一個兒子。他給林義德的痛苦一定很深，雖然林義德也是爲人間製造痛苦的人。

他死去已經給林義德帶來痛苦，他却還要再這樣出現，給林義德更大的痛苦。

林義德當然不贊成彼德投身警界，而彼德又是因公殉職，這就使他覺得當初很有道理不贊成。

彼德在一次警匪槍戰之中死去了。

那是一件大案，彼德也似乎是太勇敢一些了。

思敏則是一個女特警，她與這案亦有關。彼德死了之後，思敏顯然是因爲傷心而做了一些魯莽的事情。她一個人闖入那些懷疑是殺死了彼德的人的巢穴。她的同事無法制止她，看着她進去，而他們不敢進去，因爲還沒有充足的証據之前，那樣闖進去是不合法的。

思敏却是闖進了一個陷阱，屋子爆炸了。

有人看着她進去，不久之後就爆炸，她沒有出來。雖然因爲爆炸太劇烈而找不到屍體，但她死了應該是毫無疑問的；說找不到屍體就認爲她未死去，那實在是很牽强的說法。

總之林彼德死得很不值，思敏亦是死得很不值。

警方對這件事情沒有能力追究到底，因爲對手太强了，而他們又是一切需要講証據的。

林義德則是爲他的兒子做了一些事情。

他把彼德的遺體領回來，好好地安葬了。

然後，懷疑與彼德之死有關的人一個一個被殺了。

林義德做這些事是不需要講証據的，他認爲是的，就是了。林義德爲了這事動用了他的幾份之一的家財，因爲他聘用了一流的殺手，價錢任開，總之是要成功。最後整個犯罪組織給他消滅了。

這個時候，錢對林義德已經沒有什麼意義，他認爲他是爲他的兒子做了一些事情，雖然他做事的手法，彼德若在世是不會贊成的。

有人開大門的聲音，跟着有脚步聲。一個美麗但已不太年輕的女人進來了。

「紫薇！」司馬洛說。

紫薇是與他認識了已經很久的一個莫先生的手下。莫先生主持一個世界性的反罪惡組織，紫薇是一個與司馬洛合作得最多的女工作人員，也是活得最久者之一。

她一來就把他的香烟拿走。

她把香烟在烟灰盅裡捺熄了，說道：「你不知道吸烟是有害健康的嗎？」

司馬洛聳聳肩：「彼德不是因吸烟死去的，思敏也不是因吸烟死去的，我相信我也不會是因吸烟死去！」

紫薇說：「你不要胡說八道！人是應該盡量保重身子的！我有什麼可以帮你的嗎？」

「你不認爲我是瘋狂的嗎？」司馬洛問。

「本來是這樣想，」紫薇說：「不過林義德與你同時瘋狂，那却是太巧合一些了！」

「你能帮我的就是坐在這裡替我吸掉一些香烟和帮助我胡思亂想。除此之外我還可以幹什麼呢？」

紫薇說：「林義德跟你怎麼講呢？」

「他要我查清楚這件事。」司馬洛說。

「他有給你錢嗎？」紫薇問。

「他也知道我不會要他的錢，」司馬洛說：「他答應我他會退休。這是很優厚的條件了！」

「他希望你爲他把兒子找回來？」紫薇說：「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沒有錯，」司馬洛說：「屍體明明在葬在墳墓裡，你叫我到什麼地方去找呢？」

紫薇說：「這倒是眞的。何處去尋幻象呢？」

「你認爲是幻象嗎？」司馬洛問。

「人明明是死了，」紫薇說：「屍體也明明是在墳墓裏了，那不是幻象是什麼呢？」

司馬洛說：「兩個人同樣看見。」

「那就應該問爲什麼了。」紫薇說。

司馬洛說：「我却不知道應該問誰。」

紫薇打開手袋取出一些資料來，說：「這就是關於那些車主的資料，其實你們雙方都已經調查過了，我們再查也是多餘的，不過這還是必須做的一件事情。而且除此之外，也沒有什麼可做了。」

「你查到了一些什麼？」司馬洛問。

紫薇把那些資料對他讀出來。她與他已親暱多年，由她來找他果然是方便得多的。

莫先生的組織之所以會牽進這件事情之中，就是因爲林義德本是他們的目標之一，他們很想把林義德消滅，却拿不到他的證據。

在彼德死後，他們加强壓力，實行長期監視林義德，但是林義德却已不管生意，祇是集中力量殺人。這事他們也不能證明，而且又不大想制止。

現在，林義德要退休了，也未必不能對付林義德，因爲他仍有一個組織存在着，這不是說一聲就可以解散的。

紫薇讀完了之後，司馬洛說：「這也沒有什麼新鮮！」

「是呀！」紫薇說：「不過同樣的事情，我也可以做到的。」

「我知道，」司馬洛說：「都是在夜間看見的，假如找人扮演，那並不是很困難的事情。扮得差不多樣子，開車經過，步行的人追不到車子。找到車子時，人已不在了。」

「車主都說他們的車沒有到過那有鬼出現的地方。」紫薇說道。

「沒有人說這是鬼。」司馬洛說。

「這是字眼的問題罷了。」紫薇說：「總之，他們的車子是有些沒有用過，有些是正在用，但當時却是在另一個地方。」

司馬洛說：「我看做這事的人並沒有選擇這些車主，他們祇是選擇車子，看到一部這種顏色的車子，就找一部相同的，裝上相同的車牌號碼，如此而已。他們不會選擇與他們有關的車子。他們用以出現在我們面前的車子是裝上了僞冒的車牌號碼的，我們去找，祇找到了原號碼的車，那車子當然是沒有到過那些地方。」

「你已經解開了這個謎了。」紫薇說。

「所以正如你所說，」司馬洛說：「要問的乃是爲什麼了。」

「是呀！」紫薇說：「你打算怎樣做呢？」

「我打算睡一覺。」司馬洛說。

「這是做事的方法嗎？」紫薇問。

「這是做這件事的方法。」司馬洛說：「你知道爲什麼嗎？」

「唔，」紫薇說：「這是靜觀其變，以靜制動。」

「對了，」司馬洛說：「這件事情，假如是有人正在弄什麼玄虛的話，那一定是有一個目的，因此也一定會有進一步的發展。我等着，一樣會有的。假如我急急去查，也許我會上當。」

「受人利用？」紫薇問。

「是的，」司馬洛說：「這個可能性很高，而我是最討厭受人利用的。」

「你是一個聰明人，」紫薇說：「我認爲，任何企圖利用你的人，都是很笨的人。」

「也許有些人比我更聰明，」司馬洛說：「也許人總是認爲自己是聰明的。你可以幫助我睡覺嗎？」

紫薇微笑擁着他，說道：「我還以爲你不會提出這個要求呢！」

「還是要我要求嗎？」司馬洛說。

「我是一個女人。」紫薇說。

她的意思就是，女人總是重視自尊心的。雖然他已與她相好了多年，離離合合，亦沒有什麼承諾；但是由他提出要求，她總是心甜一些。

他們是合作熟練的，雖然見面的機會不多，但是有機會見面的時候，他們的享受總是很高。

他們也因此從容不迫，而且他們亦是有很充裕的時間。

後來，他們就一起睡着了。

有她的幫助，司馬洛也是可以得到更鬆弛的休息。

後來，他醒過來時，她已經替他拿來了一些吃的東西。她也知道他肚子餓了。

她的確是很了解他的。

他們一起吃過了，又去洗了一個澡，她叫他在床上躺下來，爲他輕輕按摩。

這是一種女性化的表現，男女之間，並沒有規定誰服侍誰，但是通常女性却喜歡對自己心儀的男人這樣做。間中，他亦會對她這樣做。以他們的交情，更加是不會計較的。

司馬洛在鬆弛之中享受着。後來紫薇說：「你以爲這事會不會是林義德自己弄出來的呢？」

「爲什麼他要這樣做？」司馬洛問。

「以他的處境，」紫薇說：「這實在很難講，他的精神，受到了多年以來的壓力——」

「我跟他談的時候他很清醒。」司馬洛說。

「這一點我不知道，」紫薇說：「不過，他請了幾位法師回來！」

司馬洛的身子一震：「他沒有對我講過！」

「那是半小時之前的事，」紫薇說：「我剛剛接到報告而已。」

莫先生的人仍然在監視着林義德，所以這消息也就馬上傳過來了。

「哦，」司馬洛說：「法師，這對他是沒有什麼用處的！」

「是沒有什麼用處，」紫薇說：「不過

他這個人本來是不相信那種事情的，他既託你，就不應該再找那些什麼法師，這顯示他的精神確是有些問題，起碼他已是方寸大亂了。」

司馬洛皺着眉頭。

紫薇說：「他自己找那些法師來的，那亦即是說，假如他們對他胡說八道，他也會相信了。」

司馬洛還是皺着眉頭。紫薇又說：「當然，我們是會密切注視這件事情的。我們也一定會好好地跟那些法師談！」

「這個是很重要的，」司馬洛說：「跟這些人談，叫他們不要亂講話。」

「是呀，」紫薇說：「要錢也不要妄想在林義德的身上找，否則我們可以給他許多不便！」

「為甚麼不就讓他們去賺林義德的錢呢？」司馬洛忽然又唱起了反調來：「他的錢多的是，現在也反正是沒有用處了！」

紫薇凝視着他，說道：「假如不是有這件死人復活的事情，有你牽涉在內，那當然是不必理會了。但是現在這件事情還沒有弄清楚，又要搞得滿天神佛，那就不大好，會影响我們的工作！」

「對了，」司馬洛說：「但是我們的工作是甚麼呢？現在我已經甦醒過來了，我不知道我要做的工作是甚麼！」

紫薇輕撫他的臉，說道：「難道你的精神也有問題了嗎？」

「我的精神是大受影响，」司馬洛說：「彼德與思敏，他們都是我的好朋友，他們死了，我也無可奈何，人死了就祇希望他們能夠安息；然而他們現在却不能夠安息，彼德的墳墓都被掘開來——」

紫薇握住他的手。

司馬洛的確是情緒很激動，不過他很快又再安定下來了。

紫薇說：「我們還是出去散步一下吧。躲在屋中，似乎對你沒有好處！」

司馬洛亦接受她的意見。

他們穿好了衣服，紫薇開車載他出去兜風。

＊　＊　＊

他們沒有說甚麼，紫薇把車子開到郊外，讓司馬洛有機會呼吸新鮮空氣以及看到廣闊的田野與天空。後來，他們的車子又兜回了市區。

思敏又出現了。

司馬洛叫道：「你看見沒有？」

一部橫過他們前頭的車子，開車的人就是思敏。

他們的車子是在街口的交通燈前停下的，那是一個十字路口，交通燈就是負責疏道着來往的車子，有時是讓直行車通過，有時是讓橫行的車通過。現在他們就是在直路的路口停下來，而思敏那部車就在橫行駛過。

一閃而去。她還對他們微笑。

紫薇沒有回答司馬洛那句話，祇是狂按响號。這是因為前面還有一部車擋着，她不能夠開車去追，一定要前頭那部車開走了才可以動。

但前頭那部車的駕駛人則顯然是絕對不打算這樣做的，因為在紅燈未轉綠燈之前就開車，不但是嚴重違反交通規則，而且可能引起嚴重的車禍。那人轉過頭來，奇異地看着他們，並不認為應該順從他們這個無理的要求。紫薇亦不可能對那個駕車的人解釋，他們是有很充份的理由要如此做的。

解釋的話，如此複雜的內情，要講許多時間，而且還未必能夠令人相信，倒不如等紅燈轉了綠燈。

紅燈也很快就轉綠燈，他們的車子就立即設法地超前，向思敏的車所行的方向追去。

他們的强行過頭使許多其他的車子不滿，响號表示抗議，但他們也不理了。

其中有一部車則是一個好逞强的駕車人，那人故意攔在他們的前頭，不讓越過。

紫薇却是一個好手，她是莫先生手下最好的工作人員之一，所以由她駕車，就不怕遭遇困難。

紫薇索性在那車子的車尾猛撞了一下。

那人大吃一驚，連忙開快一些，以防再撞，如此，距離遠了，紫薇便可以駕車越過。

但那人仍是不服氣，本來一撞就應該停車的，他也不停，而向他們的車子擺過來，用車身去碰撞。看來這是一個平時也喜歡鬥車的人。

紫薇低聲咒罵着，也把車一擺。

這事很講經驗和技巧，亦要有膽色，而紫薇三者都是一流的，那人則顯然不是一流。這一下硬碰，那人的車子失去控制，衝到路邊，撞倒了一隻廢物箱，車身打了一個轉，橫撞在街燈柱上。

紫薇則是早已開車遠去了。

這事則是雙方都不對，那人即使有受傷，也怪不得誰，沒有受傷則當然是最好了。

總之那人已不是問題，紫薇便又再度飛馳向前。

司馬洛小心看着前頭。

他完全沒有信心可以追上，因為沿途有橫街，那部車大可以轉入其中任何一條橫街，而他們沒有機會看到。

但他們終於追上了。

司馬洛說：「就是那一部！」

車子的欵式與車牌號碼他都記得。

紫薇追了上去，那車却並不急於逃走，她很容易就追到了與那車並排。

兩個人都大為驚愕，因為那車子是由一個男人駕駛，並不是思敏。

「但這太巧合了！」司馬洛說。

「我也沒有看錯！」紫薇說。

假如他們剛才看到的是冒充車牌的車，現在追到的是真有這車牌的原車，那就是太巧合了。一座大城市中車子那麼多，他們却偏偏追上了原車？

紫薇仍是與那車並排前進，就引起了那個駕車人的注意，向她望了一眼。

紫薇揮手叫道：「停車！」

那人却慌張起來，並不停車，而是加快速度逃走。

他剛才又不逃走，此時才逃走，似乎不大合理。紫薇的樣子又不是那麼可怕。

但那人就是以高速逃走。

紫薇追在後面。

這事她也是可以做得很好的，因為她

有過多次經驗了，普通人則可能開車一輩子都沒有一次這種經驗，因爲他們沒有這樣做的需要。

那人應該是很難擺脫的，但是，中途却來了警車。

這警車從後面追來，追的乃是紫薇的車子，就是因爲她途中橫衝直撞，幾乎犯了每一條交通法例。警車看見了，就追來了。

後面來了一部警車，跟着旁邊也開來了一部警車。警車是互相用無綫電聯絡着的。

後面的警車很難追上，但橫來的警車却一攔就攔住了。

紫薇不能夠與警車鬥，警車未知道她是什麼人之前，她亂來，警車是會開槍的。

紫薇祇好停車下來解釋，就失去了很多時間了。解釋是沒有問題的，她有不少特殊的證件，證明她是正在辦一件特殊的案件。

紫薇就這樣解釋過去了，但是已失掉了那部車的踪跡。

不過也不是完全無法找尋。警方很抱歉，就用無綫電通知其他的警車去找截。這却是不弱於紫薇與司馬洛自己去找的，因爲這事人多就好辦。有些事是靠個人去辦才好，有些事則是多用人就更好些。

這事就是多用人才好辦。

警方不久就找到了那部車，但是找不到人。

司馬洛與紫薇趕到現場，看見車子撞了，人則已逃掉了。

是不是這部車呢？

這是一個非常混亂的問題，也是很難對警方解釋清楚的。是最初看見思敏開的一部？抑或是他們後來追的一部？抑或是兩部車實在是同一部？

同一部車也是很有可能的，雖然追上的時候，開車的人已由思敏變成了一個不認識的男人。但他們在中途是有一段時間沒有看到這車子的，因此很有可能在中途換了人，思敏或是假扮思敏的女人伏下躲了起來，而這個男人則本來是伏下而後來坐起來駕駛的。

但是亦有可能是兩部不同的車子，而是奇怪的巧合。

司馬洛與紫薇却首先肯定了不是同一部車。

車子雖然是欵式相同，顏色相同，但是兩部車總是有若干不同的地方的，觀察力强的人就可以看得出來。

那麼，這車子就不是思敏所開的那一部了。

那麼，那個駕車的人爲什麼要逃走呢？

司馬洛說：「這車是不是失車？」

警官告訴他不是。

司馬洛又說：「這車牌號碼，會不會是假冒的呢？」

這個問題却是問得有些奇怪，在警官的心目中是有些奇怪，而這是不容易馬上証實的。不過那個警官對車子是有經驗的人，他還是有他的分辨方法。他說：「讓我看一看！」

他用電筒照着，檢驗一下車子的號碼牌，說道：「我看不是，假如是假冒的，那就是已假冒了很久了，這號碼牌並沒有新近拆過下來或是新裝上的痕跡。而且，與玻璃上的行車証等等也是符合的！」

司馬洛說：「仍然可能是剛剛被偷了，而車主還不知道的，否則，開車的人沒有逃走的理由！」

「我們正是這樣想，」那警官說：「所以現在就是正在設法與車主聯絡，却聯絡不到。電話沒有人接。」

「到這人的家去看看，」司馬洛說：「我們去！」

這事則是適合他與紫薇去。

* * *

那人的家既然沒有人接電話，就也是不會有人應門了。警方的人去按門鈴，既沒有人應門的話，也是無可奈何，全無辦法的，祇有離開；但司馬洛與紫薇則是不必離開的，他們可以進去。

有時他們就是可以用比較直接，雖然是不大正當的方法去解決一些小問題。

那部撞壞了的車上當然沒有車主的地址，但是警方却可以查到，這是電腦時代，他們有電腦紀錄，電腦是廿四小時服務，不必下班的，而且工作得非常快捷，祇要一按電鈕，資料便出來了。

因此，司馬洛與紫薇立即就可以開車到那車主的住所去。

那個逃走了的駕車人，並不一定就是那個車主，但這個則是要找到車主才能証實。無論如何，這件事有太多的巧合在內，他們一定要見見這車主。假如這車是被冒充的，而這車子又剛好不是由車主駕駛，而是被人偷了去用，那就是巧合上面再加上巧合，實在是令人難以置信了。

這一次仍是紫薇負責駕駛，不過他們的車子開到接近目的地的時候，就發覺已經不能找到車主了。起碼不會那麼容易。

因爲那屋子正在着火。

紫薇把車子在一段距離之外停下來看着。

那是一座有小花園的獨立屋子，雖然有鄰居，但起碼不必担心鄰居有太大的危險，因爲有花園隔住，火就不容易燒過去，而且鄰居有時間逃走，屋主也有機會逃走。假如是一座大厦的單位起火，情形就很糟。

救火車也正在從遠處趕來。

司馬洛說：「你對這事的看法如何呢？」

「太多巧合了，」紫薇說：「那車主的車撞了，現在他的屋子又起火，似乎不但這個人見不得我們，這屋子裡也有些東西見不得我們，不能夠第一時間搬走，就祇好燒掉了！」

「這看來也像是放火！」司馬洛說。

因爲屋子的火燒得非常之旺，看情形應該是到處被放了易燃之物而點火的。他們對這類事情有經驗，一看就看出來了。

紫薇說：「而且這裡住的看來是一個很孤獨的人！」

這樣一間獨立的花園洋房是相當大的，通常應該有僕人，但是現在却沒有。

照常理而言，僕人在起火之後就應該是逃出來了，而他們一時不會有什麼地方好去，應該是在屋子附近等着，但現在又

看不到有這情形。

當然，司馬洛與紫薇都不希望那些僕人是走避不及而困在屋中。

救火車迅速開喉灌救，這時就更易看出是放火的了，因爲水喉射過去火却不容易熄滅，那的確是放了一些帮助燃燒的東西。

司馬洛與紫薇下了車，走到人叢的中間。

那些人就是住在鄰近的人，兩旁的住客是逃出來了，距離較遠一點的人則是出來看。

紫薇與一個鄰家的女僕人搭訕起來。她說：「假如屋中的僕人不及逃走就糟了！」

那個女僕人說：「好在沒有僕人！」

「這倒眞怪，」紫薇說：「這樣一間屋子，難道不需要用僕人的嗎？」

「這個人就是很怪，」那個女僕人說：「他是不用僕人的，我希望……他本人不在屋子裏。」

＊　＊　＊

那人是不在屋子裏，火熄了之後，消防人員調查過，就肯定屋中沒有屍體，不過他們則肯定是放火，屋中是四處淋了汽油，然後點燃一支蠟燭之類，放在地板上，人走了，蠟燭燒完，就燃着了地板而引起大火。這是最簡單的計時燃燒彈。

由於淋了汽油，就燒得很烈，要毀滅的東西是成功地燒掉了。假如要毀滅的東西乃是文件，那就更難找回了。

那個屋子的主人就是車主，也就是撞車逃走的人。

他的車子是有紀錄在交通部的，駕駛執照亦有，這些東西上面都有他的照片，拿着照片與鄰家的僕人看，就知道是這個人。

因此，這情形就是：思敏開一部樣子相同而假冒的車子在司馬洛與紫薇的面前出現，他們在追，却不是追上思敏的車子，而是追上了這個人的車子。這個人爲了某種理由是怕人找他的，一有人追，他就逃走，匆忙之中撞了車，他就棄車而逃回家去，放火把屋子燒掉。顯然他的屋子是有一些很重要而不可告人的東西。

這個人叫李啓明。

莫先生的總部那墻上的大螢幕上現出了這人的照片，以及這人的資料。李啓明是有犯罪紀錄的，他是一個職業騙子，大騙小騙，各種行騙，他就因此而入獄。

「看來，」莫先生說：「他是正在計劃着一件事情，這件事情是不能讓人知道的，你們剛追他，他以爲你們已經發現了他的秘密，就慌忙逃走，他知道他的車子撞了，就會給找到而查出他是在何處，他就只好回家把屋子燒掉，另找地方躲起來。他的鄰居也說他沒有僕人，却不時有一些神秘的男男女女來訪，顯然他在屋中有一些重要的秘密，以及在做着一件重要的事情，不想給人看到，所以他就不用僕人。」

「我剛巧追他，」司馬洛說：「這個剛巧，似乎是太過巧合了，我是因爲一個已經死了的人開一部同樣的車子而追他的。」

「我們已經研究出了這個已經死了而又再出現的思敏是可以假扮的。」莫先生說。

「是呀，」司馬洛說：「我看到思敏是一定追的，因此我猜是有人故意引導我去與這個李啓明接觸。」

「爲什麼要用這樣複雜的手段呢？」紫薇說：「一個告密電話也可以了。」

「而且這樣做的人，對我與林義德父子的事情，一定知道得很多。」司馬洛說。

「這個李啓明也不過是一個小人物罷了。」紫薇說。

「他却有一位大朋友。」莫先生說。

他一按按鈕，螢幕上就有一個名字，下面有一條紅綫在一閃一閃的。

這也是電子學的新發展。

「這個人，」莫先生說：「一個月之前開了一張數目很大的支票給李啓明。」

他們調查李啟明的一切資料，這之中當然也包括他的經濟狀況，而這是通常可以從銀行的來往帳的紀錄之中看得出來的。銀行是用電腦，這些資料就容易取得。

紫薇說：「他租住這樣的屋子，開銷也不小，原來他有這樣一個後台！」

「這個人是查理士！」紫薇說。

調查李啟明的一切，當然也包括李啟明的朋友以及與他最近有來往的人，但是這些人一個都找不到。現在，從銀行資料中就找到了一個查理士。查理士開了一張大數目的支票，這支票存入了李啟明的戶口，他顯然就是與李啟明有某種來往的人。

「但是這個人是查理士！」

查理士是一個美國人，他是一個做大生意，而且非常有勢力的人。雖然警方是可以就這件火燒的事情以及找尋李啟明作藉口而請查理士幫助調查，但查理士却可以躲避。一個有財有勢的人是有辦法躲避這個的，譬如他可以一飛就飛到外國去，他的手下可以說無法與他聯絡，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這個人不能通緝，他給李啟明的錢未證明是犯法的交易，也可能並非犯法的交易，而且，亦未能肯定李啟明是犯了法。

他可能是撞車之後被人捉去了，也可能是捉他去的人燒他的屋子。

在這樣情形之下，用不着去試，也可以猜到查理士有百份之九十九的可能性是已經避開了的。

司馬洛說：「但是查理士是林義德的朋友！」

查理士在某些正當生意上與林義德有相當密切的來往。林義德也是有正當生意的。

莫先生說：「又回到林義德的身上了！」

「我們可以去找林義德。」紫薇說。

「我可以去找林義德。」司馬洛更正。

林義德也不是一個隨便可以見得到的人，但司馬洛是肯定見得到的。假如他帶紫薇去，却未必可以進得門口了。

＊　＊　＊

司馬洛的車子開到了林義德的住宅的門口，停下來。

這花園門口有兩道鐵閘，是密密實實，外面望不進去，裏面則望得出來，那是

因爲有一個護衛員在裏面門口守住。

那個護衛員拉開小窗子對司馬洛說：

「林老板不舒服！」

司馬洛說：「我是會醫他的病的人！」

那護衛員說：「請不要讓我難做好不好？」

司馬洛說：「你再問他一次。也許你剛才根本沒有問過他？」

那個護衛員祇好關上他那隻小窗子，向裏面再問一次。

這一次却是問得有效了。閘門打開，司馬洛的車子給放了進去。

司馬洛一直把車子駛到屋子前。

園裏他已來過，他也認得路。

司馬洛看見有好幾個林義德的手下在屋前的露台上迎接他。這幾個人都是面有憂色。

司馬洛把車子停下來，問道：「有什麼事情值得這樣担心的？」

那些人都是沒有回答。

司馬洛直走進去。

有一個人阻攔他。這個人就是林義德的副手，人們稱他爲六叔的。

六叔就在林義德的房門口前面擋住。

這裏面的房間是林義德的私人地方，其他手下以及僕人都不准擅進的。林義德的妻子早逝，私人生活沒有人照顧，六叔也幾乎連這個職責都担當了。

六叔也是與林義德共患難的人，多年之前與林義德一齊打江山，而林義德最信任的人就是六叔。六叔也應該是最忠於他的。

六叔說：「有什麼事嗎？」

司馬洛說：「沒有重要的事我也不會來。」他不喜歡六叔，一如他不喜歡林義德。

六叔說：「你不可以對我講嗎？」

司馬洛說：「有什麼事這樣神秘？他究竟在不在？」

六叔苦笑道：「也許你跟林老板談會好些。」

司馬洛給放了進去，六叔留在外面。

他看到林義德，就知道六叔是有理由阻止了。

林義德坐在廳中，眼睛定定的，好像沒有看到司馬洛似的。

司馬洛說：「你有什麼不舒服？」

林義德不出聲，也沒有反應。

司馬洛說：「你有沒有聽到那個李啓明的事？他撞車，人失踪，屋子起火——」

「人間的事情已經與我無關，」林義德說：「你不要騷擾我。」

「我又看到了思敏。」司馬洛說。

林義德仍是眼睛定定的不出聲。

司馬洛說：「她似乎引導我去接觸這個李啓明，她——」

「不要用這些事情煩我。」

「這是與彼德有關的事。」司馬洛說。

「彼德是在另一個世界。」林義德說。

「什麼另一個世界？」司馬洛問。

「有一個世界是你不懂的，」林義德說：「是在天堂與地獄之間。」

「什麼天堂地獄之間？」

「只可以由我去找到他。」林義德說。

「你怎麼找呢？」

（未完・一）



上文提要： 狄雲捕得血鰻後，竟遭盈盈留難，狄雲唯有獨自尋找出路，但被水流所困……黑衣幫幫主甦醒過來，並道出當日如何被柴天義暗算的經過；狄雲收到綫報，得知正義門中人盡是昔年叱咤一時的大魔頭，不禁震駭不已，急謀計策對付……春桃發現狄雲手上那塊由其師司空無愧當日在黃山血案現場拾得的玉珮，竟與梅媚娘的那塊一模一樣……

新派俠情江湖秘辛錄／吳中龍・文

可飛・圖

武林大血案

柴天正多行不義　摧心指一記要命

驀地，玉鳳耳邊响起狄雲之傳音道：「玉鳳，抱神守一，運足玄功，便不懼妖婦之攝神大法。切忌煩燥！」

玉鳳驚魂稍定，急忙運足九玄眞功，即時靈台一片淸靜，心裏煩燥感覺一掃而空。

李艷紅也是大爲震驚，只因她的攝神大法所向披靡，死於此術之下的高手不計其數。雖於二十年前，試圖用此勾引玉面天魔不遂，反被司空無愧之天魔功所傷，功力大減；但因多年苦練，攝神大法已回復昔年八成功力；區區一個不見經傳之黃毛丫頭，應是手到擒來才是，那知竟被逃脫。

銷魂仙子老羞成怒，不待玉鳳稍作歇息，便使出她的奪魂劍法，攻向玉鳳。

銷魂仙子之長劍乃經特別設計，比普通長劍略闊，劍身中空，有小洞七個。一旦貫於眞力，便發出攝魂嘯聲，令人心神不定。

只是玉鳳已運足玄功，那爲她旁門左道所惑，只見她長劍精光大盛，片刻間已把銷魂仙姑籠罩在劍光之內。

驀地傳來慘叫一聲，只見一道耀眼光芒，已然在銷魂仙姑左乳穿胸而過。一代淫婦便如此倒地死去。

玉鳳橫劍在手，嬌喝道：「還有誰人不怕死的，便出來吧！」

桃花娘子臉色大變，喝道：「大夥兒齊上，把這些不知死活的人通通殺掉，一個不留！」原來桃花娘子與銷魂仙姑最是莫逆，李艷紅不知從那裏學得一套假鳳虛凰的功夫，把桃花娘子弄得神魂顚倒。如今痛失閨中密友，怎不令她勃然大怒！

羣雄急忙依照狄雲戰前步署，紛紛找着對手應戰，狄雲因見桃花娘子沒有出手，也站在一旁監視着，一方面注視場中各人戰況。

突然間，場外傳來正義門白姓堂主的大叫聲道：「各位被迫加入正義門之同道聽着，我們之家人已被救出，全部安全。各位身上之禁制亦有辦法解救！此時不反，還待何時？」

狄雲亦揚聲道：「各位如若投靠我們，以往一切，不予追究；請立即脫下現有服飾，以免誤傷！」

正義門中，有兩名護法認出與白姓堂主一齊的三人中，有兩人分別是他們之妻女，急忙跳出戰場，脫下身上藍衣。

白姓堂主見不少人仍在猶疑不決，連忙續叫道：「你們不必再猶疑了，我現在讀出被救之人姓名，你們便知眞僞了。」，便拿出一份名單，把名字逐一唸出。

登時不少正義門中人脫下外衣，反戈相向。

桃花娘子大爲憤怒，飛身直撲向白姓堂主，意欲把他一舉斃於掌下，以洩心頭之憤。

狄雲急忙施展身法攔截，雙手十指連連彈出指風，攻向桃花娘子身上要穴。

桃花娘子見狀大駭，道：「佛手劍，

你是那禿驢甚麼人？」

狄雲也不答話，指風如劍，把桃花娘子攻得透不過氣來。

那邊廂，東海二仙對着七星劍左北斗和人妖司馬光，也是佔盡上風。

正義門六名供奉，死了一個銷魂仙姑，餘下五人便分別被趙大、錢二、酒丐、酒僧和酒怪接着，除趙大佔盡優勢外，其餘四對却是旗鼓相當，非拚上千招，不能分出高下。

玉鳳手持長劍，站在一旁押陣。

正義門七名內外堂主，除白姓堂主早已棄暗投明外，另有兩名內堂主亦扯下面具，當場投效。

狄雲看見己方多了數十名從正義門投靠過來的高手，使實力大增，不由大爲安心。手中指劍更是凌厲。要不是狄雲看見桃花娘子與梅媚娘容貌相似，不忍痛下殺手，桃花娘子即使有十條性命，亦已伏屍地上。

驀然間，響起了一聲長嘯，只見一巨大黑影，挾着雷霆萬鈞之殺氣，直撲狄雲身後。

狄雲急忙反身一掌，向背後來襲之黑影擊去，登時砰然一聲，把黑影震退數步，狄雲也因倉忙出掌，不及運功，也是覺得體內一陣血氣翻動，胸口起伏不停。

那黑影被震退後，竟從懷裏抽出一柄短劍，與桃花娘子合攻狄雲。

玉鳳見狀，掄起長劍便欲加入戰陣。

狄雲大喝道：「玉鳳，不要上來！這兩人我應付得來。快招呼聶堂主出來，解決其它賊黨。」

躲在暗處以暗器照應的千手觀音聶小鳳已不待招呼，撲向場中，把負隅頑抗的正義門餘孽一一追殺。

慕容珊珊因正義門餘下之四名堂主已分別被南宮博、慕容酷、皇甫華及白秀嵐接下了，便和南宮無雙、春花和秋月三女殺進人叢中。

四名女將，持着四柄長劍，施展着狄雲所授奇妙身法，在人叢中左穿右插，四道長虹過處，倒下的護法、教習，和灰衣大漢不計其數。

只是正義門人多勢衆，數百名灰衣人前仆後繼，殺之不盡。慕容珊珊等人已是有香汗淋漓，疲乏不堪，劍勢已慢的弱了下來。

突然間，莊內湧出數十名和尚、道士及衣衫襤褸的乞丐，在兩名幪面人帶領之下，撲殺正義門中人。

其中一名幪面人向狄雲大叫道：「少爺，幸不辱命，各門派中人已順利救出，可要小的們接下那妖婦？」

狄雲道：「不用了。你們照顧別人吧！」

另一幪面人來到慕容珊珊等女將身前，掏出一小瓶，倒了數顆藥丸給衆女，道：「幾位少夫人，請服下略爲休息吧，這裏由小的來接手便行了！」

衆女知道兩人乃狄雲親信，也不問是甚麼藥丸，接過便吞下，只覺入口便自行溶化，清涼甘香，片刻間便精神奕奕，疲勞盡消。

衆女略爲調息後，放眼場中，只見兩幪面人如虎入羊羣，正義門中人被他兩人四手，打得人仰馬翻，頭破骨斷。

其餘酣鬥中各人，趙大首先報捷，一掌把對手殘缺二兇中的天殘打得鮮血狂噴，倒地不起。

另一兇人地缺看見乃兄被殺，心慌意亂之下，亦被錢二劈倒，與天殘同赴陰曹。

龍虎山三名妖道，其一已被狄雲斃於玄都觀，餘下兩道分別與酒丐和酒怪慕容長青交手，慕容長青原本並非妖道對手，但他最近武功大進，遊龍劍法進入了一個新的境界，勉强與妖道拉了個平手，猶自劍來劍往的，誰也佔不着便宜。

酒丐可就不同了，他雖然亦苦練了十多年，但除了功力火候有所精進外，武學上並沒有新的突破。是故，在最初的數百招，他尚能與另一妖道打個平手。後來，內力漸漸不繼，出招已有力不從心之感。

趙大看見情況不對，立即把他替換下來。

酒僧對着勾漏人魔，他的修爲與人魔本有一段距離，但數月前在慕容世家後山上，狄雲不但代師傳授給他佛法衣砵，其後更把神僧之武功心法一併傳授。

酒僧獲此福緣，怎不努力苦練，是故數月下來，武功大爲精進，與數月前不可同日而語，簡直判若兩人，故能從容應付勾漏人魔。

東海二仙對着人妖和七星劍，佔盡優勢，數百招後，已把兩人分別刺倒地上。

正義門的四名堂主，雖仍和南宮博、慕容酷、皇甫華、白秀嵐四人鬥得難分難解，但已是心驚胆跳，戰意全無，只因自門裏人質被救，數十名護法及教習陣前投誠後，正義門之失敗已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再看對方救出了被囚的少林等派高手，加入戰圈，己方全軍盡墨只是時間上的問題。

他們四人武功雖然稍勝南宮博等人，但各人心裏却另有打算：逃走這可能性已沒有了，只因對方已有不少高手在一旁監視着，封鎖了四周，唯一生還機會是……

終於，與南宮博交手的一名堂主眼看己方人手死的死，降的降之情況下，一招迫退南宮博，放下手中長劍。

其餘三名堂主見大勢已去，亦束手就擒。

場中，尚在酣戰的只餘下趙大、慕容長青分鬥兩妖道，酒僧對抗勾漏人魔，及狄雲力戰黑袍怪客和桃花娘子。

趙大追隨狄雲多年，身手已是屬於絕頂高手行列，那妖道與酒丐力搏後，那是趙大之對手，百招後，已被趙大一掌擊中天靈穴，頭骨破碎而亡。

另一妖道心胆俱寒，刷、刷、刷的連出三劍，把慕容長青逼退數步，反身便逃。

妖道在與慕容長青厮殺時，已偷偷的把四周環境看個清楚，看見正南方向

只有玉鳳和春花、秋月三女看守，誤為最弱一環。他在慌亂中已忘了玉鳳劍斃銷魂仙子的情景，只道這方人數最少，便意欲衝過。

妖道恃着功力深厚，劍使「仙人指路」當胸飛襲玉鳳，只消玉鳳略一閃躲，他便可逃之夭夭。

玉鳳「九玄眞功」已練至第九層境界，眞力雄渾，用之不竭，那懼業已久戰身疲之妖道？遂使出碧浪劍法之「推波助瀾」一式與妖道硬拚。

妖道久戰之下，眞力不繼，頓被震得虎口破裂，長劍脫手墜地，身形亦為之一頓。隨見兩道寒芒如閃電般飛到，那能再閃？兩柄柳葉飛刀已分別在左右脅下射入體內。跟着，玉鳳長劍一揮，妖道當場身首異處。

餘下之勾漏人魔，當聽見妖道之慘叫聲後，心知大限難逃，自忖昔年作惡多端，縱然投降亦難免一死，遂反手自碎天靈而亡。

如風捲殘雲，挾着雷霆之勢而來的正義門，在個多時辰內煙消雲散。

這時狄雲與黑袍怪客及桃花娘子已搏鬥千招以上，狄雲雖佔盡上風，但因神僧武功雖然高深絕倫，卻不含殺着，只令人知難而退，自認不敵。

以狄雲所學，要殺兩人着實不難，只是如此一來，勢必使用玉面天魔之絕招殺着；狄雲因時機未到，不想暴露與司空無愧之關係，故未能迅速取勝。

黑袍怪客趁狄雲一掌攻向桃花娘子時，突然不予照應，抽身便退。

桃花娘子驟失援手，頓即手忙脚亂，狄雲見機不可失，一掌便把桃花娘子擊倒地上。他也不理會對方死活，反身便追向黑袍怪客。

黑袍怪客也重蹈妖道覆轍，往玉鳳方向逃遁。只是他的身子及功力比之妖道，却有天壤之別。

玉鳳見黑袍怪客來勢洶洶，那短劍上青芒閃耀，威力非常，知非自己能力所能攔截；但她毫不退縮閃避，九玄眞功貫劍身，仍是一招「推波助瀾」迎了上去。身旁春花、秋月兩女亦重施故技，朝黑袍怪客身上發出柳葉飛刀。

黑袍怪客功力深厚，玉鳳九玄眞功尚未達最高境界，登時長劍被震飛半空，蹬、蹬、蹬連退數步，喉裏一甜，登時噴出一口鮮血，受傷不輕。

春花、秋月兩女所發飛刀，雖亦命中黑袍怪客，但如擊中敗革般，被他護體神功反彈地上。

黑袍怪客雖一劍震傷玉鳳，但身形却因此一慢，狄雲已是擊倒桃花娘子，從後趕到。

黑袍怪客那敢停留，反手向狄雲打出一物，狄雲不敢怠慢，虛空接引神功運出，把玉鳳被震飛之長劍接在手裏，對射來之物毫不理會。

只見一陣濃煙密佈，夾雜着無數爆破聲響，但隨即電光一閃，傳來一聲慘叫。

片刻後，濃煙散去。狄雲站在原處，十丈外，黑袍怪客已是身首異處，伏屍地上。玉鳳之長劍却仍在狄雲手裏。

狄雲隨即走到玉鳳身前，拿出一顆藥丸便放在玉鳳嘴裏，道：「快坐下運功調息。」

這時，少林、武當及丐幫之高手已上前向狄雲道謝。狄雲在南宮博介紹之下，發覺這五十多人裏，竟包括了三派的全部精英，有少林達摩院主持悟非大師、羅漢堂主持悟覺大師、碩果僅存之長老法緣大師及數名二代弟子中的精英；武當掌門玄玄道長、武當三子、丐幫幫主乾坤一丐及數名八袋長老等。

這三派雖然人多勢衆，但若正義門把這批人質脅持在手裏，少林、武當及丐幫等門人只有被牽着鼻子走，那敢反抗，幸好狄雲等行動迅雷不及掩耳，否則後果堪虞。

狄雲來到黑袍怪客屍首前蹲下，反過屍體，脫下褲子一看，竟是白雪雪的，那有紅痣的踪影？再扯下首級之幪面黑巾，竟是一個面色泥黃的陌生人。

羣雄對狄雲之舉動大為不解。狄雲把自己師承說出，並道出承師遺命查訪黃山血案眞兇；兇手並非司空無愧，而是一個屁股上長有紅痣之人，這驚人消息登時使在場各人驚奇不已。只因狄雲身手奇高，又是昔日德高望重之神僧弟子，各人那會不信。

狄雲向那投誠的白堂主問道：「白兄，那黑袍怪客是否便是正義門門主？」

那白姓堂主答道：「這廝經常以不同面目出現，不知是否便是那門主。但他的身形却不大相似，雖然手指上的戒指是一樣。」

狄雲心中一動，立即在那首級後摸索，却被他扯下一人皮面具來。

衆人一見該人眞面目，皆大為驚愕，原來竟是早被正義山莊莊主擊斃之柴天義。

狄雲沈思片刻，向皇甫華問道：「皇甫兄可知柴天正妻子姓甚名誰嗎？他在婚前可認識一姓白之女子？」

那正義門之白堂主却搶着回答道：「狄大俠，這事我最清楚。柴天正本與舍妹白素貞感情不錯。但舍妹認識司空無愧後，便逐漸與他疏遠。後來，他認識了一個姓梅的女子，閃電成親，但却沒有人看見過姓梅的女子面貌！」

突然間，那倒在不遠處的桃花娘子掙扎起來，道：「狄雲，你不用問了，我知道以你的聰明，定會查出來的。怪不得媚娘會眞的喜歡上你，跑來求我免你一死。沒有錯，正義門門主便是柴天正，他娶的便是媚娘，媚娘也就是我的女兒，但她不是姓梅，而是姓聞人，你明白了嗎？」

狄雲搖頭道：「我仍有一點不明白。」

桃花娘子道：「第一點甚簡單，先夫聞人慶在鬼影子墓裏找到了他的武功及雜學秘錄，但來不及練習，便死在司空無愧摧心指下。而那武功心法却不適宜女子練習，適逢柴天正被司空無愧搶去

心愛情人，把他恨得要死。我便找上了他，着他娶了媚娘，並把練功心法及雜學等秘錄也給了他，條件是要他爲我殺掉司空無愧。你的第二個問題之答案是：我恨柴天正，也恨你。柴天正學了武功，不敢找司空無愧，却挑撥武林中人圍攻他，自己坐收漁人之利。後來却心懸爭霸武林，暗中培植勢力，對報仇雪恨之事毫不積極，只是他的武功已遠遠超越於我，且是我之女婿，除了聽他的，還能怎樣？但自媚娘死後，我便把他恨之入骨，若非他要爭霸江湖，媚娘便不會死於你手。我把眞相告訴你，只望你和他能火併一場，任何一個死去，我都同樣開心，最好你倆兩敗俱亡，我死也瞑目。」

狄雲吩咐趙大把桃花娘子妥爲救治，再向她說道：「爲了使妳能看到結果，我先替妳療傷，只是妳的武功却不能保存了。還有一點，妳剛才只說柴天正挑撥武林人士圍攻司空無愧，却沒提及是誰下此毒手，殺死七十多人。」

桃花娘子吃過趙大給她之藥丸後，精神已轉好，道：「你只要找着那屁股上有紅痣的人便知道是誰了，何須我來說？」

狄雲對羣雄道：「現時眞相已然大白，正義門除元兇及小部份餘孽外，亦已消滅。各位可暫時歸去，他日待元兇伏法後，再與各位共醉。」

黑衣幫幫主皇甫華却道：「狄兄，黑衣幫上下，決定追隨左右，你可趕我們不掉的！」

酒丐也大聲道：「混賬小子，依老兒看，洛陽離此不遠，難得我們齊集，乾脆便去找柴天正算賬吧！」

羣雄齊聲附和，狄雲只得答應。

這時，拯救少林三派高手之兩名幪面人已把殘局收拾妥當，來到狄雲身側，聽候差遣。

乾坤一丐道：「現時大局已定，兩位亦毋須幪着臉，脫下來讓大家親近親近吧！」

兩人望了望狄雲，見他微笑點頭，便把面上黑巾除下。

場中登時起了一陣驚奇之聲音，兩人竟是孫三、李四，金陵贖罪堂的總管和抓藥。場中不少人曾到過贖罪堂，故認得他倆。

羣雄當中，白秀嵐的表情卻是怪異非常，只因他不久前曾當着狄雲面前說出懷疑贖罪堂主人獨孤大夫是正義門中人之語。他尷尬萬分的道：「公子，原來他兩位是你的手下，那麼，獨孤大夫莫非便是……」

狄雲點頭微笑，道：「我便是獨孤大夫！你上次所提出之可疑處，他日有空時，我會給你滿意的答案，免得你終日懷疑我是正義門門主。」

白秀嵐慌忙道：「公子說笑了，我怎敢懷疑公子？」

狄雲道：「各位棄暗投明的朋友請聽着，你們若有家人被囚禁着的話，請追隨白堂主前往接回貴親，明天清早，我在洛陽正義山莊外等你們。」他另吩咐龍鳳堂中人陪同前往。

羣雄押着棄械投降的正義門俘虜，浩浩蕩蕩的下山，奔赴洛陽。

東海二仙見狄雲業已控制大局，遂向羣雄告別，回返東海。

* * *

洛陽正義山莊外，來自少林、武當、丐幫、南宮世家、慕容世家、黑衣幫及龍鳳堂的高手在狄雲率領之下，團團圍着正義山莊。

正義山莊莊主柴天正行了出來，身後只跟着數名隨從，但少林掌門悟因大師也在其中，痴痴呆呆的被兩人挾持着。

狄雲從悟因大師呆滯的眼神中，已看出他被藥物所制，武功全失。

狄雲道：「在下狄雲，我等來意，想莊主必已知悉。莊主蓋世梟雄，想不致於使用悟因大師來要脅我們，交換甚麼吧？」

柴天正仰天長笑，道：「狄世兄果然一代奇才。柴某多年心血，毀於一旦，夫復何求？柴某只有一個條件……」

狄雲打斷他的話，道：「柴莊主這『條件』兩字用錯了！在下從不答允任何條件，只接納建議。若莊主把悟因大師先行釋放，再把意見提出，在下於可能範圍內，定會考慮莊主之建議。」

柴天正長笑道：「既生瑜，何生亮？狄世兄眞不簡單；柴某這次敗在你手上，不算冤枉。悟因大師便交給你吧，柴某索性連解藥一併奉上，免得狄世兄怪柴某小氣。」

趙大、錢二兩人急忙上前接過解藥及悟因大師接回。

狄雲道：「在下謹此謝過莊主。莊主若有甚麼好的建議，請不妨說出，看狄某能否爲莊主辦到？」

柴天正道：「柴某並非要求你們放過我，你不必爲難，柴某若是要逃走的話，在你們還沒有走出太行山區，這裏已空無一人。」

狄雲點頭道：「莊主這話甚對。不知莊主意欲如何？」

柴天正道：「柴某希望能與世兄公平一戰！若柴某僥倖獲勝，其他各人不得阻攔柴某，任我離去；至於世兄則可在兩條路中任擇一條。其一是今後二十年內，聽命於柴某；至於另一條路，柴某不說，世兄亦能料到，那便是世兄自盡當場。如世兄不願出手，亦可派別人代出戰，但賭注仍在世兄身上。」

狄雲問道：「萬一莊主不幸落敗，那又如何？」

柴天正道：「柴某立即自刎而死。另外，這裏一切，均由世兄承受，包括這山莊及柴某所有財產！」

狄雲知道：若然自己也不是敵手，在場各人即使出手攔截，也只是徒增傷亡，故點頭道：「莊主這提議，在下答應。只是細則方面，須略爲修改。勝負之釐定，並無準則。一招之得失，不足論勝敗。既然今天你我之間，必有一人死去，勝負便以生死來決定吧！若任何一方倒地不起，失去戰鬥能力，也作負論。莊主意下如何？」

柴天正道：「如此更佳，免得屆時爭

論誰勝誰負。柴某也有一點先行聲明，我倆既是生死決戰，並非一般比武，故決戰中，不受任何規則限制，舉凡兵器、暗器、毒物等等一切，均可隨時使用，毋須事先知會。」

狄雲道：「這個當然。」轉向羣雄道：「在下擅作主張，接下這場決戰及答應柴莊主之建議。如在下不幸落敗，希望各位成全，不得攔截柴莊主，否則狄某死不瞑目。如各位不同意在下之主張，請現在便說出來。」

在場羣雄均曾見過狄雲之蓋世武功，心中明白，若然狄雲死去，有誰能夠攔截柴天正？

玉鳳道：「賤妾等謹遵相公吩咐，屆時如有任何人士意欲陷相公於不義，賤妾姐妹便視之為敵，當場格殺。只是，請相公小心了！」

柴天正脫下長袍，露出一身勁裝，步向場中，向狄雲拱手道：「狄世兄請！」

狄雲仍是錦袍一度，配上銀色披風，還了一禮道：「柴莊主，請！」

兩個絕世高人，便展開了一場百年罕見之大戰。

鬼影子之武學，一如其名，詭秘怪誕，撲朔迷離，掌勢往往從不可思議之角度攻襲。

狄雲的招數，也是變化多端，時掌時指，虛幻無比的招式夾雜在佛門絕學裏，間似丈六金身，寶相莊嚴，忽又虛無縹緲，如幻如夢。

兩人之身法，同樣快速奇妙；使在場各人看得如痴如醉，目不暇給。

驀地砰的一聲，兩人悠地分開，竟是硬拚了一掌。兩人臉色除略帶驚訝外，並無不同。誰人吃虧，只有他倆心中明白。

兩人併了不下千招，在旁之玉鳳心裏一沉，只因她看見狄雲慢了下來，出手簡直不成招式，只是順手揮出，不帶勁度，似是內力不足之現象。而且破綻百出，險象頻生。

反觀柴天正，他的掌勢却由詭秘變為剛猛，一掌比一掌強勁，愈戰愈勇。

驀然間，只聽見一聲大喝從柴天正口中吐出，他雄渾無比的掌力當胸劈上了狄雲，而狄雲也同時軟弱無力的在柴天正胸口上按了一下。登時，狄雲向後猛退了十多步，方停下來。柴天正却屹立不動，雙目直視狄雲。

衆女看見如此情形，芳心差不多從口中跳了出來。後來看見夫婿雖然面色蒼白，但仍然笑容可掬，方始驚魂稍定。

柴天正慢慢的開口道：「這是天魔之摧心指？」

片刻間，狄雲面色已回復紅潤，只見他微笑答道：「這是摧心指，黃山血案可是你所為？」

柴天正微微點頭，跟着便全身萎靡，頹然倒下。

春花、秋月兩女見狀，一聲嬌呼，齊撲上前，鑽在狄雲懷裏，哭個不停。

狄雲笑道：「傻丫頭，我還是好端端的，妳倆哭甚麼？妳們看，別人都笑妳倆了！」

兩女急忙脫離狄雲懷抱。春花嬌嗔道：「人家担心死了，你還取笑人家！」

這時玉鳳亦走了前來，眼裏也是水汪汪的，狄雲眼看她這副模樣，一把便抱她入懷。

那知玉鳳剛入懷抱，已是放聲大哭，哭得比春花和秋月更是厲害。這也難怪，玉鳳對狄雲之情之愛及關懷，比其他各女來得更深，只是平日埋在心裏，一旦爆發，便不可收拾。

珊珊和無雙兩女急忙上前，安慰玉鳳道：「大姐，相公已經獲勝，何必哭泣呢？應該恭賀相公才對嘛！」

這時，羣雄紛紛上前向狄雲道賀。玉鳳這才警覺失儀，急忙躲在狄雲身後。

酒丐大叫道：「混賬小子，眞有你的！老兒早就料到你會取勝，但却想不到你這樣混賬，令大夥兒白白替你担心！」

狄雲道：「我一開始便佔着優勢，只是你們身在局外，不能感受到吧。柴天正與我硬拚了一掌，吃了暗虧後，便不敢强來。他的掌法神奇詭異，變化多端，如海市蜃樓般摸不着邊際。足足在千招過後，我方能摸清楚他的路數變化。千招後，我改了打法，以無招對有招，毫無一定軌跡；看似破綻處處，但每當柴天正一招出手，我已封着他之去路，逼得他愈打愈快。最後沒有辦法，只好捨長取短，加强壓力，意圖擺脫我之緊迫。如此一來，他的內力消耗極大，我看準一個機會，冒着捱他一掌之險，給他迅雷不及的一記。」

狄雲拿出那司空無愧當日在黃山所拾玉佩，握成粉末，洒在柴天正身上，便與羣雄步入正義山莊。

* * *

臘月廿五日，人人都忙着準備過年。北京城內，威武侯府邸裏，正喜氣洋洋的，擠滿了從四方八面湧來道賀的人仕。

原來這日正是威武侯狄耿長公子狄雲與孫玉鳳、南宮無雙及慕容珊珊大婚之好日子。

黑衣幫幫主皇甫華和副幫主司徒中原帶領着衆正副堂主清早便來道賀。皇甫華抵達，便拉着狄雲往外間跑。

府邸外面，停着一輛馬車。皇甫華道：「狄兄，車廂裏的，是敝幫送給你的賀禮，向希笑納。」

狄雲揭起車簾一看，車廂內竟坐着四名嬌艷如花，國色天香的美女。

狄雲轉身向皇甫華咆哮道：「這算是那門子的賀禮？你分明是給我麻煩！我眞後悔為甚麼會認識你！」

皇甫華大笑道：「這四人都了千中挑一的美女，善解人意、絕不爭風吃醋，我保證你半點麻煩也沒有！至於幾位嫂夫人方面，我來給你說項！哈！哈！」

敢情當日在太行山裏，皇甫華便是打着這鬼主意。

狄雲唯有苦笑。三妻四妾，不知是艷福還是煩惱了，這要日後方能知曉。

（全文完）

☆☆☆☆☆☆☆☆

上文提要：那些妖人經過大劫之後，元氣大傷，必須互相扶持，團結一致。柔柔現在已定形，那些妖人儼然叫她作頭兒，柔柔雖然不想應天青知道她做的是甚麼事，但羣妖聚在一起，妖氣冲天，被玄門正派察覺，以陷空老祖爲首對付羣妖，柔柔不得不協助羣妖應戰，玄門正派高手因受到心魔影响，不敢力戰而止，商量推選應天青爲首殺妖……

☆☆☆☆☆☆☆

詭異奇情中篇故事／黃鷹·文

可飛·圖

陰魔

光照原形畢露　柔柔竟是陰魔

陷空老祖目光一遠。「但你很快變成陰魔攻擊的對象，她若是武力進攻，後果不堪想像。」

應天青沉吟着。「生死有命，只要天下太平，又有何妨？」

這句話出口，他又想起了柔柔，若說他能將柔柔丟下不顧，那是違心之言。

他到底是一個有正義感的玄門正派俠客，雖然不忍，還是大事爲重。

陷空老祖當然不可能看到他的心深處，看透他的心意，也沒有再多說什麼，攤開羊皮，目光轉到金神君面上。「這個陣的擺設要你費費神的了。」

「能夠做到的我一定做，不能夠做的，我就是要做也做不來。」金神君打着「哈哈」：「要我安排他們的位置可是簡單得很。」

「陣勢安排了之後，我才動手取陽火，一切有賴大家的合作。」陷空老祖手揚處，羊皮碎成一片片，正好落在那些玄門高手的手中。

那些玄門正派的高手隨即追着碎片四方八面散開，落在適當的位置。

陣勢與之同時展開，金神君脚步移動，流水行雲般，穿梭其中，稍爲錯誤的玄門正派高手他都很快便發覺，糾正他們的位置。

陷空老祖做着同樣的事情，他當然比金神君迅速，但那份準確則並無分別。陷空老祖開始的時候多少仍然有些不放心，但細看一次兩次，終於完成放下心來。

陣勢很快便安排妥當，只剩下主位與一個空位。

金神君馬上補上那個空位，應天青身形同時移動，迅速上了主位。

他平日行動經已風起雲湧，蕭洒的外形也變得威武起來，現在一上主位，也立即表現出王者大將之風，果然是不同凡响。

陷空老祖看在眼內，暗暗讚許，移步到陽火在地面的位置，目光轉向霹靂子。

「準備好了。」霹靂子雙手移動，火光飛閃，一身火藥果然已準備妥當。

「那麼開路——」陷空老祖手一沉，指向正確的目標。

霹靂子只等陷空老祖吩咐，應聲手一揚，一團黑氣正射向老祖所指的位置。

黑氣與地面接觸，霹靂一聲，地面馬上爆開了一個大洞，泥土飛揚。

陷空老祖袖一捲，飛揚半空的泥土一條土龍也似飛捲向旁邊的平地。

霹靂子看見陷空老祖配合得恰到好處，雙手疾揚，一道一道黑光，射向方才地面炸開的位置。

黑光閃亮奪目，落在地面便爆炸，連串霹靂聲中，那個大洞裂陷得更開。

火藥繼續投進去，爆炸一次緊接一次，那個大洞越來越深。

火藥繼續在深洞中爆炸，聲响越來越低，洞當然越來越深遠。

應天青他們開始的時候亦被霹靂聲震驚，逐漸變得痳木，到後來，那已與爆竹並無分別。



他們的心情却不由逐漸緊張起來，這樣連串爆炸，陰魔是必會覺察，亦不難想到這是要深入地肺引取遊竄進去的陽氣。

這陽氣若是引出來，第一個受影响的就是陰魔，除非他不察覺，否則必定會到來阻止。

陰魔果然察覺。

這時候她正在應天青家中，她沒有忘記事了之後，便來找應天青。

她當然高高興興找到來，人會樂極忘形，魔也是，那刹那她的心靈差不多接近封閉，所以並不知道應天青的方向。

看不見應天青她心裏一陣失落的感覺，心靈反而靈通起來。

應天青一想起她，她立即便感覺到，開始那刹那她心裏一陣溫馨甜蜜。

那只是刹那，她感覺到應天青那一份欲走走不得，無可奈何的心情。

然後她感覺到應天青在一股玄門正宗的正氣包圍中，將她心靈的感應也遮斷。

那正是應天青坐在萬仙誅魔陣主位的時候。

霹靂子炸開地面，柔柔的心靈更清靈，她立即明白老祖等人的動機，知道自己的處境危險。

那股陽氣的影响她當然清楚，她動念同時，化作龍捲，疾向幻波池那邊飛撞過去。

那股龍捲以匪夷所思的速度捲越長空，瞬息千里，很快便已來到幻波池的上空。

以這種速度，龍捲的威力當然更加不可思議，「轟轟發發」驚天動地。

天地間刹那一片血紅色，幻波池的水亦被龍捲飛捲起來，奔騰呼嘯。

那些玄門正派的高手看在眼內，不由得心驚魄動，他們也知道陰魔的威力，可是凌厲到這個地步，還是不由得震驚起來。

金神君强作鎮定，脫口大叫：「和尚先動手，眞人跟着——」

明白陣勢變化的只有他一個，他就是自信可以控制整個萬仙誅魔陣，所以並不怎樣緊張，指揮陣勢發動。

果然和尚應聲祭起果然兩個字，半空中飛舞，與他同一陣的玄門正派高手隨即祭出法寶功力，與果然和尚聚在一起，一齊往上空湧去。

極樂眞人隨即帶動那邊陣的玄門正派高手祭起法寶迎上前。

百禽大師相繼應聲發動，一陣接一陣，一時間光影縱橫，穿梭長空。

那些光影迅速交織成一道發亮的光網，隨着各人功力的加進，光網一層接一層湧現，逐漸加厚，變成了一個光罩。

金神君知道有這種結果，却是從未見過，這下子看在眼內，不由大喜。

他隨即呼喝衆人循正確的途徑將法寶祭起來，次序不亂，陣勢自然更加完整。

應天青是唯一沒有動的一個，座在主位，將那些四方八面原來的內力貫串

起來。

那些玄門正派的高手內力都是盡放，貫進應天青的體內，在應天青來說，那種感覺奇妙無比，說不出的舒服。

也只有他才能夠抵受那許多內力的投聚，也只有他的內力能夠將那許多內力束起來，一環接一環的織成光網，內力越聚得多，他得益便越大，很自然的去蕪存菁，加以吸收。

這片刻的得益已無疑他十年的修行，他的內力越來越好，所做的工作也越來越純熟，到光網變成光罩，他的修爲已與陷空老祖接近。

整個光罩也在他的意志控制內，隨着他意志的轉移而轉動。

光罩完成，那些玄門正派的高手亦逐漸安下心來，他們已感覺到在光罩下的安全。

柔柔同時感覺到萬仙誅魔陣的壓力，呼嘯着龍捲再舒捲，向萬仙誅魔陣撞來。

他看見應天青也担心應天青受龍捲傷害，可是他同時看見霹靂子火藥不停出手，那個地洞已被炸得很深，陷空老祖已蓄勢待發。

陽氣引發，便影响到她的安全，也所以她立時想到要解決那個萬仙誅魔陣。

那刹那她並沒有考慮到應天青在陣中亦會受影响，到底是存着魔性。

動念之後她才再想到應天青，無可奈何的由心一聲歎息。「爲什麼你要跟他們在一起？」

她的心念並未能夠傳達到應天青那兒，萬仙誅魔陣威力已開展，將她的魔力拒於陣外。

她也知道，雖然沒有感覺到應天青的反應，但那股魔力被拒於陣外，她還是有感覺的。

「我若是死了，你難道不會傷心？」她的意念還是再透出來。

應天青一樣沒有反應，全心全意在牽引着那個光罩。

他感覺不到柔柔的語聲，看着那股龍捲，也沒有看見柔柔的感覺，只是感覺到那股龍捲的威勢。

那股龍捲事實聲勢浩大，在陣外飛捲，陣中所見就是一股血紅色的漩渦也似不停地旋轉着撞來。

柔柔已決定將光罩撞開。

動念同時，龍捲更加凌厲，也越來越接近了。

那些玄門正派的高手不由得屏息靜氣，齊都緊張起來。

應天青亦同時打醒十二分精神，也就在這時候他突然有一種感覺。

那股龍捲的顏色非但有點熟悉，而且有一種難以言喻的親切感。

他是經過千挑萬選，才決定柔柔那一身衣衫的顏色，那種顏色非獨不常見，而且可以說只有他才能夠混成，走遍天下也未必再找得到的了。

沒有人比他對那種顏色更熟悉，只是方才離開較遠，再加上水光影响，總覺得有些不同，到現在才能夠完全分辨。

「這麼巧是這種顏色？」他露出了奇怪的表情，然後突然又想起了柔柔。

「她現在怎麼了？」應天青心念一轉再轉。「也許事情已經完了，又到了我那兒。」

沒有人知道他的心意，只是動念之間，那個光罩亦不免有些波動。

陷空老祖一眼瞥見，馬上喝一聲：「收攝心神，千萬鎮定。」

應天青回以歉意的目光，心神一定，雙手揑住了光罩的氣門。

霹靂子與之同時雙手交投，一道道黑光急速如電閃，疾射在土坑內，將洞炸得更寬遠。

陷空老祖這時候已經將土沙聚成了一條土路，一任沙土如何飛揚，都是依着土路往上飛投，再飛投向那邊的土山，聚成土塔。

土塔眨眼間高升至接近水柱的邊緣，陷空老祖看見氣勢已成，一個身手便往土坑下投落，雙脚凌空虛渡，迅速無比。

霹靂子一看脫口一聲：「老祖小心——」

陷空老祖淡然一笑。「我會小心的了。」身形繼續落下。

霹靂子也知道陷空老祖本領高强，完全不受影响，但推測地肺已接近，熱力逼人，又担心火藥引發地火，威力不是，一般人所能夠忍受，所以忍不住出言警告。

事實他亦很担心，在他來說，他火若是引發他身上的火藥，後果更不堪設想。

陷空老祖當然明白，所以也並不見怪，他亦已感覺到地火的熱力，在他來說，這也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冷熱的感覺他已經很多年沒有感覺到的了，好像他這種修爲的玄門高手，一般的氣溫變化對他已根本一些影响也沒有。

地肺的熱力當然不能夠相提並論，所以他早已有心理準備。

霹靂子火藥並沒有停下，一面投擲，身子一面倒退，他已然估計到熱力對火藥的影响。

陷空老祖完全明白，看着連聲「小心——」接吩咐：「霹靂，若是受不了，離開得遠一些。」

「老祖放心，自會小心——」霹靂子也就依着熱力往後倒退。打醒十二分精神，以便應付突然而來的變化。

陷空老祖同時停下，一面作好準備，只要地肺一開他便會衝進去，引導那一股陽氣出來。

他已感覺到那一股陽氣的所在，地肺的熱力也同時更覺接近了。

那甚至已經是灼熱的感覺。

他有生以來，還是第一次有這種感覺，在他修道之前雖然常人一個，可是怎也沒有這種灼熱的感覺。

一個正常人是絕不會將自己的手放進火裏燒的，陷空老祖現在的感覺正就是一個平常人手放在燃燒着的火爐裏感覺，甚至已開始感到灼痛。

他開始懷疑地肺的火焰冒出同時能

否抵受得住，能否不受傷。

然後他開始有些恐懼。

這所謂恐懼的感覺在他來說已是那麼遙遠，那麼陌生的了。

好像一個他這樣的玄門高手，已沒有什麼能夠傷害到他，令他為難而恐懼。

所以他也覺得奇怪，然後下意識的倒退了半步。

這半步之差霹靂子並沒有察覺，配火藥繼續往地肺投去，爆炸不休。

這邊火藥每爆炸一次，幻波池畔的溫度便高一分，那些玄門正派的高手都已感覺到，但反而興奮起來，他們都知道，地肺已快被炸開。

只要地肺分開，陽氣便能夠引發出來，到時候太陽重現光芒，陰魔被消滅，天下又恢復平靜，他們又再可以歡度那種無憂無慮，神仙也似的生活。

這一陣興奮，他們亦為之精神大振，功力再增，那個光罩也就更完整更光亮了。

連他們也感覺到幻波池地肺的熱力，陰魔又怎會不感覺到，她當然清楚只要地肺一開，陽氣洩出來，自己的功力便大受影响，不難因此而烟消雲散。

心裏一急，她推動龍捲更急，「轟轟發發」的，疾向萬仙誅魔陣撞去。

那個萬仙誅魔陣與之同時發出十萬道電光，隨着應天青意志的支配亦轉動起來。

萬仙誅魔陣的轉動與陰魔的龍捲正好配合，也正好抵消了龍捲的轉動威力。

陰魔發覺，由左至右，再由右而左，反覆轉動，企圖將萬仙誅魔陣轉散。

應天青同時支配誅魔陣，由右而左，再由左而右，一再將龍捲的威力卸去。

陰魔並不知道誅魔陣是由應天青支配，一股怒火全落在那些玄門高手的身上。

她越怒龍捲便轉動越急，氣勢之強勁，就是看已令人為之窒息。

那些玄門正派的高手這下子的心情已不是驚心動魄所能夠形容，他們忍不住已有些驚叫出來，但隨即被旁邊的高手按住，沒有離開崗位。

應天青的心意同時經由他們轉注進來的功力透過去，一再叮囑他們鎮定。

光罩內始終保持一定的安寧，所以那些玄門正派的高手最後還是安定下來。

他們終於明白在光罩內完全不受魔力的影响，只要光罩不破，陰魔便不能進了，他們便確保安全。

這種心念一再強壯，應天青將他們注進來的功力轉化得更凌厲，催動得更急，與柔柔的魔力互相抵消。

柔柔將龍捲的威力發揮至盡，到最後還是不見生效，更加憤怒，龍捲一收化為風牆，排山倒海般壓下去。

應天青看在眼內，心念一轉，光罩分開變成一扇扇光牆，組成了一個九宮八卦陣，迎向撞前來的風牆。

那九宮八卦陣變幻多端，與風牆相遇，一轉再轉，風牆的威力便抵消，而光牆再一轉，竟然將風牆困在當中，再壓迫前去。

那面風牆奇大無比，可是一接觸，九宮八卦陣的光牆亦變得闊大起來，將面風牆困在當中。

風牆在柔柔的驅使下左衝右突，迅速闖進去。

九宮八卦陣與之同時發動陣勢的變化，生生不絕，越變越多，仍然保持陣勢的形狀。

光牆的數目不變，可是移動起來變化無窮，柔柔的風牆在當中轉來轉去，所見仍然是光牆，無窮無盡，無論向那一個方向轉動，結果都是一樣。

光牆同時每面壓縮，柔柔在當中開始有不舒服的感覺。

那面風牆亦隨着被壓縮起來，柔柔知道不妙，再要化作龍捲經已來不及。

她既怒又驚，在她來說這當然是前未有過的感覺，終於脫牆而出，飛舞在光牆當中。

應天青正在催動陣勢變化，看見龍捲化作風牆，正中下懷，立即將光罩轉變成光牆，將風牆引進去，正加以壓縮，一心要壓出那個陰魔的眞身，正將之壓碎，灰飛烟滅。

風牆若是不闖進來他是必措手無策，這一下子闖進來便不難囚在光牆當中。

他本來已甚熟悉一切陣勢的變化，再經過金神君的分析，當眞是瞭如指掌，極盡變化的能事。

他沒有失望，終於將陰魔的原形迫現出來，看見一個人從風牆中擠出來，他便要催動九宮八卦陣再來一個變化，也就在這個時候，他看清楚了那是柔柔。

柔柔與陰魔在他來說根本是兩回事，他就是做夢也想不到，陰魔竟然就是柔柔。

看清楚是柔柔那刹那，他整個人都呆住，與他的意志停頓同時，萬仙誅魔陣亦停止了變化。

柔柔所遭受的壓力與之同時消散，亦與之同時他聽到了應天青心裏頭的呼喚：「柔柔、柔柔——」

「你怎麼在這裏？」柔柔的語聲不由發出來。

「你怎麼就是陰魔？」應天青的語聲同時應回來。

他同時從主位上站起來，心神雖然已回復正常，但仍然不相信這是事實。

柔柔也同時凌空落下，立在水池的水面上，披着披風飄揚在半空，掩蓋了半邊天空，彷彿一抹紅雲橫捲天際，飄飛進天邊。

羣俠看在眼內，亦不由呆住，他們已知道萬仙誅魔陣出現問題，不攻自散，卻從未見過好像柔柔那麼美麗的少女。

金神君算是最清醒的一個，目光一轉再轉，脫口叫出來。「這不是你畫的那個美女？」

應天青沒有作聲，只是呆望着柔柔。

百禽大師隨即問：「這到底是什麼人？就是那個陰魔？」

「你以爲是那一個？」金神君冷笑着問。

百禽大師立即大喝一聲：「那還不動手？」語聲一落，一道劍光射去。

其他玄門正派的高手如夢初醒，一齊掣起法寶，金神君那邊急喝：「別離開原位——」

百禽大師反應最快，那片刻也知道厲害關鍵，立即返回原位，同時發動的其他玄門正派的高手的反應却沒有那麼敏銳，到他們要退回原位的時候，已經來不及的了。

陰魔乘隙而入，魔力及處，首當其衝的果然和尙心魔又生，不由一亂，整個萬仙誅魔陣少了果然和尙一個環節，不能夠連繫起來。

跟着半邊神尼，極樂眞人，百禽大師都心魔內生，亂成了一片。

萬仙誅魔陣於是不攻自散，驚呼聲中，衆玄門高手，已分成了幾組。

他們都想連結起來，可是陰魔柔柔魔力飛捲，硬是將他們分開。

極樂眞人心念一轉，勉强抑壓住心魔的影响，喝叱聲中，一道劍光飛射向柔柔。

這道劍光當然凌厲，橫越長空，動魄驚心，柔柔却是輕描淡寫，袖一揮便將那道劍光擋開，再一伸，拂向極樂眞人的面門。

那刹那百禽大師亦發動，一羣雀鳥迎面飛啄向柔柔。

柔柔冷笑聲中雙袖飛舞，一股血紅色的旋風旋轉，將那些雀鳥飛捲上半天。

那刹那百禽大師突然有一種幻覺，那些雀鳥飛上了半天空之後，便在那股紅色的旋風中捲碎，化成了血雨，半空中飛洒下來。

他脫口驚呼，原要飛出去啄向柔柔的雀鳥收回。

柔柔雙袖乘機飛捲進去，一股奇大的力量將百禽大師震得飛摔出去，撞在一羣玄門正派的高手的身上，立時又亂做一堆。

柔柔雙袖再起，龍捲又生，小小的一股龍捲，却已然將那一衆玄門正派的高手捲得七零八落。

極樂眞人、果然和尙、半邊神尼不約而同撞在一衆玄門正派的高手面前。

啞巴同時護住了金神君。

柔柔雙手一掀，披風「霍霍」地飛旋，龍捲一股接一股，一條條血柱也似捲撞向那些玄門正派的高手。

極樂眞人等一齊祭起法寶迎向柔柔，驚惶當中，寶光飛閃亂射。

柔柔雙手繼續飛捲，龍捲一道緊接一道，交織成了一個血紅色的大網當頭罩下來。

極樂眞人、果然和尙、百禽大師的法寶雖然祭起，但心亂如麻，完全發揮不出威力。

柔柔心魔爲先，影响了各人的心情，龍捲交織成血網，更加凌厲。

應天青完全不受影响，柔柔絕無疑問是網開一面，並未將應天青包括在內。

應天青很明白，呆望着柔柔，到最後終於忍不住，長嘯聲中凌空拔起來，劍光飛閃，割開了那張繩網，凌空再飛旋出去。

柔柔看見應天青出手，不由呆一呆，也就因爲這一呆，那張由龍捲交織成的大網，便被應天青的劍光割斷，飛散天外。

應天青劍氣這才收回，凌空飛回主位，目注柔柔，忍不住嘆一口氣。

柔柔亦歎氣，終於問：「爲什麼你會在這裏？」

應天青歎着氣。「因爲需要我在這裏，所以我必須在這裏。」

柔柔目光一轉。「方才我曾經到你那兒，可是你不在。」

應天青接問：「後來你知道我在這裏，所以找到這裏來？」

柔柔搖頭。「我是因爲要阻止那股陽氣出土才到這裏來的。」

應天青聽到這裏才死了心，接受柔柔是陰魔這個事實。「你是陰魔——」

「你這樣叫我？」柔柔淒怨的回問。

「還是叫你柔柔好了——」應天青有些蒼凉的：「這個名字原是我改的。」

柔柔點頭。「就連我這個樣子也是你給我的。」

應天青淒然一笑。「眼睛不是——」

「也是的，我只是提供了眼睛被你選擇，終於被你選擇到適合一雙眼睛。」柔柔所說的也是事實。

應天青看着她：「你到底是什麼？」

「你覺得是什麼？」柔柔反問。

「一個少女——」

「就是現在這樣子，我們就是因爲那幅畫連結在一起。」

應天青仰眼天望。「我應該怎樣說？」

柔柔亦仰首天望。「是天意——」

「天意——」應天青苦笑。「就因爲天意我才畫出那樣的一幅畫。」

「也所以就在畫完成的時候我到來。」柔柔輕柔的轉身。「這不是很好？」

「一些也不好。」應天青歎息。「你走吧——」

「走到那裏？」柔柔看着應天青。

「你認爲那兒適合便那兒適合。」應天青這句話出口，心都要碎了。

柔柔也有應天青那樣的感覺，目光突然一亮，看着幻波池當中那個大洞。

一條火柱也就在這時候從地底冲天冒起來，不太粗大，却觸目之極。

柔柔神態一陣緊張，但隨即安定下來。

一衆玄門正派的高手以爲陽火已然被引出，不約而同，歡呼起來。

應天青沒有，不爲什麼，只爲了那若是陽氣被引出來，柔柔很可能便會灰飛烟滅，從此永訣。

他並不知道柔柔原來的眞面目，那也許非常可怕，也許就只是一團氣，但與他費盡心血畫出來的美女融合在一起，與她還有合體緣，在他的感覺，那就是他的妻子。

事實柔柔給他的感覺是那麼可愛，要他看着柔柔這樣死在陽氣下，他實在難以忍受。

與他動念同時，柔柔亦感覺到，心中一陣溫馨，眼波無限柔情，看着應天青。

金神君啞巴都感覺到這種充滿柔情蜜意的眼波，以同情的目光看着應天青，其他的玄門正派高手沒有，對柔柔他們現在只有一種惡魔的感覺。

他們一樣驚於柔柔的美麗，但發現那已是應天青的人，那種喜悅的感覺，便自然消失，然後便想到將羣妖釋放出來，一切禍患由她而生，那一股憤怒便就冒起來，再想到之前在風牆龍捲之下的狼狽，對柔柔的好感便更加消淡了。

他們所有的希望都寄在陷空老祖身上，以爲老祖已經將陽氣引發出來，當然爲之雀躍萬分。

也就在他們的歡呼聲中，霹靂子惶然從火柱下躍出來，伏地滾身，一條黑龍也似滾翻到安全的地方才停下，不住喘氣。

他已經計算那麼準備，算準了地肺什麼時候會炸開，最快的速度要多久才能脫離危險地帶。

在地肺要開啓之前，他已經肯定，只要地肺一開，那股熱力已足以將他身上的火藥引發。

也所以他最後那枚火藥發出，非獨心情緊張，連眼珠子也幾乎瞪出來。

火藥出手，他的身子馬上倒飛而回，那種速度已超越他的所能。

兩枚較輕的火藥同時從他的手上發出，火藥爆炸，氣流波動，霹靂子也就借勢使力，再往上拔起，速度更加快。

以霹靂子對火藥的熟悉，使用火藥來助長身形的上升並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他對火藥雖然熟悉，對地肺的陽火却完全不熟悉，所以雖然經已有防備，可是地肺一開，陽火冒出來的速度仍然遠在他的預料之外。

那條火柱箭也似從地肺當中冒出，直追在霹靂子身後，也算霹靂子眼快手急，一上地面，及時滾身避開，才沒有被陽火撞在身上。

陽火冒出，直沖雲霄，只是一股，疾衝而盡，又落在地上，化爲灰燼。

霹靂子驚魂甫定，探頭下望，只見地洞岩漿沸騰，烟火迷漫。

也就在這時候，一條人影挾着紅光飛射，從地洞中冒出來，眨眼間已上了地面。

一股赤紅色的火焰緊跟在他身後，到了地面，又縮回去，陷空老祖一度劍光射出，及時將那股赤紅色的火焰截下來。

那看似火焰，其實是千萬縷陽氣之一，劍並沒有截住，只是削下了一截來。

一衆玄門正派的高手也這才發現陷空老祖的狼狽樣子。

陷空老祖一頭長髮全都是火屑，一張老臉亦黑一片紅一片的。

只看這樣子便知道他在地道裏並不好受，看方才的情形也顯然未能夠將那些陽氣成功引出地面。

陷空老祖的推測並沒有錯誤，那些陽氣的確是聚在幻波池的地肺裡，但並不是地肺一開便能夠輕易將之引出。

以陷空老祖的功力，只要能夠集中精神，應該是不難將陽氣提聚，再引出地面，可是他根本不能夠這樣做，在地肺裂開那刹那，實在灼熱難當，他雖然已凝聚起全身的功力，仍然忍受不住。

若是苦撐下去，他勢必被地肺的烈焰吞噬，變成灰燼，他就是發覺有這種可能，不得不抽身，倉皇之間，自然不能夠提聚全身的功力。

那些陽氣也因此只被他引出小小的一股出來，才接觸地面，便因爲天地間一片陰寒，隨即縮回去。

陷空老祖反應當然敏銳，劍氣回身同時飛出，要將那股陽氣裹住，再看如何將之逐漸抽出來。

那股陽氣收縮的速度却在他發出劍氣下，一截不及，只截下小小的一截下來。他雙手連忙捧住，以內力將那股陽氣束起來。

雖然是小小的一股，揉合起來只是拳大一團，周圍已因此溫暖起來。

陷空老祖亦一陣身心舒暢，那股陽氣只是帶來溫暖，一些灼熱的感覺也沒有。

那股陽氣被他束起來，緊接在他雙手間流轉，一團金紅色，耀目如旭日。

一衆玄門正派的高手都以爲那就是陽氣的全部，歡聲雷動。

陷空老祖正要解釋，已看見柔柔，他雖然不知道地面上方才發生了什麼事，但一眼瞥見，亦發現柔柔的魔性非同小可，幾乎立即就肯定這個人就是陰魔。

他開口第一句還是：「好漂亮的女孩子。」

柔柔目光一轉。「陷空老祖——」

「有什麼事你是不知道的？」陷空老祖很奇怪的說這一句。

「你希望我不知道的沒有？」柔柔很冷靜的回答。

陷空老祖歎一口氣。「你知道你在做什麼？」

柔柔很冷靜的應。「我只是爲了生存。」

「你若是生存，不知道多少人要死亡的了。」陷空老祖眼中露出了可惜。

柔柔搖頭。「我是不會傷害什麼人的。」

陷空老祖盯着她。「囚在禹鼎中的羣妖難道不是你放出來的？」

陰魔柔柔沒有否認。「他們被囚在那兒經已多年，也受夠的了。」

陷空老祖再回：「你可知道他們在被囚之前幹過了什麼？」

「不知道——」柔柔搖搖頭。「但不管怎樣，經過了這麼多年，也不該再計算的了。」

陷空老祖淡然一笑。「江山易改，品性難移，魔性怎也不會改變的。」

柔柔想一想。「我看會改變的，他們已經答應我不再出來生事。」（未完・六）

☆☆☆☆☆☆☆

上文提要： 杜秋寒和多蕾絲終於來到于飛虹的住處，于飛虹驚喜萬分，但也爲他倆的安全而擔心，命他倆快速離去……于飛虹爲削弱神秘人物對她們的控制，暗中策劃替八龍女招親，一日在西湖畔搭起擂台比武招親，八龍女個個姿色出衆，引來不人前來參加，情況熱鬧……

☆☆☆☆☆☆☆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卧龍生·文

可飛·圖

金釵令

爲了引出幕後人　令主倉促報喜訊

「波斯王，絲兒絕不能跟你回波斯去！」杜秋寒壯着膽子道。

「你……你敢干涉波斯宮廷的事，你憑什麼？」

杜秋寒冷冷一笑，道：「在下不敢也不想干涉貴國宮廷之事，只是如果多蕾絲不能在這五個月內留在中土，便會毒發命喪黃泉！」

「啊？你說什麼？」波斯王驚嚇得目瞪口呆。

杜秋寒於是將多蕾絲爲救他，服下九九斷腸丹的事，一五一十的告訴波斯王。

「唉！傻孩子……」波斯王虛脫般的躺倒在椅上，搖頭歎了口氣，彷彿一下子蒼老了許多。

多蕾絲似乎有些不忍，她忽然迅速的抹抹眼淚，腰一挺，決然的道：「父王，我答應跟你回去，不過我想單獨和杜大哥談一會兒。」

波斯王像一下子重新活過來一般，眼睛發亮，立刻點了點頭。

杜秋寒覺得，他根本不把多蕾絲的生死與幸福放在心裡，只是不擇一切手段，爲的是保住自己的王位。

波斯王朝四位大漢輕輕一揮手，波斯王坐的躺椅突然騰空而起，一晃眼就不見了。

「絲兒，妳太莽撞了，絕不可以如此的犧牲自己！」杜秋寒緊緊的抓住多蕾絲的手，爲她打抱不平的道。

多蕾絲凄涼的一哭，撲倒在杜秋寒的懷裡，緊緊的抱住杜秋寒寬闊的肩膀，幽幽的道：「杜大哥，他總是生我的父親，我不能眼睜睜的看着他在一夕之間失掉了他最珍視的王位……」

頓了一會兒，又道：「我擁有了你，擁有那個纏綿的夜晚，我已經很滿足了，生能如此，死又有何憾……」多蕾絲說着，突然左手撫弄着小腹部位，神情十分幸福陶然，杜秋寒並沒有察覺。

多蕾絲突然推開怔怔的杜秋寒，仰起脖子，眼簾輕垂，雙眸緊閉，香氣輕吐的道：「杜大哥，吻我吧！給我一個最後的一吻！」

杜秋寒看着多蕾絲那張愁雲滿佈却依然美麗的臉，忍不住內心複雜而無奈的無言感受，他輕歎一聲，快速的俯下臉去，給了多蕾絲一個纏綿的長吻。

兩人就這樣擁吻着，彷彿整個世界都停止了轉動，不知過了多久，耳旁突然傳來了波斯王乾澀的聲音：「夠了吧？」

兩人迅速的分開，杜秋寒尷尬的背過身去。

只聽多蕾絲朝波斯王道：「父王，你知道我深愛着杜大哥，他受到了許多仇家的追殺，我回波斯後，他身邊就少一個人幫助他，父王，我請求你派幾名衞士隨時保護他，好嗎？」

波斯王沈吟了一會兒，點頭道：「這件事我會有妥善的安排。」

「謝謝父王，」多蕾絲轉向杜秋寒，凄楚的道：「杜大哥，再見了！」

杜秋寒轉過身來，面對着多蕾絲，他竟有種欲哭無淚的感覺，只是木然的看着多蕾絲，他欠這個善良、開朗的異國女子太多了！



他無法再度面對這種生離死別的場面，黯然萬分的轉過身去。

過了一會兒，只聽到多蕾絲一聲微弱的低語：「走吧！」

「公主，請上來！」

「咻！」的一聲，風吹草動，杜秋寒突然覺得心頭有如萬錐鑽刺般的疼痛，忍不住回頭一望，佳人芳蹤已杳。

杜秋寒甩甩頭，歎了口氣，不再停留，飛身離去。

掌燈時刻，八龍女比武招親大會已經結束了，八位龍女各自尋覓到了理想的歸宿，離開了于飛虹主婢，開始另一階段重生的日子。

歸程中，車內，于飛虹如釋重負般的輕吁一口氣，沈吟了一會兒，突然愁思又起：「金叔的表面太平靜了，神秘幕後人決不會就此善罷干休的！」

馬車內只有于飛虹一人，瑤華和若華駕車，茶花、劉星、周杰、姜全各騎馬跟隨於後。

金百輪仍然策馬行於馬車之前，一路上默默無語。

于飛虹正想闔上雙目假寐，耳旁突然傳來蚊蚋般的聲音：「于姑娘，是我！」

「是杜兄的傳音入密！」于飛虹心魂一蕩，立刻也以傳音入密的功夫回答道：「杜兄，你們在那裡？」

「我在你左手邊約十尺遠處，我一直跟着妳！」

于飛虹不由得往左方看了一看，發現左方是一大片的樹林，她心念一轉，道：「你一個？多蕾絲公主呢？」

停頓了一會兒，杜秋寒才道：「她被她父親帶回波斯去了，也許以後再也不會到中土來。」

于飛虹聽到這消息，內心竟有幾分竊喜，低頭默默不語。

「我想見妳，並且盡一切力量幫助妳，希望妳不要拒絕我！」

聽到杜秋寒如此懇切的言詞，于飛虹突然覺得自己以前對杜秋寒太殘忍了，她沈吟了一下，回道：「我何嘗不想見你，只是怕連累了你——」

說到這兒，于飛虹估計馬車快到住處了，於是急急的道：「杜兄，我答應你，今晚二更在我房裡見！」

「好！」

杜秋寒聲音甫消失，馬車立刻停了下來，已然回到了住所。

把八龍女嫁了出去，這座深宅大院頓時清寂許多，于飛虹的生活起居，自然由瑤華和若華來服侍了。

二更梆子聲剛敲完，一條人影迅速的閃入一間半開的房間，房門隨即掩上。

桌上只點着一盞燈光微弱的油燈，使于飛虹那張美若天仙的臉龐，更增添了幾分綽約的嬌柔和嫵媚。

「杜兄，坐呀！」于飛虹避開杜秋寒凝迷的目光，指指桌旁椅子道。

杜秋寒依言坐下，喟歎道：「自不歸谷你我分離後，如今重逢，竟有種恍如隔世的感覺！」

于飛虹在牀沿坐了下來，幽怨的道：「這幾個月來，杜兄身旁一直有一位美女陪伴，應當是樂不思蜀，宛如置身仙境一

般才對。」

他二人個性都相當矜持、自信、保守，不肯輕易透露對對方的愛慕之意，只肯以言語來旁敲側擊一番。

面寒心熱的杜秋寒沈默了，他和多蕾絲誤嘗了禁果，他對多蕾絲縱然有歉疚，對于飛虹，又何嘗無愧於心呢？

「杜兄我說錯了什麼嗎？」于飛虹看杜秋寒神色不對，有些不安的問道。

「不，于姑娘——」

「叫我飛虹，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何必如此生疏……」于飛虹先忍不住截斷道。兩片嫣紅抹上了她的雙頰，只是暗中察覺不出來。

「飛虹，你也可以叫我的名字嗎？」杜秋寒幾乎迫不及待的出口道。

于飛虹螓首輕點了點。她覺得這次久別重逢，杜秋寒變得很多，至少他不再刻意的壓抑心中的感情。

杜秋寒突然間站了起來，大跨步的走向牀前，遲疑了一會兒，情不自禁的握住于飛虹一雙柔荑。

「秋寒，你說，你要如何幫助我？」于飛虹不好意思的抽回雙手，站起身子，移步走向花格窗邊，窗前一條黑影忽然一閃而過，于飛虹似乎知道黑影是誰，蛾眉一蹙，並不聲張。

杜秋寒轉過身子，他現在已知道于飛虹對自己絕對有愛意，只以不歸谷中臨分手的那一吻，足以証明。

岔開話題，更顯示了她的高貴、矜持、端莊、守禮。

「妳陷入了一樁神秘事件中，對不？」

「沒錯，在逼我回紅樓不遂，有個神秘幕後人要用對付懶龍、怒獅、閃電豹的方法來對付我，以不費吹灰之力得到的財勢來蠱惑我，目的在讓我遭遇到比死還可怕還痛苦的下場。」

「他為什麼要如此煞費苦心？」杜秋寒聽過有關懶龍三人的事，於是緊張的問道。

于飛虹轉身注視着杜秋寒，苦笑道：「我請教過周杰和姜全兩人，依他們的推斷，以及種種跡象顯示，這一切可能和我的容貌有關。」

「一個人的容貌美醜是天生俱來的，妳以絕世容貌而遭到了這許多波折和艱難，老天眞是不公平！」杜秋寒憤憤不平的道。

「他的耐力驚人，今天我把他一手訓練了十幾年的八龍女嫁了出去，他們仍然沈得住氣，沒有現身。」于飛虹不得其解的道。

杜秋寒皺着修眉，沈吟着不語，彷彿要竭盡腦汁，為于飛虹分點憂，解些勞累般。

「秋寒，小心！」于飛虹突然大叫一聲，一把抓住杜秋寒的手，將他拉到身邊，兩人身體相疊着緊貼着壁面。

說時遲那時快，一支毒針穿過窗櫺，直直刺入牀上繡枕中。

「有人要刺殺我！」杜秋寒本想追出去，但為了避免更增添于飛虹麻煩，只好走向牀頭，伸手欲拔針。

「秋寒，小心針上有毒！」于飛虹飄身過來，緊張的抓住杜秋寒的手臂阻止道，以免他輕舉妄動。

「這支毒針和暗殺南宮世兄的毒針一模一樣！」于飛虹驚訝萬分，失聲道。

「飛虹，以前我遭人追殺時，也差點被這種毒針傷到。」杜秋寒疑雲滿佈的俊面上，也有和于飛虹相同的表情。

于飛虹聞言倒抽了口涼氣，美目圓睜，不勝訝異的道：「秋寒，這麼說，我們面對的敵人可能是同路的。」

第二天早上，內廳上，坐在太師椅上的于飛虹朝垂手而立的金百輪道：「金叔，你知不知道昨晚我的房裡有刺客？」

金百輪眼珠子一轉，推託道：「幸好姑娘妳平安無事，我一人守夜難以照顧周全，不過馬上有人會代八女守夜。」

于飛虹冷冷一哼，道：「再這樣下去，難保我能天天平安無事！」

「金某可向姑娘保証，這種事情絕不會再發生第三次！」

于飛虹聞言臉色倏變，心念電轉道：「莫非暗的不行，他們要來明的？」

凝思間，劉星突然走進來，稟告道：「啓稟姑娘，龍鳳鏢局總局總鏢頭龍在天求見！」

「奇怪，他怎麼在這個時候來見我？」于飛虹感到事態有些不尋常，朱唇一抿，朝金百輪道：「金叔，你不反對我接見外客吧？」

金百輪冷冷一笑道：「在這兒，姑娘是至高無上的主人，金某只是屬下，那敢越權干涉？」

說着，很識趣的退了下去。

金百輪右脚跨出門檻，杜秋寒立刻由內廳後的迴廊走了進來。

于飛虹注意到，瑤華的眼圈有些紅腫，好像昨晚哭過，而她的視綫一直定住在杜秋寒的臉上。

而杜秋寒的眼中似乎只有于飛虹一人，精光灼灼的俊目盯着于飛虹不放，唇角泛起了由衷喜悅的微笑。

就在這時，劉星帶着龍在天走了進來，他的神色看來緊張而且蒼白。

「龍總鏢頭，還不到一年，你就急着要把周鏢頭和姜鏢頭帶走嗎？」于飛虹劈頭就朝龍在天打趣道。

龍在天豪邁的哈哈一笑，正待出口解釋，若華就蹙眉不安的問道：「龍總鏢頭，怎麼慕白公子沒跟你在一起？慕白公子最近在忙些什麼？好久沒有他的消息了！」

「龍某這次正為南宮少兄的事情而來！」龍在天突然雙眉緊鎖，黯然的道。

于飛虹和若華惶惑不安的對望一眼，若華搶着道：「慕白公子他發生什麼事了？你快說呀！」

「若華，稍安勿躁，別把龍總鏢頭嚇壞了！」瑤華拍着若華的肩背，細聲撫慰道。若華才察覺失態，不好意思的吐吐舌頭。

龍在天一方面為若華如此的關心南宮慕白而感到意外，一方面嘆了口氣，道：「南宮少兄已經被南宮老夫人秘密軟禁起來好一陣子，我有三次想求見南宮少兄，都被擋駕於大門外。若不是我與南宮世兄的交情深厚，恐怕南宮世家老僕也不會偷告此事。」

若華一聽，差點沒昏死過去。瑤華趕緊扶住她。

「怎麼會呢？南宮老夫人爲什麼要如此做？她不是一向最疼愛南宮世兄嗎？」于飛虹秀眉緊蹙，一副百思莫解的模樣。

「據南宮世家的人表示，是因爲南宮少兄和姑娘走得太近，南宮老夫人受到了威脅，爲了顧全南宮世家的安全和南宮少兄性命，不得不將南宮少兄軟禁，不讓他再與姑娘接近。」

于飛虹吸了口氣，咬咬下唇，恍然大悟的恨道：「又是那個神秘幕後人！」

「飛虹，想必南宮老夫人也受了神秘幕後人的要挾？」杜秋寒推測道。

「小姐，婢子有個不情之情！」若華突然淚流滿腮的跪下央求道。

「若華，快別這樣，有什麼話站起來說！」

若華由瑤華攙扶着站起，她嗚咽的道：「婢子……婢子想趕到南宮世家，要求老夫人放慕白公子出來，還他自由。」

「唉，這件事情因我而起，應該由我親自上門向老夫人求情才是，可是我的事情未了……」于飛虹沈吟了一會兒，面有難色的道：「若華，南宮老夫人的固執是出了名的，妳去求她，她會答應妳嗎？」

「求小姐讓婢子試試！」若華抽抽咽咽，神情悲毅的道。

若華的眞情流露，于飛虹、杜秋寒、瑤華、劉星、甚至連龍在天等，都感動得唏噓不已。

「好啦，妳去吧！」于飛虹擺手道。

「謝謝小姐！」若華破啼爲笑，朝于飛虹恭敬的告謝。

「記住，別讓金百輪發現！」于飛虹提醒道。

「是！」聲音甫落，若華已飛身不見。

＊　＊　＊

雷聲轟轟，閃電交加，滂沱大雨打在樹葉上，屋頂上，當然也打在南宮世家的大門口前。

這場大雨，已連續下了五天。

南宮世家的正廳上。

「老夫人……」一位丫鬟滿臉不忍的神情，走過來輕聲道。

「怎麼？還沒走？」南宮老夫人感到意外的問道。

丫鬟歎了口氣，搖搖頭道：「她渾身淋得濕淋淋的，不斷的咳嗽和發抖，而且臉色又蒼又白又難看，看起來……眞可憐……」

南宮老夫人皺紋滿佈的臉上，嚴霜頓時化解了些，重重的搖頭歎氣道：「唉！慕白那孩子在外面到處留情，除了于飛虹，還招惹來這麼一位小姑娘……」

「那個小姑娘也實在癡得很，我活到這麼大的歲數了，還頭一次……」

此時，雷聲又大作起來，掩蓋住南宮老夫人的聲音。

等雷聲響過了，老夫人突然動了惻隱之心，吩咐丫鬟道：「叫家院扶她進來吧，找間清靜的客房讓她住下，再叫廚房端碗薑湯替她祛祛寒，感染風寒會要人命的！」

丫鬟得令後，飛快的退了下去。

客房內的一張錦繡牀上，若華緩緩的睜開眼睛，她發現身上濕淋淋的衣服已被換掉，身上穿的是一件上好質料織成的乾爽綢衣。

額頭上雖仍有幾分燙手，但精神覺得好多了。

「小姑娘，妳醒了？妳要見慕白做什麼？」牀前響起了慈藹仍不失莊嚴的問話。

若華聞言立刻轉臉一望，興奮而感激的道：「您就是南宮老夫人？我叫譚若華，謝謝您願意見我。」說着，她坐起了身子。

南宮老夫人見若華話語純稚而有禮，內心不覺湧起了憐愛之情，她緩緩的點點頭，道：「妳還沒回答我的問題。」

若華立刻道：「老夫人，我想見慕白公子，並且求老夫人准許他離開南宮世家，恢復自由。」

「大膽！妳是什麼人？敢干涉南宮世家家務事，提出如此無禮的要求！」南宮老夫人霍地站起，怒火中燒，龍頭拐杖重重的拄地，喝道。

若華嚇了一大跳，南宮老夫人的火爆脾氣果然和外傳的毫釐不差。

她吸了口氣，移身下牀，斗膽朝老夫人道：「且不管晚輩所提出的要求是否無禮，但晚輩深深了解慕白公子的個性，他性好無拘無束、自由自在的生活，如今他被軟禁在家，就如同一隻遨翔慣了海闊天空的巨鷹，突然被獵人捉住關入鳥籠一樣，那種痛苦、悲觀、不適應，不是你我所能了解的！」

「好個伶牙俐嘴的小丫頭，竟然教訓起我來了！」老夫人老羞成怒的道。

若華嘆了口氣道：「若華怎敢教訓老夫人？我只是就事論事罷了，慕白公子是您的愛孫，您難道忍心毀了他的將來嗎？」

老夫人不是不講理的人，她聞言身子一震，暗忖道：「這丫頭說得也有幾分道理，慕白這些日子來是消沈了許多，彷彿變成另一個人似的。」

她沈吟了一會兒，道：「妳能保証他一出南宮世家，能夠平安無事嗎？」

「這……」若華感到爲難了，神秘幕後人若想再對南宮慕白不利，簡直是輕而易舉的事，敵暗我明，如何能避過對方的暗算呢？

「哼，妳沒有辦法保証，是嗎？」南宮老夫人瞧着若華，冷冷一笑，神情間竟也有些不安和無奈。

「姐，小姐，爲了慕白公子，我只好對不起妳們了……」

若華心痛萬分的盤算已畢，決絕的道：「老夫人，如果我帶着慕白公子躲得遠遠的，躲到一個再也不受到別人要挾、威脅的地方呢？」

「妳要帶他走，跟着他？小姑娘，妳聽着，慕白的武功已被我封住了；一個練武的人失去了武功，亦等於一個人失去了手脚一樣，變成殘廢人。」

若華的臉上陰睛不定，顯然她心中正電光火石的思考着問題，最後，她語氣堅定而羞澀的道：「老夫人，我很喜歡慕白公子，就算他的武功被廢掉，我譚若華仍然一點也不嫌棄他。」

南宮老夫人怔住了，她已無話可說，走近若華一步，拍拍她的肩，微微一笑，道：「跟我來吧！」

南宮慕白被鎖在一間豪華而寬敞的房間，這間房間和其他房間不同的地方，是四壁無窗，連一絲牆上的縫隙都找不到。

「打開房鎖！」南宮老夫人命令巡守在門口的護院道。

「是！」

「妳進去吧，待會兒我會過來！」南宮老夫人輕聲朝若華道，然後健步如飛的離開。

牀上朝內躺着一個人，他似乎無知無覺，對開門聲、關門聲、脚步走動聲音無動於衷，身子連動也不動一下。

「慕白公子，是我若華，我來帶你走！」若華一走近牀邊，便心疼而興奮的呼喚道。

南宮慕白終於有了反應，他的身子微微一動，顯然內心十分驚訝，臉部仍然面裡，黯然的道：「若華姑娘，妳不必費心了，如今我的武功已被奶奶封住，出不出南宮世家，對我來說，已經沒什麼差別了！」

這段話說得多麼的消沈、凄涼和無奈，若華的內心一震，熱淚不由得奪眶而出。

她一咬牙，嗚咽的道：「沒想到堂堂的南宮世家南宮慕白公子，竟是如此一個不堪一擊的……儒夫，我譚若華眞是瞎了眼！」

此「激將話」一出，果然奏效，南宮慕白立即翻身而起，瞪視着若華。

若華一看到南宮慕白的臉，連連的後退了好幾步，她不期然的被嚇住了。

這那是往日豐神絕世，俊逸瀟灑，言行擧止間帶着洋洋傲氣的南宮慕白？

現在的他，兩頰深陷，兩眼充滿血絲，鬍渣滿腮，臉色蒼白，眼神中流露着失意、絕望、落寞，和一股正在熊熊燃燒的怒火。

若華下意識的回頭望望八仙桌上，現在午時早過，桌上五、六盤豐盛的飯菜，連動也沒動一下，碗筷也原封不動的擺放着。

若華再也忍不住了，她痛哭一聲，撲倒在南宮慕白的懷裡，一手輕打着南宮慕白的背，埋怨道：「慕白公子，你爲什麼要虐待自己，你答應過我要保重身體的……」

南宮慕白怔了一怔，歎了口氣，他終於明白若華是眞心愛他的，于飛虹就從來沒有這麼毫不設防的對待過他，剛才被若華激起的怒氣，似乎瞬間被若華的眼淚澆熄了。

若華哭了一會，咳了好幾聲，突然抬臉淚眼矇朧的問道：「慕白公子，我剛才罵你，你會生我的氣，怪我嗎？」

南宮慕白苦笑一聲，道：「剛剛會，可是——」

「慕白公子，」若華突然以纖手捂住了南宮慕白要繼續說話的嘴，淚中帶笑的道：「我希望你氣我，你生氣了，正表示你的骨氣和傲氣還在。」

南宮慕白看着若華，怔住了，他在心中反省了一下，若華說得沒錯，如果他對自己已完全絕望，思想也完全麻木了，那怎麼會在乎別人的話呢？

「若華姑娘，我……」

「慕白公子，答應我，拿出勇氣來面對現實，況且你的遭遇並不像你所想像中的那麼悲慘。」若華帶着激勵的眼神凝視着南宮慕白。

南宮慕白回視若華一個感激的眼神，他輕輕的推開若華，不勝唏噓的道：「可是我的武功已被奶奶封住了，我現在和一個廢人無異。」

「不，慕白公子，老夫人只是封住了你的武功，並沒有廢去，等一切風平浪靜後，我相信她很快就會還你全部功力的。」

南宮慕白劍眉軒動，顯然爲若華的話而動了心。

若華突然站了起來，面對着房門，幽幽一嘆道：「我倒希望我們只是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村俗野夫，拋開這一切的恩怨情仇，無憂無慮、快快樂樂的生活着。」

話已說完，若華才查覺自己口口聲聲「我們」、「我們」的，未免太露骨了些，兩腮倏泛桃紅，原來蒼白的小臉蛋泛起了紅色。

「慕白公子，你考慮得如何？是和我一同遠離這裡呢？還是永遠被關在這間屋子裡？」

說着，回頭泫然欲泣的道：「慕白公子，你那麼嫌棄我嗎？如果……現在站在你面前的是小姐，你一定連考慮都不考慮就答應的。」

若華一副楚楚可憐的模樣，佳人深情似海，南宮慕白實感過意不去，他立刻站了起來，走到若華身邊，伸出雙手將她身子扳向自己，嘆了口氣道：「我南宮慕白何德何能？能博得若華姑娘的垂青，只不過妳我要遠離這兒，如何向于世妹和瑤華姑娘交待呢？」

若華見南宮慕白打算跟她走，內心十分欣喜，隨即破啼爲笑的道：「這你不必操心，我可以飛鴿傳書向小姐和姐姐解釋，我相信她們能諒解，並且支持我們的。」

南宮慕白還想說什麼，突然聽到一聲低喝：「若再猶豫，奶奶可要趕若華姑娘走，把你一輩子關在南宮世家了！」

原來是南宮老夫人，她不知何時已走進房來。

「老夫人……」若華柳眉微蹙，欲言又止。

南宮老夫人朝若華擺擺手，示意她不要插嘴，隨即轉向南宮慕白道：「我做了個冒險的決定，不再軟禁你，讓你和若華姑娘遠走高飛……」

沈吟了一陣，老夫人歎了口氣道：「對方實力堅强，莫測高深，日後能否平平安安的，就看你們的造化了！」

若華動容的道：「老夫人，我願意以性命來交換慕白公子的行動自由……」

「好丫頭，妳說得太嚴重了！」

南宮老夫人慈藹的看了若華一眼，又道：「事不宜遲，你們走出這間屋子後，自有人接應，爲你們喬裝易容，我想，應該不會出什麼差錯才是，去吧！」

說着，擺一擺手，歎了口氣，遲緩的

背過身去。

南宮慕白權衡得失，毅然的朝老夫人跪下道：「多謝奶奶成全，告辭了！」

話聲甫落，拉起若華的手，疾步走出門外。

＊　＊　＊

若華和南宮慕白離開的消息，是經過南宮世家縝密的安排，第七天才密傳到于飛虹和瑤華的耳裡的，以防洩露出去，橫生枝節。

譚若華和南宮慕白攜手遠走天涯，毅然離開共同生活了十多年的胞姊譚瑤華，以及朝夕相處一年有餘的于飛虹，瑤華和于飛虹心中的不捨與一時無法適應，自是可想而知，瑤華竟是一時無法接受這個事實。

「瑤華，讓我們為南宮世兄和若華祝福吧，若華也是情非得已而得償宿願，南宮世兄獲得佳人為侶，眞是有情人終成眷屬！」于飛虹輕按瑤華雙肩，軟語安慰道。

瑤華苦笑着點點頭。

于飛虹突然歎了口氣，朝瑤華抿唇一笑，道：「如今若華已不在我身邊，以後得多仰仗妳的協助了！」

「小姐言重了，瑤華將秉持以往的赤膽忠忱，為小姐殫精竭慮……」

頓了一會兒，她突然朝于飛虹抱拳一揖道：「小姐，若華不告而別，瑤華願替若華受罪！」

「不！」于飛虹猛的搖頭，道：「在我的心目中，早將妳們姊妹二人當作最親密的閨中之友，而不是主婢，若華有做決定的權利，何況她也有不得已的苦衷。」

瑤華柳眉一蹙，担憂的問：「若華突然不見，金百輪一定會起疑。」

「他現在已經不起疑了！」

「為什麼？他那麼精明……」

于飛虹神秘的一笑，道：「昨天中午，你爹已親自把若華領走了，金百輪在旁邊看得清清楚楚的！」

瑤華聞言倏然一驚，美目圓睜，又驚又喜的道：「小姐，原來妳早已有所安排……」

接着，她興奮的四下一張望，又急問道：「我爹人呢？昨天我怎會不知道這件事情？」

于飛虹拋給瑤華一個無奈的眼神，解釋道：「為了不露出馬脚，你爹和我們充分合作，抑制住要見妳們姐妹倆的衝動，帶着假若華走了！」

瑤華恍然大悟的道：「這麼來說，也有一個假瑤華了？」

「不錯！」

「是誰有那麼大的能耐，如此精湛的易容術，連金百輪都察覺不出來？」瑤華非常好奇，而且相當有興趣的問道。

「他是波斯人，是波斯王派來幫助杜兄的，這是多蕾絲公主回波斯的條件。」

頓了一會兒，于飛虹又道：「當然，除了這位易容巧匠，還有六位力大無窮、武術超羣，千中挑一的神勇大力士，等着幫助杜兄。」

「杜公子現在人在何處？」譚瑤華語氣艱澀的問道。

「瑤華，妳放心，他現在在這座深宅大院中某個安全而神秘的地方，為了不替他惹麻煩，我只能暫時隱瞞此地點，該出現的時候他自然會出現，妳能諒解嗎？」于飛虹語氣誠摯的看着瑤華，眼神中帶着一抹包容和了解的微笑。

瑤華眼珠子骨碌碌的亂轉，拿捏着于飛虹意味深長的話意，以及那抹瞭然於胸的微笑，兩頰沒來由的飛上兩片嫣紅，一顆芳心也突然怦怦亂跳起來。

「小姐冰雪聰明，一定看出了我對杜公子的情意，我傾心於杜公子，但小姐待我恩重如山，我怎能跟小姐爭愛呢？」

等于飛虹走後，瑤華忍不住內心的感動和徬徨，失聲啜泣起來，淚水沾濕了錦褥和繡枕。

第二天一早，內廳上。

「目前太平靜了，金百輪越來越讓人覺得莫測高深，我担心將有什麼事情發生，各位要謹慎小心才是！」于飛虹憂愁深鎖的目光輪流的轉注着瑤華、周杰、姜全和杜秋寒。

不料與杜秋寒那雙湛湛有神的俊目相接觸時，不由得內心微震，嬌羞萬分的趕緊移開視線。

經于飛虹這麼一提，大家的神色都有些緊張和凝重起來，面面相覷，沈默了一陣子。

姜全拍着大腿，重重的歎了口氣，打破了沈默：「姜某走鏢江湖已有十幾年，世面見得不算少，卻從來沒碰過如此神秘、懾人而令人喘不過氣來的事！」

姜全發着牢騷，于飛虹歎了口氣：「飛虹僱用周鏢頭和姜鏢頭，害二位跟着我躭了不少虛驚，飛虹於心不安，二位現在可以離開這兒，飛虹不再強留！」

此話一出，姜全頓感不好意思，嘿嘿笑道：「我倆已收了姑娘的訂金——」

周杰截斷姜全的話，朝于飛虹拱手道：「錢是另外一回事，單是就江湖道義而言，我倆就不能在這緊張關頭臨陣脫逃，背了個不仁不義的罪名。」

周杰說得豪氣干雲，于飛虹釋懷得微笑點頭，但立刻又眉頭深鎖，陷入了愁思中。

「杜公子——」一夜之間，變得人比黃花瘦的瑤華，突然瞟了一眼杜秋寒，囁嚅的喚道。

「瑤華姑娘有何指教？」杜秋寒的視綫由于飛虹的臉上轉注於瑤華，有禮的道。

他的態度客氣而拘禮，瑤華壓抑住內心的悃然，苦澀的道：「杜公子，你和小姐面對的敵人若是同一路的人，以前你遭人追殺時，可曾看清那些人的長相特徵，或者是何種武功路數，或許能夠尋出些蛛絲馬跡……」

杜秋寒很認眞的凝思回想，然後搖頭苦笑道：「瑤華姑娘，就算杜某能夠指出追殺我的人是誰，也無補於事，因為他們只是受人指使，奉命行事……」

「杜兄說得對，就如我們明知道金百輪是幕後神秘人的手下，卻無法從他身上推測出神秘幕後人到底是誰一樣。」于飛虹同意杜秋寒想法，同時嘆了口氣。

于飛虹頓了一會兒，美目含愁，幽幽的道：「我希望我個人的事能在今年七月前能有所了斷，否則一但痳瘋病發，以前

所花費的心血，全部白費了……」

瑤華這才想到，今年的七月，于飛虹就滿十九歲了，距今只有兩個多月的時間……。

這幾日的朝夕相處，杜秋寒已從于飛虹的口中，得知這件困擾煎熬她十餘年的心事。倒是杜秋寒，因爲個性較爲內歛、謹愼，並未完全將心中所有的疑慮，告訴于飛虹。

瑤華望着杜秋寒的神色，他痛苦，不安，迫切……糾纏着各種無可言喩的愛憐眼色，緊緊的望着于飛虹不放。

「小姐，妳現在還相信金百輪的話？這明明是個陰謀呀！」瑤華脫口道。

「我知道，可是他到底圖的是什麼？到七月初一那天又有什麼事情發生呢？」于飛虹自言自語的道，芙蓉面上疑思滿佈。

杜秋寒嘆了口氣，道：「如果這眞是個陰謀，飛虹根本沒有什麼痳瘋病，我倒希望七月快到，那表示神秘幕後人即將出現，和我們面對面！」

瑤華美眸泛光，道：「杜公子說得不錯，小姐，妳既然自信並無病痛，人又已離開翠園紅樓，就不必再耿耿於懷，我相信神秘幕後人一定會現身的。」

「不，我覺得我必須採取主動，不能再讓他處處佔先機，你們說，是不是？」于飛虹以徵詢的目光巡迴着衆人，語氣却十分肯定。

瑤華沉吟了一陣子，俏臉上的表情瞬息萬變，顯然她的內心正進行掙扎與衝突，然後，她無聲的嘆了口氣，輕咬下唇，瘂聲道：「小姐，婢子以爲只有一個法子，能儘速迫使神秘幕後人現身。」

「哦！瑤華，妳說來聽聽。」于飛虹寄予厚望的凝望着瑤華。

大家目光一下子都注視着瑤華。

瑤華忽然以幽怨的眼神，飛快的瞟了長身玉立的杜秋寒一下，才道：「如果小姐能宣佈和杜公子成親，我相信神秘幕後人一定會忍不住現身。」

此話一出，杜秋寒和于飛虹情不自禁地對望一眼，但相方目光只稍接觸，便靦覥的避開了去。

杜秋寒嘴角微咧，于飛虹則粉頰泛羞，黛眉微蹙，頗爲不安的望着極力壓抑內心激動的瑤華。

「瑤華姑娘這個建議倒是可行。」姜全看看周杰，贊同的道。

周杰也緩緩的點頭，道：「于姑娘和杜老弟成婚，不但是珠聯璧合，佳偶天成，而據周某的直覺判斷，那神秘幕後人對姑娘的絕世美色似有欽慕垂青之意，姑娘和杜老弟的婚事傳揚出去後，神秘幕後人現身的機會很大。」

于飛虹低頭，垂睫思量了一會，眼梢瞟了瞟身旁的杜秋寒，見他雙目含情脈脈，在衆目睽睽之下，毫不避嫌的盯着她看，不由得神魂一蕩。

她吸了一口氣，收拾起心頭遐思，憐愛的道：「瑤華，妳認爲這是唯一可行的辦法？」

瑤華明白于飛虹對她有所顧忌，怕傷着她的心，於是留給她一個去路。

瑤華勇敢的點點頭，道：「是的。婢子在此先祝福杜公子和小姐白頭偕老，永浴愛河。」

說着，朝杜秋寒和于飛虹襝衽一揖，藉口推說身子不舒服，轉身退了下去。

杜秋寒這時才察覺瑤華的內心，並不如表面上的平靜淡然，不禁感到奇怪。

忖思間，屋頂上突然傳來一聲沙啞的哈哈笑聲。

「誰！」

于飛虹等人倏地驚覺的低喝，昂頭往上一望，只聽笑聲一閃而逝，輕風一飄，一包沉甸甸的東西「砰」的一聲，正巧掉在杜秋寒的手中。

「這……」杜秋寒低頭一望，不禁微吃一驚，只見手上拿着的是一個紅綢袋包，上寫着「良緣天定」四個墨字，字上的墨漬還未乾。

「飛虹……」杜秋寒和于飛虹驚疑不安的對望一眼。

于飛虹呼了一口氣，朝杜秋寒道：「看來來人並無惡意，打開來看看吧！」

杜秋寒點點頭，打開紅綢袋包一看，不禁錯愕萬分，只見綢袋裡面裝的是厚厚一疊銀子，粗略估計約有十萬兩左右。

這時，周杰和姜全面面相覷，同時驚吁了口氣，一方面驚嘆來人已達出神入化的身手，另方面也被來人出手的闊綽、大方嚇怔住了。

于飛虹秀眉蹙得緊緊的，一雙美目充滿着迷惘的神色。

＊　＊　＊

這一天夜裡，周杰和姜全爲了杜秋寒和于飛虹已成定局的事，突然間酒興大發，在房內乾杯慶祝，一直喝到三更半夜。

第二天，劉星和茶花赫然發現他們兄弟倆已長醉不醒，共赴黃泉。

于飛虹發現，致命的是酒杯中無臭無味的劇毒丹藥——天蠍丹。

于飛虹內心驚怒惶恐交加，立刻下令找來金百輪詢問，但據劉星和茶花稟報，金百輪昨晚就出了莊院，一夜未歸。

先是若華離開，然後在一夜之間失去了兩位培植數月之久的得力助手，于飛虹內心的悲傷和憂憤，可想而知。

對於龍鳳鏢局的龍在天總鏢頭，于飛虹自然有股深深的歉意。

這天下午，龍在天帶着兩名手下，神色黯然悲憤的抬着周杰和姜全的屍體，離開了深宅大院。

據于飛虹、杜秋寒、瑤華的判斷，這件謀殺案必然與神秘幕後人有關。

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第三天以後，幾乎江湖上各大門派山幫，都收到一張紅帖，上面書寫着杜秋寒和金釵令主于飛虹的喜訊，時間是在六月九日酉時，地點是西湖西北方十里遠的紅楓山莊。

紅帖上還註明：敬邀參加，恕不收禮。

于飛虹和杜秋寒近日將締結連理的消息，自此以後，便成爲轟動江湖的不大不小的盛事。

而近日江湖上風平浪靜，這件親事竟也成爲大家口耳相傳，茶餘飯後閒談的資料。

就憑于飛虹等五人的力量，能在幾天

之內將這件消息炒得熱烘烘的，似乎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心思敏銳縝密的于飛虹，覺得在冥冥之中，有一股力量在帮助他們。

一輪皓月，掛在灑滿繁星的夜空中，地上兩條靠在一起的影子，突然緩緩的分開來。

「飛虹，再有半個月，就是我們的好日子了。」杜秋寒扶着于飛虹的纖肩，深情款款的道。

于飛虹羞澀的輕點螓首，黛眉蹙了蹙，突然頗有感慨的嘆了口氣。

「秋寒，我担心那天，也是我倆生死存亡的關頭，秋寒，我倆一定要同心合力才是！」于飛虹說着，輕輕握着杜秋寒的手。

「飛虹，這還用妳說嗎？夫妻本是同體一命，我一定會捨命相陪，就像那天在不歸谷……」杜秋寒挖心剖肺的細語，同時反握住于飛虹的纖手，垂首在她粉頰上深深一吻，就像幾個月前，不歸谷臨別前，于飛虹給他的輕吻一般。

于飛虹嘴角牽起了一抹嬌羞的甜笑，但腦海內的一個念頭一閃而過，笑容霍地收歛不見。

她抽回手，坐正了身子，注視杜秋寒，緩緩的道：「秋寒，你的心中，除了我，還有別人嗎？」

杜秋寒心頭一震，怔了一會兒，他是愛于飛虹在先的，於是他誠摯的道：「除却巫山不是雲……」

「哦？那多蕾絲公主呢？」于飛虹芳心竊喜，却黛眉微揚，不信的追問道。

提起多蕾絲，杜秋寒內心的隱痛處猛然的被碰觸，杜秋寒倏地由石椅上站起，走向前幾步，抬頭呆呆的注視天邊，一句話也不說。

「秋寒，其實你不必對我有任何的歉疚，你人品俊逸，瀟灑磊落，是人中之龍，我于飛虹自視甚高，尚且抵擋不住你的魅力，何況多蕾絲公主和……」

說到這兒，于飛虹停頓住了，沈吟不語。

杜秋寒霍地回頭，見她一臉欲言又止的猶豫和考慮，他思量于飛虹話中的含意，不由得皺緊了眉頭。

難道除了于飛虹和多蕾絲，也有其他姑娘喜歡他嗎？

如果有呢？

杜秋寒想到這兒，不由得苦笑失聲，沒想到自認生活中並無快樂，無春天的他，偏偏有佳人垂青，眞是奇事。

杜秋寒再苦笑一聲，猛然回過身來，石椅上的于飛虹不知何時已離開了。

杜秋寒正覺得奇怪，但覺鼻中鑽入了一股少女身上持有的幽香。

他眉眼一抬，但見月光下正嫋嫋婷婷的走來一位貌美的少女。

「瑤華姑娘，妳……妳怎麼也在這兒？」杜秋寒冷不防吃驚而有些口吃的道。

「我……是小姐約我初更時分到花園中來，與她一起觀賞月色……」

瑤華一眼瞧見在月光中翹首獨立的杜秋寒，也着實的嚇了一跳，美目四下顧盼，哪有于飛虹的影子？

瑤華不由覺得事情有些蹊蹺，眼珠子溜了好幾圈，頓時明白過來，一定是于飛虹想製造她和杜秋寒單獨相處之機會，而設了此計，誆她到花園來，與杜秋寒不期而遇。

想到這兒，瑤華心裡一暖，不由得感到有些臊熱難安起來，她慌忙的朝杜秋寒斂衽爲禮道：「杜公子，我還有事還沒做好，不打擾公子清靜了。」

說着，蓮步輕移，就要轉身離開。

「瑤華姑娘請留步！」背後及時的傳來杜秋寒的阻止聲音。

瑤華聞聲止步，她的心跳加快了，臉頰上也有些微紅，她壓抑住內心中興奮的猜疑，轉過身來，以儘量平靜的口吻道：「杜公子，有事嗎？」

杜秋寒走近瑤華幾步，微笑的朝瑤華拱手道：「多謝姑娘的冰媒，在下藉此機會謝過了。」

瑤華聞言，臉上的興奮期望神情頓時一掃而光，嬌容黯淡。

「原來他留住我，只爲了謝我促成了他和小姐的婚事……」

心念電轉，瑤華嘴角浮起一絲落寞的淺笑，後退了一步，強忍憂傷的道：「杜公子不必拘禮，你和小姐本來就是天造地設的一對！」

杜秋寒一直注意着瑤華，也感到她的神情有點不對，這種神情，與那天爲于飛虹促婚有點類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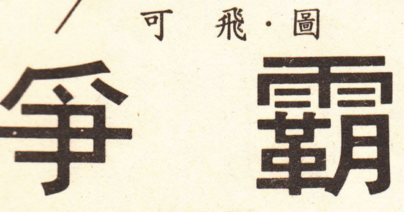
凝思中，瑤華避開了杜秋寒的目光，垂睫道：「杜公子，若沒別的事，我先告退了！」

（未完，卅九）

上文提要：蓋天幫幫主帥英傑做壽，賓客盈門，余青身可人質，却要在賓客面前表演歌舞娛賓，不過此刻因余青玉已恢復信心準備逃走，所以心情較好，加上麗萍已暗中通知他準備一切……譚勝擄住帥俊豪，使蓋天幫的人投鼠忌器，麗萍、余青玉、楊秋潭等一路退向大門，孟俊飛出其不意撲向余青玉，可此刻的余青玉已非昔日吳下阿蒙……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爭霸

傳奇人物琮鈴子　放棄武學入梨園

「刷！」長劍墜下，劍尖恰好落在兩塊石板間之縫隙，幾乎沒柄，余青玉從容拙出，豪興逸飛地道：「誰還敢上來？」

譚勝見狀，心頭大喜，連忙拉着帥俊豪走前，司馬七邊退邊道：「恭喜三公子在牢內練成絕技！」余青玉拉着麗萍，仗劍在前開路，此刻！廣場內所有的人，都趕過來瞧熱鬧，無形中將余青玉三人團團圍住。

彼此雙方都有顧忌，余青玉固然挾持着帥俊豪，但對方亦知道他們不敢隨便下毒手，否則所倚盡失，後果不喻而明！

麗萍見離第二道大門尚有十多丈，不由焦急起來。一把搶了余青玉手中長劍，轉身將劍抵在帥俊豪肚子上，道：「我被你父糟蹋，今日不在你身上刺幾個洞，怎能洩憤！」

孟俊飛冷笑道：「你敢動他一根毫毛，孟某便叫你一聲娘親！」

麗萍狂笑道：「那你做定我兒子了！」

司馬七忙道：「姑娘慢來，千萬莫輕舉妄動！」

麗萍冷笑道：「司馬七，任你舌粲蓮花，也不上你的當！我是個女人，沒什麼可怕的！傷了他又如何？大不了一死而已！」言畢劍尖一送，在帥俊豪肚上割開一道口子，鮮血長流。

司馬七喝道：「賤人你敢！」

帥俊豪哭道：「司馬七，你再不叫他們退開，少爺便要爹殺了你！」

司馬七臉色一變，這一着他可吃不消，便道：「少帮主既然這樣說，司馬七不敢負責，唯有遵命，大家退開！」眾人聞言，又見帥俊豪不斷淌血，只好退開。

麗萍劍尖仍指着帥俊豪的肚子，冷冷地道：「孟俊飛我兒，爲娘提醒你，你們再拖延時間，帥俊豪血盡而亡，你們誰也吃不消！」

孟俊飛羞怒攻心，却又作聲不得，半晌方道：「賤人，你狠！他日你莫落在我手中，否則教你生死兩難！」

譚勝大喜，道：「快走！」

余青玉拉着麗萍道：「麗萍，眞有你的！你聰明機智更勝鬚眉！」

第二道大門有道石檻，譚勝因拖着帥俊豪的關係，須挺腰將他抬高，楊秋潭一直在他背後等候機會，見狀突然提膝撞在他尻骨上！

這一着無人想得到，譚勝剛才十分緊張，此刻因爲麗萍的辦法奏效，精神鬆弛下來，更無提防，身子向前一俯，懷內的帥俊豪亦撞了開去！

司馬七反應極快，立即掠前，同時喝道：「快攔住他們！」他抓住帥俊豪立即後退，不愧「飛鴿」之外號！譚勝豈甘心失敗？抽刀急砍！司馬七將帥俊豪往後一拋，喝道：「接住！」他一撐腰，自側翻了開去，譚勝還想追帥俊豪，但是孟俊飛已取了一柄劍，攔在他身前！

變生肘腋，前面的余青玉和麗萍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一時之間齊呆住了，譚勝叫道：「三公子，快逃！」

余青玉揮劍殺了過去，道：「不，要逃一齊逃，要死一齊死！咦，楊秋潭呢？」

譚勝怒道：「別提那畜牲了，我恨不

得吃其肉，寢其皮！」

只聽楊秋潭站在門檻旁邊，笑嘻嘻地道：「余三，譚勝，你們還是投降吧！說不定幫主有好生之德，還會留下你們一條生命！」

麗萍罵道：「楊秋潭，三公子對你恩重如山，你為何出賣他？」

楊秋潭冷笑道：「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他對我有何恩惠？哼哼！」

司馬七此刻因危機而過，意態十分輕鬆，道：「余三，你投降吧，司馬某答應替你向幫主求情！」

余青玉內功雖强，可是其他方面太差，只能一味硬拚，碰到蓋天幫幫衆自能奏效，遇到高手，對方懂得避重就輕，就不能展其技了。

譚勝連劈七刀，將孟俊飛迫退幾步，他橫掠一丈，飛至余青玉身邊，一把將他拉開，並肩殺至牆角，司馬七急道：「大家圍住他們，不用着急！」

與此同時，裏面忽然湧出一羣人來，為首的正是帥英傑，他哈哈笑道：「余三公子，帥某有心饒你，你自己要尋死路，可怪不得我，今日在場之好友，均可作証，將來余修竹興問罪之師，便是無理取鬧！」

剎那間，人羣中許多人叫道：「咱們願意替蓋天幫作証，余三實在死有餘辜！」

余青玉大聲道：「帥英傑野心勃勃，意欲統治武林，你們遲早也會被其消滅，死到臨頭，猶未醒覺，尚是助紂為虐，實乃可嘆！」

右祖秋罵道：「小子，你是什麼東西，胆敢罵咱們？當眞活得不耐煩！」

麗萍接道：「帥英傑趁今日做壽，乘人不備，已去攻打快刀門了，遲早輪到你們！」這一叫，羣雄聳然動容，人人均轉頭望着帥英傑。

帥英傑冷哼一聲：「豈有此理，妖言惑衆，給本座殺了他們！」

余青玉逃跑計劃功敗垂成，大喝一聲：「少爺跟你們拚了！」不料讓譚勝一把拉住，低聲道：「三公子莫衝動，屬下尚有辦法！快拖住他們！」言畢轉身背着衆人。

余青玉一愣，隨即喝道：「且慢，余三已逃不掉，你們急什麼？我還有說話！」

孟俊飛因虎口被他震裂，對他恨之入骨，冷笑一聲：「你還有什麼話好說？今日我教你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不可！」

余青玉大聲道：「帥英傑，余三想見見星星！」

帥英傑臉色大變，喝道：「孟俊飛、司馬七，立即將他們殺掉！」

就在此刻，只見譚勝轉過身來，脫手飛出了一個黑乎乎的管子，管子直向帥英傑飛去！

「辣手跛豹」司馬安冷笑一聲：「米粒之珠，也放光芒！」踏前一步，揮拐一撥，只聞「蓬」的一聲巨响，如同山崩地裂，司馬安雖覺不對，要閃開已來不及，身軀已被炸開幾塊，連鐵拐也被炸彎了。

事出突然，衆人都大吃一驚，紛紛後退，連帥英傑亦大驚失色，問道：「這是什麼？」

譚勝道：「這是西域霹靂堂製造的『掌心雷』！」話音未落，又拋出第二枚，這一個炸的却是大門，大門在火光烟硝中倒坍，他忙道：「快跑！」擁着余青玉和楊麗萍出去。

帥英傑估計他的「掌心雷」已經用罄，否則應該再向自己再投拋一枚，以阻追兵，因此喝道：「快追！」

蓋天幫幫徒驚魂未定，聞令都面現猶疑之色，帥英傑道：「飯桶，『掌心雷』製造不易，他那來的這麼多！」

東郭西城接道：「不錯，他們如果還有的話，還不先拋一枚阻攔咱們麼？」

話音剛落，忽然有人道：「他用罄了，還有老夫的！」衆人轉頭望去，只見大門簷上站着一位「牌官」，右手緊揑，高高舉着。

帥英傑臉上閃過一抹殺機，道：「左寨主，你幹的好事，這不是你請的戲子麼？」

左漢典臉色微變，輕咳一聲，道：「幫主明鑒，左某不知道……更不是他們一夥的！」

「帥某相信你，不過解鈴還須繫鈴人，你倆兄弟將他擒下來，一切自然明白！」帥英傑話未說畢，已一口氣向那「牌官」發出七柄飛刀，同時喝道：「由兩旁圍牆追！」

那「牌官」見飛刀迎面而至，突然一個倒翻落在牆外，孟俊飛第一個向大門射去，忽見牆頭上飛進一件黑乎乎的東西！

他一驚非同小可，顧不得身份，連忙翻落到地上，向旁滾去，其他人亦發出一聲喊叫，紛紛走避，誰知那團東西一落在地上碎成粉，毫無動靜！

帥英傑怒道：「飯桶，連一塊泥巴也害怕，捉不到那幾個人，你們都不用回來見本座！」

孟俊飛向來眼高於頂，狂傲慣了，聞言羞愧攻心，自地上跳了起來，道：「幫主，屬下帶人去追，假如不能帶他們回來的，便永不踏進此門！誰不怕死的，便跟孟某追去！」霎時間，倒有二三十個人跟着他冲出大門。

帥英傑臉上滿佈殺機，沉聲道：「今日本幫發生的事，倒教各位嘉賓見笑了，請再進去喝酒！」

左漢典忙答道：「幫主，這戲子由咱們雙龍寨負責追緝，恕不奉陪，待捉到他，再來見幫主！」

帥英傑假意地道：「如此帥某怎能心安？這事全交由貴幫處理，再說左寨主和右寨主兩人，帥某知之甚詳，豈有見怪之意？」

左漢典和右祖秋對帥英傑脾氣亦清楚得很，知道留下來難以說話，只有將「牌官」捉回來，才可與蓋天幫恢復「良好關係」，當下執意要走，將帶來的八個親信喚來，匆匆奔出大門。

東郭西城道：「幫主，孟堂主驕性太重，剛才吃幫主一激，恐會魯莽從事，須得再派人暗中協助方行！」

帥英傑拂袖轉身，邊走邊道：「此事便由總管安排！」

東郭西城連忙令司馬七、雷九峯和楊

戟，各自帶本部人馬追趕，臨行交待道：「記住，若非不得已，只能暗中協助！」

衆人出了大門，那裡還有余青玉等人的踪影？楊戟道：「孟俊飛此人心高氣傲，自恃得寵，目空四海，最好能夠煞煞他的氣燄！」

司馬七知道他要說什麼，連忙截口道：「此事非同小可，萬一走漏了余青玉，本幫聲譽受損，幫主降罪下來，誰也受不了，個人恩怨且放在一旁，日後再慢慢計較！兩位一個向左，一個向右，司馬某走正面，我會不斷與兩位聯絡！」

雷九峯忽道：「假如他們繞圈走後面小河，那又如何？」

司馬七一怔，隨即道：「那兩位負責前面，我負責後面！」當下各自帶人追趕。

余青玉被譚勝拉着出去，他恐麗萍跑不動，一手挽着她的腰肢，向前跑去，剛跑了幾步，譚勝回頭訝然道：「那　是誰？」

余青玉回頭見門簷上站着一位旗牌官，脫口道：「他是琮鈴子師傅！」

譚勝轉身道：「咱們走後面，那裡河汊多，逃出的機會較大！」說着拉着他們跑去。

余青玉道：「等琮鈴子師傅……」

譚勝道：「他武藝高強，等下自然會來找咱們！」他放了手，又道：「快揹起麗萍跑！」

麗萍急道：「三公子，你們快跑吧，不必理賤妾！」余青玉一急之下，一把將她抱起，隨譚勝跑去，他以前亦以輕功較佳，那是因爲有實用價值：狩獵時用得着。如今內力雄厚，去勢就更快了，幾個起落已追上譚勝。

譚勝急道：「如此甚花氣力，不能抱，要揹！」麗萍也知道余青玉不會捨棄自己而不顧，當下只好依言，任由余青玉揹起來跑，一顆心却如小鹿亂撞。

跑了一回，饒得余青玉氣力悠長，也有點吃不消，他回頭一望，不見琮鈴子追來，不由住脚道：「譚叔叔，俺師父還未來！」譚勝爲了等候機會，裝瘋賣傻，吃盡了苦頭，余青玉對他又是敬佩，又是慚愧，不由改了稱呼。

譚勝道：「譚某雖然不知其武功之深淺，但估計必然有過人之能，他敢現身阻擋蓋天幫追兵，必有所恃，公子何必担心！何況此刻咱們返回去，不但救不了他，反要蹈險，百害而無一利！」

余青玉雙眉緊皺，道：「他是爲了救咱們才現身的，若因此而落在蓋天幫手中，教余三今生如何能安心？」

譚勝沉聲道：「三公子，大丈夫要辦大事，豈能婆婆媽媽？如果你只是爲了心安，譚某的責任已了，你大可以回去！如果你還有志要幹一番事業者，譚某便拚死保護你脫離險境！」

麗萍亦道：「三公子，譚大叔說得對！你吃了許多苦頭，又得譚大叔苦心孤詣，將你救出來，料不會就此混混沌沌過一生吧？若是如此，連賤妾也看不起你！」

余青玉臉有愧色，略一沉吟，咬咬牙道：「好，走吧！」他再度將麗萍揹起奔前，就在此刻，忽聞一陣馬蹄聲傳來。

黎明前那一刹那，最是黑暗，附近草長及膝，馬蹄聲越來越近，譚勝忙道：「快伏下！」

三人剛伏下不久，便見一隊人馬逶迤而至，馬上之人都是提着火把，爲首那人正是司馬七，只聽他叫道：「停！」蓋天幫幫徒依言勒住馬。司馬七道：「料他們沒有坐騎，不會跑得太遠，由現在開始不可走得太急，留意草叢！萬萬不可走漏！」

另一個大漢道：「堂主，此去數十里都是我們的勢力範圍，不怕他們能插翅高飛！」

「當然，幫主必令人用烽火傳訊，他們躲得了今晚，亦躲不了明天！」司馬七道：「但假如落在別人手中，咱們到底臉上無光！走吧，也許薛堂主他們已在前面佈防了！」

說着馬隊又緩緩前進，半晌余青玉才噓了一口氣，道：「好險！」

譚勝却道：「剛才司馬七可能已發現了咱們，亦可能只是估計，他說的那番話似有意說給我們聽！嗯！蓋天幫又多了一個朋友！」

余青玉一怔，脫口道：「你說他有意放咱們？原因何在？」

「因爲上次他去咱們流星門，雖說他可能故意讓咱們抓住，但咱們不殺他，到底對他有恩！嗯，這人有意思！」

麗萍接問：「聽你們這樣說，蓋天幫似乎還有朋友！」

「不錯，若非『鐵算盤』黃卓敏，譚某這裝瘋的把戲豈可瞞盡了蓋天幫上下人等？而且他還常常送些食物與某……」

余青玉脫口道：「那夜我在西廂空地上練功，拾到一隻燒鷄，就是你拋與我的吧？」

譚勝點點頭，道：「那是黃卓敏給某的，某怕你抵受不住，故此悄悄潛入西廂，因見你練功正在要緊關頭，不敢打擾你，只留下那隻鷄！早年我因救了黃卓敏的妻子一次，他感恩於我，故而甘冒犯幫規助我！三公子，他日可不要忘了他！」

余青玉正容地道：「這個自然，就算譚大叔，對余三亦恩同再造，余三必報大恩！」

譚勝目光一閃，欲言又止，終於低聲道：「他們去遠了，咱們走吧！」

行了一程，前面忽然傳來一陣水聲，譚勝語氣有點興奮，道：「假如找到隻船，咱們脫險的機會便增加了！」當下三人沿河而跑。一忽，見河畔放着一艘舢舨，舟上無人，譚勝一躍而上，道：「舟上有槳，快上來！」

余青玉攙麗萍上舟之後，譚勝即操槳，小舟慢慢滑前，他臂力强勁，小舟去勢越來越快，麗萍噓了一口氣，道：「未知此河通往何處？」

譚勝道：「此乃昌江之支流，如今亦顧不得這許多，唯有見路行路，過了長江便安全了！」他划了一陣，便由余青玉接手，未幾天色便亮了。河之兩岸積雪未消，一片白茫茫，甚是刺眼。

忽然岸上露出一顆腦袋來，相貌甚是粗豪，向下面望了一眼，立即高呼起來：「堂主，他們在這裡！」

余青玉大吃一驚，急忙用手划動幾下，小舟如箭離弦射出。但是岸上已出現了一排人，只聽一個低沉的聲音道：「下去捉他們上來！」二三十個大漢立即衝了下去，緊接着，一個四十來歲，身材粗壯的大漢，手提一把五百斤的硬弓，引弓待發，喝道：「乖乖停船，否則便不客氣了！」

譚勝低聲道：「快！」余青玉只好再度用力划槳，譚勝道：「三公子，譚某自小便與一姓程的姑娘訂了親，只因某不喜有家室連累，所以屢次退婚，奈何那女子堅不允再嫁，如今尚待字閨中，假如譚某有甚麼不測，請三公子通知她，順便叫她速速嫁人去！」

余青玉忙道：「這時候，豈可說此喪氣的話？」他用力划船，那些大漢一時間居然追不上來。

麗萍則問：「譚大叔，那痴情女子叫什麼名字？住在何處？」

「她小名如玉，在荊州襄陽。」

說着岸上那位大漢急奔幾步，突然停止，手指一鬆，長箭貫風望余青玉胸膛射去，譚勝早已抽出刀來，作好準備，刀一沉，立將箭擊落河中，可是却震得譚勝手腕發痲。那大漢標前幾步，又彎弓搭箭發出兩枝箭，仍被譚勝擊落，可是余青玉分神之下，小舟速度自然減慢，他知道逃不出去，只好令余青玉停船。

那漢子仍挽弓，道：「快上岸來！」

譚勝首先跳上岸，揮刀護住余青玉及麗萍，問道：「閣下是何人？」

「某乃蓋天幫一字堂堂主薛旗！」

譚勝道：「三公子，待會兒某來抵擋他們，你再伺機上船逃去，只要脫出長箭射程，便安全！」

余青玉急道：「如此怎可？」他想起譚勝適才說的話，知他懷必死之心，更爲焦急。

譚勝沉聲道：「三公子忘記昨夜某對你說的話？再說我水性好，只要你船離開，某便可借水遁之！」

薛旗又喝道：「快上來！」

余青玉估計他不敢貿貿然射殺自己，突然自譚勝身後標前，他此刻已非昔日之吳下阿蒙，行動疾如閃電，一個大漢只覺眼前一花，已讓他抓起，緊接着身子便凌空飛出，不由手腳亂蹬，叫起救命來！

余青玉已順手抽起他腰帶上的鋼刀，隨其後向岸上飛去，這幾個動作，兔起鶻落，一氣呵成，薛旗見一團黑乎乎的東西迎面飛來，不由自主鬆了手指，長箭「颼」的一聲，貫進手下的胸腔，慘呼聲未了，余青玉已至，揮刀便砍！

薛旗心頭一沉，忙不迭退後，拋下弓箭，抽出一對鋼鐧來，但余青玉已如狂風掃落葉般，連砍三個大漢！

薛旗喝道：「眞是朽木不可雕，薛某只好取你之首級，回去覆命！」他揮鐧擊來，但斜刺來一柄鋼刀將它架住！

原來譚勝亦已趕至，他忙喝道：「快搶馬！」

余青玉無暇多思，一手拉住麗萍的手，一手持刀衝殺過去，他勇不可當，那些一字堂的人馬，尚未穩下陣脚，已讓余青玉將薛旗的坐騎奪去！

余青玉將麗萍拋上馬背，喝道：「坐穩！」左掌在馬臀上一擊，那馬便負痛急馳而去！余青玉回身再戰，左掌右刀，極是凶狠，他內力雄渾，左掌比右手鋼刀還厲害幾倍，一掌劈出，飛沙走石，旁邊的人都站不住脚，紛紛退開！

余青玉偸眼一瞥，見譚勝大佔上風，心頭大定，急忙揮刀斬斷兩匹馬的馬韁，躍上一匹，向薛旗那方衝去，道：「譚大叔快上馬！」薛旗見他來勢凶猛，不由退開，譚勝乘機躍上另一匹馬！

余青玉衝殺薛旗，撥轉馬首又向他衝過去，這次薛旗有了準備，揮鐧擊馬首！余青玉沉刀來格，但聞「噹」的一聲響，火星子濺起，鐧雖沉重，但余青玉此時內力之强，非同小可，鋼鐧居然被彈起，連薛旗亦被震退了一步，余青玉胯下馬快，「颼」的一聲，已自其身邊竄過。

薛旗第二鐧再度砸下，但已爲譚勝接下，喝道：「快跑！」余青玉揮刀在前開路。譚勝勇不可當，一口氣劈了七刀，殺開一條血路，隨余青玉背後追去。

薛旗大怒，取弓搭箭，連發三箭，譚勝聞得風聲，回身以刀格之，不料第三枝長箭突然沉下幾寸，「嗤」一聲，射進馬腿！

那馬匹遽驚，痛嘶一聲，用力一掀，譚勝猝不及防，被掀落地上，他挺腰躍起，放步急奔，這時候余青玉已經去遠，而後面追兵又有坐騎，單憑一雙腿，實不易逃出去，是故，轉身向河邊奔去！

說時遲，那時快，見對岸响起一陣震耳的長嘯，一道灰影似踏水而來，譚勝呆了一呆，薛旗隔遠又一箭射來，譚勝剛撥落箭，灰影已至身前！

這些事寫來雖慢，實則疾如白駒過隙！只聽那人操着生硬的漢語道：「快追那個余三，這個留給貧僧！」

薛旗對那人執禮甚恭，先拱拱手再恭聲應是。灰衣人頭頂光禿禿，着一件中土僧袍，但觀其人之樣貌，分明非我族類，譚勝已爲其氣勢所懾，但仍强振精神道：「番僧，報上名來！」

「西域萬象法師，施主快自刎吧，省得貧僧動手！」

這句話反而激起譚勝的鬥志，喝道：「那就得看你有什麼本領！」他鋼刀橫劈直砍，展盡平生所能，一口氣攻了六六三十六招！

萬象法師年紀看來約在五十餘歲，除了眉宇間隱隱透出之殺機和傲氣外，居然有點寶相莊嚴，身材不肥不瘦，且頗爲高大，若不出家，必是濁世美男子！只見他在刀隙之中，轉、退、騰、挪、閃、避，那三十六刀居然連其一片衣角亦沾不到！

這刹那，譚勝心頭震驚之情，實在無以復加，只聽萬象道：「施主這刀法還過得去，只可惜急而不穩，躁而不沉，剛窺堂經，距登堂入室尙遠！似這等本事，本不該在武林逞强！」

譚勝爲人沉穩堅靭，刀如其人，如今萬象竟然說他刀法欠沉穩，不由怒道：「番僧，你有本事便使出來瞧瞧。放什麼屁！」

萬象搖搖頭，道：「漢人都是些死要面子，自以爲是的人，想不到施主也未能例外！」譚勝咬一咬牙，展開第二輪攻勢

，更是迅捷凌厲。只聽萬象道：「施主小心了！」遙見他雙臂縮於袖管中，運功注於其中，袖管登時堅硬如鐵，與譚勝互爭先機。

譚勝鋼刀砍在袖管上，發出「蓬蓬」的聲音，如擊敗革，不但割不斷它，反而隱含反震之力，心頭不由一沉。激鬥中，忽見萬象袖管垂下柔軟如絲綢，但靈活性大增，不斷在刀隙中突破，直拂譚勝的要害！

雖只換了二三十招，但譚勝却有如歷盡千辛萬苦之感！激鬥間，萬象一袖拂來，譚勝不敢怠慢，揮刀抵擋。不料袖管如同一條活蛇，突然纏住鋼刀，萬象手掌透出抓住譚勝的腕脈，向前一拉！

這一招詭異之至，譚勝廣不及此，被拉前了一步，萬象左掌一吐，一掌印在譚勝的胸膛上！一沾即收，萬象身子亦退了開去！

只見譚勝身子一抖，驚異絕望地道：「浪淘沙般若功……」言畢身上「勒勒」一陣輕响，身子如泥人遇水般癱軟在地，萬象幾個起落，經已去遠。

＊　＊　＊

余青玉拍馬急馳，回頭不見譚勝追來，心中猶疑：「莫非他借水而遁！」耳畔又聽得馬蹄聲响，回頭一望，却見薛旗率人追來。他不敢稍停，右手以刀鞘拍打馬臀，那馬負痛急馳。

他以爲一路急馳會遇上麗萍，可是沿途却不見麗萍。胯下馬兒雖然神駿，但到底氣力有用盡之時，速度不由減慢。余青玉雙腿用力挾其腹，道：「馬兒馬兒，你千萬不要倒下去，快再跑一程！」只是畜牲已盡了力，口腔不斷噴出白沫，回頭一望，薛旗等人因沿途換騎，此刻還有七八騎不即不離地追着，而後面還有幾匹空馬！

余青玉霍地跳落地，咬牙道：「你薛旗亦不是什麼三頭六臂大羅神仙，何須怕你？」忽然欸乃一聲，一艘有竹篷的小舟，自河上駛來，舟上梢公年已不輕，但氣力仍足，竹篙一撐，小舟便滑出兩三丈！

余青玉心頭一動，向河邊奔落，叫道：「老丈救我！」飛身向小舟跳去！不料那梢公突然抬頭，雙眼精光四射，手臂一沉，竹篙却豎起，使出楊家槍法，向余青玉心窩戳去！

這一着大出余青玉意料，大驚之餘，鋼刀用力一撥，誰知竹篙上竟然傳來一股彈力，余青玉淩空無處着力，身子一偏之下，「卜通」一聲，登時跌落河中。

余青玉在水中一挺，雙手伸出水面，撈住船舷。那梢公冷笑一聲：「眞是不見棺材不流淚！」說着又要伸竹篙去刺。

岸上忽然傳來薛旗的叫聲：「梢公請停船！」那梢公一聽，竹篙反而落在水中，小舟又射前，可是自己的船頭余青玉身子吊着，船不由斜駛，他忙喝道：「小子，你放不放手？老夫再不客氣了！」

余青玉已知此梢公，絕非普通人，當下道：「老丈，我是被他們追的，您讓我上船，我帮你撐吧！」

「放屁！老夫雖年邁，氣力比你們後生小子還悠長，誰要你幫！」梢公一提篙，又要向他戳去，忽然艙內傳出一個虛弱的聲音：「魯義，讓他上船！」

余青玉微微一呆，隨即雙臂用力，攀上船去，問道：「艙內可是琮鈴子師父？」

那人道：「你是余三？」

余青玉大喜，衝進艙內，只見琮鈴子躺在艙板上，余青玉一把將他扶坐起來，道：「師父，您受傷了？嚴重不？」

琮鈴子吐了一口氣，道：「我老了，無用了，不過這把老骨頭還頗硬朗，尚挺得住！也幸好魯義及時趕來，要不，咳咳……」

「師父，魯義是誰？」

「便是我！」那梢公的聲音自後傳來：「你師父身上經脈斷了幾根，要不那些廢物怎傷得了他！」

余青玉忙放下琮鈴子，出艙向魯義長長一揖，道：「多謝魯大叔救了我師父一命，請受我一拜！」

魯義道：「別酸了，快進去，危機還未過！」他竹篙一落，那船便向一條岔道駛了進去，遠離河岸。岔道水草叢生，有的甚至高逾船篷，甚是隱蔽。魯義道：「小子，過來接棒！」

余青玉走過去，接過竹篙，問道：「魯大叔，駛去何方？」

魯義道：「你不用叫我大叔，你師父是老漢的少爺！」

余青玉一怔，道：「他，他是你少爺？」

琮鈴子的聲音自內傳出來：「以前的事還提來作甚？青玉，你將老夫贈你的秘訣都記住了沒有？」

「都記住了！只見最後那幾頁，還有幾處不大明白，他日還得請教師父指點！」余青玉這才醒起，又問：「師父，那明明是一本內功秘笈，你爲何說是什麼唱曲運氣之法？」

琮鈴子輕輕笑道：「你不是不喜歡練武功麼？若一早告訴你，那是本內功秘笈，只怕你不練，而且你是大名鼎鼎的流星門余修竹的三公子，豈有練外人武功之理？」

余青玉慚愧地道：「徒兒以前的想法實在是大錯特錯了……否則也不會淪落至此地步！」

魯義冷笑一聲：「小子，你身在福中不知福！練了少爺那天下無雙的『紫氣神功』，強過你家那些破爛功夫多了！試問，令兄之武功如今强得過你麼？」

余青玉沉吟道：「晚輩內力是勝過家兄艮多，但其他方面可就差得多了！」

魯義笑道：「虧你還是武林子弟，豈不知一切武功，皆以內功爲本，內功練得深厚，練其他的什麼都容易，只要主人悉心再教你一年，包管你脫胎換骨！」

余青玉不禁默然，心中暗道：「不知琮鈴子師父到底是什麼人！聽魯義之語氣，其武功似已達天下無敵之境！」他很想問，却不敢開口。

只聽魯義低聲問道：「少爺，你如今覺得如何？」

琮鈴子苦笑一聲：「聚積了二十多年的內功，如今經已消滴全無了！」

魯義咬牙罵道：「那番僧的『浪淘沙般若功』實在厲害無比！」

琮鈴子傲然道：「他吃我一掌，自天

山上跌下去，如今屍骨早寒了！不過，奇怪的是這些年來，老夫竟然時常想念他！」魯義滿臉詫異，琮鈴子嘆了一口氣，道：「這種心情告訴你，你也不會理解！他若死了，我之生死已不再重要，你不必爲我担心！能夠再活一兩年，待我有了衣缽，也就無憾矣！」

魯義乾咳一聲，道：「少爺，你說那裡的話來？將養一下，恢復了精神，再活它一二十年，根本沒有困難！」

琮鈴子苦笑道：「昨夜我妄用眞力，又震斷了兩條經脈，你怎知道……」

說話間，小舟已駛出水草區域，前面居然出現一片浩瀚波濤，而水亦遽然深了許多，竹篙撐不到底，魯義取出一根櫓來，放進一個鐵扣裡，輕輕搖起來，道：「這個可眞要講究點功夫，你先瞧老漢如何用腕用力！」

瞧了一陣，余青玉覺得並無難處，道：「大叔，讓晚輩試試！」他伸手要接，魯義又指點了一番，然後才讓他試，不料稍一用力，木櫓便已脫出鐵扣。

魯義笑道：「你別看它簡單，這裡面却有學問！」他手把手再教了余青玉一番，余青玉方能勉強掌握，忽然他抬頭望後，只見遠處那些蘆葦水草，無風自動，向兩旁分開。魯義亦已見到，道：「不好，也許蓋天幫的人追上來了！」他接過櫓，用力搖動，小舟去勢登時加快。

過了一陣，一艘小舟亦自水草中鑽了出來，船頭站着一個灰衣人，却因距離遠，看不到臉目。這時，船已在鄱陽湖上航行，遠處漁帆點點，附近亦有不少舟艇，湖水浩瀚，一望無際，遠處湖中有一小島矗立着，那小島寸草不生，似是一塊巨大無比的大石，形狀奇特，可惜此刻余青玉無心觀賞，不斷望後。魯義忙道：「你快鑽進竹篷內，莫讓他們認出來才好！」

余青玉依言進艙，琮鈴子問道：「青玉，那『紫氣神功』，你有何處不明白的？」余青玉先背誦了一遍，然後提出不明之處，琮鈴子正想解答，只聽魯義在後頭道：「少爺，那小舟似是衝着咱們而來的！」

琮鈴子道：「能夠避開最好。」

魯義道：「好，我有一處隱秘之處，連人帶船都可以藏起來，料他們找不到！」

「就是這幾年你隱居之所麼？」

魯義答是，當下向那塊巨石搖去，琮鈴子眞不把生死放在心上，逐一爲余青玉解答疑難，余青玉登時有豁然而通之感，這一說一聽，不知時光流逝，忽然余青玉覺得光線一暗，只道天黑，耳際又聞一陣「叮叮噹噹」的水聲，似是琴聲，不由探出竹篷四望，目光一及，不由怔住了。

「魯大叔，這是什麼地方？」

「便是在蘑菇石中！適才你在湖上看到的那座小島，實是一塊巨大無朋的風化石，裡面另有洞天，九曲十三彎，不曉門徑者，常會迷失方向，此處喚『聽琴台』，吸，洞頂有水珠滴下，聲如琴音，故名。」

「啊，晚輩從未見過此種奇景，鬼斧神工，令人嘆爲觀止！」

「此乃天然者！」魯義又換了一根竹篙，只見他竹篙在石壁上輕輕一點，那小舟便駛進一條岔道，實際上又是一條水洞。小舟一進洞，令余青玉又聽到一陣「胡胡」的野獸低吼聲，不由問道：「此處竟有老虎？」

魯義笑道：「非也，此乃因盡頭有幾個小洞，與外面相遇，湖風吹進來，便形成這種聲音，故名虎嘯洞！」

接着小舟又進入「竹濤軒」，然後才轉入「黃泉道」。此水道黑暗如漆，伸手不見五指，適才之風聲、水聲、濤聲、全然不聞，寂靜如此，難怪有此名！魯義突然定住小舟，再慢慢將小舟泊進一個凹處，大小恰好，當眞妙至巔峯。

「快揹你師父出來！」魯義邊說邊用繩子綁住小舟，然後亮起火摺子，火光一起，方見凹處石壁上竟有一道石級，但若非仔細，根本難以發現！魯義繫好小舟，由石級攀登上去，然後垂下一道繩子，教余青玉將末端繫住琮鈴子之腰，慢慢將他拉上去。

過了一陣，方見魯義手持一根松枝火把下來，將火把交給余青玉，然後自石級抬起一塊石板，插進石隙裡，剛好將小舟遮住！

「上去吧！」魯義接過火把在前引路，那些石級滑不留手，若在半月之前，余青玉根本爬不上去。約莫攀了百來度石級，前面突然開闊起來，露出一塊二十來丈見方的石台來。魯義道：「此乃臥雲台！」

余青玉如入大觀園，目不暇給，讚不絕口，魯義走至石壁前，輕輕一推，一塊石板突然縮進，現出一個洞口來，洞裡黑黝黝的，也不知有多深，石洞彎彎曲曲，時寬時窄，時高時低，至盡頭，魯義再推開一塊石板，前面又現出一個洞口來，却頗爲光亮，且湖風吹拂，甚爲寒涼。只見裏面是個圓形的石洞，琮鈴子席地而坐。

余青玉歡呼一聲，道：「躲在這裡，就算蓋天幫傾盡全幫之力，也找不到！」

石洞之頂，有一面盆大小的洞口，光線由此透進，而四周尚各有幾個小洞，湖風由此貫入，余青玉問道：「魯大叔，此洞料亦有名堂吧？」

魯義道：「此處是老漢發現的，老漢替它起了個名！觀日聽濤洞！」他拾起幾塊石頭，將洞口塞住，登時不聞風聲。

由於魯義在此隱居，是故洞內放置了許多物件，炊食之具、溺器、柴薪、米油、鹹魚、臘肉，一應均全。「你們大概餓了吧？待老漢先洗米下鍋！」

洞內尚有許多乾稻草，余青玉取了一些，將之鋪在地上，讓琮鈴子躺下，琮鈴子閉起雙眼休息，余青玉不敢打擾他，只好幫魯義炊食。

待煮好一鍋鹹飯，天色已黑了，幸而魯義生了一堆篝火，光線甚足。臘月底，湖上夜黑，天氣甚是寒冷，且又下起雪來，魯義取一塊薄石板，伸出洞外，將之蓋住，洞裡登時一暖。

琮鈴子吃過晚飯，精神似乎較佳，拍拍身旁的稻草道：「青玉，你坐過來，爲師有話對你說！」余青玉依言坐在其身旁，琮鈴子忽又道：「魯義，你替我先開個頭吧！」

「好，」魯義坐在斜對面，倚着牆取出

一根旱烟杆，一邊裝着烟絲，一邊道：「少爺，眞名淩水雲，有個外號叫『瀟湘子』……」

話音剛落，余青玉已啊地叫了一聲，須知「瀟湘子」成名在三十多年前，武功超凡入聖，可是此人行踪不定，每次出現都如神龍見首不見尾，因神秘而益增幾分傳奇色彩，有人簡直將他譽爲「陸地神仙」！余青玉以前雖然不好理江湖事，但亦曾自父親口中聞過有關瀟湘子的一些傳說，想不到自己竟然拜了他爲師！

琮鈴子苦笑一聲，道：「你想不到一個戲子，竟然是被武林中人形容爲『陸地神仙』的淩水雲吧？不過武林中好事之徒本多，老夫可不是神仙，亦無神仙之本領！」

魯義續道：「少爺出身大富之家，但自幼視功名利祿如糞土，只愛讀書，老漢便是他的書僮，但到少爺十一歲時，他忽然不讀書，要學武藝起來……」

琮鈴子插腔道：「那是因爲我認爲，既然不喜當官，讀書只求認字懂道理，達到此目的，便不必攻讀，而學好武藝，却可行俠仗義！」

「老爺請了好幾個拳師回家，但只幾天便給少爺趕跑了……」

這次輪到余青玉插腔：「師父只用幾天功夫，便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琮鈴子呵呵一笑道：「你又說得師父太神奇了！當年爲師鄰村有一惡霸，仗着一身橫練功夫，魚肉鄉民，甚至幹起奸淫擄掠的勾當，雖然不來寒舍搗蛋，原因乃寒舍人多，又請了幾個護院，但家父始終對他有幾分忌憚，故此亦贊成爲師學武。

「那些拳師到後，爲師必然問他們能否打得贏『飛豹子』，就是那個惡霸，有的老實的，說打不過，爲師便不學了，只叫他將所習的，每日演習一次給爲師看，幾日後便打發他們回去，爲師一招都不學！蓋若連一個小小的惡霸也打不過，爲師還花時間來學他的武藝作甚？」

余青玉問道：「每人都有其所長，既然請來了，學點粗淺的入門功夫，總是好的？」

琮鈴子笑道：「這個你就錯了！教爲師認字的一位啟蒙先生，胸無點墨，連一篇千字文，亦有多處讀錯，三字經亦多處解錯，待後來另聘高明，需再將讀錯之字，改過來，花費不少工夫！假如你習了許多你家的武功，爲師亦不會看中你，所幸令尊所習的乃正宗內家心法，只是比較淺薄，收你爲徒，無須另花時間作糾正！」

余青玉心中不服，忖道：「我爹爹能在武林中揚名立萬，創下『流星門』，豈會這般不濟？」嘴上却問道：「師父，難道那些武師無一個敢言勝過『飛豹子』？」

「當然有人出此豪言，爲師乃責他枉有一身本領，却不敢爲鄉里除害，豈可爲人師？彼等即羞愧而辭！」

魯義接道：「未幾，少爺聽見黃州有一名有道高手，但此人不輕易授人以武，遂偷偷帶了老漢，連夜離家出走，去黃州求師，不料那人仍然無動於衷，少爺一急，便拉我跪在他門外。」

余青玉問道：「那名高手是誰？」

「他自號無田居士。」

琮鈴子道：「無田居士淡薄名利，但武功確有其特色，此人若仍活着，料已逾百歲，諒你未聞其名！」

魯義續道：「誰料世事難測，無田不收，他一位來探訪的朋友却收少爺爲徒，此人便是你的師祖公孫無忌……」話聲未落，余青玉又「啊」地叫一聲，魯義得意地道：「諒你也聽過他的大名吧？」

余青玉點點頭：「晚輩在父親口中聞過他的大名，却不知道他是師祖！」

魯義道：「當時師父責無田爲何不肯收少爺爲徒，還說少爺是塊未經雕琢的美玉，無田謂自己不敢當其師，恐誤了他的成就，又知老友來訪，故此讓與他。師父也不推讓，便收了少爺爲徒，並着少爺寫信回家詳述一切，然後帶少爺及老漢到大巴山學藝。」

琮鈴子又道：「你師祖雖然不肯收魯義爲徒，但也點撥過他的武功，因此魯義一直跟爲師稱他師父！」

余青玉暗道：「原來師父是隨『三絕天驕』公孫無忌學藝，怪不得他口氣這般大！」當下心中高興之情，溢於言表。

只聽魯義道：「師父傳授武功與你師父，與人不同，他着重啓發，所以日後少爺的成就猶在師父之上！」

「不敢當！」琮鈴子忙道：「家師着重培養爲師之分析力，眼力和耳力，使爲師終生受用不盡，比如說某人使出某一招，你看第一遍，便須能知該招的主要作用，其創造心意如何，看第二次便須知道此招之優劣在何處，從而尋求破解之法。武藝之一道，至某一境界時，已非以招式是否奇妙，內力是否深厚，來分勝負，而是用這裡來決定！」說着指指自己的腦門。

余青玉道：「請師父詳述，以解徒兒茅塞！」

「假設敵我雙方武功均達爐火純青之境，要分出勝負，豈是易事？此時最要緊者知己知彼，避其所長，攻其所短，或以招式引對方入彀，從而取勝。昔年爲師將西域第一高手萬象擊落天山，亦是如此，先引他退至崖邊，再迫其對掌，將他震落絕崖，不過爲師亦爲其『浪淘沙般若功』震傷內腑，差幸爲師內力深厚已練成護體神功，只斷了幾條經脈，否則早已命喪天山……」說至此，琮鈴子雙眼神光閃閃，料當年一戰實爲其平生傑作！

余青玉急問：「師父，那番僧的『浪淘沙般若功』當眞這般厲害？」

「其內力透入敵體內，如波濤起伏，一重接着一重，功力稍淺者，中其掌者，死時五腑盡裂，連骨胳亦斷成幾截！想想，江邊之石，長年累月，亦被波浪淘成沙，厲害可知！聞說此功練至最高處，共有十三重力，斯時萬象只練成九重，已如此霸道！青玉，日後你若遇到其門人，千萬要小心！」

余青玉不由咋舌，道：「師父，難道沒有破解之法？」

「爲師事後痛定思痛，苦研破解之法，其實這亦無甚奧妙，只勝在出人意料而已，因常人中掌之後，料不到對方內力有幾重，而且一重比一重猛烈，因此只顧運氣壓住翻騰的氣血，而失之於防禦。破解之法，便是須不斷運氣抵抗，則『浪淘沙

般若功』亦顯不出大威力來，當然這不過是個笨辦法，但針對其破解之術，爲師至今尚未想到！」

余青玉道：「如此與之對敵，豈非要花費許多真氣內力？」

琮鈴子笑道：「彼施『浪淘沙般若功』亦同樣損耗內力耳！」

「適才師父提及分析力、眼力和耳力，徒兒斗胆，還想請師父再詳細解釋一下！」

「目不銳利，豈可一眼看出對方招式之破綻，身上之空門，則在暗無天日，伸手不見五指之環境中，如何應敵？當然這只是最起碼的要求，耳力練到靈敏處，飛花落葉均能聞到，對方一招擊來，是柔弱無力，還是中藏暗勁，亦清楚能辨，絕不能聞聲即動，因爲如此很易墮入對方彀中！至於分析力以及眼力，爲師還可以與你作個試驗，吹，你出去使幾招流星劍給爲師看看！」

余青玉依言走出去，因爲沒有劍，只好挑一根趁手的乾樹枝作劍，想了一下，將自已練得較熟的流星劍法，挑幾招使出來。

琮鈴子頷首道：「這幾招，爲師曾見令兄使過，你使來除了火候與力道稍不如之外，其他倒也沒有錯漏：第一招『月移星換』有三個破綻；第二招『星光熠熠』招式繁複，看似凌厲，但實用不大，且一起手，肘下便露出空門；第三招『星羅棋佈』就更加不忍卒睹了……」

余青玉心頭大是不服，吭聲道：「如何不忍卒睹，請師父詳加指點！」

琮鈴子笑道：「爲師早料到你會不服！不打緊，咱們比劃一下，否則眼界不開，難以成器！」

魯義忙道：「余三，你師父體內內力全失，你不用運勁！」

琮鈴子順手拾起一根樹枝，席地而坐，道：「你放手進攻！」余青玉早有心試試他，說一聲徒兒放肆，舉樹枝使出一招「月移星換」，不料，招式未使盡，身上已讓琮鈴子的樹枝戳了三記，第二招更不濟，手臂剛抬起，「星光熠熠」尚未正式施展，肘下脅處，又被戳了一記。琮鈴子道：「小心，全力使出第三招！」

余青玉猛吸一口氣，第三招「星羅棋佈」盡力施展，這一招是流星劍法的絕招之一，一招四式，分攻四個方位，使敵人顧此失彼，甚是厲害。不料，第一招琮鈴子從容接住，不知如何，樹枝還在他掌背敲了一下，第二式脅下小腹又各中一記，第三式剛開始，樹枝已被琮鈴子擊落地上！

琮鈴子內力全失，這一記破解之招，隨手拈來，巧到巔峯，樹枝擊在余青玉握枝的手指上，余青玉不由自主鬆開五指，當下余青玉呆了一呆，直至琮鈴子將手上的樹枝拋掉，他方跪在地上叩起頭來。「師父神技，徒兒難及萬一，請恕徒兒適才無狀！」

「你如今服不服？」

余青玉一口氣應了七八個服字，琮鈴子又道：「對敵時觀敵招式，猶如讀一篇文章，不可人云亦云，須有自己之見解，不爲他人所左右，並暗問自己，若由自己動筆，須由何處着墨，何處繁，何處簡，如何表現，若能一一掌握，則信手拈來皆成文，自成一格，而不拘於前人。」

余青玉又問道：「適才未知師父用何種招式破解徒兒之劍法？」

「信手拈來皆成招！」魯義道：「此正是少爺能得到『陸地神仙』美譽的原因。」

琮鈴子接道：「無招即是招，招若有式，便成固定程式，一成爲程式則必有破綻，人皆謂天下無十全十美之事物，亦可用於此處！」

這幾句話好似佛偈，余青玉一時難明，不由又問道：「徒兒越來越難明，無招等於不出手，一出手便成招，那豈不是必有破綻？」

「所謂無招，是不拘一格，說得簡單一點者，乃結合實際，隨機應變；手上無招，心中有招，只求尅敵，不拘於泥！你若能深刻理解之，則登堂入室矣，不過如今言之過早，吾人文化悠長，格式繁多，又重尊師重道，是故因循舊規，分明退步，尚爲世人稱讚！豈知每一套武功之創立，只爲針對其時之敵人，然敵人會變，吾等仍依舊，焉有不敗之理？是故因循舊規，實乃人生之一大悲哀！你可曾知道爲師因何能在梨園成名？」

余青玉道：「只知師父技藝精湛，衆口交譽，不曾深切了解！」

「戲曲行內，行當既多，壁壘森嚴，生是生，旦是旦，淨是淨，丑是丑，不能逾規。爲師則不然。只要適合劇中人性格、感情，則生亦可揉合丑、旦、淨等之表演程式，問題在乎引用是否適合而已，差幸還算不錯，因而幾年間便可名噪梨園！

「對人行事，事事均須切合身份，一派之掌門，不能使『葉底偷桃』，正直之人不能使『懶驢打滾』，使之則被視爲失身份，你若隨我學藝，萬萬不可有此想法，顧及面子身份，往往須付出生命代價，此爲入吾門之第一守則：吾之武功你學之十足，亦爲下乘！學之不足，則尚有藥可治，蓋你有可能另創一格也！」

余青玉聽了這些話，似懂非懂，心胸眼界，驟然似開闊了，實又覺得紊亂不堪，一時之間，理不出一個頭緒來。

「今日只可說至此爲止，日後再談，你且盤膝坐下運功，三個大周天之後方可散功，待爲師瞧你內功練至何等程度！」

余青玉依言坐下，運起功來，依言引真氣運行了三個大周天，然後散功，張開雙眼，只見琮鈴子笑口吟吟，道：「想不到你竟有如此功力，真是可喜可賀！」

余青玉瞪目以對，魯義道：「少爺在你此年紀，運功時臉上之紫氣，比你稍深一點而已！」余青玉一直都是自己一個在囚室內練功，臉上之變化，如何能知道？聞言不覺大喜，便將在寒夜雪地上練功的經過告訴琮鈴子。

琮鈴子嘆息道：「真是因禍得福，幾日間之成就，抵得上別人二三十年的苦練，你如今任督兩脈已通，只是在運用方面，欠缺經驗而已！」當下又指點了余青玉一番，他似是累極，事後即躺下沉睡。

魯義抽了一鍋金絲醺（即煙絲，因明時首由菲律賓傳入，故尚有譯名淡巴菰）亦躺下睡覺，但余青玉却毫無睡意，不斷

嘴嚼琮鈴子適才所說的話，就像食了一顆欖核般，雖然有味，却又咬不碎它。也不知道過了多久，方迷迷糊糊進入夢鄉。待他醒來時，已日上三竿。

琮鈴子與魯義早已經醒來，余青玉擦了把臉，便先向師父請安。琮鈴子道：「待吃了早頓再說。」魯義遞了兩個饅頭兩個燒餅與余青玉。

余青玉昨日一天只吃過兩碗飯，那四件食物，眨眼間便已被他吃盡，琮鈴子才道：「要達到無招境界，須先由有招開始，你可知為師以什麼玩藝兒著名的麼？」

余青玉搖搖頭，琮鈴子道：「為師以『千樹落英掌』法及『無為簫』法著名。前者是你師祖所傳，後者是為師中年後所創。世上以落英掌出名者甚多，但本門此套掌法能夠獨步武林，在於步法奇幻，變化多端，使敵人作出錯誤的判斷而落敗，你如今先將口訣記熟！」

余青玉記憶力既佳，理解力又强，加上琮鈴子不厭其煩地講解，一個上午已將那套「千樹落英掌」法記熟。吃過午飯，琮鈴子便開始傳授招式，一個下午，余青玉方學會了三招。

琮鈴子似不大滿意，索性不教掌法，只教步法。晚上點火再教，余青玉看了幾遍，但覺那八八六十四招落英掌法的雙脚起落走動，果然變化奇妙非凡，忽然他心頭一動，問道：「師父，這步法似與八卦有關？」

「不錯，正是如此！你對八卦了解有多深？」

余青玉赧然道：「弟子因好雜學，以前曾讀過易經，也學人占卦，却無多大的了解！」

於是琮鈴子便由八卦六十四個方位說起，再指出其變化的奧妙，這一說，居然通宵達旦，余青玉怕師父勞累，連忙請他休息。

次日午後，琮鈴子先考了余青玉有關八卦的卦理奧妙，再教以步法，經此一來，余青玉進步果然較快。

這一日，魯義獨自駕舟出去，至天色向晚才回來，攜來了一大袋食物，還有一小罎酒，「俺已忘記，原來今日是大年夜，許多店子都已關門，費了好大的勁才辦到這些貨！」

琮鈴子住手不教，道：「咱們分手二十多年，難得重逢，今夕既是團圓之夜，便好好慶祝一下，便由我來做菜！」

魯義喜道：「如此待我下去釣幾條魚來！」當下取了魚竿魚簍下去。余青玉聞團圓之夜，不由想起父母兄弟，心中甚是牽掛，再想起譚勝和麗萍，更為担憂，暗道：「未知他兩人是否已脫險，但望他們吉人天相，逢凶化吉！」心中雖然愀然不樂，却不敢表露，以免掃師父之興，便在旁邊協助。

未幾，魯義便回來，喜孜孜地道：「哈，眞是天見可憐，老天爺叫我孤零零過了幾十年，今日竟賜我四五條大魚，今夜怕是吃不完的了，俺將其中兩條，養在船艙內，明天再取來作菜。」

那三條大魚，一作羹，一紅燒，一清蒸，再加上其他菜，居然亦十分豐富，只是已無工夫做餃子，以麵代之，略嫌不盡善。

余青玉雖然担憂麗萍、譚勝，又生鄉愁，但此刻知道自己是「瀟湘子」之徒，「三絕天驕」之徒孫，亦甚興奮，未幾即掩蓋了鄉愁，與師父及魯義痛飲起來。三人喝得酩酊大醉。醒來時，已是大年初一，只是這等日子，湖上反比平日清靜，洞中無日月，就更欠缺氣氛了。

大年初一，琮鈴子也不讓余青玉休息，着他練內功，至黃昏，又要他背「無為簫法」之口訣。

初二開始，琮鈴子日以繼夜授武，日間授落英拳，晚間授無為簫，洞中無簫，唯有以樹枝代之。

閑話表過，不覺已至初六，洞內食物已盡，魯義遂下「山」往購食物。到黃昏回來，問道：「余三，那六十四招落英掌，你學會了幾招？」

余青玉慚愧地道：「只記住了三四十招，距離會的境界尚遠！」魯義頗為滿意，再詢之無為簫之進度，則四十九招，反而學了八九。那是因為無為簫深含哲理，不太講究架式，而為隨機而加以變化，所以琮鈴子只求他記個大概。

次日乃初七，稱為人日，普天同慶，魯義心情甚佳，弄了許多食物，但琮鈴子與余青玉，一個溺于教，一個沉於學，並無心情。魯義要喝酒，也為琮鈴子所拒：「待十五上元再慶祝未遲！你今日且給青玉餵招，待我看看他的進展！」

魯義一身武功雖然亦學自「三絕天驕」公孫無忌，不過公孫無忌是因人而教，所學與琮鈴子不同，走的是剛猛的路子。他資質雖大大不如琮鈴子，但所謂工多藝熟，積數十年的經驗，一身造詣，亦非同小可，余青玉與他過招，只幾個回合，便得仗落英掌之步法閃避，但幾番都被魯義或抓住、或掃跌、或擊倒。

琮鈴子在旁不斷開口提醒余青玉，到黃昏時分，余青玉又較能熟練地掌握步法之變化，鬥了數十招，方被魯義擊倒。琮鈴子甚是滿意：「孺子可教，今日到此為止，下次為師便不再提醒了。」

光陰似箭，眨眼已是上元佳節，余青玉已學會了五十六招落英掌，隔日便與魯義印證一次，每次均有所獲益，亦有所進步。

到晚上，魯義燒了七八個菜，還蒸了兩大盤餃子，三人席地而坐，開懷痛飲，琮鈴子對此處環境頗為滿意，道：「魯義，你下次買幾張席子，一管簫來，我想陪你隱居於此！」

魯義大喜，道：「俺高興之至！簫俺早已買回來了，只因為你忙於教余青玉學武，不敢取出來而已！」

琮鈴子喜道：「快取來，際此上元佳節，便奏一曲助興！」

余青玉大喜，拾起兩根樹枝，道：「待徒兒為師父拍板！」魯義走到洞口附近取簫，忽見他動作敏捷起來，搬石板，將洞口塞住，余青玉訝然問道：「魯大叔，什麼事？」

魯義回頭低聲道：「似有人上來！」說着將耳貼在石板上聆聽。

琮鈴子道：「料是遊湖之人，進島觀賞，無意中發現的，不必緊張！」言畢仰

脖喝了一盅酒。

魯義道：「我今日出湖，已覺得好像有人跟踪，不以爲意……咦，來人已到臥雲石，唔，共是有兩個人，哼，脚步沉而輕，武功還不弱哩！」

余青玉亦緊張起來，也走至石板後，耳畔又聞魯義如蚊蚋聲音：「聽到沒有，其中一個人的脚步聲，特別輕！嗯，如今他在左首！」

余青玉運起功來，凝神而聽，這才發現洞外左首有個脚步聲，若非魯義提醒，他根本聽不到。

俄頃，便聞「蓬蓬」的聲音，魯義在他耳畔道：「他以掌擊石，在試測石壁是否中空！」

余青玉忙問：「那如何是好？」

魯義側耳聽了一陣，臉上現出駭然之色，道：「此人掌力之雄渾，老漢未曾遇過，咦，他是有爲而來的！快將火弄熄！此處有我！」他忙又搬了塊大石，頂在石板後面。余青玉弄熄了火，又走過來。外頭以掌擊石之聲，越來越近，忽至洞口附近。突見魯義身子震動了一下，隨即見他盤膝於地。

余青玉大吃一驚，正想開口問他，又見魯義雙掌猛搖，示意他不可張聲，那擊石之聲，又逐漸遠去，到右首那邊去了。

過了一陣，只聽外面傳來一個清晰綿實的聲音：「凌水雲，快出來，貧僧由西域追到此處，難道你無胆再與貧僧一會？昔年那一掌之辱，貧僧誓討回來！」

耳畔又聞琮鈴子輕嘆一聲，聲音充滿了驚詫！

「凌水雲，貧僧是萬象！你以爲我已摔死在天山，哈哈，如來佛祖大慈大悲，教我摔落在一棵大樹上，又找到七色千年靈芝和天山雪蓮，拾回一命，廿年苦練，重回中原找你，想不到，你竟做起縮頭烏龜來了，教貧僧好生失望！」

余青玉一聽，不由駭然，這番僧昔年能與師父全盛時期不分勝負，如今師父內力涓滴全無，若讓他找到，如何抵禦？耳畔又聽到一個「格格」的怪响聲，他不由走過去，只聽琮鈴子坐在地上，身子不斷抖着，上下牙齒不停碰撞，是以發出格格之怪响。

「他……他還未死？不可能的……但這分明是他的聲音，除了他，尚有誰有此本領？」

只聽萬象又道：「凌水雲，昔年苦鬥三日三夜，貧僧輸你半招，跌下懸崖，却不曾怨過你，只是世上除了你之外，教貧僧何處去覓敵手？萬莫讓我失望！」

只聽琮鈴子低聲喃喃地道：「萬象啊萬象，你何嘗不是老夫唯一的敵手？你跌下懸崖之後，老夫在崖上憑弔良久，心中有說不出的惆悵寂寥。當日實望你未死，又可惜老夫今日已如同廢人……唉，相見爭如不見，去吧去吧！」

那萬象叫了一陣，聲音便寂，久久不見再叫，余青玉走至石板後，凝神屏息，靜聽了一陣，不聞一絲動靜，料萬象亦不敢肯定琮鈴子是否隱於此，不見有反應便走了，當下舒了一口氣，道：「師父，那番僧走了！」

忽然「砰」地一聲，琮鈴子手上之酒盞摔落石上，他人亦躺下，余青玉大驚，急問：「師父，你怎樣啦？」

不料琮鈴子粗暴地道：「別吵，滾開！」

余青玉不知所措，幸而又聞魯義的話音：「好厲害的『浪淘沙般若功』，險些着了道兒！余三點火！」

余青玉重新點燃篝火，只見琮鈴子仰天躺在地上，雙眼睜得老大，直勾勾的望着洞頂，眼神極其複雜，也不知他心中想些什麼，只見他臉上掛着淚痕，使余青玉心頭亦替他難受起來：「想當年，師父縱橫天下，未遇敵手，今日强敵搦戰，居然閉門不敢聲張，心裏一定滿不是滋味！」他想安慰琮鈴子幾句，却又不知如何開口。

只見魯義向他招招手，着他坐下吃喝。「小子，不吃白不吃，日後也未必能吃到這種好東西！」

余青玉道：「師父他……」

「不必理他，咱們自個吃吧！」

忽然琮鈴子大叫一聲，道：「魯義，我問你，外面那人是不是萬象？跌落萬丈深淵，豈會不死？是誰冒認的？」

魯義暗嘆一聲，道：「也許是他徒弟冒認的！」

琮鈴子道：「胡說！當年他尚未有徒弟，豈有死後收徒之理？簡直豈有此理！」一頓又喃聲道：「萬象啊萬象，爲什麼你會找上門來？老天爺啊，爲何你讓他今日找上門來？萬象啊萬象，爲何你是西域人，我凌水雲是漢人？爲何胡漢不能爲友？爲何漢人不准我與你爲友？」

魯義道：「因爲他是西域第一高手，你是漢人第一高手，你若與他爲友，漢人覺得臉上無光！」

凌水雲(琮鈴子)突然坐了起來，罵道：「放你娘的臭狗屁！」

魯義服侍了凌水雲數十年，從未見過他發這樣大的脾氣，一時之間竟然張大了嘴巴怔住了！余青玉就更加不知如何是好，低着頭不敢看師父。

良久，魯義方囁嚅地道：「上慧禪師說他出身邪教……」

「邪教？哼，上慧放的屁更加臭不可聞！中土佛教乃傳自吐蕃，而吐蕃之佛教又傳自身毒，況只要能修成正果，豈有正邪之分？漢人看不起胡人，却不知胡人亦看不起漢人！」凌水雲發了一陣脾氣，怨氣似稍消，又嘆了一口氣，道：「他若再找上門，你便開門揖之吧！」(西門丁按：身毒乃印度之古譯名，粵音捐篤)，

魯義吃驚地道：「少爺，你如今內功盡失，豈可，豈可……」

凌水雲揮揮手，道：「不必多說，能死在其掌下，夫復何求？總好過死在蓋天幫那些下三濫手中！再說我在此種情況爲其所殺，亦不會丟了中原武林之面子！」

余青玉急道：「師父，咱們不開石門，他根本不知道……這樣對師父面子亦無損……」

「胡說！豈不知此乃掩耳盜鈴，自欺欺人之爲？吾意已決，快取酒來！喝了這杯酒，你兩個再印證一下！」凌水雲道

（未完・九）

上文提要： 丁少秋糊裡糊塗的接受「護華劍譜」，用了四天時間就把九式練就，青衣婦人很高興，原來她就是他的母親，是護花門門主，丁少秋學懂劍譜，就有繼任門主的資格，並舉行授劍儀式，然後說出兩個青衫人的身份：一個是二伯父丁仲謀、一個是他父親丁季友。丁少秋這才明白父母的遭遇，內中有一段辛酸史……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護花門

妖婆一記陰極掌　乾天眞氣也難擋

這眞是說時遲，那時快！如果是一個人飛上三丈高空，落下之時，受到風力的阻力，墜落之勢，比較緩慢，但拜天賜一個人彎屈成一個圓球，又在滴溜溜的轉動，所受的阻力就減少了，因此鐵鳩婆剛剛落到地上，他也跟着滴溜溜的滾落下來。

不，他在落下兩丈光景，和鐵鳩婆頭頂還有一丈距離之際，突然腰骨一聳，雙手雙脚往下散開，一個人就像蜘蛛一般，雙手五指箕張，朝下攫來！

鐵鳩婆聽到丁仲謀的喝聲，也聽到頭頂上急速下落的風聲，心頭不禁暗暗驚駭，忖道：「這人被自己雙脚蹬中，難道會毫不在乎？」

心念一動，人已迅速後退一步，右手放開鐵鳩杖，雙掌翻起，朝上拍去。

但聽接連響起四聲拍拍沉響，人影倏然分開！

原來拜天賜這一記背脊上弓，雙手化爪，和鐵鳩婆雙掌接實之際，他雙脚也連環踢到，差幸鐵鳩婆見多識廣，接下他雙爪之後，兩手再次閃電般拍出，接住了他踢來的雙脚。

拜天賜一個觔斗往後飛開，鐵鳩婆也被震得後退了兩步。

兩人這幾招不但快速已極，也打得精彩絕倫，直看得雙方的人目不暇接，連大氣也不敢透一口。

拜天賜落到地上，又發出一聲破鑼般的大笑，說道：「兄弟久聞江湖上人稱妳鐵鳩婆，原來也不過如此！」

鐵鳩婆怒聲道：「你也不見得如何高明，是否要再試我老婆子幾杖？」

只聽一個淸朗聲音及時響起：「二位且請住手！」

這說話的正是丁季友，他隨着話聲，青衫飄忽，越衆走出。

因爲他朝場中走去，就好像迎着矮財神走去一般！

拜天賜目光注視着他，問道：「怎麼？你們想車輪戰嗎？」

丁季友微笑道：「非也，兩位功力悉敵，再打下去，也未必分得出勝負來，讓二位門主等着，總是不好。」

拜天賜點點頭，說道：「閣下好像還有什麼話沒有說完？」

丁季友道：「不錯，在下是想請教貴門，勞師動衆而來，找尋使玄冰掌的青衫人，不知究竟是爲了什麼？」

拜天賜看他身上穿着青衫，不，整個護花門的人穿的都是青衣，他目光抬動，問道：「尊駕如何稱呼？」

丁季友淡淡的道：「在下是什麼人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連貴門主都一駕親征，遠來護花門找一個使玄冰掌的人，貴門既然要找此人，自該把話說明白才是。」

他語氣咄咄逼人，說得拜天賜不禁爲之一怔，在這種情況之下，他不得不說出來了，這就望着他，徐徐說道：「咱們既然來了，自是要把話說明白的，因爲這個使玄冰掌的人，極似丁季友。」

丁季友問道：「丁季友和你們有仇？」

拜天賜道：「不錯，他昔年連挑咱們三處分柁，後來又闖入敝門總柁，擊傷多人，那時正値老門主閉關，咱們兄弟又奉命外出，任由他逞强，敝門一直在追踪此

人，日前據報有一個使玄冰掌的青衫人，極似丁季友，朝貴門來的，因此只好驚擾貴門了。」

丁季友道：「他昔年連挑貴門三處分舵，後來又鬫貴門總柁，純出誤會，好在當時並未殺死貴門一人……」

拜天賜道：「你怎麼知道他並沒殺死敝門一人？」

丁季友徐徐說道：「因為在下就是丁季友……」

拜天賜發出破鑼一聲大笑道：「果然是你，你連挑敝門三處分柁，又連傷多人……」

丁季友歉然道：「在下說過，那是誤會……」

「誤會，你說得倒是稀鬆！」

拜天賜大聲道：「雖然事隔多年，但本門若不把你拏回去治罪，花字門還能在江湖上立足嗎？」

鐵鳩婆哼道：「丁三俠當時沒有殺傷你們一個人，你們却用毒菞暗器殺死敝門九個衞士，這筆賬又怎麼算法？」

拜天賜沉哼道：「妳說要怎麼算？」

兩人又要衝突起來！

丁季友含笑道：「劉婆婆，在下想聽聽花字門找我究竟意欲何為？妳老暫且息怒，聽他怎麼說？」

拜天賜大笑道：「這事好辦得很，丁三俠只要跟咱們回去，聽候敝門發落……」

丁少秋劍眉一軒，點足飛落矮財神面前，舌綻春雷，大喝一聲：「姓拜的，你這樣說話，那是不想活着回去了。」

他話聲未落，突聽有人叫了聲：「大哥！」

一條藍影急步朝丁少秋奔了過來，那是花字門主！

丁少秋眼看叫自己「大哥」的竟是花字門主，不覺微微一怔，抱拳道：「門主……」

花字門主笑道：「大哥怎麼連我的聲音也聽不出來了？」

說話之時，急忙舉手從臉上揭下一張薄如蟬翼的面具，接着笑道：「小弟是李飛虹呀！」

他下轎之後，就和護花門主答話，後來又只顧看着拜天賜和鐵鳩婆動手，因為不知道大哥會在護花門裡，沒加注意，何況護花門的人身上都穿着青色衣衫，不是一個個的細看，也不易找得出來，這回若非丁少秋越衆而出，他還認不出大哥來。

揭下面具，他就是不說姓名，丁少秋也認出他是口盟兄弟李飛虹了，不覺奇道：「賢弟怎麼當上了花字門主？」

李飛虹道：「說來話可長呢，哦，大哥見到伯父伯母了嗎？」

丁少秋也笑着道：「愚兄此行，說來也不短呢，哦，賢弟，來，我給你引見，這位就是家父。」

接着又朝丁季友道：「他是孩兒的結義兄弟李飛虹。」

李飛虹朝丁季友恭敬的行了一禮，說道：「小侄見過丁伯父，小侄事前不知，以致敝門的人對伯父有不敬之處，還望伯父多多見諒。」

丁季友含笑道：「門主好說，此事原是誤會而起，現在大家都是自己人了，說過也就算了。」

門主是丁季友兒子的結義兄弟，還有什麼過節可言？

矮財神拜天賜慌忙趕上幾步，連連拱手道：「兄弟適才冒犯丁三俠之處，還望丁三俠恕罪。」

丁季友忙道：「拜老哥好說，丁某不敢，昔年之事，雖是誤會，却錯在丁某，怎能怪貴門呢？」

逢天游也走過來拱手道：「兄弟早在三年前，就敗在丁少俠劍下，而且輸得口服心服，原來丁少俠竟會是丁三俠的令郎，眞是虎父虎子，令人羨慕得很！」

丁季友笑道：「逢老哥太誇獎了！」

丁仲謀走上來道：「大家都是自己人了，丁少俠，你請花字門的朋友一起入內奉茶吧！」

突聽有人沉聲喝道：「你們不用進去了。」

丁仲謀不覺一怔，心想：「看來除了花字門，果然還有人進入蓮花谷來了！」一面抬頭喝道：「潛入蓮花谷來的又是何方朋友？」

就在此時，廣場前端兩側古木蔭蔭的大路上，已出現了兩行八名手持朱紅大旗的彪形大漢，稍後又是十六名手持扑刀的黑衣裝子。

丁少秋低聲道：「是天南莊的人！」

丁仲謀哼道：「他們又來搗什麼鬼？」

丁季友道：「看這陣仗，他們是有備而來！」

逢天游走到李飛虹身邊，低低的道：「門主請退，對方人手似乎不少，咱們退到一處，才可以保護門主。」

李飛虹哼道：「不用保護我，咱們和天南莊勢不兩立，正好和護花門聯手，剷除他們。」

這兩句話的工夫，八名持旗大漢和十六名黑衣勁裝漢子已在廣場南端雁翅般排開。

方才因有八面飄揚的大旗遮住了視綫，現在已可看到十六名勁裝漢子後面，是他們鐵衞總領隊繆千里、副總領隊荀吉、嶽麓觀主常清風、再是總管公孫軒和南天一鵰盛世民，跟在盛世民後面的還有古靈子和鄢茂元，以及古靈門下四個弟子，最後又是十六名手持朴刀的黑衣勁裝漢子。

丁仲謀嘿然道：「古靈子和鄢睹予果然投靠到天南莊去了。」

丁季友道：「投靠天南莊的，只怕還大有其人呢！」

這一行人自是以南天一鵰盛世民為首，但他們到了廣場南端，結成陣勢，却並未立即向護花門打話。

護花門主和三位護法，及鉄鳩婆仍然站在石階上。九名女弟子分侍左右，石階下面，已調來二十四名持劍衞士也分左右站立。

只有丁仲謀、丁季友、丁少秋三人站在廣場草坪上。

不，還有三個人，那是花字門主李飛虹，和丁少秋站在一起，兩位副總監逢天游和拜天賜因門主不肯退下，也只好留下來保護門主了。花字門其餘的人早在對方出現之時，已經退到石階左首，也雁翅般

排開，結成了陣勢。

丁仲謀忍不住大聲喝道：「盛世民，你天南莊傾巢出動，率衆前來蓮花谷，那是存心和敝門爲敵了？」

盛世民大笑一聲道：「你大概就是不肯道姓名的護花門總管了？」

丁仲謀心想：「這是古靈子告訴他的了。」一面哼了一聲道：「不錯，在下正是敝門總管。」

盛世民頷首道：「那很好，煩請大總管進去，叫你們門主出來。」

這話就可見他不認得護花門主了。

丁仲謀笑道：「就憑天南莊這點陣仗，何用驚動敝門門主？」

南天一鵰居然並不動氣，聞言哈哈一笑道：「盛某早已聽說你大總管作得了主，但今日情形不同，叫你們門主出來，是來迎接聖母的聖駕。」

聖母這兩個字鑽進丁仲謀耳中，心頭不禁一動，暗想：「他口中說的聖母，不知又是什麼人？」

一面故作不解，問道：「閣下口中的聖母，不知又是何方神聖，恕在下耳拙，請閣下先告訴在下，在下方好進去向敝門主通報。」

就在此時，突聽南首大路上有人高聲喝道：「聖母駕到！」

這一瞬間，天南莊一干人紛紛朝兩旁退開。盛世民已無暇和丁仲謀答話，急忙退到左首道旁去迎接「聖駕」，只要看他垂手肅立的恭敬模樣，這位「聖母」就絕非等閒人物了！

丁少秋心中一動，朝李飛虹低聲的道：「賢弟，盛世民口中的這位聖母，莫非是姬七娘？」

李飛虹點着頭道：「一定是她，大哥，待會萬一動手，你不可逞強，由我來對她。」

「那怎麼成？」丁少秋低聲的道：「愚兄已練成一種劍法，足可應付，你千萬不可出手。」

李飛虹急道：「我經師父臨終時轉注給我五十年功力，最近已可運用自如，那就由我們二人聯手合擊，也許可以把她擊敗。」

丁少秋聽說他師父注給他五十年功力，心中替他暗暗高興，此時也無暇多問，點點頭道：「那就好，愚兄施展劍法，必須由正面攻敵，賢弟和我聯手，就得把正面留出來才好！」

兩人說話之際南首路上業已出現了一行人，那是姬夫人盛錦花，和她兩個丫鬟，還有辰州言鳳姑。

她們後面，則是一頂黑呢大轎，由四個一身黑衣的大脚婆娘抬着緩緩行來。

現在大家心裡都明白了，在江南武林掀起一場風浪的並不是天南莊，而是黑呢大轎中這位白蓮教餘孽的「聖母」！

蠶食江南武林，進而有獨霸整個武林的野心！

大轎終於四平八穩的停了下來，盛錦花、盛世民等人一齊上前朝參完畢，盛世民立即轉身面向北首（護花門大門）高聲喝道：「護花門，花字門兩位門主，速來參謁聖母。」

丁仲謀也高聲說道：「盛老哥，你還未回答在下問你的話，閣下口中這位聖母，究是何等樣人？在下行走江湖，從未聽人說過，要在下如何進去通報？敝門主設若問起在下，在下又如何回答？所以你老哥最好把這位聖母的來歷，詳細說上一遍，在下才能稟報門主，出來迎駕。」

話雖說得委婉，實則直指你們的聖母不過無名小輩而已。

只聽黑呢大轎中傳出一個老婦人的聲音沉哼了一聲道：「憑你也配問我來歷？」

這句話雖是隨口說出，但聽到丁仲謀的耳中，宛如迅雷驟發，重重的撞擊了下，一時直震得心頭狂跳，身不由己的踉蹌後退了三步之多！

丁季友大吃一驚，急急問道：「總管怎麼了？」

丁仲謀一手掩胸，緩緩的納下一口眞氣，才道：「還好沒什麼。」

丁少秋道：「可是那聖母暗中向總管下手嗎？」

他這話說得很輕，但相距還在十丈外的聖母居然聽到了，只聽轎中老婦人聲音微嘿道：「我若出手，他還有命嗎？」

丁少秋冷笑道：「不是你出手，總管怎麼會負傷的？暗箭傷人，算得什麼聖母？」

轎中老婦人聲音道：「小娃兒，你懂什麼，你們總管只是被我聲音震傷了而矣。」

丁少秋道：「妳用聲音傷人，也就是暗算了。」

護花門主急忙喝道：「少秋，不許多說。」

轎中老婦人聲音道：「我不想傷人，你們快去叫護花門主出來。」

護花門主應聲道：「我早就出來了。」

轎中老婦人聲音道：「妳是護花門主？」

護花門主道：「不錯。」

轎中老婦人聲音又道：「那麼那一個是花字門主？」

李飛虹應道：「我。」

轎中老婦人輕哼道：「妳師父呢？沒來？」

李飛虹道：「師父命我繼承花字門，妳要找的既是花字門主，有什麼事，那就和我說好了。」

轎中老婦人聲音輕哼道：「妳師父沒死？」

李飛虹心頭暗暗切齒，一面冷哼：「區區陰極掌，妳以爲就能傷得了師父她老人家嗎？」

轎中老婦人聲音憤怒的喝了聲：「小丫頭！」

護花門主急忙接口道：「聖母要見賤妾和花字門主，必有見教，如今我們兩人都在這裡了，聖母似乎該讓我們一瞻風采。」

「好！」轎中老婦人聲音低喝一聲道：「撤轎！」

這頂黑呢大轎，敢情有機括控制，她喝聲甫出，但聽「豁」的一聲，轎頂忽然左右分裂，變成了一頂敞轎，端坐着一頭白髮鳩面癟咀的老婦人，雙目微闔，手中撥動着一串檀木念珠。

護花門主問道：「聖母遠蒞荒山，不

知有何見教，還請明示。」

她說來聲音柔婉，言詞不卑不亢。

白髮聖母目光微抬，說道：「老身此次重出江湖，江南武林大都均已歸到老身門下，目前只有妳們兩個門派，還沒向老身表示，老身希望妳們投到老身門下，還有……」

護花門主道：「江湖各門各派，都有他們的開山始祖，敝門先師創業維艱，由賤妾接掌以來，雖然不能光大敝門，但要賤妾改絃易轍，出賣敝門，聖母縱是一代異人，敝門也不會屈膝附和的。」

李飛虹接口道：「對，我李飛虹接掌花字門時日雖短，但敝門決不會投靠什麼人的。」

白髮聖母目中綠光暴射，呷呷尖笑道：「妳們可知道老身一路行來，順我者生，逆我者亡，已有多少個一派掌門，死在我爪下？老身要殺妳們兩個，比捏死兩隻螞蟻一樣容易，妳們給我好好考慮考慮。」

護花門主毅然道：「賤妾深知敝門弟子縱然技不如人，也絕不會屈服，所以賤妾用不着考慮。」

李飛虹也道：「花字門雖然不是名門正派，也絕不會投靠白蓮教的。」

白髮老婦突然目射綠光，厲聲道：「妳說什麼？」

「聖母歇怒！」

護花門主忙道：「方才聖母曾要咱們兩個門派投效門下，好像下面還說了『還有』二字，似有下文，賤妾想聽聽還有什麼，請聖母明言。」

白髮聖母目中兇光漸斂，口中唔了一聲道：「老身聽說護花門總管是南離門下，另一個北溟門下，會使玄冰掌的，也在護花門，妳叫他們出來見我。」

護花門門主道：「聖母要見這兩人，不知……」

白髮聖母不待她說下去，就沉哼道：「這妳不用多問！」

丁仲謀看了丁季友一眼，抱抱拳道：「在下忝為護花門總管，正是南離門下。」

丁季友也朗笑一聲，抱拳道：「在下正是北溟門下，聖母有何賜教？」

白髮聖母陰森目光打量着兩人，說道：「很好，老身不會難為南離、北溟門下，待會你們隨老身走。」

丁仲謀道：「若是咱們兩人不想跟妳走呢？」

白髮聖母哼道：「老身決定之事，由不得你們不走。」

丁季友大笑道：「聖母除了把咱們兩人擒回去，咱們是不會跟妳走的。」

白髮聖母陰沉一笑道：「老身若是出手，你們就不用走了。」

丁仲謀、丁季友在她說話之時，早已提聚功力，並肩站在一起。

丁少秋眼看雙方話已說僵，不覺右手一抬，嗆的一聲抽出長劍，朗聲道：「看來今日之局，咱們已經無法善了，聖母是否接我幾劍試試？」

白髮聖母目光一動，微哂道：「小娃兒好狂的口氣，你叫什麼名字？」

丁少秋道：「在下白鶴門下丁少秋。」

白髮聖母道：「倚天劍，雖是古代名劍，但在你手中，未必傷得了老身，你只管使來，老身不還手就是了！」

「好！」丁少秋口中喝了聲好，一道人影已離地飛起，剎那之間，人如陀螺般疾轉，點點寒星，有如簌簌急雨，飛洒而出！他一口氣把「護華劍法」使得快若旋風，令人目不暇接！

李飛虹手中早捏了一把細碎的鐵釘，準備配合丁少秋出手，那知丁少秋一出手就人影迷離，忽東忽西的飛旋，以致她最厲害的「飛星掌」不敢貿然出手。

丁仲謀、丁季友也早已凝聚掌力，蓄勢以待，就是怕出手之際，誤傷了丁少秋。另一個原因，也是他們太相信「護華劍法」了，以為這套劍法可剋制白髮聖母的，是以遲遲不曾出手。

只聽白髮聖母在一片劍影中，沉笑道：「小娃兒，你這手華山劍法使得不錯，但華山劍法如何傷得了老身？去吧！」

丁少秋正在使劍之際，喝聲入耳，陡覺劍上輕輕一震，連劍帶人立被震得倒飛出去兩丈以外！

白髮聖母說過不還手的，她果然沒有震傷丁少秋！

但李飛虹、丁仲謀、丁季友可並不知道，驟覩丁少秋被震得往後飛出，不禁大吃一驚，這一瞬間，三人不約而同的大喝一聲，各自使出了絕招。

李飛虹揚手發出「飛星掌」，一蓬數十枚細小鐵釘，每枚上都注滿了真力，無聲無息像飛蝗般朝轎中白髮聖母激射過去。

丁仲謀的「鑠金掌」，丁季友的「玄冰掌」，也一左一右挾着兩股一熱一寒的氣流夾擊而至！

這三股奇強無匹的掌力，當真非同小可，此刻一齊襲到，連白髮聖母也不敢掉以輕心，口中發出一聲尖笑，雙手大袖猛然朝外揚起，內功如山，一下就把三人攻去的三種絕世神功，一起擋開！

再說丁少秋連劍帶人被推出兩丈，却依然原式站立，眼看「護華劍法」果然傷不了對方，而且此時二伯父、爹和李賢弟業已圍攻上去，他豈肯罷手，身形一晃，再次欺上，左手劍訣齊眉，右劍微昂，朝前點出！

這一招使出來是老道長傳他的「畫龍點睛」。

白髮聖母可不是尋常人物，她雙袖堪堪揚起，就發覺丁少秋這一記劍招十分怪異，憑她居然識不透其中變化，但可以感到來勢極為強勁，一時只得雙袖一抖，先把丁仲謀、丁季友、李飛虹三人一起震飛出去。

丁少秋這一記怪招也及時攻到，但聽「嗤」的一聲，相距還有五尺來遠，但從丁少秋劍尖上發出的一縷劍氣，却把白髮聖母左手衣袖刺了一個窟窿！

這下可把白髮聖母激怒了，(其實丁仲謀等三人聯手發掌，早已把她激怒了)厲喝一聲：「小畜牲，你找死！」

右手手背突然向外拂來。

丁少秋看到這一劍只刺穿對方衣袖，現在對方揮手拂來，急切之間，趕緊返劍入鞘，身子微沉，左手五指上翹，朝左外揚起，右手直豎朝前劈去。

這一記「鶴舞空庭」，也是老道長教他

的怪招，他使這一招，是因爲白髮聖母業已揮手拂來，劍法之中，沒有一招可以破解的，只有這一記左手朝左外揚起，可以把對方來勢引開，才捨劍用掌的。

這一記也果然神妙無方，白髮聖母這一掌大概用了七成力道，經他左手揚處，居然把她七成力道的一記掌力，少說也引開了四成光景！

但聽砰然一聲，丁少秋劈出去的右掌，和白髮聖母揮來右手背擊個正着。她七成掌力雖被引開了四成，但還有三成力道撞上丁少秋的掌力，她的三成力道，丁少秋又如何接得住？

一個人登時被震得連退了五六步，張咀噴出一口鮮血，人也搖搖欲倒；但丁少秋練的是「乾天眞氣」，力道雖不如白髮聖母，但白髮聖母是坐在一頂大轎中的，不比雙脚站在地上，因此掌力乍接，她坐着的一頂敞轎，也被「乾天眞氣」回震之力往後推出四五尺遠！

白髮聖母心頭不期爲之一楞，忖道：「這小子使出來的一劍一掌，竟會有如此神奇，今日不除，必是日後大患！」心念這一動，本來坐在軟轎中的人突然原式坐姿凌空飛起，朝丁少秋撲來，口中厲聲喝道：「小畜牲，留你不得！」

丁仲謀、丁季友、李飛虹三人只是被白髮聖母大袖震得飛摔出去，這時已經紛紛站起，僥倖沒被震傷內腑。

丁少秋和白髮聖母硬對了一掌，大家都看得十分淸楚，這一瞬間護花門和三位護法、鐵鳩婆婆，以及花字門兩位副總監逢天游、拜天賜等人都紛紛趕了出來。

天南莊的人眼看護花門、花字門的人衝了出來，盛錦花、言鳳姑和南天一鵰盛世民、總管公孫軒、古靈子、鄢茂元、常淸風、繆千里等人也各自亮出兵刃，朝前逼來。

再說白髮聖母飛身離轎，堪堪撲到中途，耳中突聽一個蒼老聲音低沉的道：「善哉，善哉，女施主不可傷人，回去吧！」

身前忽然拂起一陣輕風，那是一道無形罡氣，逼人而來，飛撲過去的人，再也撲不過去，不，竟然把白髮聖母逼得倒飛回去，落到敞轎之上！

這下直把白髮聖母驚得出一身冷汗，對方功力之高，遠在自己之上，她幾乎連猶豫的時間都沒有，沉喝一聲：「回來，咱們走！」

豁的一聲，敞轎兩邊又合了上來，四名健婦抬起黑呢大轎，迅速轉身後退。

盛錦花等人不知聖母何以突然改變主意，但聖母下的命令，有誰敢不遵？一行人跟着大轎，像一陣風般退出蓮花谷而去。

護花門門主匆匆趕出，掠到丁少秋身邊，丁少秋已是雙脚連連換步，支撐着搖搖欲倒的身子。護花門門主一顆心幾乎要跳出來，慌忙雙手抱住丁少秋的身子，急急叫道：「少秋，你傷在那裡，你怎麼了？」

丁少秋微弱的道：「孩兒……」

只說了兩個字，張咀又噴出一口血來，人也隨着昏了過去。

護花門門主又急又駭，抱着他只是垂淚，口中叫着：「孩子……孩子……」

李飛虹一下閃到身邊，吃驚問道：「門主，大哥傷得很重嗎？」

這一瞬間，丁仲謀、丁季友和護花門三位護法、劉婆婆等人也趕了過來。

丁季友輕聲道：「門主，少秋方才曾和老妖婆對過一掌，只怕震及內腑，快把他送到裡面去再說。」

一面回頭朝丁仲謀道：「二哥，你去招呼花字門的人吧！」

丁仲謀點點頭道：「那你先陪門主進去，我去招呼花字門的朋友了。」

丁季友點點頭，朝護花門門主說道：「門主，由我抱他進去好了。」

護花門門主雙手緊抱着丁少秋，說道：「不，我抱着他就好。」

丁季友眼看愛子雙目緊閉，傷勢不輕，就不好再說，和李飛虹緊跟着護花門門主，往裡行去，一直來至第二進左廂。三位護法和劉婆婆也一起跟着走入。

護花門門主把丁少秋放到上首一張錦榻之上，口中一直喚着：「孩子，你醒一醒！」

大護法何香雲道：「師妹，妳別担心，先讓我看看少秋傷在那裡，好給他治療。」

她是護花門老門主的大弟子，精研傷科。

護花門門主忙道：「大師姐，妳要救救孩子！」

李飛虹心中暗道：「原來護花門門主就是大哥的母親了！」

何香雲笑道：「師妹只管放心，少秋不會有事的。」

她走上去，伸手解開丁少秋胸前衣衫，仔細用手按了按，說道：「差幸不是傷在前胸。」

一面側身在錦榻上坐下，取過丁少秋左腕，切起脈來。過了一回，再換右手，却只是沉吟不語！

護花門門主急着問道：「師姐，少秋他怎麼了？」

何香雲放下丁少秋右手，攢着柳眉，說道：「他內腑確實受了劇震，但體內充滿極陰極寒之氣，却另有一股眞氣護住了心脈，以至究竟傷勢如何，脈象上却搭不出來。」

李飛虹想起師父就是死在老妖婆陰極掌下，心頭一急，接口道：「那老妖婆練成陰極掌，大哥莫非是被她陰極掌所傷？」

護花門門主吃驚道：「陰極掌，那怎麼辦？」

丁季友急忙轉身道：「我去找二哥來！」

不待護花門門主開口，急匆匆的往外就走。

李飛虹伸手從懷中取出一個小小布囊，打開袋口，取出一粒核大的蠟丸，遞到護花門門主手中，說道：「門主，這是昔年九九先生僅存的九九丹，功能起死回生，門主快給大哥服了，傷勢就會好的。」

護花門門主接在手中，目光朝大師姐投去，問道：「大師姐……」

何香雲沒待她說下去，就含笑道：「我正想不出用什麼葯給少秋療治傷勢，

九九先生煉製的九九丹，乃是武林中的療傷至寶，不僅起死回生，還能培本固元，大補眞氣，李門主以此至寶靈丹見賜，敝門眞是感激不盡，師妹快替少秋服下，傷勢立可痊癒了。」

護花門門主聽說這葯丸如此貴重，感激的道：「眞是謝謝李門主。」

李飛虹收起小布囊，一面說道：「門主、何護法不用謝，我和大哥義結金蘭，當上花字門門主，還是最近的事，何況爲了這三粒九九丹，大哥也幫了我很大的忙，可惜我先師死在老妖婆的陰極掌下，那時我身邊正好沒帶九九丹，無法救她老人家一命……」

這時護花門門主已捏碎蠟殼，由一名女弟子倒了一碗溫水送上，把葯丸化入水中，捏開丁少秋牙關，緩緩灌了下去。

丁仲謀已經走了進來，問道：「門主，少秋如何了？」

護花門門主道：「剛服下李門主的九九丹。」

何香雲含笑道：「丁三俠匆匆出去，把你請進來，是不是想要你以南離眞氣替少秋驅散體內陰氣？」

丁仲謀連連點頭道：「大護法猜得一點也不錯，他代兄弟去接待花字門的朋友，正是要兄弟以南離眞氣替少秋打通體內的經脈的，大護法精通脈理，不知可有什麼指教？」

何香雲粉臉微微一紅，說道：「你別取笑我了，我這點微末之技，只能治治普通跌打損傷，那能有什麼指點你的？」

兩人說話之時，任香雪、謝香玉只是掩着咀微笑。

何香雲臉上更紅，叱道：「妳們笑什麼？」

任香雪道：「沒有呀！」

丁仲謀道：「二位護法，不是在笑兄弟吧？」

謝香玉道：「我們怎麼會笑大總管呢？」

何香雲道：「你還不快去給少秋療傷？」

丁仲謀連聲應是道：「是，是，兄弟這就給少秋運氣。」

李飛虹心中不禁暗暗哦一聲，忖道：「原來何護法和這位總管好像情意很深！」

丁仲謀登上錦榻，盤膝坐好，秋英、秋霜也扶着丁少秋坐起，丁仲謀立即功運雙掌，緩緩朝丁少秋背後「靈台穴」上按去。

他是南離老人門下，南離眞氣也就是離火神功，自可把丁少秋體內的陰寒之氣逼出，或是消散，但事實却並非如此！

丁仲謀雙掌按上丁少秋背後「靈台穴」，緩緩提氣輸入他體內，不運氣輸入還好，這一運氣，陡覺丁少秋體內有一股極大力道，朝雙掌反彈過來！

丁仲謀驟不及防，上身往後一仰，幾乎傾跌出去，同時丁少秋又「哇」的一聲，噴出一口血來。

護花門門主看得大驚失色，垂淚道：「怎麼會這樣的呢？」

丁仲謀道：「兄弟再試試！」

何香雲忙道：「丁總管，你快下來吧，不可再運氣逼穴了。」

丁仲謀跨下錦榻，詫異的道：「奇怪，少秋體內好像有一股極大力道，兄弟運起眞氣，根本輸不進去，反被震得差點跌了出去。」

護花門門主望着何香雲問道：「大師姐，妳是說少秋他……沒有救了？」

何香雲道：「師妹想到那裡去了，我要丁總管不可再運氣逼穴，是因爲少秋忽然又噴出一口鮮血來，顯然是因丁總管眞氣逼人，內腑受震所致，所以叫他下來的。」

護花門門主憂慮的道：「那該怎麼辦呢？」

李飛虹自言自語的道：「九九丹怎麼會沒有效的呢？」

何香雲道：「火靈丹！火靈門的火靈丹，該有剋制陰氣之功，丁總管出身南離門下，和火靈門雖非同門，也有極深淵源，向火靈門乞取三粒火靈丹應該不成問題吧？」

丁仲謀道：「沒問題，兄弟這就去……」

李飛虹叫道：「丁總管，你不用去了。」

丁仲謀問道：「李門主……」

李飛虹道：「火靈丹治不好陰極掌傷勢的。」

何香雲道：「李門主怎麼知道火靈丹治不好陰極掌勢的呢？」

李飛虹道：「先師在二十幾天前，就是中了老妖婆一記陰極掌，當時就要我給她從懷中取出三顆火靈丹，納入她口中，結果傷勢並沒有好轉，先師空有數十年功力，依然傷重死去，所以我知道火靈丹並不能治療陰極掌的傷勢，當時我沒把九九丹帶在身邊，總以爲九九丹一定可以治得好的，如今看來，連九九丹也都失效了！」

連九九丹都用了，天下就沒有治得好陰極掌的葯物了。

何香雲心中想着，但這話可不敢說出口來，再看丁少秋的相貌，暗道：「這少年人相貌堂堂，也不是夭折之相，但不受南離眞氣，是運氣療傷這條路已經不通，服了九九丹，依然不見傷勢好轉，是天下再也沒有可以治療的葯物了，運功療傷和葯物治療，都治不好，除了神仙，看來已是回天乏術，那麼難道他相貌堂堂的人眞會不治嗎？」

就在大家感到心頭沉重之際，忽聽有人低唸一聲：「無量壽佛！」

這聲道號，來得好不突兀，好像就在廂房之中，在場的人方自一怔，舉目看去，房中果然憑空多了一個鬚眉花白，身穿一襲灰布道袍的枯瘦老道人，手持一柄拂塵，面含微笑，稽首道：「貧道冒昧，請諸位施主原諒。」

丁仲謀右手暗暗凝聚鑠金掌力，一面說道：「道長有何見教？」

灰衣老道一指榻上丁少秋，說道：「貧道是爲丁小施主而來。」

何香雲問道：「道長是什麼人？所爲何來？」

灰衣老道笑了笑道：「丁小施主傷在陰極掌下，只有貧道能治。」

護花門門主急忙迎了上來，說道：

「道長，眞能治得好少秋嗎？」

丁仲謀問道：「道長道號如何稱呼，是那一門派的高人？」

灰衣老道微微一笑道：「貧道一向住在武功山，丁施主不認識貧道，丁小施主却認識貧道。」

丁仲謀聽說他一向住在武功山，心中有些不信，說道：「少秋人在昏迷之中，就是認識道長，也不會說話。」

「哈哈！這個容易！」

灰衣老道打了個哈哈，又道：「丁小施主練的一種內功，本來可以剋制姬七姑的陰極之氣，但丁小施主練的時日不多，不過只有三成火候，姬七姑的陰極之氣，却已有十二成火候，譬如水能滅火，但杯水車薪，就無濟於事，因此他硬接姬七姑一掌，雖然左手已經引開她五六成力道，但被陰極之氣滲入體內，差幸所練內功，縱然敵不過陰極之氣，還能護住心臟，若是換了一個人，被陰極掌所傷，武功再高也沒有救了。」

何香雲聽他說的和自己切丁少秋的脈象，一般無二，心中不禁漸漸相信，再看這老道士面容雖然枯瘦，但雙目神光湛然，有些仙風道骨模樣，忍不住問道：「道長說少秋練的內功，可以剋制陰極之氣，那是什麼內功？」

灰衣老道微笑道：「丁小施主練的乃是玄門眞氣。」

一面朝丁仲謀道：「丁施主不是說丁小施主昏迷不醒，無法說話嗎，其實丁施主只要在他『極泉穴』上，以南離眞氣連點三指，稍助他乾陽之氣，即可醒轉，問問他是否認識貧道？」

何香雲忙道：「丁總管，你快去試試！」

丁仲謀心想：「極泉穴爲手少陰心經穴道，在臂內腋下，並非要害，自可試試。」這就點頭道：「兄弟去試試。」

舉步走近榻前，運起神功，朝丁少秋「極泉穴」上連點了三點。

這下當眞如响斯應，丁仲謀手指剛剛收回，丁少秋果然及時醒來，雙目倏睜。

護花門門主喜道：「孩子，你果然醒過來了！」

李飛虹含着淚水，叫了聲：「大哥。」

丁少秋望望榻前的人，似想挺身坐起。

護花門門主連忙伸手按住他肩頭，說道：「孩子，你傷勢不輕，剛醒過來，不可掙動，你看看，認不認得這位道長？」

丁少秋目光移動，望了站在屋中的灰衣老道一眼，喜形於色，叫道：「會是老道長，弟子想起來了，那姬七姑飛撲過來的人，是你老人家擋回去的了？」

姬七姑飛撲過來的人，忽然倒飛回去，沒一個人知道究竟是什麼原因？大家經丁少秋這一說，不禁恍然大悟，今日之局，若非這位老道長暗中相助，幾乎不可收拾！

灰衣老道呵呵一笑道：「小施主一劍刺破她衣袖，已經激起她的殺機，第二招你左手引開她五六成力道，更使她非殺你不可，老道再不出手，你這條小命還保得住？」

護花門門主聽到這裡，不由得轉身朝灰衣老道盈盈拜了下去，說道：「老神仙，你老無論如何要救救少秋……」

「女施主快快請起。」

灰衣老道左手輕輕一拂，一股無形潛力把護花門門主一個人托了起來，朝丁仲謀呵呵一笑，又道：「貧道和丁小施主算來已有四代交情，豈會袖手不管？」

四代交情，丁仲謀不禁聽得一怔，這不是說，這位老道長還是自己祖父的朋友？一時不覺肅然作了個長揖，說道：「再晚不知老道長還是先祖的故人，適才多有不敬，還望老道長恕罪。」

灰衣老道微笑道：「丁施主好說，就是老交情不說，丁小施主和貧道雖無師徒之名，却有傳藝之實，他足足跟了貧道三年，就憑這一點，打了小的，老的還能不出來嗎？」

何香雲心中暗道：「這話你早該說了！」

護花門門主現在一顆心總算放了下來，忙道：「老仙長，不知要如何替少秋療傷，但請吩咐……」

灰衣老道道：「貧道就在這裡替丁小施主運氣行功，逼出體內陰極之氣，大概需要三天時間，不可有人驚擾，一日三餐之外，不准任何人進來。」

護花門門主一指秋英、秋霜二名女弟子說道：「她們兩個留在這裡，可以扶着少秋坐起……」

灰衣老道搖着頭道：「不用，貧道一個人够了。」

李飛虹道：「由我留下來陪大哥好了。」

灰衣老道朝她微笑道：「飛星掌主要是練氣於掌，發掌如滿天星斗，飛星錯落，不計其數，所謂飛星，實際上是練氣如絲，並不是把眞氣貫注在暗器上制敵，把眞氣貫注在暗器上，只是初學時如此練法而已，妳師傅滕大娘練了幾十年，竟然猶未領悟，以至未能臻於上乘，她不惜把五十年功力轉注給妳，但妳方才攻姬七姑的那一掌，最多只有二十年功力，連一半也沒使出來，應該好好勤練內功，別再使用那些鐵釘了，才能另闢境界，自己去多多用功，這裡不用妳陪。」

李飛虹經老道長這番指點，心中似有所悟，忙道：「多謝老道長指點迷津，晚輩感激不盡。」

當下屋中的人紛紛退了出去。

灰衣老道掩上房門，還下了門，才登上錦榻，盤膝坐好，雙手扶着丁少秋坐起，一面說道：「在陰極之氣沒有被貧道逼出你體外之前，小施主不可運氣，一切要順乎自然。」

丁少秋道：「弟子知道了。」

灰衣老道左手扶住他身子，右手掌心一下按上丁少秋頂門「百會穴」，從掌心輸出的「乾天眞氣」源源逼入丁少秋的體內。

因丁少秋練的也是乾天眞氣，自可迅流循行十二經絡、奇經八脈，滯留在體內的陰極眞氣，如何能和它抗衡？丁少秋本身眞氣，原本被迫處手少陰經，現在裡應外合，把陰極之氣逼出手少陰經，本身眞氣就和灰衣老者的「乾天眞氣」會合，不過一頓飯的工夫，丁少秋體內的陰極之氣，悉數被「乾天眞氣」化去。

灰衣老者說道：「好了，現在你自己再練一回就好。」

收回右掌，跨下榻去。

丁少秋澄心一志，練了一回功，發覺自己比沒受傷前還精進了甚多，心中喜不自勝，睜開眼來，叫道：「老道長，弟子傷勢已經全好了。」

灰衣老道笑道：「你服了九九丹，傷勢早就好了，只是陰極之氣積滯未去而已，老道給你打通十二經絡，奇經八脈，區區陰極之氣悉已化去，自然全好了。」

丁少秋道：「那老道長怎麼說需要三天時間呢？」

灰衣老道微微一笑道：「老道和你說過，華山護華劍法，只是以輕靈快速爲主，在一般劍法中，已是一流劍法，但不能算是上乘劍法，老道要在這三天之內，傳你八招劍法，和你從前練的一招，合起來共是九招，名爲崆峒九劍，你如果不練成九劍，就無法自保，老道所以要留下來等你練成了再走。」

丁少秋道：「弟子不練成九劍，怎會無法自保呢？」

灰衣老道道：「你自己想想看？」

丁少秋道：「弟子想不出來。」

灰衣老道哼道：「眞是傻小子，姬七姑已經發現你的一劍一掌，似有剋制她武功的妙用，譬如一劍可以刺穿她衣袖，一掌可以引開她五六成掌力，這是她數十年來所未曾遇上過的事，也是各大門派中人連想都想不到的事，而且整個武林只有你一個人有此能耐，因此對你下了決心，非除去不可，老道一走，你如不練成崆峒九劍，如何自保？」

丁少秋道：「練成崆峒九劍，就不怕她了嗎？」

灰衣老道道：「遇上她時，只准你施前面八招，已足可自保，最後一招，沒到時候，千萬不可妄使。至於要破她陰極掌，就必須先練好乾天眞氣，老道雖打通你全身經絡，內功自然也跨進了一大步，但要和姬七姑相較，還差得很多，老道就是傳你乾天指，也未必是她對手。」

丁少秋問道：「乾天指眞能破她陰極掌嗎？」

灰衣老道笑道：「乾天眞氣原是陰極之氣的唯一剋星，何況指力集中一點，自可破她掌力，但和劍法第九招一樣，不到最後關頭，不可妄使，以免她有了戒心，所以你八劍一指，必須及早練會，多加勤練，却不是現在就要施展，這話你明白嗎？」

丁少秋道：「弟子明白了，就是遇上她，也不能使用最後的第九劍和乾天指，必須隱藏實力，但弟子不使這一劍一指，萬一有生命危險呢？」

「不會的。」灰衣老道笑道：「僅憑你所學的避劍身法，和崆峒九劍的前面八劍，勝她當然無望，但她也未必傷得了你了。」

正說之際，門上起了剝啄之聲。

灰衣老道低聲道：「送飯來了，你仍舊躺到榻上去。」

丁少秋依言回到榻上躺下。

灰衣老道打開房門，進來的是秋霜，手中提着食盒，放到桌上，說道：「老仙長，這是廚下特地替你老做的素齋，另外門主要小女子請示老仙長，丁師哥可不可以吃些東西了？」

「可以、可以。」灰衣老道摸着鬍子笑道：「丁小施主只是體內陰極之氣未曾全消而已，和生病不同，什麼都可以吃，能吃體力才能恢復得快，倒是貧道却不必如此麻煩，只要準備一二樣水果，就可以了。」

秋霜應着「是」，走近榻前，一臉俱是關切之色，輕聲問道：「丁師哥，你好些了嗎？」

丁少秋含笑道：「謝謝妳，我好多了。」

秋霜依然柔聲道：「老仙長說丁師哥什麼都可以吃了，不知丁師哥想吃些什麼？」

丁少秋道：「方才老道長替我運氣完畢，我就覺得腹中甚是飢餓，麻煩師妹去廚下隨便弄些飯菜來都可以，只是太麻煩妳了。」

秋霜道：「不會麻煩的，我這就去。」

轉身匆匆退了出去。

不多一回工夫，秋霜又提着一個食盒走入，她先從盒上取出一大盤水果說道：「老仙長，門主說沒什麼準備，請老仙長將就着用吧！」

灰衣老道笑道：「够了、够了，這樣已經很好。」

秋霜又道：「那麼晚餐呢？要不要給老仙長做素齋來？」

「不用。」灰衣老道道：「這盤水果已經够了，晚上不用了。」

秋霜道：「老仙長只吃水果，不食烟火，當眞是成了仙？」

灰衣老道呵呵笑道：「妳不是叫老仙長嗎？老仙長自然是仙人了？」

秋霜覺得這位老仙長很隨和，也很風趣，一面提着食盒，走到榻前，移過一張小几，把盒中飯菜一盤盤的端了出來，菜餚有魚有肉，還有一瓦罐清燉雞湯。秋霜裝了一碗飯，放到几上，才走近過去，說道：「丁師哥，我扶你坐起來。」

丁少秋忙道：「不，不，我自己可以坐起來的。」

秋霜已經走到他身側，柔聲道：「你重傷還沒全好，不用和我客氣了。」

她伸出雙手攙着他胳膊，扶着他坐起，再取過飯碗，說道：「肚子餓了，就快些吃吧！」

丁少秋說了聲：「謝謝。」

他腹中早已飢餓，也就吃了起來。

秋霜看他吃得津津有味，心中也自高興，坐在一旁，等他吃完一碗，問道：「要不要再添？」

丁少秋點點頭道：「好，那就麻煩妳再給我添一碗。」

秋霜又給他裝了一碗飯，說道：「這罐雞湯是用百年野山人參燉的，可以大補眞元。」

丁少秋連說着好，把一碗飯和一罐燉雞湯都吃了，一面展動了下手脚，笑道：「吃飽了，咳，眞舒服。」

回頭看去，灰衣老道只吃了一個李子，就閉目坐在椅上，像是在養神。

秋霜不敢驚動，悄悄收好碗筷，連同

提起那一食盒素齋，輕手輕脚走出門去，隨手又掩上了房門。

灰衣老道忽然睜開眼來，問道：「那女娃兒走了？」

丁少秋道：「原來老道長沒有入定？」

灰衣老道摸着花白鬍子啞然失笑道：「那女娃兒對你溫柔體貼，軟語綿綿，老道八九十年沒聽到這種聲音了，聽了怕壞了我的道基，所以不敢看，也不敢聽，只好閉上眼睛裝睡了。」

丁少秋被他說得俊臉一紅，忙道：「她是弟子的師妹。」

「好了，不用說她了。」灰衣老道說道：「快去閂上門，咱們說正經的。」

丁少秋迅快跨下臥榻，過去把門閂上。

灰衣老道先給他講解「乾天指」應如何運氣，如何發指，詳細述說了一遍。

因為此一指功，完全要以「乾天眞氣」為基礎，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練得成，所以最先傳授，要他牢牢記住，勤加練習，內功增進，指力也可更有威力，丁少秋自然牢記在心。

接着就傳丁少秋劍法，崆峒九劍的第一招，也就是老道長從前傳給他的「畫龍點睛」，丁少秋早就會了，現在是從第二招起，到八招止，一共是七招劍法。

灰衣老道用丁少秋的倚天劍一面比劃，一面詳細解釋，這七招劍法，和第一招一樣，姿勢招式都十分簡單。

丁少秋學過「武功劍法」、「白鶴劍法」和「護華劍法」，都比這七式劍法繁複得多，自然一學就會，忍不住問道：「老道長，那第九招呢？」

灰衣老道哼道：「你以為這七式劍法很簡單嗎？它的精義就是樸拙無華，你運使護華劍法，劍影繽紛，看得人眼花繚亂，可曾刺到姬七姑一點衣角，但你簡簡單單的使了一招『畫龍點睛』，姬七姑明明看到了却就是躲不開，一下刺穿了她的衣袖。

「這八招劍法可以說集劍法之大成，玄奧之處，只有練劍的人自己去領悟，別人無法說得淸的，你練得愈久，發現愈多，可以讓你練上一輩子，現在，咱們只有三天時間，但要剩出兩天的時間去練第九招，這七招，你只有一天工夫，練熟不可能，但至少要練會，知道嗎？」

丁少秋答應一聲，接着問道：「你老說這七招劍法，限弟子一天練會，但那第九招只有一招劍法，要兩天才練得會嗎？」

「兩天練得會，還得看你資質如何？」灰衣老道哼了一聲又道：「兩天，你能摸得淸頭緒已經不錯了！」

丁少秋這次負傷，也可以說是因禍得福，第一，他服了九九先生的「九九丹」。

九九先生走遍名山大川，採擷了九十九種罕世靈藥，一共只煉製了三顆藥丸，定名為九九丹。這九九丹原是他準備修仙學道，練氣成丹的輔助丹葯之用，自然都是大補眞氣，養精培元的葯物，因在煉葯之時，有人問他煉的是什麼葯，他不好明說，只是隨口說了句是治傷的九九丹。

古靈子却不相信他哥哥煉的會是傷葯，因為九九先生是神醫，並非專門治跌打損傷的傷料，决不會化了十幾年工夫，採擷了九十九種靈葯，只煉三顆傷葯之理，他懷疑這九九丹中另有奧秘，才回去脅迫寡嫂，交出九九丹的，不料這事給李飛虹聽到，把九九丹偷了出來。

現在交代明白了，九九丹其實並非治傷的葯，服用一顆，即可明目輕身，大補元氣，有奪天地造化之功。正好丁少秋服下九九丹不久，就由老道長替他運氣打通全身經絡，功効更加增强。

第二、丁少秋練的「乾天眞氣」，但總因年紀還小，功力尚淺，勤練了三年，也不過只有三成火候，這回老道長以百餘年勤修苦練的「乾天眞氣」替他打通全身經絡，尤其他深知丁少秋功力尚淺，自己即將傳他「乾天指」和「崆峒九劍」，都需要有內功作基礎，因此在替丁少秋打通全身經絡之後，輸入丁少秋體內的眞氣，並未收回。

丁少秋有這雙重收穫，「乾天眞氣」火候，立時精進了何止倍蓰？老道長要他以三天為期，練會「崆峒九劍」，但規定他仍是晚上練功，白天練劍。（乾天指只要懂得發指的訣要，就算會了，因為指功全要以內功為基礎，內功精進，指功也自然精進了）

三天時間，很快過去，第四天淸晨，丁少秋練功醒轉，睜開眼來，就不見老道長的蹤影！他老人家已經走了，來得突然，走得飄然，不失為天壤間介乎人仙的一位異人！

但丁少秋對這位老道長却有深厚的感情，老道長走了，心中不無依依之情，和惘然若失的感覺！

懶洋洋的開啟房門，就看到秋霜站在門口，她看到丁少秋，欣然道：「丁師哥，你起來了，傷勢是不是全好了？」

丁少秋點點頭。

秋霜忙道：「你等一回，我給你去打水洗臉。」

丁少秋道：「師妹，我已經好了，不用麻煩妳了。」

秋霜用手推着他，說道：「你回進去，我馬上就來。」

說完急匆匆的走了。

丁少秋只得由她去，不多一回，秋霜果然端着一盆臉水走入，一面叫道：「丁師哥，快洗臉了，洗完臉，就坐下來，我給你梳辮子，好多天了，看你頭髮都亂蓬蓬的，梳洗好了，精神也會淸爽得多。」

說到這裡，口中忽然咦了一聲，問道：「老仙長呢？到那裡去了？」

丁少秋道：「老道長走了。」

秋霜問道：「什麼時候走的呢？」

丁少秋道：「不知道，我早晨醒來就不見他老人家了。」

秋霜道：「老仙長幹嗎這樣不聲不响的走呢？」

丁少秋笑道：「他老人家就是這個脾氣。」

洗了把臉，秋霜就要他坐下來替他梳頭，丁少秋拗不過她，只好依言坐下，秋霜拆開他的辮結，替他先梳通了，再分股編辮。

只聽門口有人輕聲道：「大哥，我方便進來嗎？」

丁少秋聽李飛虹的聲音，連忙叫道：「賢弟快進來，怎麼會不方便呢？」

秋霜紅着臉道：「我只是看丁師哥髮辮散了，替他編起來而已！」

李飛虹笑道：「秋霜姑娘幾時也給兄弟編一次，不知可好？」

秋霜別過頭去，沒去理他。

李飛虹討了個沒趣，只是笑了笑，就朝丁少秋問道：「大哥傷勢已經康復了嗎？」

秋霜披披咀道：「這還不用問，你沒看到連老仙長都已走了嗎？」

李飛虹啊道：「老道長已經走了嗎？」

秋霜匆匆編好髮辮，說道：「好了。」

丁少秋站起身道：「謝謝師妹。」

「不用謝。」秋霜嫣然道：「丁師哥，我就去稟告門主，哦，對了，你傷勢好了，我就不再送早餐來了，你進去和門主一起用早餐吧！」

說完，端起臉盆走了出去。

李飛虹輕笑道：「大哥艷福不淺，有這樣一位如花解語的師妹一直伺候着你。」

丁少秋道：「賢弟休得取笑，她只是我的師妹而已！」

李飛虹問道：「難道大哥還另有心上人不成？」

丁少秋笑道：「賢弟和我相處已有不少日子，你幾時看我有什麼心上人？」

李飛虹道：「小弟只是和你開開玩笑罷了。」

丁少秋哦道：「對了，賢弟怎麼當上花字門門主的呢？」

李飛虹就把兩人分手之後的事，簡單說了一遍。丁少秋也把自己此行經過說了。

李飛虹笑道：「這倒好，小弟當了花字門主，大哥也成了護花門的繼承人，看來咱們兩個門派就會永遠合作的了。」

丁少秋道：「這個自然，賢弟，我們快些走吧，娘一定在等着我們呢！」

兩人來至第三進，那是門主住的地方，跨進起居室，丁季友和護花門主果然已坐在一張小圓桌上等候。

丁少秋急忙叫了聲：「爹！娘！」

李飛虹也走上前恭敬的叫了聲：「伯父、伯母。」

丁季友含笑道：「李門主、少秋，你們先坐下來，正等着你們吃早點呢！」

兩人坐下之後，護花門門主打量着丁少秋臉色，問道：「我聽秋霜說，老仙長已經走了，他老人家救了你一條命，眞不知道如何謝他才好？」

丁季友含笑道：「他老人家豈是施恩望報的人？」

丁少秋道：「娘，孩兒的傷，其實早就好了……」

護花門門主道：「那他老人家怎麼……」

丁少秋目光一顧，低聲道：「老道長說姬七姑發現孩兒使的一劍、一掌，對她似有剋制，決不會放過孩兒……」

護花門門主失色道：「那怎麼辦……」

丁季友道：「妳聽少秋把話說完了。」

丁少秋續道：「因此他老人家多留三天，是爲了傳孩兒一記指功和九招劍法，才可自保。」

護花門門主喜道：「老仙長眞是我們丁家的恩人，哦，你練會了沒有？」

丁少秋點點頭道：「孩兒也只能說會而已，老道長說，要孩兒今後勤加練習，才能漸漸熟練。」

護花門門主問道：「老仙長傳你的是什麼指法、劍法？」

丁少秋道：「一記乾天指，和崆峒九劍，其實這次只傳了孩兒八劍，第一招，孩兒早就學會的。」

護花門門主問道：「就是刺穿老妖婆衣袖的那一招？」

丁少秋點點頭。

護花門門主輕輕歎息一聲道：「先師把護華劍法如此鄭重，認爲已是天下無敵的劍法，經前天和老妖婆動手的結果，九招劍法居然會對她一無損傷，這事若非親眼目覩，爲娘絕不會相信。」

丁少秋道：「老道長說過護華劍法已可算是武林中第一流的劍法，只是姬七姑這老妖婆太强了，一般劍法，是傷不了她分毫的。」

丁季友道：「少秋說得不錯，試想二哥的鑠金掌和我的玄冰掌，普通武林人物，那個接得下來？那天我們同時施展，還擋不住她大袖一揮呢！」

護花門門主道：「這麼說，除了老仙長，現在只有少秋一個可以和她抗衡了，但少秋目前會而不精，這消息如果讓她知道，她非找少秋痛下殺手不可，唉，少秋，從現在起，你要好好勤練，不可外出。」

丁少秋道：「孩兒知道。」

丁季友道：「好了，稀飯凉了，別說話了，先吃早點吧！」

四式早點，都是蘇揚名點湯包，蕎麥餃、鮮蝦糯米糕、炸餛飩和一鍋白粥。四人差不多剛剛吃好，丁仲謀陪同何香雲、任香雪、謝香玉等三位護法也一起走了進來。

丁季友夫婦連忙站了起來。丁季友迎着道：「二哥、三位護法可用過早點？」

丁仲謀點點頭道：「我們都吃過了，少秋，你全復原了？」

丁少秋躬身道：「回二伯父，侄兒全好了。」

「如此就好！」

丁仲謀問道：「那位老道長呢？」

丁少秋道：「已經走了。」

丁仲謀道：「咳，你應該留他多住幾天。」

丁少秋道：「他老人家不知什麼時候走的，連侄兒也不知道。」

護花門門主道：「二伯、三位師姐，全非外人，少秋傷勢經老道長運氣打通全身經絡，就已痊癒了，老仙長以治傷爲名，是怕有人打擾，他老人家傳了少秋幾招劍法，庶可作爲防身之用，就不用怕老妖婆找少秋尋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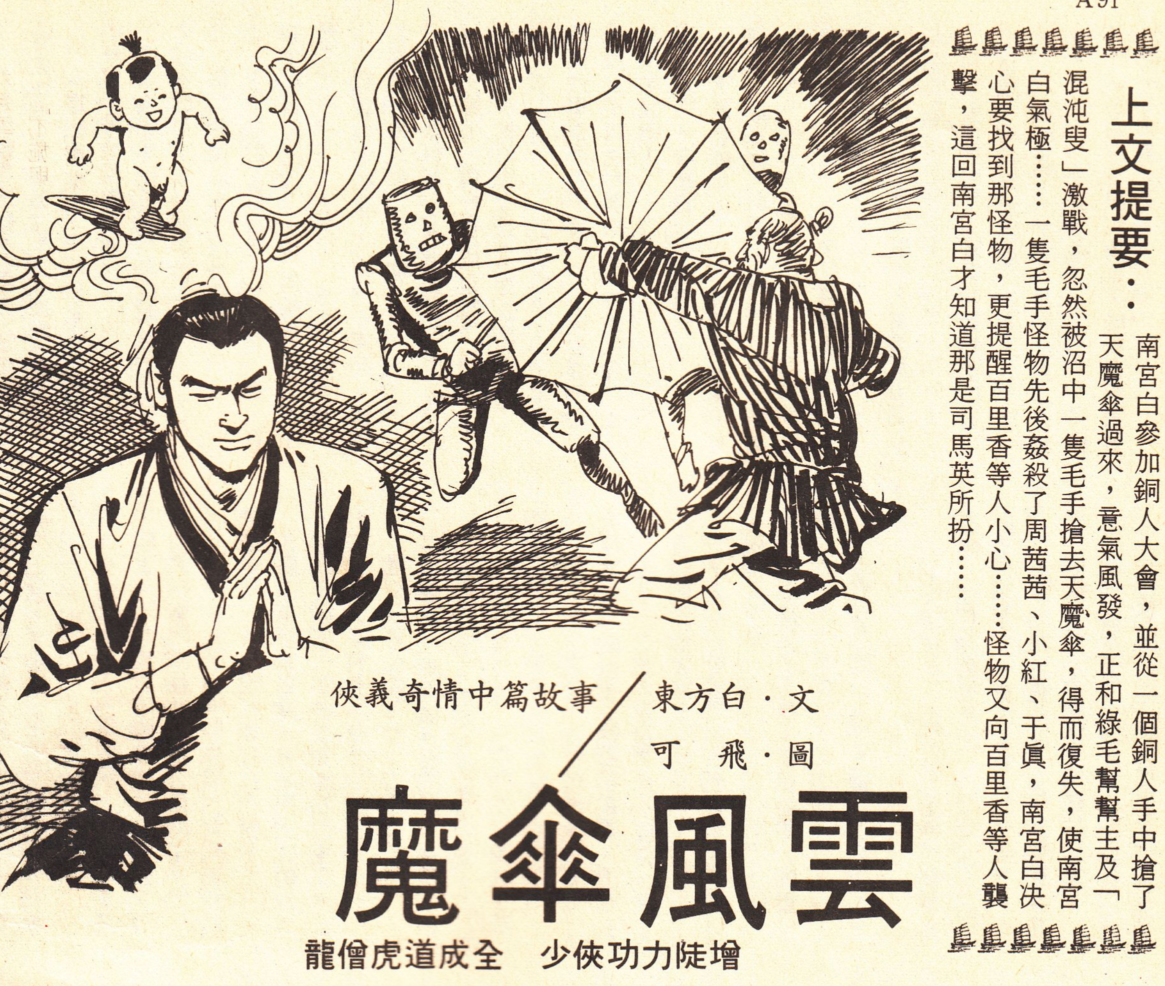
丁仲謀喜道：「我和三弟聯手，還不堪老妖婆一擊，老道長傳少秋這幾招劍法，定是曠世奇學無疑，少秋，你要好好用功才是。」

丁少秋躬身應了聲「是。」

（未完・十七）

上文提要：

南宮白參加銅人大會，並從一個銅人手中搶了天魔傘過來，意氣風發，正和綠毛幫幫主及「混沌叟」激戰，忽然被沼中一隻毛手搶去天魔傘，得而復失，使南宮白氣極……一隻毛手怪物先後姦殺了周茜茜、小紅、于眞，南宮白決心要找到那怪物，更提醒百里香等人小心……怪物又向百里香等人襲擊，這回南宮白才知道那是司馬英所扮……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東方白・文

可飛・圖

魔傘風雲

龍僧虎道成全　少俠功力陡增

南宮白道：「妳知道的事還不少呢！不錯，正是指堯、舜、成湯文武及周公以後之人心不古！」

朱麗葉突然咭咭狂笑一陣，道：「前輩，論武功，你比晚輩高出太多，論分析評辯之學，似乎……」

南宮白冷笑道：「不如妳是不是？」

朱麗葉道：「晚輩不便那麼武斷，凡事都有個理由根據，强詞奪理也沒有用，晚輩不是危言聳聽，而是發現這些被後世奉爲大聖大賢的人物，並不聖明，也不値得尊敬！」

南宮白大聲道：「胡說！」

朱麗葉柳腰一扭，道：「前輩先別急，待我把理由說出之後，再發脾氣不遲！」

她續道：「堯奪哥哥的天下，舜奪婦翁的天下，可有此事？」

南宮白不由一窒，道：「不錯！確有此事，明君不滿暴政，取而代之，乃替天行道的行爲，不算——」

朱麗葉一擺手，道：「雜書上說，禹娶塗山之女，是狐狸精，彷彿是聊齋上的公子書生，說他替塗山氏造傳面之粉，又彷彿是畫眉的風流張敞，又說他治水的時候，騙遣神怪，有點像西遊記上的孫行者，封神榜上的姜子牙，他始而忘親事仇，繼而奪仇人的天下，終把仇人逼死蒼梧之野，簡直是一個出爾反爾，光怪離奇的小人！」

南宮白不由暗自搖頭，心想，她把上古史話背得爛熟，冷笑道：「這不過是雜書所記，不足爲信！」

朱麗葉道：「成湯文武以臣叛君，周公以弟弒兄，難道也是替天行道？難道也算是大聖大賢？」

百里香拍手大笑，道：「前輩這下可被問住了吧？」

南宮白還眞無話可說，重重地哼了一聲，道：「妳等在長輩面前沒大沒小，可知罪否？」

朱麗葉冷笑道：「前輩恐怕是惱羞成怒吧！」

南宮白哼了一聲，道：「妳們可要小心了！那怪物行踪詭譎飄忽，再遇上可就凶多吉少！」

說畢，看了樓兩層一眼，取下乾糧袋，擲了過去。

樓兩層正自餓得肚子直響，一聞乾糧的味道，大聲道：「老前輩，你和我的南宮少爺差不多，我要跟著你，不然我要餓壞了！」

南宮白沈聲道：「不行，兩個女娃兒須你照料，我走了！」

說畢，疾馳而去。

南宮白出了巉岩，突聞兩女和一個陌生人說話，不由心中一動，又轉了回來，隱在巉岩中望去。

只見「六月雪」唐飛，站在兩女對面，却望著樓兩層，道：「樓兄身上好像被本門的『三昧眞水』所傷，不知是何人下的毒手？」

樓兩層含了一個饅頭，「唔唔呀呀」地說不出話來。

百里香道：「是一個生了一隻猿臂的怪物，洒出一些毒水所傷！」

「六月雪」驚噫一聲，道：「本門的『三昧眞水』從不施與外人！」他說到這裡突然一震，道：「唐某的『三昧眞水』，前些日子曾被司馬英搶去一瓶，大概是此賊所爲！」

朱麗葉道：「他那隻毛手又作何解釋？難道一個人斷了一臂，眞能接上一條猿臂？」

「六月雪」道：「這大有可能，綠毛幫幫主和『混沌叟』都是當代奇人，區區接臂的手術，尚難不倒他們！」

兩女道：「那一定是司馬英這狗賊了，他不放過我們不知是何居心？」

「六月雪」道：「可能是爲了南宮少俠，唉！想不到司馬英竟能與母親作對，手足相殘！」

百里香道：「唐大俠，你有沒有看到南宮白？」

「六月雪」道：「好久以前見過，最近沒有見過——」

他說到這裡，突然問道：「司馬英搶走了本人的『三昧眞水』，旨在對付南宮白和幾位姑娘，以洩他心中之忿，怎地竟未對兩位姑娘下手，反而把樓大俠弄得這般淒慘？」

朱麗葉道：「唐大俠有所不知，前些日子有一個銅人，他交給我們一瓶解毒水，他說此水可解『三昧眞水』之毒，我們一遇上敵人就先洒在臉上，所以沒有受傷！」

「六月雪」又是一怔，道：「銅人交給二位姑娘的？不對罷？唐某的解毒水沒有交給銅人呀！」

百里香道：「難道當今武林中人除了唐門之外，無人能配制此水？」

「六月雪」道：「不錯！此水爲本門家傳秘方，唐某敢說無人能配製，這眞是怪事！」

朱麗葉道：「唐大俠的解毒水沒有交給別人？」

「六月雪」道：「不久以前曾贈與南宮少俠一瓶——」

此言一出，兩女不由同時驚呼一聲，兩人妳看我我看妳，心中雪亮。

百里香道：「葉妹，難道剛才那銅人就是他？」

朱麗葉道：「上次我就聽出他帶有童音，剛才我也犯了疑心，如今想來，果然是他了！」

百里香道：「原來他改名『傷心叟』，是因爲和我們發生誤會，我們錯怪了他，傷心之下，改名『傷心叟』！」

「六月雪」掏出一包藥粉交給樓兩層，道：「樓大俠，這是本門的治療毒水燒傷之藥十分有效，你快擦上吧！」

他又掏出一瓶解毒水，道：「兩位姑娘那瓶解毒水，大概也快用完了，請再拿一瓶去用吧！」

兩女謝過，「六月雪」辭別而去。

兩女相對默然，她們知道南宮白傷心透了，恐怕不會原諒她們。

百里香道：「葉妹，我們去找他！」

朱麗葉道：「我們找不到他的，我想他最恨我！」

「難道他不恨我？」

「比較好一點，記得那次小紅撥弄是非，我曾狠狠地摑了他幾個耳光，而且對他說出一些極難聽的話，他……他一定恨死我了！」

她說著，美眸一眨，滾下兩顆大淚珠。

百里香也淚光閃閃，道：「無怪他剛才說話時火氣很大呢！可惜當時我們沒有想到是他！」

樓兩層大聲道：「我老樓也聽出是南宮少爺的口音，只是不敢說出口！」

朱麗葉冷笑道：「你就知道吃！爲什麼不敢說？」

南宮白黯然一嘆，心想，她們既然如此，我也不必再難爲她們，下次遇上再露出本來面目。這正是：英雄氣短，兒女情長，他們畢竟是深深地相愛，雖有波折，也不會就此破裂。

南宮白悄悄離去，心想，綠毛幫幫主的綠髮是假的，而且上次曾看到他儀表不俗，顯然身份詭譎，連「混沌叟」都被他蒙在鼓裡。

而且五月端午「混沌叟」開教大典在即，不知他們暗中會不會有陰謀？我何不趁機前往查探一次。

意念一決，立即向綠毛幫馳去，由於他的乾糧袋已給了樓兩層，必須在附近吃點東西，於是又撲奔開封。

他在開封進了飲食，又買了些乾糧，逕奔綠毛幫，這一天來到伏牛山附近，突聞林中有女人叱喝之聲音，循聲趕至一看，竟是「大悲龍隱」朱芳芳和孫寒香兩人在口角。

她們兩人由於昔年一段恩怨，心中總是有些芥蒂，常常爭吵。尚鳳池和百里空及「海天雙醜」四人坐在一邊，似乎不愛管她們的閑事，因爲她們動輒就吵，有時大打出手，勸也沒用。

朱芳芳道：「孫寒香，妳的寶貝兒子失踪了！妳準備把我女兒如何安置？」

孫寒香爲了兒子失踪之事，比誰都焦急，不由大怒，道：「朱芳芳，爲了這件事，我比任何人都急，妳女兒還沒急，妳沈不住氣了，妳要是怕女兒守活寡，就另找主兒，我孫寒香乃是開通之人，絕不計較這個——」

朱芳芳霍地站了起來，兩手叉腰厲聲道：「我的女兒可不會到處搶漢子，你兒子把我女兒玩弄夠了，就想打退堂鼓，可沒那麼容易！」

孫寒香道：「如果我兒子還值得留戀，現在無他途可循，只有等待！」

朱芳芳厲聲道：「如果你兒子死了呢？」

孫寒香冷峻地道：「妳女兒才死了呢！妳那狗嘴永遠吐不出象牙來！」

朱芳芳厲叱一聲，向孫寒香推出一掌，孫寒香也不甘示弱，立還顏色，「轟」地一聲，把附近的樹木擊斷一片，黃塵暴捲，土石橫飛。

百里空大笑道：「妳們到底是怎麼回事？假如妳們活夠了，也很簡單，等到五月端午，前往『混沌教』攪亂，『混沌叟』一定成全妳們，何必自相殘殺？」

兩人充耳不聞，打得難分難解。

尚鳳池大聲道：「南宮大嫂，妳讓一步，何必和她一般見識！」

朱芳芳不由大怒，立即收手，對尙鳳池厲聲道：「尙鳳池，你剛才說甚麼？」

尙鳳池正色道：「目前武林正邪分裂，勢不兩立，強存弱死，兩位都是有身份之人，如此不明事理，眞令人可笑！」

朱芳芳厲聲道：「那你爲什麼諷刺我一個人？」

尙鳳池大聲道：「每次爭端都由妳而起，我尙鳳池不會偏袒任何人！」

朱芳芳大怒，又向尙鳳池推出一掌，「蓬」地一聲，尙鳳池竟被震退五步之遠。

百里空猴眼一翻，大聲嚷嚷道：「朱芳芳，妳敢撒野？」

朱芳芳氣虎虎地道：「老偷兒，你不服氣自管出手，老身不差你一個人，我知道你們都偏袒孫寒香！」

百里空道：「朱芳芳，別以爲妳會魔傘絕學，就了不起，我百里空一樣能叫你現眼！」

朱芳芳冷笑道：「不是老身蔑視你，你差得遠呢！」

百里空嘻嘻一笑，道：「我要是不露一手讓妳開一開眼界，妳眞不知天高地厚呢！來來來！我接妳五招！」

朱芳芳冷哂一聲，道：「何用五招，老身第二招就叫你躺下！」

百里空大聲道：「各位請給我作個見證人，老夫若是出手戲弄了她，請各位包涵，因老夫的功夫就是這一套，可不是有意佔她的便宜！」

朱芳芳道：「你想佔便宜也佔不到！」

百里空緩緩欺近，嘻嘻笑道：「朱芳芳，妳是一個寡婦，老夫本不該戲弄於妳，但妳太狂傲，不能不叫妳吃點苦頭，挫挫妳的銳氣，不過，我要事先聲明，一旦妳當場出醜，可別怪我老沒正經，因爲妳的年齡比我大，而軒轅斌也比我大，老夫論年齡是小叔子，小叔子在嫂子面前吃點豆腐也不算什麼。」

孫寒香一聽，不由暗暗好笑，她知道「絕戶神偷」小巧工夫冠絕天下，朱芳芳可能要灰頭土臉。

尙鳳池肅然地道：「百里老兒，這件事你可要三思而行，須知她性烈如火，一旦當場現眼，自殺了怎辦？」

朱芳芳不由暴怒，道：「尙鳳池，你再消遣老身，我就斃了你！」

尙鳳池大搖其頭，道：「好心變作驢肝肺，算了，你們動手吧！」

南宮白不由暗自焦急，他知道朱芳芳是火爆栗子脾氣，一旦百里空戲弄了她，後果可能不堪設想，但他此刻又不便現身。

此刻，「海天雙醜」老大「生死簿」道：「二爺，咱們打個賭如何？」

「黑心員外」道：「二爺正有此意，大爺你說吧！」

「生死簿」道：「我賭老偷兒能佔到便宜！」

「黑心員外」道：「我賭朱芳芳能佔到便宜，而老偷兒也沒吃虧！」

「生死簿」不由一怔，道：「二爺，你這賭是什麼意思？」

「黑心員外」道：「沒有什麼！我是說他們兩人都能佔到便宜，都要吃點小虧！」

南宮白暗自點頭，深知「黑心員外」比「生死簿」又高一籌，事實上老偷兒不可能全勝，因爲朱芳芳比他高出太多，即使老偷兒小巧身法獨步天下，也不可能全勝。

「生死簿」面色一變，道：「二爺，你這種賭法，模稜兩可，分明是想佔大爺的便宜！」

「黑心員外」道：「大爺你處處都比二爺精明，你別和我來這一套，二爺我是輸定了！」

南宮白不由一噱，心想，得便宜賣乖，這「黑心員外」果然比「生死簿」還滑。

「生死簿」道：「我們賭什麼？」

「黑心員外」道：「上好酒席一桌，輸者付錢！」

「生死簿」道：「一言爲定！」

此刻百里空和朱芳芳對面而立，孫寒香和尙鳳池作見證人。

朱芳芳喝聲「準備了！」立即推出一式魔傘絕學，百里空不敢輕接，滴溜溜一轉，繞到朱芳芳身後。

朱芳芳吃了一驚，這才知道老偷兒的小巧工夫果然了得，立即橫掃一掌，勁道之大，四週一片「克察克察」之聲，樹木倒下一片。

百里空也不由駭然，他早就打好主意，絕不能離她太遠，必須貼近跟着她轉。

但朱芳芳的身法也非比等閒，已知百里空的心意，暫時不出掌，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在眨眼工夫內，換了十八個不同的方位。

百里空小巧功夫再高，畢竟是被動，立即被丟開五六步，朱芳芳厲叱一聲，全力推出一掌。

只聞「卜」地一聲，黃塵暴起，瀰漫了方圓數十丈之地，而百里空失去了踪跡，地下現出一個大坑，坑中露出一塊衣角。

朱芳芳掠至坑邊，伸手一抓衣角，提了出來，原來是一件長衫。

四週傳來嘩笑之聲，她心知上當，身形疾轉，但老偷兒早在她背後等候，伸手在她腰上一扯，朱芳芳立即發出一聲驚呼，提著褲子暴退三步。

原來百里空以冠絕天下的「大脫袍」手法，在眨眼工夫將長衫脫下，被朱芳芳震入土中，而他却趁塵土暴起之時閃於朱芳芳身後，把她的褲帶扯開。

孫寒香別過頭去，笑得流出了眼淚，尙鳳池連稱「胡鬧！」只有「海天雙醜」爲了一桌酒席，不能不看清楚。

朱芳芳老臉赤紅，提著褲子楞在當地，百里空「卜」地一聲，跪在朱芳芳面前，道：「軒轅大嫂，妳千萬莫見怪，其實我老偷兒也沒佔到便宜，喏！妳看看我的肩頭！」

原來老偷兒赤著上身，肩頭被朱芳芳第二掌掃中了一下，腫起老高，青紫一片。

朱芳芳惱羞成怒，厲叱一聲，飛起一腳，「叭」地一聲，把老偷兒踢出三丈多遠，「叭噠」一聲，摔了個狗吃屎。

老偷兒毫未抵抗，所以這下子摔得不輕，當眞是灰頭土臉。

「黑心員外」道：「大爺，咱們的賭可揭曉了！」

「生死簿」臉上又變了顏色，道：「二

爺，事實上仍然算是老偷兒全勝，我看咱們這個賭——」

朱芳芳已將褲子提上，不由大怒，向「生死簿」推出一掌，「海天雙醜」同時出掌相迎，「轟」地一聲，竟被震出一丈多遠。老偷兒赤着上身，一身塵土，混身皮包骨頭，眞是「內練一口氣，外練筋骨皮」，他兒頭一揖，道：「軒轅大嫂，妳別見怪，我老偷兒就是這份德性，妳該消恨了罷？」

朱芳芳看了孫寒香一眼，臉上尷尬已極，悶聲不響，回頭疾掠而去。

老偷兒慌了手脚，大聲叫道：「軒轅大嫂！小叔子戲弄大嫂一下，也算不了什麼，難道妳……」

朱芳芳連影子也不見了，老偷兒攤手聳肩道：「老偷兒這一手確實太過份了些。」

尙鳳池冷笑道：「你現在才知道？嘿嘿！她性如烈火，此去恐怕再也不會回來了。」

南宮白想問問朱芳芳有關綠毛幫幫主之事，立即跟踪而去。

朱芳芳奔了一程，停了下來，坐在大石上，越想越委曲，她雖然生性倔强，畢竟也是女人，女人的殺手鐧是「一哭二鬧三上吊」，此刻四下無人，她再也忍耐不住，竟默默流淚起來。

南宮白不由暗自同情她，昔年她可能和軒轅斌情感不太融洽，也可能是因爲她暗戀爹爹南宮柳的緣故，致使夫妻間的情感有了裂痕，但這種男女間之事，眞是無法詳理，當然也不能怪她。

她守寡幾十年，又被母親誤傷，震下絕壑，陷入虬龍腹中，受了十餘年的煎熬，實在太可憐了。

朱芳芳哭了一會，伸手向臉上一抹，把一大把眼淚摔在地上，恨恨地道：「歸根究底，都是孫寒香那賤婦害了我，我不會放過她。」

南宮白緩步走出，朱芳芳一下跳了起來，叉腰大聲道：「你是誰？故意來看我的笑話？」

南宮白道：「老夫『傷心叟』，並非來看妳的笑話，而是想問妳一件事。」

朱芳芳大聲道：「對不起，老身心情不好，現在免談。」

南宮白道：「此事關係重大，爲整個武林着想，朱當家的最好別意氣用事。」

朱芳芳正在火頭上，厲聲道：「那個要你來教訓老身？滾開！」

南宮白道：「我是問妳綠毛幫幫主之事，並且有事相告。」

南宮白一提起綠毛幫幫主，朱芳芳的火氣略消，道：「有話快說。」

南宮白道：「記得我曾看到綠毛幫幫主的眞面目，原來他的儀表不俗。」

朱芳芳不由一震，道：「你在那裏看到的？」

南宮白道：「上次南宮白母子失陷在綠毛幫中，樓兩層和綠毛幫幫主比試，綠毛幫幫主的長髮將樓兩層摔出數尺，本人隱在一邊，看到他的本來面目。」

朱芳芳又是一震，道：「你說說看，他是什麼樣子？」

南宮白道：「朗目隆鼻，薄咀豐頤，面皮白淨，眉毛上捲。」

朱芳芳的身子又震顫了一下，道：「這個和老身沒有關係，你還要問甚麼事？」

南宮白道：「上次本人交給妳的綠色假髮，妳有沒有猜出此人是誰？」

朱芳芳道：「老身與他毫無瓜葛，猜他作甚？」

南宮白冷笑道：「據老夫所知，妳與綠毛幫幫主必有淵源，記得有次妳曾對他說：我知道你是誰。」

朱芳芳道：「知道是知道，只是，暫時不能告訴你。」

南宮白深知問不出結果，哼了一聲，轉頭就走。

朱芳芳道：「尊駕怎能取得那假髮？」

南宮白將上次之事說了，朱芳芳微微點頭道：「好罷！不久的將來，老身一定告訴你他是誰。」

南宮白道：「算了，相信老夫不久也能弄清楚這件事。」

說畢離去，逕奔綠毛幫。

到達綠毛幫已是四更將盡，南宮白將輕功施至極限，雖然身着銅衣，仍未發出絲毫聲響。

他逕奔上次偷窺秘密的那個精舍，伏在窗上，向內望去，只見屋中沒有燈光，一個人影坐在床上，似乎正在練功。

南宮白仔細一看，正是綠毛幫幫主，不知何時又弄了一頭綠毛假髮，垂到床上，將他的面孔掩起。

南宮白以爲他須很久才能完畢，正要離去，突見他緩緩站起，略一紮束，推門出了精舍，施出上乘身法，來到一個假山之上。

南宮白不由暗自稱奇，不知綠毛幫幫主到這假山上作甚。

只見他一閃進入假山洞之中，南宮白隱在附近小橋之下望去，約半盞茶工夫，只見一條紅影，疾掠而出，一閃不見。

南宮白驚得呆了，這不是上次見過的紅衣人麼？原來他就是綠毛幫幫主喬裝。然而，使他吃驚的是紅衣人的武功高出「混沌叟」多多。

南宮白暗自搖頭，心想，綠毛幫幫主的身份本就是個謎，如今他又化裝一個紅衣人，而上次他竟向「混沌叟」下手，到底是怎麼回事？

南宮白好奇心起，四下一看，紅衣人早已不知去向，立即進入假山之中。

這假山洞之中十分黑暗，到處都有淙淙流水之聲，却未看到水在那裏，而兩旁壁上有許多小洞，有的大逾碗口，有的大逾面盆，猶如蜂窩一般。突見一個包袱放在洞中，他打開一看，竟是一套衣衫和一個綠色假髮。

南宮白恍然大悟，心知綠毛幫幫主又要以另一個面孔出現，却又瞞着「混沌叟」，不知是何居心？

南宮白又將包袱包好，仍然放回原處，在綠毛幫中轉了一週，然後來到那座大樓之外。

只見「混沌叟」手持天魔傘，把玩不已，喃喃地道：「老夫一傘在手，即可橫掃武林，獨步天下。」

「刷」地一聲，撐開了天魔傘，刹那間

紫芒萬道，寶氣氤氳。

南宮白這才看清楚這柄武林至寶，長約四尺，華光奪目，傘衣不知是何物所織，柔若蜀錦，其薄如紙，却又堅靭無比。一個翠蝙蝠傘墜，正和朱麗葉交給他那個相似，玲瓏可愛。

南宮白心念電轉，此傘本已到手，一時疏忽，竟被那隻毛手搶去，而那毛手，極可能就是失去左臂、面目全非的司馬英。

他深知此魔功力深厚，本就不是敵手，如今他一傘在手，更加了得。猝然下手搶奪，未必能得手。

「桀……」

「混沌叟」獰笑一陣，道：「老夫統御整個武林，指日可待，好不快活煞人也！咭……」

笑聲甫畢，樓中突然一聲大震，桌椅齊飛，變成木屑，整個樓房搖搖欲倒。

只見一條紅影一閃入樓，向天魔傘抓去。

那知「混沌叟」早已有備，「蓬」地一聲撐開寶傘，向紅影戳去。

「轟隆」一聲，人影倏分，紅影倒縱而起，一閃不見，南宮白不敢久留，立即掠出綠毛幫。

但他確信這紅影之人必是綠毛幫幫主，而他也覬覦天魔傘，竟和自己人勾心鬥角。這綠毛幫幫主到底是誰呢？他爲甚麼和「混沌叟」貌合神離？他和朱芳芳是甚麼關係？爲甚麼朱芳芳不肯說出他的眞正身份？

南宮白百思不解，心想，反正端午節距今尚早，何不趁機把「元嬰眞氣」練好，於是就向那秘密山谷中馳去。

到了秘谷，一切依舊，只見那怪樹上又生出新的葉子，地上綠草如茵，流水潺潺，簡直是天上人間。

南宮白慨然一嘆，心道：「武林中殺劫連年，紛爭不已，若能忘却一切煩惱，隱於此谷，眞是神仙不如。」

接着，他摘着那嫩嫩的樹葉，吃得津津有味，然後又掬着泉水喝了不少。

谷中靜得有如隔世，幾乎可以聽到草木生長的聲音，南宮白進入那個小岩洞，就地坐下，運起元嬰眞氣。

不久，元嬰成形，自泥丸宮鑽出，出洞而去。南宮白此刻已能睜目看到自己的元嬰，只見他蹦蹦跳跳到了洞外，大聲呼喊。聲音雖不太大，但在這寂靜的幽谷之中，却聽得十分眞切。

不久，又來了兩個元嬰，南宮白一看就知道是龍僧和虎道的元嬰。

南宮白心想，上次自己的元嬰和龍僧、虎道的元嬰動手，略佔上風，可見自己的功力比較深厚，不知最近如何？」

那知他意念一動，那元嬰立即受了感應，兩手叉腰，雄赳赳地，向那兩個元嬰睥睨着。

那兩個元嬰走到他的面前，身形一分，左右一面一個，呈包圍之勢。

南宮白那個元嬰兩掌一分，「野馬分屍」，疾取兩個元嬰，那知兩個元嬰不避不閃，一面一個把南宮白的元嬰摟住，死也不放。

南宮白不由大爲焦急，而他那元嬰也大力的掙扎，怎奈兩個元嬰抱得緊緊的，而且越摟越緊。

南宮白感覺胸中奇悶，因爲那個元嬰就是他，他就是那個元嬰，元嬰被摟緊，他也感到呼吸困難。

突然，怪事出現了，只見那兩個元嬰的小身子由濃而淡，化成兩道白氣，鑽入南宮白那個元嬰鼻孔之中。

南宮白立感全身脹悶，好像要爆炸一般，心想，無意之間做了一件遺憾終生的事。

就在此時，附近傳來兩聲深沉的太息，聲音是那麼蒼老、凄涼，南宮白運功收回元嬰，正要看看是誰，只見兩個人影已經站在岩洞口處。

南宮白一看，果然是龍僧虎道兩人，只見兩位高人面色蒼白，身形搖晃，雙目無神，有如大病初癒一般。

龍僧道：「小俠不必難過，這是老衲和虎道友有心成全於你，趕快運功將兩個元嬰眞氣納入正軌，收爲已用，約須三天三夜才能功行圓滿。」

南宮白微微點頭示意，立即閉目凝神，進入物我兩忘之境。

三天三夜在龍僧與虎道守護之下，總算沒有出岔，南宮白一躍而起，乍見兩位高人面如金紙，立即又跪下來，道：「晚輩一輩子也無法安心，假如有辦法交回元嬰眞氣，晚輩願意立即交回。」

龍僧道：「小俠不必介意，我等出家之人，應以天下蒼生爲重，眼見武林大劫將至，我倆犧牲小我，正合我佛慈悲之意。」

虎道接口道：「貧道和龍僧大師陽壽已終，即將涅槃，南宮少俠就把我們埋在此谷即可，以後你每隔半月左右，仍須來此吃那樹葉和泉水，加緊苦練，若能苦研半年，可練成『金剛嬰』，相距金剛不壞之體已不太遠。」

南宮白跪在地上，淚光濡白地道：「兩位前輩若不是爲了成全晚輩，以兩位的體魄，最少有百歲高齡，晚輩之心永遠不安。」

龍僧道：「不錯，我倆若貪戀紅塵，也許能再活數十年，但人之生死，有重於泰山，輕如鴻毛者，願取後面一途，少俠，別了。」

只見兩位高人雙目微微垂下，南宮白大驚，道：「前輩，前輩，你們不能死。」

龍僧虎道頭顱垂於胸前，溘然長逝，剎那間面色蠟黃，氣息全無。

南宮白默默流着眼淚，他恨武林中幾個魔頭，若非武林大劫將臨，這兩位高人怎會興此念頭？歸根結底，都是「混沌叟」和綠毛幫幫主的罪過，他必須爲他們報仇。

南宮白再拜而起，把兩人埋在谷底，黯然出了幽谷。

* * *

南宮白雖然武功又進入另一境界，但這種進境的方式，却使他悶悶不樂。

現在他又想起失蹤的兩個銅人，極可能就是師父和爹爹，據那土老頭說，他們無恙，然而，這土老頭是誰呢？他怎知此事？難道他是那三個銅人之一？也就是原來持有天魔傘之人？

不久來到一條小河之旁，只聞附近有女人嘻笑之聲，南宮白循聲掩去，不由微微一怔，聽出是百里香和朱麗葉兩人。

只見「大力神」樓兩層坐在岸上一株大樹之下，以手指在地上劃着，不知在劃甚麼。

南宮白掠上大樹，向下望去，只見他想了半天，在地上寫了「饅頭」兩字。接着吞了一口唾沫，又在地上寫了「包子」兩字，大嘴又動了一下，好像肚子又餓了。

最後他又寫了一個「大」字，下面的字好像想了半天，沒有想起來，索性在「大」字之下，劃了一個大海碗，海碗中有些麵條似的東西，上面還冒着熱氣。

南宮白深知樓兩層是個老粗，斗大的字識不了一升，乍看他劃了個大碗，不由恍然大悟，心想，他一定是要寫「大滷麵」因爲那個滷字太難寫，所以乾脆劃了個大碗，裏面那些線條乃是代表大滷麵。

南宮白不由暗自好笑，這位仁兄對肚皮從不委曲，腦中從不想別的事，只要三飽一倒，死人不管，這也不錯，如果武林中人皆像他這樣，殺劫之事當然不會發生。

突然，河裏傳來一聲驚呼，南宮白不由一驚，自樹上向河邊掠去。只見百里香被一個黑色怪物拖着，沒入水底，而朱麗葉也裸着身子，向水底潛去。

南宮白「卜嗤」一聲，攢入河中，只見百里香光着身子，被一個怪物抓着右足，向河心潛去。南宮白立即看出那黑色怪物乃是「水上飄」馬帝，他穿的是水衣水靠。

而使南宮白爲難的是，兩女皆赤身露體，一絲不掛，況且此刻正是中午，陽光射入河中，一覽無遺。

兩個白玉似的胴體，在水裏更顯得光澤鑑人，動人心魄，有如兩條美人魚。

朱麗葉雖懂水性，但她一隻手要掩着下體，自然慢許多。

南宮白深知馬帝水底功夫非同小可，萬一讓他跑了，百里香非遭毒手不可，立即又冒出水面。他在水面上掠出二三十丈，再疾瀉入水，迎頭攔住了「水上飄」馬帝。

這時兩女也發現了一個銅人，但她們却不知道這個銅人是那一個，羞得連忙掩住下體。

「水上飄」自恃水底功夫了得，無意逃走，立即撤下分水鵝眉刺。

南宮白獲得兩個元嬰之後，還未試過到底增加了多少內力，他站在對面，距馬帝約三丈左右。

南宮白正要出手，馬帝突然放出「隱形墨汁」，河水立即漆黑一片。

南宮白以爲他要逃走，暗叫一聲「不好！」那知他意念未畢，突感一股勁道自腦後刺來。

這一來他反而大喜過望，心想，小爺今番要叫你嘗到苦味。他不避不閃，假作不知，却將「元嬰眞氣」運起，只聞「克察」一聲，馬帝的分水鵝眉刺竟一折爲二，暴退三步。

誰都知道銅衣很薄，不要說馬帝這等內家高手全力一戳，就是普通人物，也能戳個透明窟窿。因此，不但馬帝心胆皆裂，連兩女也不由同時楞住。

南宮白作個手勢，叫他把百里香放下，來，但馬帝那裏肯放，他知道放了人更加危險，有人質在手，或能逃得一命。他握着半截鵝眉刺，指向百里香的陰戶，作勢欲戳。

南宮白殺機陡起，力貫指尖，伸手向馬帝脈門上虛空指去。

這一道勁力，大得出奇，水裏劃出一道白線，轉眼就到，馬帝身軀一顫，脈門上冒起血水，立即鬆了手，同時又放出大量的「隱形墨汁」。

南宮白心知馬帝已經逃走，他對兩女的氣仍然未消，但她們赤身露體，他又不放心就此離去。心念一轉，立即解下銅衣，扣住兩女的脈門，裝在銅衣之中，挾着出了水面，來到岸上。

樓兩層不識水中功夫，正站在河邊乾焦急，乍見南宮白挾着一個銅人出水，不由驚喜得楞住，半天才大聲道：「南宮少爺，我再也不離開你了，我……我這幾天始終沒有吃飽。」

「蓬」地一聲，南宮白將銅衣摔在地上，銅衣中立即傳來嬌呼。

南宮白對樓兩層道：「老樓，去把她們的衣衫找來。」

樓兩層去找了半天，也沒找到，南宮白道：「你簡直是個飯桶。」

南宮白以爲她們的衣衫一定藏在河邊，立即自己去找，但找了半天，也沒有找到，心想，一定是被「水上飄」馬帝預先藏起來了。

突然，一聲大吼，南宮白回頭一看，只見那個毛手的怪物向那個銅人撲去，而樓兩層却向那怪物推出一掌。

那怪物回頭撩出一掌，竟將樓兩層震出五步，一下提起了那個銅人。

南宮白心胆皆裂，大喝一聲「站住！」

那怪物一看是南宮白，挾着銅人回頭狂奔而去。

南宮白啣尾急追，由於那怪物挾着兩個人，畢竟慢了許多，況且南宮白功力大增，不出一里，已被南宮白追上。

南宮白厲聲道：「司馬英狗賊，你還不放下來！」

那怪物不理不睬，仍然狂奔不停。

南宮白又力貫指尖，遙遙向怪物背心戳去。怪物也眞了得，知道這一縷勁風非同小可，連忙讓過，只聞「克察」一聲，數丈外一株大樹應聲而折。

南宮白迎頭攔住，厲聲喝道：「我知道你是司馬英，你放下銅人，我再破例饒你一次。」

怪物仍然不言不動，南宮白咬牙切齒，緩緩欺近，怪物舉起銅人，就要出手。

南宮白不由悚然止步，道：「司馬英，你這樣心毒手黑，難道就不怕報應麼？」

怪物仍不出聲，南宮白道：「你以爲我不知道是你麼？嘿嘿！上次你搶走了唐飛的『三昧眞水』，毀了于眞的容，然後再向幾個少女下手，嘿嘿！你能瞞得了？」

怪物仍然不出聲，南宮白不由氣結，長嘆一聲，道：「司馬英，直到現在爲止，母親仍不念舊惡，願意寬恕你，只要你能改邪歸正。」

他語音未畢，只聞「卜」地一聲，怪物

慘呼一聲，銅人立即墜地，南宮白那能失去這大好的機會，集八成眞力劈出一掌。

剎那間地動山搖，只見那怪物的身子倒飛兩丈多遠，摔在地上。

南宮白不知剛才是怎麼回事，一看銅人，原來銅人衣上戳了一個洞，心想，剛才一定是兩女自銅衣中戳出一指，傷了怪物，才能使他放手。

就在他思念之間，那怪物已不知去向，顯然受傷不重。

南宮白哼了一聲，大聲道：「自作孽不可活，妳們的衣衫到底放在那裏？」

只聞兩女在銅衣中幽幽地道：「白哥哥，小妹對不起你。」

南宮白厲聲道：「像妳們這種打人一掌，給塊糖吃的手段，我實在不敢領教。」

百里香道：「白哥哥，人家承認錯了，何必咄咄逼人？」

朱麗葉道：「都是我不好，你罵我好了，我們的衣衫被馬帝那賊子拿去，這怎麼辦？」

南宮白沒好氣地道：「妳們乾脆光着屁股走好了，我沒有辦法。」

朱麗葉道：「好哇！你欺負人，我不管！你一定要想辦法，反正我們現醜，也是給你丟人！」

這時樓兩層已經趕來，大聲道：「南宮少爺，這裡面是不是好吃的東西？」

南宮白哼了一聲，道：「不錯！正是好吃的東西，你挾著走，我們到鎮上去！」

樓兩層一聽是好吃的東西，不由食指大動，道：「少爺，要吃就在這裡吃吧！又何必到鎮上去？」

南宮白厲聲道：「傻子，你除了吃飯之外，還知不知道別的事？」

樓兩層道：「少爺，你別見怪！這幾天我眞餓壞了！」

突然，樓兩層尖叫了一聲，把銅人摔在地上，跳開三步，道：「少爺，你不是說裡面是好吃的東西麼？怎會咬人？」

朱麗葉厲聲道：「樓兩層，你再胡說八道，看我會饒你！」

樓兩層楞了一下，道：「姑娘莫怪！原來妳們在裡面，咳，我還以爲是好吃的東西呢！」

樓兩層挾著銅人，跟著南宮白來到一個小鎮上。依南宮白的意思，要先買兩套女人衣衫，再入店讓她們換上，然後再飽餐一頓。

然而，恰巧這時朱麗葉說道：「白哥哥，先給我們買兩套衣衫到店中換上，然後再辦別的事！」

南宮白道：「妳們把我整得好慘，我今天也要叫妳們多受點悶氣的滋味！」

百里香和朱麗葉大聲道：「好哇！你眞壞！我們不會饒你！」

南宮白道：「會不會饒我是以後的事，現在妳們有本領就使出來，反正妳們不能光著屁股跑出來！」

「咚咚」！兩女在裡面猛搗，南宮白也不理她們，在衣店中買了兩套女子衣衫，乃是老太婆穿的，進了一家酒樓。

樓兩層道：「少爺，把這銅人放在那裡？」

南宮白道：「放在桌子下面。」

樓兩層輕輕放下，大聲道：「店家！店家！」

小二乍見這個巨無霸，又挾著一個銅人，不知是何來路，急忙顛著屁股跑了上來，道：「大爺我來了！」

樓兩層不由一楞，道：「好小子，你敢佔我的便宜？」

小二忙不迭地道：「小的那敢佔大爺便宜，您別見怪！大爺要吃什麼？」

樓兩層道：「把菜單子拿來看看！」

小二拿來菜單，交給樓兩層，樓兩層看了一下，又交給南宮白，道：「少爺，您點菜吧！」

南宮白不由一怔，道：「老樓，往常你一進飯店，就嚷著餓了，必須先來幾十個饅頭墊墊底，今天怎地變了？」

樓兩層道：「少爺，我要學文雅點，況且自與少爺在一起之後，感覺吃太多沒有意思，不如吃點好的，慢慢品嘗，才有滋味！」

南宮白道：「那麼你點菜吧！」

樓兩層接過菜單，又交給小二道：「你唸給我聽聽！」

小二唸道：「爆三樣、洞庭划水、一鴨三吃、大轉彎——」

樓兩層道：「甚麼叫大轉彎？」

小二道：「大轉彎就是紅燒大腸！」

樓兩層道：「好吧！就來這四個菜，然後再來五斤花雕，一百五十個春捲，八碗三鮮麵，另外請奉送一海碗高湯。」

小二楞了一下，心想，這才是不折不扣的飯桶。

南宮白道：「老樓，你點這四個菜很好！看起來你學了不少東西，咱倆今天要好好喝上一頓！」

樓兩層道：「兩位姑娘……」

南宮白道：「她們在下面休息一會，反正她們吃不吃都沒有關係！」

兩女氣得眼珠子發藍，却又不便出聲。

不久酒菜端上，兩人杯來盞去，大吃大喝起來，南宮白連稱「好菜，好酒！」故意饞兩女。

食畢，南宮白付了帳，一看桌下，不由心頭大震，那銅人已經不知去向，而且連剛買的一包衣衫也不見了。

當今之世，這種神偷之術的，僅「神戶神偷」百里空一人，但他絕不會開這個玩笑，那麼，是誰將銅人取去？而使兩人毫無所覺？

南宮白不由大爲後悔，剛才若是聽她們的話，先叫她們到店中換上衣衫，就不會發生這種事。

南宮白喝聲「快追！」兩人出了店子向郊外馳去。

然而，四野茫茫，東西南北，到底那個方向？這樣瞎闖，無異大海撈針。

南宮白不由急得團團轉，突然，他發現樓兩層身後掛著一張紙條，取下一看，上面寫道：「要找的人，速往鎮外正北城隍廟，『傷心叟』！」

南宮白又是一震，驚噫一聲道：「『傷心叟』？難道這世界眞有一個『傷心叟』？」

他立即沈聲道：「快走，我們到城隍廟去看看！」

向北疾奔十五六里，相距城隍廟不到半里，就聽到殺喊之聲，南宮白不由大驚，全力疾掠，相距二十來丈，長身掠上牆頭。

向下一看，心胆皆裂，原來孫寒香、尚鳳池、百里空父女、朱麗葉和「海天雙醜」等人都重傷倒地，只有三個銅人在和綠毛幫中之人苦戰。

對方為首之人正是「混沌叟」，他一傘在手，猛不可當，他接下兩個銅人，仍然佔了上風。

另外一個銅人，接下「五花肉」黃奮，「黑燈追魂」冷清秋，「活無常」牛七和「八臂雷公」史不秀。顯然銅人已落下風。

南宮白大喝一聲，逕奔「混沌叟」，一上手就施出魔傘絕學。「蓬」地一聲，掌力與天魔傘一接，南宮白只感胸前熱血沸騰，而且傘上紫芒耀目，令人眼花撩亂，南宮白蹬蹬蹬連退三大步。

而樓雨層也已趕到，大吼一聲，將「活無常」牛七震出五步之遠。

「混沌叟」獰笑道：「好小子！看起來當今之世，只有你還能和老夫走上幾招，嘿嘿！老夫先打發你上路……」

語音未畢，天魔傘紫芒大盛，摟頭罩下，而且籠罩著氤氳罡氣。

南宮白深知這是他的「混沌罡」貫於天魔傘上，非同小可，意念一動，一道白光沖天而起，原來是元嬰出竅，向天魔傘上迎去。

「混沌叟」接下兩個銅人，仍然佔了上風，另一個銅人接下「五花肉」、「黑燈追魂」、「活無常」和「八臂雷公」，也落了下風。

南宮白撲奔「混沌叟」，打了幾招，「混沌叟」將棍法罡氣貫於天魔傘之上，向南宮白當頭罩下。

當南宮白深知不可輕敵，意念一動，頭頂上一道白光沖天而起，正是元嬰出竅，向天魔傘上迎去。

「轟」地一聲，地動山搖，三間城隍廟塌了一半，屋瓦石塊暴濺紛飛，形成一片石雨。

這是曠古難得一見的搏殺，「混沌叟」使盡了平生之力，而且持有天魔傘，力道之大，簡直無法形容。

而南宮白元嬰初成，眞氣不固，受無儔罡勁一震，元嬰差點被震散，立即退回泥丸宮之中，他的身子倒飛一丈多遠，昏了過去。

但「混沌叟」也吃了大虧，張口吐了一口鮮血，天魔傘橫掃一匝，又是一聲大震，兩個銅人身上的銅衣被擊得粉碎，倒地不起。

那邊樓雨層和一個銅人聯手接下四個綠毛幫高手，正是平手之局，那知「混沌叟」殺紅了眼，誠心想一舉殲滅白道高手，勉強支撑着受創的身子，撲了過去。

「蓬蓬」兩聲，樓雨層和那個銅人本已力竭，又雙雙倒下去。

而「混沌叟」也到了油盡燈乾的境地，搖晃着身子，發出一串得意的陰笑。

這城隍廟的院子不大，躺滿這許多高手，幾乎無法立足，「混沌叟」喝聲「走」，帶着四個黑道高手，出廟而去。

小廟中又恢復了往日的沉靜，這城隍老爺作夢也沒想到，這小廟之中會發生一場武林空前的搏殺，而白道高手，竟都喪命於此。

下弦月洒落一地淡淡的清輝，照在一個個猙獰的臉上，更顯得陰森可怖。

驀地——

一條大紅身影，疾掠入廟，乍見橫七豎八地躺了一地屍體，不由大大地一震。他在屍體當中逐個察看，最後站在孫寒香的身軀之旁，發出一聲深沈的太息。

他輕輕翻轉過孫寒香的身體，面部向上，只見她面如白紙，雙目微張，昔日風韻依稀可見。

紅衣人怔怔的望了一會，喃喃地道：「孫寒香，妳……妳太動人了！本人到目前為止，仍然不能怪妳，你們夫婦才是天生的一對，唉！我錯了，朱芳芳也錯了！這能怪誰？但是，我絕不放過南宮柳！」

他又嘆息了一聲，道：「閉上眼睛吧！妳死得很值得，因為妳終於獲得了眞正的愛情和歸宿，南宮柳確是一位值得妳愛之人；然而，我要殺死他！」

突然，又是一陣輕微的衣袂飄風之聲傳來，紅衣人一閃進入半坍的廟中，隱起身形。

不久，一條黑影掠牆而入，電目一掃，發出一串低沈的獰笑，道：「你們也有這一天，足見老天沒有瞎眼，嘿嘿！本人為了發洩胸中之恨、心頭之毒，我要……」

他沒有說下去，僅是伸出奇大的毛爪，在空中揮舞了一下，表示他的忿怒和決心。

他在一具具屍體中梭巡了一週，來到朱麗葉的百里香身邊，只見兩女穿着老太婆的衣衫，十分寬大，面部向下，看不清是誰。

怪物怔了一下，喃喃地道：「兩個妞兒不在這裡，這筆血債又要大費周章了！」

於是，他又走到孫寒香身邊，獰視她的面部和身體，咬牙切齒的道：「孫寒香，妳縱子行兇，將我弄成這般慘相，我要妳死後，抱恨泉下……」

說着，他的目光在孫寒香的胴體上掃視了一片，發出一陣懾人的淫笑。

於是，他又走到銅人身邊，只見三個銅人的銅衣，差不多全被震碎，四分五裂，但仍有少許遮住了面部。

地上血漬斑斑！慘不忍睹，怪物視若未見，彎腰向第一個銅人面上抓去，喃喃地道：「我要看看你們到底是誰！」

但他的毛手接近銅人面部那時，突然收了回來，道：「且慢！既然我要姦屍，還是暫且免看這三個銅人吧！萬一是南宮柳，我……」

他捨棄了銅人，又走到孫寒香面前，道：「原來妳以前對我好，都是假的，乃是利用我助長妳那當舖主人的地位和氣焰，一旦遇上了南宮白，立即唆子殘害於我，使我面目全非，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無法見人！」

「嘿嘿……」他陰笑一陣，陰聲道：「我無法形容內心的痛恨，我曾經下了決心，要親自毀了妳母子和幾個少女，嘿嘿！雖然妳已死在本幫手中，但一死不足

贖妳的罪孽，我要姦妳的屍體，使妳做鬼也得不到一個乾淨身子！」

說着，抱起孫寒香，向廟中走去。

「站住！」

人隨聲至，只見「大悲龍隱」朱芳芳疾掠入廟，沈聲道：「怪物，你抱的那一個？」

司馬英一看是朱芳芳，並沒放在心上，陰笑道：「孫寒香！」

朱芳芳不由一怔，道：「你要幹甚麼？」

司馬英淫笑道：「妳想想看，我要幹甚麼？」

朱芳芳斗然一震，面色大變，厲聲道：「難道你……」

司馬英陰笑道：「妳下面的話雖未說出來，我已知妳要說些甚麼，不錯！我要叫她變個死不瞑目之人！」

「大悲龍隱」朱芳芳本已恨透了孫寒香，她始終無法原諒她，固然，孫寒香曾將她推入虬龍腹中，受苦十餘載，但主要原因仍不在此，因爲她仍然不能忘懷南宮柳。

這就是「情仇大似親仇」的道理，世上之仇恨，沒有比「情」字所種下地仇恨更深更切的了。

此刻，她心中昇起一絲報仇的快意，然而，只是一瞬即滅，她不是一個壞人，只是由於近年來心情惡劣，以致手段毒辣些，那能眼看着發生這種亂倫的事情。

朱芳芳厲聲道：「你是不是司馬英？」

司馬英道：「不錯，本人正是司馬英，你要怎樣？」

朱芳芳冷峻地道：「人之所以爲人，乃異於禽獸；司馬英，我坦白的告訴你，老身和孫寒香也有深仇大恨，恨不得將她置於死地，然而，只要我朱芳芳有三寸氣在，絕不容你幹出這種亂倫之事！」

司馬英獰笑一聲，道：「朱芳芳，不是我司馬英吹噓，妳不是敵手，嘿嘿！妳要落在我的手裡，正好獻給家師，他老人家對老嫗最有興趣！」

朱芳芳想起上次陷入「混沌叟」手中，差點失身，不由暴怒，道：「狗賊！納命來——」

人隨聲至，全力推出一式魔傘絕學。

司馬英把孫寒香的身子交於左手，右邊奇大的毛爪一撩，散出氤氲罡氣，向朱芳芳的掌風迎去。

「蓬」地一聲，朱芳芳反被震退一大步，不由大吃一驚。

但她寧願死在司馬英手中，也不能讓他幹這種禽獸勾當，大叫一聲，猛撲而上。

司馬英再次納全部功力揮出一爪，只聞一聲慘呼，朱芳芳的身子飛出一丈多遠，摔在廟牆上，寂然不動。

司馬英嘿嘿陰笑一陣，道：「這是妳自討苦吃，待我事畢之後，再將妳帶回去獻給師父！」

說着，走上石階，就要幹那人神共憤的亂倫勾當。

突然，一聲低沈的笑聲來自破廟之中，好似一陣砭骨的寒風，令人毛骨悚然。

司馬英悚然止步，厲聲道：「何人隱在廟中？還不快滾出來！」

只見一條紅影，一閃而出，站在司馬英對面，道：「司馬英，本人限你立即放下孫寒香，本人看在孫寒香面上，破例再饒你一次！」

司馬英不知這紅衣怪客的厲害，他以爲當今之世，連三個銅人和南宮白都不是「混沌叟」的敵手，其餘的人，實在不堪一擊。

司馬英狂笑道：「你好大的口氣！不提孫寒香還好，既然如此，諒你與她也有關係，小爺一拚打發你！」

說着，毛手一探，挾着無儔罡風和混沌罡氣，向紅衣人壓到。

紅衣人身形未動，伸出白嫩的素手在爪風一攪，然後向前一按，「蓬」地一聲，石階竟被震得四分五裂，司馬英竟被震下石階。

司馬英驚得呆了一陣，心中仍然不服，他以爲剛才未能全神貫注，才被對方佔了便宜。

他再次大喝一聲，以十成功力，拍出一爪。

紅衣人仍然不避不閃，接了一爪，「轟」地一聲，破廟又坍了一角，灰塵四揚，司馬英再次倒退兩大步，楞在當地。

紅衣怪客冷峻地道：「你還不服氣？」

司馬英心知不是敵手，但要他放下孫寒香就此退走，却於心不甘，眼珠疾轉，伸手掏出一個小瓷瓶，悶聲不響，向紅衣人洒去。

那知紅衣人已知他的鬼計，身形疾閃五步，推出一掌，司馬英立即鬆了手，孫寒香掉落在地上。

「卜」地一聲，「三昧眞水」洒在牆上，冒起一股黃煙。

司馬英厲聲道：「你到底是誰？」

紅衣怪客冷笑道：「憑你也配知道本人的身份？」

司馬英不甘示弱，再次全力推出一掌。

紅衣怪客動了眞火，兩掌一翻，平胸推出，只聞一聲慘呼，司馬英的身子飛出一丈多遠，差點栽倒。

驀地——

一陣陣桀桀怪笑之聲傳來，「混沌叟」一閃飄落院中，道：「當今之世，堪與老夫一較長短之人，唯尊駕一人而已！來來來！咱倆接幾招試試看！」

司馬英並未受傷，此刻向「混沌叟」深施一禮，道：「師父，此人功力非比等閒，爲本教心腹大患，必須除去！」

「混沌叟」獰笑一聲，道：「不是爲師吹噓，當今之世，無人堪稱敵手，這紅衣人雖然了得，在爲師面前，也有如螢火燭光與皓月之比！」

司馬英諂媚地一笑，道：「那是當然！不久之後，師父即爲武林盟主，統御武林非你莫屬！」

他們師徒兩人一唱一和，有駱駝不吹牛，有大象不吹駱駝，氣得紅衣人嘿嘿冷笑不已。

「混沌叟」一掄天魔傘，紫芒閃閃，寒氣逼人，道：「尊駕到底是誰？」

紅衣怪客道：「你永遠想不到！」

「混沌叟」大喝一聲，寶傘「蓬」地一聲撐起，向紅衣人罩下。而司馬英也忘了剛

才發下的豪話，也全力推出一掌，聯手夾擊紅衣人。

這兩人聯手一擊，勢道何等驚人！紅衣人雖然厲害，也不敢輕接，疾閃三步讓過。

「轟」地一聲，一堵廟牆被震得無影無踪。

紅衣人不由駭然，「混沌叟」得理不饒人，再次撲上，掄起天魔傘攔腰掃去，司馬英也施出天魔傘絕學，拍向紅衣人的頭部，紅衣人要閃已不可能。

千鈞一髮，不容置喙，紅衣人身形一挫，全力接了一傘一掌。

「轟」地一聲，傳來一聲悶哼，司馬英被震出一丈多遠，摔在南宮白的身邊，而紅衣人却被震出五步之遠。

「混沌叟」雖然佔了上風，却不禁吃了一驚，他心裡清楚，若非寶傘在手，若非和司馬英聯手，他絕非紅衣人的敵手。

「混沌叟」獰笑連連，步步欺近，紅衣人也緩緩向後退去。

司馬英被摔得頭昏眼花，但內腑仍未受傷，睁眼一看，對面躺的正是南宮白，不由殺機陡起。

他恨南宮白有兩個原因，第一，幾個少女都被他一手包辦；第二，南宮白曾將他弄得面目全非。

但奇怪的是，南宮白寂然不動，面色却十分紅潤，一點也不像死去的樣子。

一看他那張英氣逼人，俊俏瀟洒的面孔，就毒念横生，心想：「你把我弄得如此凄惨，我也要叫你面目全非，而暫時不殺死你！」

他躺著不動，靜靜地看著南宮白，只要南宮白一醒來，他就下手。

那邊紅衣人又和「混沌叟」打了起來！三五十招下來，紅衣人又落了下風。因為天魔傘畢竟是武林至寶。

南宮白的元嬰被震盪了一下之後，昏了過去，並未死亡，但却失去知覺。他不久就醒來，並未看到司馬英準備姦屍的一幕。

況且，他感覺體內眞氣不固，好像要散去一般，乃不言不動躺着，自行調息。

待司馬英摔在他身邊時，他已微微睁開眼睛看到，而且他此刻已經好轉，自信司馬英絕非他的敵手。

但他並不知道司馬英躺在他的對面意欲何為？他必須弄清楚，以便決定是否殺死他。

司馬英耐心地等待著，因為那邊「混沌叟」已經佔了上風。

過了盞茶工夫，南宮白仍然躺著不動，嘴角上却微微泛出微笑之意。

司馬英心中哼了一聲，忖道：「馬上我就叫你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突然，朱麗葉顫巍巍地站了起來，她一身血漬，穿著一身老太婆的衣衫，神態十分滑稽。

她四下一看，發現了朱芳芳也躺在另一邊，立即晃著嬌軀走了過去。

「媽！媽！妳醒醒！」

司馬英仍然沒動，他相信這時的朱麗葉仍然不堪一擊。

突然，百里香也顫巍巍地站了起來，她美目一掃，首先發現了南宮白，接著發出一聲嬌呼。

因為她發現南宮白身旁躺著一個毛手怪物。她掠了過去，正要去扶南宮白，司馬英獰笑一聲，抓住她的足踝，道：「這次妳往那裡跑？」

百里香一足柱地，心頭大震，厲聲道：「我知道你是司馬英，狗賊，你要怎樣？」

司馬英道：「先姦後殺！」

朱麗葉疾撲過來，還沒出手，已被司馬英那隻毛手抓住右臂。

司馬英獰笑道：「原來你們穿了一套老太婆的衣衫，嘿嘿！不然的話，小爺早就把妳們幹了！」

兩女不由駭然，想不到南宮白負氣買了兩套老太婆的衣衫，反而救了她們，這眞是天意。

司馬英出手如電，點了兩女的穴道，獰笑道：「待我先看看其餘的人是否眞正死去，然後再表演一幕活劇給妳們看！」

兩女以為他要姦淫她們，不由面色大變。

那知司馬英轉了一匝，却把孫寒香抱了起來，道：「看到沒有，我要姦她的屍體！」

兩女簡直不敢相信這是人說的話，驚得目瞪口呆，因為孫寒香畢竟是他的母親，雖不是親生，却是同父。

而這時的南宮白却再也忍不住了，鋼牙一挫，以閃電之勢，橫掠而至，司馬英只感眼前一花，腋下攢心穴已被南宮白抓住，立即痛得混身發抖。

兩女穴道被制，自知難逃一死，如今見南宮白有如天神下凡，不禁長長地吁了口氣，就在這時，其中一個銅人一躍而起，挾著另外兩個銅人越牆而去。

南宮白眼球上血絲密佈，狠聲道：「狗賊！我要把你挫骨揚灰，才能發洩胸中之恨！」

突然，朱芳芳顫巍巍地站了起來，乍見司馬英被南宮白制住，不由大喜，道：「小子，你要零碎收拾這個畜牲，你可知道他剛才準備……」

南宮白道：「晚輩知道了，勞駕解開兩女的穴道，然後再把其餘之人救醒！」

朱芳芳先解開朱麗葉的穴道，兩人擁抱了一下，然後再解開百里香的穴道。

兩女受了這種委曲，不由恨上心頭，朱麗葉眼珠一轉，道：「香姊姊，我們要叫他受盡人間酷刑而死！」

百里香道：「那是當然，妳有什麼好辦法？」

朱麗葉道：「看我的！」

她走進破廟中，找來一束供香，燃了起來，向司馬英胸前一戳，「滋啦」一聲，冒起一股青煙。

但司馬英並未哼一聲。

百里香道：「葉妹，這辦法很好，讓我來一下！」

她接過供香，竟向司馬英胯間戳去，又是「滋啦」一聲，司馬英再也忍耐不住，發出一聲慘呼。

因為生殖器為人體最脆弱的一環，不要說用火燒，就是用力捏了一下，也是受不了的。

（未完・十九）

上文提要：

天魔教的四婢趕來白吃教搬救兵，因爲天魔教發生事變，天魔女已先趕去援助。阿郞不能前去，只派大笨牛、小和尙去營救，二人來到伊陽縣，遇到黑皮趕來說教裡事變平息，不須去苗疆，大笨牛只好等候媽媽天魔女來此會面，却久候未見來，被白巾賊截殺，心裡狐疑……阿郞再次和蒙面人談判，老蓋仙趕去增援，遇到自大……



新派風趣俠情倫理連載／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好馬不吃回頭草

救雙親出擊失敗　拯嬌妻脫險成功

阿嬌以女主人自居，熱情的招呼大家入座，命店家將豆漿、燒餅、油條送過來，還特地爲大笨牛打了一壺酒，切了三斤醬牛肉。

阿嬌未語先笑，對大笨牛柔聲道：「阿牛，跑了大半夜的路，一定又累又餓，多吃點，別把身子弄壞，要知道，丈夫的健康就是太太的幸福。」

的確，狂奔一夜，大家皆又累又餓，誰也沒客氣，小和尙、許紅杏、費貞貞等五人當即大吃特喝起來。

大笨牛更累更餓，但他並沒有馬上吃，連吞了好幾口口水，「面子」與「饑餓」作了一番戰鬥後，「饑餓」終於戰勝「面子」，心想：「大丈夫能屈能伸，吃女人的也沒有什麼了不起，不吃白不吃，餓壞了肚子多冤哪！」

也跟着大夥兒大碗喝酒，大口吃肉。

這下，可樂壞了阿嬌，挨着大笨牛身邊坐下來，一面給他斟酒，一面含情脈脈的道：「乖，這才是奴家心目中的好丈夫。」

一陣風捲殘雲，小和尙空空的肚子已經塞得差不多了，夾起一大塊醬牛肉來，往嘴裡一丟，吐字不清的道：「阿嬌小姐，眞是怪事，妳怎麼會跑到我們前面來？是未卜先知？還是能掐會算？」

阿嬌笑盈盈的道：「都不對，是我買通了安和客棧的老闆，知道你們提前結賬，必定夜半開溜，所以先一步離開了伊陽縣城。」

大笨牛聽在耳中，又暗中連喊了三聲：「苦也！苦也！苦也！」

阿嬌道：「阿牛哥，你考慮好了沒有？」

大笨牛故意裝傻：「什麼考慮好了沒有？」

「就是我們拜堂成親，買一送一那件事嘛。」

「還沒有。」

「阿牛，你答應三天之內給我一個滿意答覆，可不能黃牛。」

「現在時間還沒有到。」

「明天一定可以回答嗎？」

「不一定。」

「那要到幾時才能決定？」

大笨牛眉尖雙挑，心兒打鼓，仔細的盤算一下，已有了新點子、新主意，決定千方百計的想辦法刁難她，使她知難而退，正經八百的道：「家母在武林中地位崇高，我大笨牛也是有頭有臉的知名人物，不能隨便找一個三八阿花來當老婆，想要做我們家的媳婦，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須要經過極嚴格的考驗，才能夠升級爲正式侯選人，也才有資格談到拜堂成親，買一送一的事情，不然，就算我自己答應，我娘也會投下否決票，把新娘子三振出局。」

阿嬌再也笑不出來了，憂心忡忡的道：「不知道有那些嚴格考驗？」

大笨牛端足了少爺的架子，道：「沒有一定的標準啦，因人而異，妳阿嬌對我不錯，又這麼痴情，會『特別優待』的。」

阿嬌錯把言語當眞話，喜孜孜的道

：「謝謝阿牛哥，快說準備怎樣考驗小妹？」

大笨牛向門外瞄了一眼，道：「門口的那頂轎子是不是妳的？」

「是呀，新買的。」

「老公走路，老婆坐轎，像話嗎？」

「是不大好，小妹馬上再訂做一頂。」

「不必，本公子就要這一頂。」

「可以，阿牛哥坐這一頂，我坐另一頂。」

「不行，從現在起，妳是奴才婢僕的身份，我坐轎，妳走路，這是我娘訂下的規矩，也是想要成爲我們家媳婦的必經過程。」

的的確確，情人眼裡出西施，情人眼裡也會跑出潘安來，從任何一個角度來看，大笨牛都不能算是一個美男子，但却是第一個進入阿嬌生命中的男人，他愈是對她不假詞色，她愈是覺得他可愛又可貴。

換一個角度講，阿嬌此刻的心態是，與其說她愛他愛得發狂，不如說她在跟自己賭氣，非要把大笨牛弄到手不可恰當些。

是以，未多作思慮，便一口答應下來。

大笨牛頗感意外，道：「妳眞的願意做我的奴才婢僕？」

「嗯。」

「願意爲我舖床疊被，打洗脚水？」

「嗯。」

「妳也很有錢，對不對？」

「小妹發了天財，錢多多。」

「那麼，我的第二個要求就是，這一路上，我們所有的花費，妳要全部負責，我請客，妳付賬。」

「小意思，另外給他們加發一筆車馬費都辦得到。」

大笨牛的眸光落在小玉俏麗的臉蛋上，瘋言瘋語的道：「其次，本公子不要『買的』，想先要『送的』。」

阿嬌一時聽不懂，道：「什麼意思？」

大笨牛捉狹道：「阿嬌，妳不是說過買一送一的話嗎？」

「是說過，」阿嬌陡地恍然大悟，臉色也跟着變了，「哦，原來你是想要小玉作妾，阿牛，你也未免太苛，太無情，也太沒良心了。」

這樣的要求實在太過份，引起了公憤，小和尚空空仗義執言道：「是嘛，太苛！太無情！太沒良心啦！大老婆還沒有過門，就想娶小妾，簡直欺人太甚，豈有此理，我反對，反對到底！」

大笨牛臭罵道：「媽的，你要造反啦。」

小和尚空空據理力辯道：「小僧是主持正義！」

在空空和尚的堅持下，大笨牛理虧拘不過，只好心不甘，情不願的收回成命。

大笨牛刁難的計劃算是全盤失敗，阿嬌並未知難而退，仍一本初衷，緊追不捨。

但，反過來說，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大笨牛並沒有吃虧，還佔了大便宜，心道：「奶奶的，運氣來時眞的是城牆也擋不住，想不到我阿牛居然也搖身一變，變成有『轎』階級了。」

是的，大笨牛是變成了有轎階級。

飯畢，由阿嬌付了賬，他則耀武揚威，神氣八啦的坐進了漂亮的轎子裡，在大家的簇擁下，離開小鎭。

＊　＊　＊

邙山之上。

山神廟裡。

西門豪與公孫鳳，並肩站立在廣場的一角。

附近不遠，有三個人在嚴密的監視着他們倆夫婦。

阿郎在場子的中央，口訣業已講授完畢，正準備開始示範大悲掌的架式。

蒙面人是個老狐狸，比猴子還精，遠遠的站在三丈以外，一則凝神靜聽，一則蓄勢以待。

「朋友，本教主現在要開始示範動作了。」

「請！」

「看得清楚嗎？」

「還好，保持距離，以策安全。」

「哼，閣下多疑了，家父家母有劇毒在身，就算吃了熊心豹子胆，本教主也不敢亂來。」

「張教主能夠這樣想，那是最好不過，大家都省事！」

張小仙懶得跟他再浪費唇舌，當即拉開架式，開始示範。

先做了三次慢動作，又做快動作，一切皆循序漸進，相安無事。

現在是最後一次，阿郎特別賣力，將大悲三絕招的威力發揮的淋漓盡緻，其勢如濤，其快如電。

猛可間，但聞咻！咻！兩聲響，西門小仙在出掌進招之餘，抽冷子閃電也似的打出兩把霸王釘。

一把攻向場邊的三名嘍囉。

另一把則疾取蒙面人的全身要害。

好小子阿郎，奇準奇快，速度「超音速」，三名嘍囉連暗器破空之聲都沒聽見，便一死二傷，當場倒下。

不愧爲是一家人，默契良好，無須阿郎開口，西門豪、公孫鳳夫婦便已拔腿向大門外奔去。

蒙面人不簡單，果然不是一盞省油的燈，數十枚霸王釘瘋狂出擊，竟然沒有傷到他。

可是，躱過了霸王釘，却躱不過大悲掌，蓬！一聲，正中胸部，震得他七葷八素，眼冒金星，蹬！蹬！蹬！連退了七八步，仍自搖搖晃晃的立身不穩。

胸中血氣翻湧，喉頭發甜，哇！的一聲，張嘴噴出來一大口血，人也跟着栽倒在地。

西門小仙毫不遲疑，拔腿跨步而上。

孰料，去路居然被波羅門主阿巴達擋住，道：「請勿魯莽。」

阿郎急聲大吼道：「你娘，你在胡說些什麼？滾開！」

「請別忘，令雙親身中劇毒。」

「本教主現在就是要取解藥。」

「取到解藥也沒有用。」

「媽的，你是瞎子，我爹我娘已經逃走啦。」

「蒙面人在此佈下天羅地網，逃不掉的！」

是眞話，西門豪、公孫鳳未曾脫身，奔離山門不及十丈遠，便被人擒回來。

而且，各被齊肘卸下一條左臂，其中一人高舉着血淋淋的手臂，殺氣騰騰的道：「張小仙，不要動，再動一動就準備給你老爹老娘辦後事吧！」

「爹！」

「娘！」

西門豪、公孫鳳早已痛暈過去，張小仙淚如雨下，痛不欲生。

山門之外，又湧進來不少蒙面人的手下，打算將他們的主子抬出來，阿郎怒吼道：「把人留下來！」

正欲橫身阻攔，身後有人說道：「小仙囝，此時逞强無益，讓他們去吧！」

是三絕婆婆的聲音，話落人已來至阿郎身旁，眼見自己的乾女兒公孫鳳夫婦如此狠狽，亦爲之老淚滂沱，唏噓不已。

人多好辦事，蒙面人和他三名傷亡的嘍囉，很快便被人背起來，向山門行去。

當他們從一旁經過時，阿郎咬牙切齒的道：「老匹夫，我們之間的事，難道就此作罷不成？」

蒙面人的眸中寒芒如刄，充滿了憤怒與仇恨，一句話也沒有說。

西門小仙怒不可當的道：「老狗，你怎麼不說話？聾啦？啞啦？快要死啦？」

蒙面人還是沒有開口，被人背着，與西門豪、公孫鳳一道，已經到了山門之外。

阿郎急得渾身打顫，欲待追出去，被三絕婆婆一把拉住，道：「孩子，要沉着，不可孤注一擲，在他們的目的尚未達到之前，你爹你娘的安全應該不會有問題。」

餘音未落，肩膊上又多一隻溫暖的手，一隻少了一節小指的左手，是老蓋仙洪五爺的手，道：「不錯，在他們想要的東西尚未到手之前，絕對不會加害人質！」

阿郎聽了洪五爺和三絕婆婆的話，站在那裡乾焦急。

＊ ＊ ＊

一個四合院。

並非一般的住戶人家。

而是一座專門供奉靈牌、骨骸的百姓祠。

位置也很偏僻，在洛陽城外，一大片楓樹林內。

也許是因爲此乃鬼魂的家，又無人看守，雖是大白天，仍然顯得陰森森的，充滿鬼氣。

尤其是東廂，房門大開，房裡却懸掛着一塊白色布幔，上面還亂七八糟的置了幾顆骷髏頭，微風過處，呈波浪狀抖個不停，發出連串悉悉索索的聲音，益增三分神秘的氣氛。

步履聲起，有人到了百姓祠的門外。

是大刀錢四海與翁明山、翁明珠兄妹。

沒有乃子錢大進，以及小辣椒錢純純。

只聽錢四海洪鐘似的聲音道：「就是這裡？」

翁明山抬頭看一下，道：「沒錯，是這裡！」

錢四海招手道：「我們進去吧。」

翁明珠微笑道：「對方要求世伯一個人單獨來，我們應該迴避。」

錢四海頷首道：「好吧，你們且在外面候着，待老夫救出多多後，非要給那個臭小子一點顏色看看不可。」

拎着雙龍抱月刀，邁開大步，挺身而入。

百姓祠內空空如也，並沒見自天生的影兒。

錢四海拄着雙龍抱月刀，往院子中央一站，大聲吆喝道：「臭小子，約老夫來此，爲何你自己反而遲到？」

聞其聲，未見其人，自大的聲音很快便飄飄忽忽的傳過來：「錯啦，錯啦，大錯特錯，事實上本少爺早到啦，正在睡午覺。」

循聲望去，果見臭小子自大四平八穩在西廂的一張供桌上，話畢，坐起身來，揉一揉睡眼，然後才一躍而下，大搖大擺的來到院子裡。

一眼見錢四海眞的戴上了一隻金手指，笑逐顏開的道：「喂，耍大刀的老頭，在那兒買的？可是『寶山金店』？」

「不是！」

「傻瓜，寶山八五折，爲何不去？」

「老夫不高興去。」

「有沒有參加『金手指聯誼會』？」

「哼！」

「快點參加，雖然會長你是沒有希望了，非老乞丐莫屬，還是可以弄個理事來幹一幹。」

「你說什麼？連洪五爺也——」

「哼，臭要飯的算老幾，在你們心目中他很了不起，在少爺眼裡不過是一個手下敗將而已，不久的將來，三絕婆婆也會插一脚，所以說，你錢四海丟了一截手指頭，實在不必大驚小怪，耿耿於懷，反而應該引以爲榮才是。」

「好狂的雛兒，給你三分顏色，你就忘了自己姓什麼，小心老夫活劈了你，看刀！」

自大言詞刻薄，錢四海忍耐不住，猛一掄雙龍抱月刀，劈頭蓋面砍過去。

孰料，臭小子的身法宛若靈猿狡兔，錢四海刀未到時，他已換了方位，嘻笑怒罵道：「糟老頭，你他媽的是來談判？還是存心打架的？」

錢四海霍然醒悟，這才想到自己來此的目的，忙收刀說道：「自然是來談判的。」

臭小子自大趾高氣揚的道：「那就老實點，別自尋煩惱。」

「臭小子，你說，到底想怎麼樣？」

「好說，本少爺只有兩個小小的小條件。」

「什麼條件？」

「第一，本少爺要你入黨。」

「入黨？入那個黨？」

「自然是小爺我的黨。」

「你也有黨派？」

「正在進行組黨。」

「組什麼黨？」

「金手指黨。」

「哼，你的野心倒不小，小小年紀就樹黨立派。」

「人應該立志做大事，做大事一定要有自己的力量，所以才想到組黨，本少爺是當然的黨主席，你錢老頭是本黨吸收的第一個黨員，將來打算將所有『金手指聯誼會』的會員全部吸收過來。」

「臭小子，你的想像力的確很豐富，也很聰明，可惜用錯了地方。」

「糟老頭，少拍馬屁，你還沒有答覆呢。」

「老夫想先聽聽第二個條件是什麼？」

臭小子自大詭笑一下，道：「是好事。」

錢四海愕然一楞，道：「你臭小子會有好事？」

「男婚女嫁，當然是好事。」

「老夫不明白你的意思。」

「告訴你就明白啦，坦白說，是想給你寶貝女兒多多做媒人啦。」

「做媒？嫁給誰？」

「我，就是我啦。」

「你——你想娶多多？」

「是呀，只要老頭點點頭，我們馬上拜堂成親入洞房，你就可以升級做丈人爸，從此以後，做女婿的當黨主席，做岳父的當副主席，咱們同心合力，吞併白吃敎，吃掉少林寺，使金手指黨一黨獨大，無敵天下，到時候就可以在江湖武林橫行無忌。」

這話口氣好大，簡直目中無人，只有瘋子或是狂人才會如此大言不慚，錢四海報以一聲冷笑道：「臭小子，謙受益、滿招損，太狂太傲，遲早有一天你會粉身碎骨，死無葬身之地，再說你還是個雛兒幼齒，根本不配娶妻討老婆。」

自天生神氣活現的道：「笑話，年紀小爲什麼不可以討老婆，現在不用可以留着將來用。」

「娃兒，你想必知道，多多名花有主，早已是阿郎的人了。」

「哼，就是因爲她是張小仙的人，本少爺才非要不可。」

「可是，他們名份已定，且已正式嫁娶。」

「沒有關係，只有夫妻之名，並無夫妻之實，還是新的，不曾使用。」

「同時，你們的年齡有一段距離，也不合適。」

「老頑固，死腦筋，樹矮可以長高，人小也可以長大，現在不能『趴』，以後就可以『趴』啦，這是我們小倆口的私事，用不到丈人爸來瞎操心。」

這小子眞絕，臉皮也眞厚，八字還沒有一撇，就叫起老丈人來。

其實，他的目的只有一個，爲了羞辱張小仙，凡是能夠使阿郎難堪的事，莫不全力以赴，樂此不疲。

撥弄一下朝天辮，瞪一瞪眼珠子，又道：「糟老頭，別再轉彎抹角說廢話，君子一言，快馬一鞭，乾脆說一句，你的寶貝女兒多多肯不肯嫁本少爺爲妻？」

錢四海使用的是拖延戰術，一再避免正面作答，此刻却已避無可避，只好說：「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此事老夫亦無權作主，一切須待多多自己拿主意。」

高明，將燙手的山芋推給多多，使出了「推」字訣。

間接的目的，則是在迫使臭小子自大讓多多現身。

自天生是個鬼靈精，拿話扣他：「換句話說，對於這一件婚事，你糟老頭並不反對？」

錢四海是何等人物，豈會被他套住：「要嫁的是多多，不是老夫，必須三口六面，三個人面對面把話說清楚才能算數。」

臭小子自大終於明白了錢四海的用意所在，道：「說了半天，老小子是想見多多姑娘一面。」

「見不到我女兒多多，老夫不作任何承諾。」

「你女兒很好，毫髮未損。」

「空口無憑，眼見才是眞的。」

「如果本少爺不答應呢？」

「那就只好宣告談判破裂。」

「老小子，你不怕少爺將她姦而殺之？」

「諒你也不敢。」

「你憑什麼出此狂言？」

「憑白吃敎、老蓋仙、三絕婆婆、以及我大刀錢四海，不論天涯海角，絕不與你善罷甘休。」

自天生聞言怒眉雙挑的道：「糟老頭，就憑你這幾句話，已經足夠你死三次有餘，不過，看在你是多多的老爹，還可能是本少爺的丈人爸的份上，同時爲了避免金手指黨的第一名黨員便胎死腹中，姑且網開一面，饒你不死，答應你見一見多多。」

大步走進東廂，刷！的一聲，將布幔拉開。

臭小子自大定目一看，臉色大變，驚叫一聲：「哎呀，我的媽？」

大刀錢四海同樣吃驚不小，看得目瞪口呆。

多多雙脚離地，已吊死在東廂房內。

＊　＊　＊

坐轎子是很舒服，一路之上，大笨牛神氣活現的，享受足了當公子、做少爺的威風。

對阿嬌更是頤指氣使，呼東喝西，衣來伸手，飯來張口，鋪床疊被，外加打洗脚水，也過足了當準老公的癮。

爲了美好的將來，爲了通過這個嚴苛的考驗，阿嬌只好逆來順受，忍氣吞聲，一直很忠實的扮演着奴才婢僕的角色。

可是，他們大家都忽略了一件事，轎子雖然舒服，却嚴重影響了速度，比預定的行程落後甚多，也因而給了別人一個可乘之機。

不過才短短的三天，便被人攔截下來。

地點十分險峻，是一條狹谷之內，谷寬不足三丈，兩旁絕壁插天，就算脅生雙翅，也很難飛出去。

敵人還是頭上綁着白布條的白巾賊，爲數不少，黑壓壓的一大片，少說也在二十以上，將通路完全封死。

大笨牛下轎上前責問道：「你們想幹什麼？」

其中一名紫臉大漢冷聲道：「不幹什麼，只是封鎖道路，禁止通行。」

小和尚空空勃然大怒道：「你娘，天下的路，天下人走，你們憑什麼封鎖？」

紫臉大漢臉色一沉，道：「是我們少爺下令封鎖的。」

金劍使者玉羅刹冷霜霜嬌叱道：「令少爺何人？」

銀劍使者鬼見愁徐雪梅補充道：「可是黑旋風黑皮？」

「不錯，正是黑某人！」

黑皮眞像是一股黑色的旋風，應聲從後面越衆而前，立在大笨牛的正對面不遠處。

大笨牛强忍住滿腹的怒氣，仍以禮相待：「黑皮哥，你我都是一家人，爲何如此對待我們？」

黑皮語冷如冰的道：「是你們欺人太甚。」

雙劍許紅杏不表示同意：「言重了，我們斗胆也不敢對黑少爺不敬。」

黑旋風冷然一哂，鐵青着臉說：「難道說伊陽縣的那三條人命不是你們的傑作？」

冷面觀音費貞貞道：「那三個不長眼的傢伙，强行阻路，死了活該，怨不得誰。」

大笨牛接口道：「對極啦，死了活該，好狗還不擋道，誰叫他們不長眼，在太歲頭上動土。」

黑皮一字一咬牙的道：「其實他們純出一片善意，完全是誤會。」

大笨牛當然不相信他的鬼話：「說的比唱的還好聽，從未見過這樣的善意。」

小和尚空空也胡言亂語道：「乖乖隆地鼕，韮菜炒大葱，也從來沒見過這樣的誤會。」

黑旋風仍圖巧辯：「他們立意至善，是希望你們不要離開安和客棧，免得錯過與師伯會合的機會。」

大笨牛勃然大怒道：「媽的，事到如今，你還大言不慚，胡說八道，我問你，你當眞見過我娘？」

「沒遇見師伯，怎知她老人家要重返洛陽。」

「既是專程來傳話，爲何又遲遲不返？」

「或者另有公幹。」

「幹什麼？」

「無可奉告。」

玉羅刹冷霜霜一雙冷電似的眸子，從衆多白巾賊的臉上一掃而過，搶先道：「黑少爺，霜霜想請教，這一羣好漢與你是何關係？」

黑皮從容不迫的道：「朋友，好朋友。」

「可否說出他們的師承門派來？」

「沒有這個必要。」

「霜霜認爲有此必要。」

「他們都是一羣清清白白的血性漢子。」

「黑少爺爲何會與這些人結合在一起？」

「純粹是道義之交。」

「我看狼狽爲奸更恰當些！」

鬼見愁徐雪梅根本不給他說話的機會，接着追問道：「錯不了，準是狼狽爲奸，但不知道是你背叛天魔教，投靠他人？或是暗中招兵買馬，建立起一股屬於你自己的惡勢力？」

死鴨子，硬嘴巴，黑皮堅決否認：「死丫頭片子，休得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黑皮生爲天魔教的人，死爲天魔教之鬼，忠心耿耿絕無二志。」

大笨牛嗤之以鼻：「娘哩，照你的說法，天魔教確實平安無事？」

「本來就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

「我娘確已打消去苗疆的念頭？」

「此刻可能已身在白吃大樓。」

「小弟也應該即刻返轉洛陽？」

「這是最聰明的抉擇。」

「可惜小弟很笨，打算繼續前進。」

「隨你的便，反正愚兄話已傳到，聽不聽由你，再見！」

一扭頭，一招手，當眞帶着他的朋友們轉身就走。

而且，速度極快，眨眼已在十丈開外。

這事太矛盾，也太反常，黑皮態度簡直是一百八十度大轉變，頓令冷霜霜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惶聲道：「必然有詐！」

鬼見愁徐雪梅亦道：「大家當心！」

心事甫出，禍事已生，頭頂之上，乍然傳來了一陣轟轟隆隆，如焦雷，似山崩，驚天動地，震耳欲聾的巨響。

抬頭一看，齊皆嚇破了胆，只見有無數的大石頭，從山崖之上，以千軍萬馬之勢滾下來。

大笨牛驚呼道：「慘啦！慘啦！這一下恐怕非死不可！」

小和尚空空道：「完啦！完啦！這一下小命一定會在此報銷。」

「大家快走！」

「小心腦袋！」

「衝啊！」

「跑啊！」

「逃啊！」

亂喊亂叫聲中，轟轟隆隆聲中，大家亂作一團，四散奔逃。

巨石實在太多，又是從高處推下，力道大得驚人，復經相互撞擊，早已變成數不清的碎塊，彷若暴雨一般傾瀉而下，將狹谷封了個密不透風。

慘嗥，此起彼落。

哀鳴，不絕如縷。

有的粉身碎骨！

有的四肢不全！

第一個遭殃的，是阿嬌的那一頂珠光寶氣的漂亮暖轎，被砸得稀巴爛，變成碎片木屑。

四名轎伕的死狀極慘，血肉模糊，

屍骨不全，令人不忍卒睹。

阿嬌請來的保鑣，都是些三脚貓的膿包貨色，也四去其二，另外二人，亦離死不遠，僅僅還剩下半條人命。

就連身懷絕技的冷面觀音費貞貞，同樣在劫難逃，死於非命。

死裡逃生，逃出狹谷的，僅大笨牛、小和尚空空、玉羅刹冷霜霜、鬼見愁徐雪梅、以及雙劍許紅杏而已。

命是保住了，死罪雖免，活罪難逃，每一個人皆灰頭土臉，鼻青面腫，遍體鱗傷，狼狽不堪，身上灰濛濛的盡被砂土石粉所掩蓋，幾乎已分不清楚誰是誰。

大笨牛彈一下砂土，抹一下臉，再整理一下衣領，餘悸猶存的道：「好在，菩薩保佑，總算撿回來一條命，沒去摸閻王爺的鼻子，不過，這樣也好。」

小和尚空空有聽沒有懂，傻呼呼的道：「什麼這樣也好？」

大笨牛咬文嚼字的道：「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甩掉那個掃把星，不亦快哉。」

「你是說阿嬌？」

「不是她，還有誰？」

「這話不公平，人家阿嬌供你吃，供你喝，供你坐轎子，還替你舖床疊被，打洗脚水。」

「哼，誰稀罕這些，你他媽的扳著脚指頭算算看，第一次她請客吃大餐，咱們當天夜裡便離開洛陽，跟親愛的阿郎教主再見，也不知道多多副教主有沒有被人『那個那個』？」

小和尚空空又不懂了，問道：「『那個那個』是什麼意思？」

大笨牛火道：「笨啊！這個你都不懂，就是男女之間那碼子事嘛，反正與和尚無關，懂不懂都無所謂。」

再彈一下身上的灰塵，氣忿的道：「第一次在伊陽會面，害得咱們夜半亡命，偷偷開溜；第三次更糟，雖然騙得一頂轎子坐，却災情慘重，差一點沒進鬼門關，你說，這個婆娘是不是標準的掃把星？」

大笨牛言之成理，所說的都千眞萬確的事實，不由他小和尚不相信，頻頻點頭道：「嗯，是有點道理。」

突聞阿嬌的聲音扯開嗓門嚷着道：「有個屁的道理，是你們天魔教窩裡反，自相殘殺，休怪罪到祖奶奶的頭上來！」

應聲從山谷裡狠行虎步而來。

俏丫頭小玉就緊緊跟在她的身後。

稍後是兩名生還的保鑣，行來一跛一跛的，看來傷勢不輕，阿嬌與小玉却意外的安然無恙，毫髮未傷。

小和尚空空驚疑不迭的道：「阿牛嫂，眞是奇哉怪也，別人非死即傷，兩位是如何逃過此劫的？」

阿嬌停下來，就站在五尺許外，先瞪了大笨牛一眼，然後開始道：「是祖奶奶行善積德，福星高照，身後正巧有一個山洞——」

大笨牛不等她把話說完，便衝上前去，抓著小玉的一隻手，一面搓揉，一面無比關懷的道：「小玉，我的心肝寶貝，妳沒有怎麼樣吧，那裡痛？那裡傷？那裡不舒服？要不要我來幫妳揉一揉？」

口說不算，當眞動起手來，單挑女孩子的敏感地帶亂摸一通。

「呔！你給我祖奶奶住手！」

阿嬌好兇，像是一頭發怒的母老虎，喝聲中，衝過來强行將二人分開，柳眉倒豎，杏眼圓睜的道：「大笨牛，老娘嚴重的警告你，她沒有傷，沒有痛，也沒有那裡不舒服，少利用機會揩油吃豆腐，佔小玉的便宜。」

大笨牛不甘示弱，反唇譏誚道：「哼，衰女人，小氣鬼，妳兇什麼，早已講好，買一送一，小玉遲早是我大笨牛的人，先上車，後補票，又有可妨？」

阿嬌大發嬌嗔道：「不行，長幼有序，尊卑有別，祖奶奶沒有進門之前，你休想招惹小玉。」

大笨牛道：「不招惹就不招惹，有什麼了不起，憑我大笨牛的男性魅力，隨時都會有美女送上門來，妳最好不要忘記自己奴才婢僕的身份，趕快去做妳份內的事，替死者辦後事。」

玉羅刹冷霜霜熱淚盈眶的道：「是的，就請阿嬌小姐料理後事，我們即刻追下去，無論如何，一定要黑皮那個魔鬼付出血的代價來。」

許紅杏與費貞貞私交甚篤，早已哭成淚人兒一般，聞言緊咬着銀牙道：「對，是該叫他們付出血的代價來，相信姓黑的那一夥人尚未去遠。」

＊　＊　＊

很近，比他們想像之中的距離近得多。

因爲，黑皮那一伙人根本沒有離開。

就藏身在附近不遠的一道山坡的背面。

人數更多，兩側山崖上堆放滾石的人業已會合在一起。

是以當大笨牛、徐雪梅等人奔出去尚不足百丈時，彼此便短兵相接幹上了。

「哇！衝啊！」

「呀！殺啊！」

「媽的！拚啊！」

「必須趕盡殺絕！」

「最好雞犬不留！」

復仇的火焰，來勢凶猛，熊熊烈烈，燒得大笨牛、空空和尚、冷霜霜、徐雪梅、許紅杏，每個人的每一個細胞皆充滿了仇恨與殺機。

而黑旋風黑皮這一夥人，更是決心要將對手全部殲滅在此，因而，彼此一照面，二話不說，便是血戰，便是惡鬥！

打得天昏地暗。

打得日月無光。

人命，比螞蟻還賤。

鮮血，比自來水還多。

人頭，好像是蘿蔔，一顆接一顆的被砍下去，在地上滾來滾去。

屍體，彷彿戰場上衝鋒陷陣時死亡的士兵，隨處皆是，怵目驚心。

慘烈的程度是空前的。

死亡的數字也是空前的。

贏家是大笨牛、徐雪梅他們。

輸家是黑旋風黑皮那一夥人。

這倒並不是說，彼此實力懸殊，黑皮在冒險，在自尋死路，在從事一場毫無戰勝把握的死亡遊戲。

事實是，他低估了對手高昂的鬥志，高估了自己的實力，也高估了己方在人數上之優勢。

更重要的一點是，在恨火仇焰的燃燒下，大笨牛、小和尚、冷霜霜、徐雪梅、許紅杏，皆氣勢昂揚，殺氣沖天，將個人之生死置之度外，一心一意的，齊心合力的，只想到前進，沒想到後退，只想到復仇，沒想到生死，每一個人都有超水準的演出。

好快，交手不足三十回合，黑皮這一方面便兵敗如山倒，潰不成軍。

再過片刻，所有白巾賊就清潔溜溜的，死光死絕，僅僅還剩下黑皮孤家寡人一個。

大笨牛眼睛裡要噴火，嘴巴裡要冒煙，聲色俱厲的道：「姓黑的，你這個千刀萬剮，該死的傢伙，我問你，天魔教到底發生何事？我娘現在情況如何？是你背叛天魔教，投靠他人？還是你另行組合了一股惡勢力，企圖叛變？」

這話等於白問，黑皮一言未答，早化作一縷黑煙，逃之夭夭。

大笨牛道：「追啊！追啊！」

小和尚：「追啊！追啊！」

冷霜霜道：「追到天之涯！」

徐雪梅道：「追到地之角！」

許紅杏道：「一定要將事情問過水落石出！」

情急事危之下，那還顧得下阿嬌和小玉，五個人一條心，咬着黑旋風的黑影追下去。

＊　＊　＊

拉開布幔，東廂房內，有一個人雙腳離地，上了吊。

上吊的人著女裝，錢四海認得，那是愛女多多的衣服，不禁肝胆俱裂，哭喊一聲：「多多！」不顧一切的撲過去。

然而，尚未跨入門內，便已發現，是個公的，是個穿著多多女裝的大男人。

亦非眞的上吊，而是被人綁着雙手，懸掛在屋樑上。

臭小子自大認得他，是紅中賭場的那一位荷官包贏，後來被阿郎强迫改名爲包輸的老頭。

包輸應該在賭場內呼么喝六才對，怎會跑來此地？現在該輪到自天生驚奇駭異了，一張從來天不怕，地不怕的，「整人爲快樂之本」的笑臉傲臉，此刻也赫然變了顏色，大爲緊張起來。

「來人哪！」

「來人哪！」

「來啦！」

「來啦！」

臭小子吼叫之聲未落，翁明山、翁明珠兄妹已應聲從百姓祠的外面疾掠而至。

翁明山兄妹一見此景，亦皆楞立當場，流露出一臉的詫異與茫然，兄妹倆面面相覷，喃喃自語着：「怎麼會這樣？怎麼會這樣？」

自大冷哼一聲，問話的語氣像是縣太爺審案子：「這是怎麼一回事？」

翁明山畏畏縮縮的道：「這——我也不知道。」

臭小子自大暴跳如雷的道：「媽的，你在說什麼，難道姓錢的丫頭不是你在紅中賭場押來的？」

「是小弟親手押回來的。」

「難道不是你放進東廂？」

「是我親手放進東廂的。」

「也是你把人吊起來？」

「沒有。」

「沒有？一個昏迷不醒的活死人會自己上吊？」

「這——」

「最最重要的是，錢多多爲何會變成荷官包贏這個糟老頭？」

「一定是有人掉了包。」

「誰？」

誰？翁明山要是知道，他說什麼也不會堂而皇之的將錢四海帶來此地，跟師兄談判，觸自己的霉頭。

翁明珠乃是冰雪聰明之人，展目一望，道：「師兄，包贏未死，只要將他弄醒，一問便知。」

猛可間，大刀錢四海發出一聲獅子吼，殺氣騰騰的道：「好啊！原來是你們三個不知死活的娃兒，串通好了來演這一齣醜劇，休怪老夫手下無情，要大開殺戒！」

雙龍抱月刀挽起一片寒濤，化作萬道金光，如瘋似狂，如雷似電般，猛往自天生、翁明山、翁明珠三人身上招呼。

大刀又長又重，其鋒銳不可當，翁家兄妹不敢硬接，慌忙閃避，退出三身之地。

臭小子自大却藝高人胆大，未將錢四海放在眼內，一閃一避，再一跳，任誰也做不到的事，他做到了。

眞是不可思議，一丈二尺長，重達三十斤的雙龍抱月刀，居然被他踩在腳下，好像生了根，上了鉚釘，錢四海施出渾身的氣力，竟然拔出來。

不！拔不出來了！是在臭小子猝然跳開後拔出來的，錢四海用力過猛，害得他一屁股坐下來，接着又表演了好幾個「元寶翻身」才停下來。

臭小子眞絕，自己給自己鼓掌，嘻皮笑臉的道：「耍大刀的老頭，別瞎攪吧，坐在地上歇歇吧，本少爺正在追查你的寶貝女兒的下落，但願多多姑娘福大命大，不要被人先姦後殺才好。」

最後這一句話，宛若一把利刀，插在錢四海的心上，爲之悚然而驚，起身後果然未敢再輕率行事。

翁家兄妹，已將包贏合力放下，並且解開他的昏穴。

待他甦醒之後，臭小子自大立即迫不及待的追問道：「喂，老傢伙，你不在賭場替翁家賺銀子，跑來百姓祠幹嗎？」

包贏瞧瞧翁明珠，望望身後的靈牌骨灰，對翁明山道：「不是大少爺叫我來的嗎？」

翁明山眞想伸手給他兩記耳光子，罵道：「你是不是吃錯藥了，無緣無故的

，怎麼會叫你來百姓祠？」

包贏是個死心眼，仍然據理力爭：「沒有錯，是大少爺叫我來的。」

翁明珠情知事有蹊蹺，道：「別急，慢慢說，把話說清楚一點。」

包贏想了一想，道：「事情其實也很簡單，在賭場內，小老兒接到大少爺的一張條子，叫我火速前來百姓祠，於是便匆匆趕來。」

自天生道：「眞的是你自己走進百姓祠？」

包贏搖頭道：「小老兒到達百姓祠外，突然間失去知覺，現在回想起來，一定是着了別人的道兒。」

翁明山道：「是什麼人？」

包贏道：「一無所知。」

翁明珠道：「多多到那裡去了？」

包贏道：「也不知道。」

* * *

「我知道！」

話是從圍牆外面傳來的，發話之初尚不見人影，最後一個字甫出，人已上了牆頭，速度之快，令人咋舌。

身穿白吃裝，兩排銅扣閃亮發光，英挺俊拔，神采飛揚，慧黠、精明、倨傲、神氣那不是白吃教主張小仙還會有誰。

「我也知道！」

皮蛋也接踵而上，站在距阿郎七尺之處的牆頭上。

一樣的裝扮，一樣的神情，高高在上，有如兩尊天神，似無立即跳下來的意思。

這件事，臭小子與翁家兄妹，一直在千方百計的避着白吃教，跟錢四海進行勾搭勒索，結果還是被阿郎識破，找上門來，自大跺一跺腳，冷傲的聲音道：「姓張的，你說你知道，都知道些什麼？」

白吃教主張小仙比他更冷更傲：「你們不知道的事，本教主全知道。」

皮蛋隨聲附和道：「當然囉，導演嘛，手裡有劇本，不然如何指導演員來演戲。」

直氣得臭小子雙眼發直，頭上的朝天辮格外挺拔，眉尖雙挑，吐字如刀：「張小仙，你是說包贏接到的那張字條，是你派人送去的？」

阿郎冷冷笑道：「連包輸的穴道也是本教主點的。」

翁明山道：「接着，你們便潛入百姓祠，掉了包？」

皮蛋詭笑一下，道：「照着王八畫烏龜，是跟三位學的！」

翁明珠道：「怎麼沒見錢多多？」

錢多多的聲音在牆外應道：「姑奶奶在這兒！」

話落人現，彈身上了牆，立在阿郎與皮蛋之間。

風采依舊，貌美如花，顯然曾經過一番憩息，修飾、打扮。

大刀錢四海眼見女兒安然歸來，那份喜悅，絕非筆墨所能形容，道：「孩子，妳沒事吧？」

錢多多嬌滴滴的道：「女兒沒事，請爹放心。」

阿郎知道錢老爸在躭心什麼，道：「丈人爸，多多眞的沒有事，請大放寬心。」

皮蛋的話更坦率：「就算白璧有了瑕疵，新鞋被人穿過，阿郎也不會斤斤計較的，切勿費心。」

三個人說了三個心字，錢四海自然很安心，忽然臭小子自大領着翁明山、翁明珠、包贏衝至庭院中央，面對着張小仙，一臉驚疑的道：「媽的，此事本少爺自信計劃周密，行事謹愼，可謂天衣無縫，你們是如何得知事實眞相的？」

張小仙立在牆頭，高高在上，語氣亦冷傲不羣：「哼，自以爲聰明，其實，不是笨蛋，就是白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你以爲憑翁明山這小子的一句『朋友的朋友』，便可以一手遮盡天下人的耳目，告訴你，只要你臭小子一現身，就等於是露出了狐狸尾巴，其他的事，一想就通，一點就透，本教主稍稍用一下腦袋，就不難抓住你的小辮子，拆穿你的西洋鏡。」

臭小子自視太高，怎會就此雌伏，破口就罵：「你娘，少在本少爺面前張牙舞爪，有胆就下來，咱們功夫上見眞章。」

西門小仙冷然一哂，道：「別忙，你我之間免不了有一場生死之搏，現在本教主想先追究一件事。」

「有屁快放。」

「綁票家父家母的那一個老小子你曉得吧？」

「不曉得。」

「是一個見不得人的蒙面人。」

「略有耳聞。」

「你們是何關係？」

「毫無關係。」

「哼，你倒推得乾淨，本教主以爲，你們的關係定然非比尋常。」

「你他媽的何敢作此認定？」

「因爲你們嗜好相同，很喜歡別人的手指頭。」

「許是巧合吧？」

「臭小子，你不承認？」

「捕風捉影，空穴來風的事叫本少爺如何承認。」

自天生的語氣突趨冷硬：「下來，別再磨牙，本少爺現在鄭重聲明，要取你張小仙的一截小指做紀念品。」

阿郎是何等人物，豈會被他唬住：「哼，憑你臭小子還不配！」

「媽的，配不配馬上見分曉，接招！」

「接招！」

「殺！」

「殺！」

臭小子猛往上衝，張小仙疾墜而下，一片喊聲中，皮蛋、多多、翁明山、翁明珠，以及大刀錢四海、包贏等人也當即鬥在一起。

一場混戰，從牆頭打到空中，又從空中打到地上。

阿郎如虎添翼，猛銳異常，與臭小子硬碰硬的拚了十數回合，彼此半斤八兩，平分秋色，自大並未順利得手。

（未完・七）

☆☆☆☆☆☆☆

上文提要・展雲龍從姚大雄、趙福瑞手中接過一個方盒，內中放着展嘯天的血書，敘述當年殺他兇手是關洛奇，展雲龍看罷悲痛萬分，決定到日月山去找關洛奇報仇……展雲龍來到西子河邊，李厚剛、蔣原等出手相攔，原來西子河爲河西君所霸佔，河西君也已接得關洛奇之令，着他截殺展雲龍……

☆☆☆☆☆☆☆

新派武俠長篇／逍遙客・文　可飛・圖

金魔血指環

父仇尚未得報　兇手傷重先死

「爲什麼？」河西君一怔道。

展雲龍眉宇一皺，一股寒人的煞氣陡地湧了出來，他的目光緩緩的流閃過河西君的臉上，道：「你及你的手下沒有一個能逃出我的手中，大河主，這只怪你平日霸佔人家的河田，今天要遭到報應了。」

「嘿嘿！」河西君冷冷一笑道：「好兄弟，你還眞不含糊，僅憑你這份沉穩與不服輸的口氣，我河西君就該和你交個朋友，你要知道能得我河西君親口讚賞的，江湖沒有幾個人，原因是有眞才奇學的人太少，尤其是你並不和老夫同道。」

展雲龍一擺手，道：「得了，大河主，我姓展的可沒興趣看你那副阿諛獻媚的樣子，我看你還是拿去對付關洛奇吧，也許他一高興又教你兩手功夫，至於我，非但不用你來賞識，可能我還會反過來向你索取幾條生命呢。」

河西君一駭，氣得大吼道：「給你臉你不要，你也太不識趣了！」

展雲龍冷哼一聲道：「你的那副德性還配來和我打交道，大河主，我看你還是將那些東西收起來吧，不要再丟人了。」

神情隨着一緊，河西君嘿地一聲道：「好兄弟，我這個人最喜歡唱對台戲，你說好的也許我還把你當個人看，要是來硬的麼！嘿嘿，那個滋味却十分的不好受，不信你可以看看。」

他回身大叫道：「陳老四！」

「在！」

自那十幾個高手中大步走出一個全身白衫的中年漢子，這個人三角眼，老鼠嘴，長得十分不好看，他向河西君一拱手，問道：「河君，有什麼事差遣。」

河西君一生之中最喜歡擺架子，不管是遇着什麼事他都很高興人家恭維幾句，這時一見陳老四畢恭畢敬的徵求自己的意見，不覺寒着臉，道：「我要你將這小子的腦袋給我揪下來，如果你今天辦不到，嘿嘿！你就不要回來見我。」

陳老四嘿嘿一笑道：「這點小事那勞河主費心，交給我了。」

他回身緩緩拔出了長劍，一道寒芒顫閃而出，抖了抖，嗡嗡的劍鳴之聲散逝於空中，良久方去。

他冷冷地笑道：「兄弟，河主的話你可聽見了，我陳老四只有自己動手了。」

展雲龍聞言大怒，道：「陳老四，你將我展雲龍也看得太低了，如果你現在給我滾出西子河畔，我保證你還能多活幾年，要是你定要强自出頭，你將看不見明天是什麼樣子。」

「嘿！」陳老四嘿地一聲道：「你別他媽的來這一套，我陳老四也不是在江湖上混一天了，什麼樣的人物沒見過，老實說像你這種貨色我見的太多了，除了嘴皮硬外，手上功夫倒不怎麼樣？兄弟，我陳老四的話也許太苛了，不過對你也不需要太客氣，對麼？」

展雲龍長長吸了口氣，道：「你要是不相信可以試試。」

他冷煞的瞪着陳老四，目中所含鬱的寒光，冰冷的使人心顫，陳老四可不是個笨人，他一見對方那種神色，心中頓時一駭，暗中驚覺不已。

陳老四一抖長劍道：「在下正要討

教。」

他嘴上雖說的輕鬆，心裏卻暗暗嘀咕，長劍斜抖，一道寒光經天而起緩緩的一斜，劍尖利時指着展雲龍的身上。

展雲龍凝重的一笑道：「陳老四，你的劍好像與衆不同。」

他見陳老四手中長劍較平常的要厚得多，頓時愣了一楞，暗中一留意，只覺對方這枝長劍，是自已所未見過的厚劍，他看了半天也猜不出這枝劍到底是爲什麼這樣厚，難道是說陳老四的腕勁較常人爲大，這也不太合理。

陳老四暗中哼了一聲，笑道：「這是我特製的追命劍，閣下小心了。」

他陡地一聲大吼，身子倏地斜躍而起，那柄鋒利深厚的長劍化作一縷寒光，對着展雲龍劈去。

展雲龍身子一矮，自對方那鋒利的劍刃下避過，他回身抖起一掌，迅速無倫的照着陳老四的胸前拍去。

「呃！」

那低沉的慘呃聲隨着掌擊之聲飄出。

陳老四一個身子隨着摔出七八步，他在地上哇地吐出一口鮮血，揮動着長劍又奔了過來。

展雲龍冷笑道：「你難道不要命了？」

陳老四恨恨的道：「我們拚了！」

他在受傷之餘，居然絲毫不怕自己的生死，那厚厚的寒劍在空中一閃，突然響起「噗」地一聲輕響。

展雲龍正覺奇怪的時候，只見自劍尖之口射出一蓬黃黃的雲霧，他楞了一楞，已知道這股黃霧有毒，身形掠起，疾快的縱身向後飄去。

一股怪異的幽香飄進了他的鼻子之中，展雲龍駭得全身顫了顫，只覺頭昏腦脹，他怒吼道：「你這樣卑鄙。」

陳老四嘴角含血，哈哈笑道：「我陳老四要是拿不下你，也不用在這裏混了。」

他得意的一陣大笑，頓忘了自已身上所受嚴重的掌傷，傷勢頓時惡化，張口又吐出幾口鮮血。

「哼！」展雲龍突然大叫一聲道：「我要你的命。」

他這時腦中嗡嗡直響，神智有點不清醒，在那快要墜倒地上的一刹，聚集了全力對着陳老四擊去。

「啊呀！」

那淒厲動心的一聲大叫，陳老四的身子在地上連連翻了兩個滾，身軀顫了顫，立時氣絕身死。

河西君嘿嘿一笑道：「犧牲了一個陳老四，抓回一個展雲龍，這帳算起來還不錯，嘿嘿，沒有吃多大的虧。」

展雲龍在擊斃陳老四之後，再也支持不住，他的身子向前一傾，暈絕在地上，什麼事都不知道了。

李厚剛裂嘴一笑道：「師父，這小子交給我吧。」

河西君搖搖頭道：「不！我要連夜將他秘密送往日月山，交給關大山主，這一次關山主定會非常高興，我河西君……」

李厚剛楞楞地道：「你不殺他？」

河西君眉頭一皺，道：「關山主有命令傳來，最好將他生擒下來，此次若不是陳老四劍上藏有迷魂散，那會這麼容易便拿下這小子，嘿嘿，可惜陳老四不爭氣，一命嗚呼了。」

他正待命手下將展雲龍扶起之時，耳際突然傳來得得得的馬蹄之聲，他楞了一楞，腦海之中忖道：「這個時候有誰敢走在西子河上……」

那斜垂的柳枝一分，自那柳蔭裏緩緩馳來一個全身紫色羅衫的少女，這少女艷光四射，出落的有如寒宮仙子，那斜斜的眉兒、黑亮深邃的眸子、都是那麼有吸引力的，散發着一股少女的魅力，幽幽的傳送而來。

所有的人都被這少女的艷麗所震懾住了，不自覺的將目光投落在她的身上，而這少女彷如未覺似的，獨自策動坐騎緩緩而行。

河西君嚥了一口唾液，忖道：「他奶奶的，那裏來的這麼一個美人兒，我河西君長到這麼大也沒碰上這樣標緻的大美人，嘿嘿，看來我今天艷福不淺，有的享受了。」

他嘿嘿一笑道：「姑娘！」

那個身着紫色羅衫的少女這時正將眸光瞥向河中，聞聲之後緩緩的將目光收了回來，冷冷地看了河西君一眼，嘴角上漾起一絲不屑的笑意。

河西君嘿地一聲道：「姑娘上那裏去？」

這少女冰冷的道：「你問這個幹什麼？」

在那響起的話聲中，像是珍珠滾進了玉盤似的那樣清脆，雖然臉上罩滿了薄怒，在這羣人的眼裏却比笑還要美，美得使他們七魂丢了四魂。

河西君吶吶的道：「這西子河向來不走無緣人，姑娘在這河畔行走，莫不是上我西子堡，如果是……嘿！在下正是……」

那姑娘冷冷地道：「我沒這個興趣聽你這一套……」

她正待揮鞭而起的時候，眸光突然瞥及地上昏過去的展雲龍身上，這時雲展龍面孔朝地，根本沒法看清他是誰，這少女秀眉一鎖，淡淡的一笑，道：「他是誰？」

在那淺淺的笑意中，給予人一種無法抗拒的力量，使所有的人都不忍心不回答她這個問題。

李厚剛走上前去，結結巴巴的道：「他是……」

河西君揮手給了他一掌，將李厚剛一推，道：「姑娘，這個人說起來大大有名，不過他雖然有名，却栽在我的手裏，嘿嘿，在我眼裏他已不算什麼……」

這少女哦了一聲道：「這麼說你比他還有名了？」

河西君得意的笑道：「那裏，那裏，老夫河西君……」

那知這少女一連搖了幾次頭，道：「沒聽過，沒聽過……」

河西君只覺臉上一紅，有一種被羞辱的恨意，可是在這樣一位如花似玉的少女面前，他只能尷尬的一笑道：「妳不是武林中人，當然不知老夫……」

那少女冷笑道：「你好像很自負……」

河西君冷冷一笑道：「當然，當然，

連名滿天下的血指金魔都不是老夫的對手，你想想，我怎麼會不自負，哈……」

「血指金魔！」這少女神情隨着一變，問道：「他是展雲龍？」

她的身子輕靈的自馬背飄了下來，羅衫飄盪，美妙的身姿有似仙女自雲端臨凡，使所有的人都發出一聲驚異。

河西君一怔，道：「妳認識他……」

他是個老江湖，任何一件事落在他的眼中，他都能敏感的覺察出事情的嚴重，這少女身子才落，他已看出她與展雲龍之間可能有着什麼關係，不然她決不會爲着一個野男人而自動下馬，並發出焦急的聲音。

這少女冷冷地道：「這個姓展的我要了。」

嘿嘿！河西君嘿嘿一笑道：「姑娘，這個人是日月山關大山主所極需要的人，並非是老夫不給你，而是……嘿嘿！我們實在做不了主。」

這少女冷冰的道：「關洛奇是什麼東西，你以爲他要的人我就不敢要了麼？告訴他，就說青城慕小寶將人帶走了！」

「什麼？」河西君大驚的道：「你是青城山下來的人！」

「不錯！」慕小寶冷冷地道：「青城山是怎麼樣的地方，我相信你心裏有數，如果關洛奇要追回這個人，就叫他來青城山。」

她絲毫沒將河西君放在眼裏，說着緩緩移動身子向展雲龍身邊之處行去，河西君神情一變，道：「妳……」

他這時心裏一急，舒出一指，迅快無倫的對着慕小寶的脅下點去，這一變化快得使人意料不到，所有旁邊的人都暗中着急。

「哼！」

那輕細的冷哼一起，慕小寶的身子陡地一轉，自對方的指風下避過，她冷煞的一回身，道：「你找死麼？」

河西君嘿地一笑道：「姑娘，原來妳還有兩下子。」

慕小寶知道這個老傢伙不簡單，她氣得清叱一聲，掄起潔白如玉的手掌，對着河西君拍出四掌。

河西君也非是簡單人物，他能得到日月山關洛奇的重視，自然也有兩手真功夫，一見這少女出手凌厲，心中不禁一凜，忖道：「她居然得到青城山的眞傳。」

他這時駭怕展雲龍被這個少女救走，急忙喝道：「點子硬，先把肥羊架回去。」

李厚剛一聽自己師父向自己打暗語，急忙抱起展雲龍的身子拔腿就跑，這個傻人力大如牛，奔跑起來快得像一縷風，剎時便失去了影子。

慕小寶沒有料到河西君這樣厲害，竟將展雲龍先行送走，她心裏一急揮掌斜劈出去，出手再不留情。

清叱一聲，道：「你要是不把他交出來，我就要你的命。」

河西君冷哼一聲道：「辦不到，妳有種自己向日月山去要吧！」

慕小寶奮起全身之力，將河西君逼得連連後退，他一見這少女存心拚命，頓時大駭，腦海之中念頭一動，疾快的忖思道：「姓展的已經押走，我何必再和她糾

纏。」

主意一定，回身大喝道：「扯活。」

他虛晃一掌，霍地跳了出去，領着那些手下疾快的向河畔奔去，剎時，這些人走得沒踪沒影。

慕小寰氣得全身一顫道：「我一定要救他出來。」

嗚咽的流水嘩啦嘩啦的流了過去，那河中激起的小漩渦圈圈的在水中打轉，幾片落葉順着波起疊湧的浪花追逐而去，流走得再也沒有踪影……

西子河上空空盪盪的，除了那具死去的屍體而外，微風永遠給予人一種溫柔的感覺，可是在這溫和的晚風中，却激起絲絲的淒涼……

慕小寰望着那蜿蜒的河畔，心裏陡地掠起一股說不出的難過，她遙遠的追到這裏，雖然是和展雲龍見過面了，可是却又分手了，那是因爲展雲龍讓河西君給擄走了，她不覺爲自己的無能而難過，因爲當時她沒有及時救出展雲龍……

展雲龍結仇遍及天下，這次給河西君綁架而去，他是否能夠繼續活下去，確實是件很難逆料的事情。

這個多情的少女暗暗爲展雲龍的生死而擔憂，心裏一難過，禁不住眼淚自眸眶之中淌出，她頹然的坐在河畔一塊豎起的大石上，獨自望着滾滾的河水發怔……

「唉！」她長長嘆了口氣，忖道：「我怎麼那麼笨，當時爲什麼不先救人呢？」

她那一縷情意在青城山上時就已給了展雲龍，在分離以後，她幾乎是日夜都在懷念着他，默思着他……

每當在夜涼人稀的時候，她都一個人默默的沉思在他的影子裏，那怕是他的一舉一動，她都會以詩情畫意的去追思他，她曉得自己的情已繫在這個年輕人的身上，不管她所得到的結果將是怎麼樣，她都會去追尋，那顆愛情的苦果，雖然她的情竇初開，可是却有美麗的夢想，夢想着他和她之間愛情的堅貞與美滿……

如今，那一切似乎已可追尋到了，上天却無情的將兩個幾乎要見面的人分開了，原因是他讓日月山的弟子給抓去了……

「我必須要想辦法救他，那怕是我也失落在河西君的手中，我也要換回他的生命……」她想起自己隨着黑驢老人李二拐學藝至今，功夫已進步不少，可是依然未能救得展雲龍，心裏那股難過簡直不是筆墨所能形容。

當她一個人面臨着困難不能解決的事情時候，她不禁又想起青城山的山主，及她的爹爹和母親，她淒涼的一笑忖道：「假如青城山主有一個人在這裏，我也不會這樣孤獨了，青城山分別至今，不知道現在怎麼樣了……」

她氣得雙眉凝煞，道：「我要是找着河西君躲藏的地方，不殺死他才怪。」

看看天色，絢麗的晚霞自雲端之中逐漸的收去，她曉得這時候再找河西君，只有給人家防備，與事沒有絲毫補益，可是要她一個人孤零零的坐在這裏，打發掉這漫長的時間，她又覺得時間過得太慢了，慢得使人心裏着急得幾乎要發瘋……

彷如山間的雲霧一樣，在她眼前浮現出她和展雲龍在青城山上的一幕，在金頂之上，兩個人偎依着細細低訴着情話，他訴着衷情的心意……

她淒然的笑了笑道：「我能得到他麼？」

這個問題在她心底裏不知道轉了多少遍，那個答覆是很難肯定的，她知道暗戀展雲龍的並不是僅有她一個，在他的記憶裏就有一個鐵心寒也在暗戀着展雲龍，而展雲龍對她也是極有情意……

剎時無數的紛雜念頭湧進了她的腦海之中，使這個純潔而美麗的少女感覺到是那麼的恐懼，只覺茫茫的一片，在愛情的玄霧裏她什麼東西也看不到。

「唉！」幽幽的嘆息驚起了河中的浪花，若非是天地無情，那河畔的一草一木都會爲之含悲，因爲這少女的專情太令人感動了。

她喃喃的自語道：「展雲龍，展雲龍，我若得不到你，我就死在你的面前，讓我的血洒在你身上，我的情灌進你的心裏，因爲我一輩子的幸福全繫在你的身上，雲，你若是知道我現在爲你默默哭泣，你就不會怪我救不了你……」

她當眞流下了淚水，流下了眞情的淚水，像串串的銀色珍珠，晶瑩的有光射出來，她只覺得臉腮上涼涼的，可是她却沒有拭去那些淚水，她願意讓有眞情的眼淚永遠留在臉上，那是代表着她的情，她的心……

風輕柔得像個靜靜移動的少女，輕輕吻在她的臉上，吻亂了她那滿頭的黑絲，幾縷髮絲披掛在她的額前，阻擋了她的視線，她搖了搖頭，苦笑道：「我的心就像這滿頭的髮絲一樣的亂，亂得我不知該怎麼辦？我要去救他，可是我能救得了他麼？」

她無奈的望着空中，空中僅有幾朶飄盪的浮雲，悠悠的不知世間的淒苦，她夢想着自己是片輕飄飄的雲，隨意飄盪在空中，凝視這大千世界，綠綠的，黃黃的，可惜她不是，她是個有靈性的人，人！該懂得了解活着的幸福，也了解人的意義……

在那晚風飄拂裏，她彷如聞見一陣陣輕微的脚步聲，可是這一連串的脚步聲太輕了，輕得若有若無，不過她還是驚覺出什麼了，緩緩的移動着，目光突然掠向她的身後。

身後是一片叢叢的青草，在那密集的草叢間，她感覺有個人影在晃動，似是在隱藏着身子一樣。

她身子突然一晃，躍到草叢的旁邊，叱道：「誰？」

隱藏在草裏的人似乎是極端的駭怕，連呼吸都不敢大聲，而身上也似乎在抖顫，因爲那密密的青草始終不停的抖動，她冷笑一聲，冰冷的道：「你要是再不出來，我就出手了……」

那個人像是駭怕極了，沉靜了一會兒，方傳出一個顫抖的聲音，道：「姑娘不要動手，我下次不敢了……」

慕小寰愣了，出乎意料這個人偷偷摸摸的居然是個胆小如鼠的男人，她逼視着草叢裏的人影，道：「出來。」

草叢輕輕一分，自裏面緩緩探出一張帶着稚氣而又天眞的蒼白小臉，會是一個

孩子，倒使慕小實怔住了。

她輕聲的道：「你為什麼見了我躲起來？」

這小孩一見對方是個十七八歲大姑娘，胆氣頓時壯了壯，他那雙大眼睛在四週一望，輕聲的問道：「他們走了？」

慕小實又是一怔，道：「誰？他們是誰？」

這小孩子輕輕的道：「那些壞人呀，他們好不要臉，幾個人打一個！」

慕小實奇怪的道：「你都看到了……」

這小孩扮了個鬼臉道：「那個人救了我和姊姊後，我偷偷的跑回來，看看那個人怎麼樣了。沒想到却讓妳給瞧見了！」

慕小實搖搖頭道：「頑皮的孩子，你的胆子太大了……」

這小孩看看地上的那個陳老四屍體一眼，問道：「那個人死了？」

慕小實叱道：「他怎麼會死，你不要胡說，救你那個人被他們抓去了，我正想辦法來救他呢……」

「抓去了……」

這小孩心裏一陣難過，眼中立時浮現出一股淚水，他急得大叫一聲，滿臉惶恐的回身就跑，道：「我去找人救他去……」

慕小實一怔，伸手抓着他的手臂，道：「你找誰？」

這孩子瞪大了眼睛，道：「我回家的時候看見有一個半瞎的人，輕輕一跳便從河那面跳過來，這種人必是有本事，我去求他去……」

童言之眞，當眞令慕小實感動，她苦笑道：「人家幫助你麼？不要傻了……」

這孩子楞了一楞道：「這個人現在我家喝水，我想他一定會幫忙的，因為當我告訴他這西子河是我們家的，被那些壞人搶去的時候，他曾氣得拿出一枝木劍重重的劈了一塊石頭！」

「木劍！」慕小實嘴唇一動，道：「難道會是盲劍客林森……」

她心裏一喜，道：「你叫什麼名字？帶我去見那個人去！」

小孩子裂嘴一笑，道：「我叫小平，妳跟我走！」

他一蹦一躍的向前奔去，慕小實牽着自己的坐騎隨後追上，在這河的左側出現大片田地，一片農舍巍然而起，綠竹修篁，道路泥濘，道地的鄉土風情。

小平在一所農舍之前，停住了身子，輕輕一推門扉，裏面突然响起一聲喝問，小平朝裏面一望，道：「是我，爹……」

裏面，一個半百老農陪伴着盲劍客在說話，慕小實還沒過去，盲劍客已站起來，道：「慕姑娘，妳怎麼會來到這裏？」

慕小實眸子裏淚水一動，道：「林大哥，龍哥……他……」

盲劍客楞了一楞，道：「什麼？龍弟遇難了？」

慕小實頷首顫道：「給河西君擒去了，聽說要送到日月山去……」

那老農忙讓慕小實落坐，這個老實的農夫一聽河西君三個字驚得啊的一聲，連着退兩步，道：「他不好惹……」

盲劍客苦笑道：「老伯，你不要怕，這批人早該除去了……」

那老農只是搖頭，悄悄的走了，慕小實這時突然遇見了盲劍客，心神頓時大定，心中已沒先前那樣絕望了，她急急的道：「林大哥，我們現在就去……」

盲劍客凝重的道：「我先問問小平這裏的地勢與情形……」

他摸了摸小平的頭，道：「小弟弟，你知道不知道河西君住在什麼地方？」

這小孩想了想，道：「在河底！」

「什麼？」盲劍客和慕小實同時大叫一驚，幾乎不信河西君會住在河底，兩個人幾乎異口同聲的問道：「住在河底？」

小平凝重的道：「我上次偷偷去玩發現的，我看他們在那西子河的水壩地方有個進口，他們都是從那裏進去的……」

盲劍客沉默了，他腦海之中剎時湧起了無數的念頭，忖思着河西君如何會在河底建立起這樣隱蔽的地方，他是個江湖的大行家，如果河西君眞的將住處建立在河底，要想去救人恐怕就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了……

突然，那個老農夫自門外慌慌張張的跑進來，他神情大變，上氣不接下氣的直喘氣，顫聲的道：「不好，他們派人來了……」

盲劍客冷笑一聲道：「正好，我正要找他們問問呢……」

那老農夫顫聲的道：「二位趕快走吧，你們要是在這裏給發現了，我這一家大小就不用想再活了……」

盲劍客想了想道：「他們不認識我！」

那老農夫急忙的道：「可是這位姑娘他們可認識！」

慕小實搖頭一笑，道：「沒有關係，我躲一下就是了……」

她隨着小平往屋中的房裏行去，這時門外響起了雜亂的腳步聲，並響起急促的敲門之聲。

只聽一個粗重的漢子，道：「老頭，開門，大爺有事問你……」

這老農夫全身顫了顫，駭得看了盲劍客一眼，盲劍客示意給他們開門，老農夫急忙啟門，道：「來了，來了！」

啟動的門緩緩而開，只見兩個虬髯的大漢並排而至，他們冷哼一聲，傲然的走了進來。

老農夫恭身的一笑道：「陸爺，尹爺！」

左側那個姓陸的哼了一聲，淡淡的瞥了盲劍客一眼，伸指指着這老農夫的鼻子，厲聲的道：「你這個老混蛋是怎麼教導兒子的，我們河主說過不準有人再到河邊，你那雙兒女今天又去了……」

老農夫連聲的道：「該死，該死，老漢非痛打他們一頓不可！」

姓陸的冷冰的笑道：「你這個老混蛋說得倒輕鬆，以為這樣一說就沒事了，哼，我兄弟今天奉了河主的命令，將你那狗雜種帶去見我們的執法先生去……」

老農夫駭得全身一顫，道：「什麼，去見神手閻羅……」

那個姓陸的一瞪眼，道：「這還是對你們客氣，要是依老子的脾氣乾脆一刀殺了，河主知道，他不忍心，所以交給神手閻羅……」

「不！」這老農夫駭得跪下去，顫道：「陸爺，你做做好事，求你們饒了我那對

孩子，他們是無辜的，你若將他們帶給袖手閻羅，却無異是毀了他們……」

「噢！」那姓尹的冷哼一聲，道：「饒了他們，呸！你他媽的作夢，我們是有言在先，你將人交出來便罷，不然莫怪大爺自己動手了……」

「爺！」這老農近乎哀求的道：「你們就放了我們這一遭……」

「叭！」那個姓陸的隨手抖起一掌，重重的將那老農夫劈了一掌，叭地一聲，這老農夫跟蹌的倒退了七八步，他氣得悶聲不吭的回頭就走。

「你到那裏去？」那姓陸的一把抓着老農的背後，道：「你要是敢逃走，老子就要你的命！」

老農夫回頭怒吼道：「我們的河你搶了去，現在又要我們的兒女，我們活了還有什麼意思，倒不如死了算了，死！我們也要全家死在一起……」

這個姓陸的嘿嘿一笑道：「你想死也沒那麼容易……」

盲劍客實在看不過去了，他身形向前斜跨一步！揮起手中木劍，在那姓陸的手臂上輕輕一舉，道：「朋友，你還是客氣點吧！」

姓陸的回頭怒喝道：「你是誰？可知道管閒事的後果麼？」

「哈哈！」盲劍客哈哈一陣大笑，緩緩的又抬起了手中那支木長劍，斜斜一揮，問道：「你認識這個麼？」

這姓陸的一怔，道：「不認識！」

他彷如突然想起了什麼似的，疑惑的在盲劍客身上仔細的看了一眼，登時又搖搖頭，像是不信眼前這個人就是傳聞中的那個厲害人物。

盲劍客淡淡一笑道：「你居然連這把天心木劍都不認識，那配在江湖上混場面，朋友，你還是回去問問你的主人，他也許會告訴你我是什麼人！」

「什麼人？我倒要見識見識！」

門外傳來一個沉重的笑聲，只見一個青年人背着一柄長劍，冷煞的走了進來，這個青年人一身寶藍色長衫，兩道濃眉舒捲斜飛，一股凶狠之色在那掀起的嘴角上漾起，使人一見就知這個青年不是個善於易與的人物。

那姓陸的和姓尹的漢子一見這青年出現，彷如遇見了救星一樣，同時恭身的對這青年說道：「少主人！」

這青年冷冷地道：「花姑呢？大爺等着你們將人帶回去，沒想到你們在這裏丟人現眼，回去我非好好的整你們一頓不可……」

那兩個漢子吓得一哆嗦，連個屁都不敢放。

這老農夫一見這個土煞星出現，當眞是吓得七魂丟了三魄，他輕輕扯了一下盲劍客的衣服，悄悄的道：「這個傢伙是河西君的兒子——河海，他看上我女兒花姑，非要强佔不可，你要小心呀……」

河海瞪了盲劍客一眼，道：「你是誰呀？怎麼狂得比本大爺還要神氣呢！」

盲劍客冷冷地道：「你來得正好，我正要和你談談生意呢？小弟姓林，兩隻眼睛不大好，所以人家都稱我盲劍客……」

「盲劍客！」

這三個字彷如是是空中響起的晴天巨雷，那兩個漢子吓得大叫一聲，回身向外奔去叫道：「我的媽呀！」

劍影一閃，只聽一聲慘嚎傳出，那個姓尹的一個身子頓時和那顆項上人頭分了家，死於門檻之處。

盲劍客緩緩的收回了長劍，像是沒事一樣的對河海和那個姓陸的淡淡一笑，長長吐了口氣，道：「誰要逃走，這就是下場……」

河海雖然心懼對方武功之神奇，却沒有像姓陸的那樣窩囊，躲在門邊直打顫，畏懼的望着河海，希望這個少主人能將這個場面應付過去。

河海定了定神，道：「這樣對待我手下，不是太殘忍了麼？」

「殘忍？」盲劍客突然放聲朗朗大笑，道：「你說這話不是太幼稚了麼？」

他初次聞見「殘忍」兩字是出自一個殘忍的人嘴中，所以他禁不住心裏的好笑與憤怒，含有嘲弄意味的望着這個凶狠的青年，滿臉都是不屑之意。

河海寒顫的抖了抖身子，道：「閣下是非要留下在下了？」

「當然，當然。」盲劍客堅定的道：「你老子在沒放出展雲龍之前，我也不會放你，老實說，我要將閣下留在這裏與你老子談談生意！」

「你太傻了。」河海冷冷地道：「我爹不會和你談這種事，他的心裏只有武功和金錢，決不會因爲犧牲一個兒子而改變了主意，嘿嘿！况且我河海也不會這樣替我老頭子丟人，至少要和閣下見見高低，不然！我河海也甭在這裏以少主人自居了……」

「有種！」盲劍客豎起一個大姆指，道：「我最佩服有種的人，像閣下這種胆識可說是較一般人高明多了，可惜是閣下找錯了對象！」

「嘿！」河海大嘿一聲，道：「你太自大了，可惜我不信這個邪……」

他閃身一動，右手陡地將長劍撤了出來，劍光一顫，在空中射出無數冷芒，對着盲劍客攻去。

盲劍客是劍道上的大行家，以他目前的劍道修養，武林中已鮮有者，所以他能在一眼中看出對方功力之深淺，河海長劍一出，他已看出對方的劍術並不高明，僅不過是在劍道上初進門檻而已……

他冷笑一聲道：「朋友，你這點道行也太差勁了。」

他輕輕一抖手，長長的木劍化作一縷寒影，在對方的劍刃中迎擊，重重的敲在河海的手臂之上。

「呃！」河海嘴裏發出一聲痛苦的慘呃，手中的長劍頓時掉落在地上，他驚詫的望着盲劍客，顫了顫，道：「你！」

盲劍客冰冷的道：「告訴我，你爹將我那義弟藏在那裏？」

河海冷笑道：「你看錯人了！我永遠不會告訴你——」

盲劍客一揚手中長劍，道：「我相信你不會不怕死吧，這枝木劍殺過幾個比你還狠的人，他們的口氣與你一樣，不過沒有一個人能支持到最後，我相信你也沒有這個能耐……」

「嘿！」河海突然一聲大喝道：「你試試看！」

他手掌一捲，一道藍光脫空飛起，這個變化極大，出乎任何人的意料之外，盲劍客神情一變，揮起木劍一劍劈出，身形隨着倒掠而起，那道藍光一閃而釘入木中，發出一聲輕脆的聲響，震得四壁直搖。

河海挨了盲劍客那狠命的一劍，嘴中血液一湧，一聲也沒吭出的倒斃在地上，臨終時，恐怖而怨毒的瞪着盲劍客，像是死不瞑目似的。

姓陸的那個漢子一見少主人河海死於非命，不禁吓得雙脚一軟，驚駭的撲到河海的身邊，叫道：「少主人！少主人！」

盲劍客冷冷地道：「只剩下你一個了，我看你活着也沒多大意思，不過要你死也太過份了，我看你還是老實一點，也許你這條命也就留下了……」他淡淡的一笑道：「通進河底的路有幾條？」

這漢子顫聲的道：「兩條。」

盲劍客回頭叫道：「慕姑娘，妳出來吧，三塊料解決了兩個，還有一個也差不多了，只是我還想留着他而已……」

慕小寰緩緩踱了出來，道：「林大哥，我們現在就去。」

盲劍客搖搖頭道：「還太早了，要等入夜的時候再說！」

那個陸姓漢子一聽他們要進河牢去救人，吓得不覺神情一變，顫聲的道：「我的爺，你要我領路？」

盲劍客冷冷地道：「你不準備去麼？」

這漢子駭得一顫，道：「去！去，爺，你就饒了我吧！」

盲劍客哼了一聲道：「要活就得聽我的，否則閣下那顆腦袋可能就要分了家了！」

濃深的黑夜，有種透體的寒意，西子河上冷冷清清的，除了那柳葉擺動的颯颯聲外，就是河水流動的聲音了。

穹空中僅有幾顆稀少的寒星，斜月不知何時躲進了雲端，藏起了他那聖潔的光輝，羞羞閃閃不敢出來。

這種月色，這種天氣，正是夜行人行動的好時候，盲劍客是個老江湖了，最善於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他和慕小寰押着那個倒霉的漢子向西子河進發。

「到了沒有？」盲劍客輕輕的道：「你到底是在搗什麼鬼？」

這漢子吓得全身直顫道：「我的爺，在這個時候我還敢騙你，少主人一死，我回去也是死，不回去也是死，我難道還敢要花槍！」

他小心的沿着河岸走了一陣，在前面突然出現了一道河壩，那河壩空寂得沒有一個人影，這漢子指了指河壩道：「在那裏了！」

他向前奔了幾步，落在水壩的一塊大木板上面，抬起足尖在那木板上輕輕踢了三下，裏面突然傳出一個聲音，道：「紅花綠葉。」

這漢子看了盲劍客一眼，道：「一朵黃花。」

那道木板輕輕的啓開了，裏面黑黝黝看不見一些東西，盲劍客一指這裏面，示意要這漢子進去。

這漢子苦笑一下，極不願意的向裏面行去，一道石階直通到底，奇怪的是居然始終沒有一個人出現。

盲劍客輕聲道：「你要是敢搗鬼，我隨手給你一劍！」

這漢子顫聲道：「你要是不信任我，乾脆一劍殺了我……」

他小心的朝裏面望了一眼，只見在這條長長的地道盡頭有絲絲的燈光透了出來，他向盲劍客輕聲道：「那就是囚禁貴友的地方了，可是我不知道裏面的暗語是什麼，所以我也進不去。我們這裏的規律太嚴……」

盲劍客冷冷地道：「是眞不知道暗語是什麼？」

這漢子認眞的道：「我現在也要逃命了，難道還要騙你，我的爺，你逼我也沒有用，」他看了慕小寰一眼，道：「這位姑娘扮一個送飯的也許有辦法混進去！」

盲劍客冷冷地道：「你滾吧，我希望你不要搗鬼，要知道你就是逃到天涯海角，我也會追到你，那個後果你該想到了……」

這漢子全身一顫，回頭就走到：「小的知道……」

盲劍客和慕小寰並肩向那透出燈光之處行去，兩人尚未到那裏，耳中已聽見裏面那種吆喝的呼叫聲了！

那絲絲的燈光是來自掩起的門縫之中閃閃透出，微弱得像個老殘人臨死之前的掙扎一樣，慕小寰望了望盲劍客一眼，那意思是該如何下手？

盲劍客輕聲的道：「就照那小子的話做吧，也許這是個好辦法！」

慕小寰壓低了聲音，道：「開門，開門。」

裏面嘈雜的聲音頓時停止下來，似乎都被這清脆的女子話聲所吸引着了，只聽一個漢子哈哈笑道：「眞他媽的邪門，王二嫂又來幹什麼？」

另一個聲音道：「還不是來找老劉去散散心，昨夜老劉沒盡力，今夜熬不住了，還沒等他媽的三更就來叫春了……」

「呸」隨着又響起一聲重響，像是擊在一個人的身上一樣，惹得裏面的人轟然大笑，只聽一個人怒道：「你老七要再開我老劉的玩笑，嘿嘿，當心我將你那光禿禿的腦袋敲碎，你要是不順眼，我讓給你好了！」

慕小寰只覺臉上通紅，幾乎嘔心得要冒出火來，那裏面響起一聲門閂的聲音，兩扇小門輕輕一啓。

「不對！」裏面人方發出一聲驚呼，盲劍客的身子已如幽靈般一閃，衆人只覺人影閃動，盲劍客長劍已起，斜斜的在空中一顫，立時點倒兩個漢子。

他冰冷的道：「不準出聲，誰要是敢動一動，他那腦袋將會比切開西瓜還要來得容易……」

裏面除了兩個被盲劍客點倒的以外，還剩下了五個驚惶失措的漢子，他們五個人十隻眼睛同時畏懼着望着盲劍客。

慕小寰緩緩的掣出了長劍將門徐徐關上，道：「林大哥，人呢？」

盲劍客望着這些人道：「在下盲劍客，現在我們要向你們要人……」

這眞是人的名兒樹的影子，僅僅那三

個令人寒顫的大字已夠使人心寒胆顫了，這五個人神色同時大變，暗呼一聲：「我的媽呀，今天可遇見眞貨了，憑人家那份身手要將自己擺平太容易了，嘿！今天只得認命了！」

沒有一個人敢回答林森的問話，俱互相對望了一眼，像是在徵求大家的意思似的，盲劍客冷冷地道：「還是你說吧！這是對你最客氣的問話了……」

他手中的木劍突然指在旁邊那個禿頭的漢子身上，這禿頭的漢子搖搖頭，苦笑道：「你不要問我，貴友的人關在那裏只有一個人知道，我們只不過是輪流看門的，那個人才是你找的……」

「誰？」盲劍客冷冷地問道：「他在那裏？」

禿頭漢子輕聲的道：「去裏面拿東西，也許一會兒就回來……」

盲劍客雖然有點不信，可是卻沒有辦法，他向四週看了看，命令這五個人坐在一起。

「小美人兒，妳好美，俺的小親親……」

自那裏面響起一連串不成調的歌聲，一個人搖搖晃晃的走了過來，盲劍客急忙將桌上的燈光吹熄，伸手點了這五個漢子的穴道，長劍一斜，和慕小寰守在左右兩側，靜靜等待着那個搖晃而來的漢子。

「嘿！」那漢子不高興的道：「他奶奶的，我大雲爪才離開一刹，這幾個鬼崽子就熄燈睡起來了，嘿，大爺有酒，你們誰也甭想喝……」

突然，一枝冷寒刺骨的長劍頂住了他背後，他立時一顫，酒意同時清醒了不少，駭了一跳，道：「那個跟大爺開玩笑！」

慕小寰冷冷道：「不要動，當心我一劍殺了你——」

燈光一亮，裏面又開朗起來，大雲爪像木鷄一樣，被眼前這景像所震駭住了，他看了盲劍客一眼，道：「你們想幹什麼？」

盲劍客冷冰的道：「要人，要你們今天抓來的那個人。」

大雲爪嘿嘿一笑道：「這幹什麼，要救人也沒有這個樣子呀！」

盲劍客冷煞的道：「不要耍花樣，你要顧左右而言他，背後那枝長劍將會毫不留情的向前一頂，再進五寸，你那條命就差不多了，我看你還是老實一點吧！」

慕小寰的手朝前一推，大雲爪痛得跳將起來，一絲血絲從大雲爪的背上流下來，他神情大變，這才知道對手果然是些厲害人物，絲毫也不留情意。

他顫道：「我去，我去！」

他身子向前移動，轉了兩個彎，在一塊白壁上豎起的大石下停住，雙手輕輕一轉大石，現出一個僅容一個身子進出的洞口來，淙淙的流水聲潺潺的傳出來，一股潮濕的腐氣自裏面湧出，涼颯颯的幽風使人心寒。

盲劍客一愣，沒想到這竟是個秘密的水牢，他氣得全身一顫，恨恨地一揮木劍，道：「你們害人的手段倒頗高明……」

大雲爪顫道：「他在裏面……」

盲劍客向洞裏叫道：「出來吧，兄弟，有許多事要等着你去了結呢。」

「大哥，」展雲龍自洞裏緩緩地出來，道：「你來了。」

盲劍客苦笑道：「裏面的味道怎麼樣？」

展雲龍滿身水淋淋的道：「還好，只是太窩囊了一點，大哥，今天這個帳可要雙倍利息了，你瞧，我憋了一肚子悶氣……」

拍拍他的肩頭，盲劍客道：「兄弟，你還沒看看誰來了呢？」

「小寰！」展雲龍一回頭，陡然瞥見慕小寰淚水盈盈的站在自己身邊，心裏一陣激動，道：「你怎麼也來了！」

慕小寰含情的道：「龍哥！」

在這輕喚低呼中，兩個人的心互相依賴着，那股情意突然湧了出來，雖然在這個場合極不適合雙方的表達，可是在他們的眼裏，依然能看見那一絲希望。

盲劍客輕笑道：「這次若不是她告訴我，你恐怕永遠也出不來了。」

展雲龍激動的道：「小寰，謝謝你。」

那個大雲爪一見這三個人只顧在訴說着過去，眼珠子輕輕一轉，在他們不注意的一刹，他突然暴起身來向外面奔去，身形如矢，快得出人意表。

展雲龍大喝一聲道：「朋友，你還能逃得了麼？」

他這時滿肚子無法宣洩的怒氣，驟見這個曾經整治自己的漢子要逃走，頓時起了無限的殺機，他大吼一聲，隨身追了過去。

大雲爪一聽背後響了一縷風聲，頓知對手功力太高，他曉得自己一落入對方手裏，這條命就算完了，當時一揚眞氣大叫道：「來人，來人，有人劫牢……」

「呃！」

他那焦急的呼叫聲方逝，背後已結結實實的讓展雲龍劈了一掌，他痛苦的慘叫一聲，倒臥在地上，顫道：「你逃不了！」

展雲龍冷洒的道：「你等着瞧，我若不將這裏毀了，決不出去……」

他的話聲徐徐散逝於空中，在他話聲消逝未久之前，突然自四方八面湧來數十個手持長劍的漢子。

展雲龍冷冷地道：「去叫河西君來……」

他冷冷瞥見這屋中擺設的一切，突然瞥見自己的隨身兵器被放在一個大桌子上，他冷笑一聲，身子斜躍已將那沉重的兵刄拿在手上。

這羣黑衣高手都知道他功力渾厚，沒有一個人敢出手阻擾或是偷襲，俱畏懼的望着三個大勁敵。

「鈴鈴鈴！」

這設置巧妙的大地道裏，這時突然響起一連串銅鈴聲，刹時傳遍了整個地道，那羣圍聚的人神情一鬆，沒有剛才那樣緊張了，顯然他們知道這鈴聲一响，什麼人就要出來了，所以他們皆手握長劍，將三個人困在中間。

「嘿！」自人叢後傳出一聲低嘿之聲，只聽一個破鑼似的大嗓門，高聲的叫道：「河主駕到……」

人影陡然一分，讓出一條道來，只見河西君領着那兩個瘦削老人緩行而來，三個人面上俱是一片殺機，凶狠得沒有一絲

笑意。

展雲龍呵呵的笑道：「相好的，我們又見面了。」

河西君冷冷地瞥了展雲龍一眼，道：「我們的事等會兒再談！」他目中閃射出一股凶光，陰狠的逼落在盲劍客身上，冷冷地道：「閣下是誰？」

盲劍客冷笑道：「在下盲劍客！」

滿臉都是驚詫之色，河西君嘿嘿地道：「久仰，久仰，林朋友，老夫河西君和閣下無怨無仇，閣下何以狠心將老夫之子河海殺死……」

盲劍客哦了一聲道：「你知道了？」

河西君痛苦的道：「在你進來這裏之前，我已經知道了，林朋友，我兒子是怎樣得罪閣下的？讓他死得那樣慘！」

盲劍客冷漠的道：「他死有餘辜，這種人死了並不可惜……」

「胡說……」河西君氣得向前斜跨一步，道：「他只不過是個孩子，怎會死有餘辜，老夫現已將他的屍體運回，在沒有殺死你之前決不收殮……」

盲劍客心中一顫道：「你去老農夫的家了？」

河西君恨恨的道：「當然去過了！」

盲劍客面上殺機一湧道：「你可曾對那一家老實人下毒手？老實的說……」

心神劇烈一顫，河西君陡然覺得這個滿臉殺機的青年是那麼的冷煞，他暗暗將功力集聚在雙臂之上，頷首笑道：「他們那種人死了幾個能算什麼？」

「什麼？」盲劍客顫聲的道：「你竟狠心地將他們全家殺死？」

河西君嘿嘿地道：「小意思，小意思，我兒子死在他們家中，我要他們賠上幾條命，這是很公平的事情，你又何必那麼認眞！」

盲劍客心中一痛，只覺眼前金星四射，身子直晃，一股哀傷自他心中湧了出來，他想起那農家的善良，及那一對孩子的天眞，卻不該這樣死去，若非是自己忍不住動手，何以會連累人家全家，他痛苦的長嘆道：「我雖不殺伯仁，伯仁卻因我而去……」

他那雙深陷的眼裏佈下一層血絲，一股冷寒如刃的目光陡地落在河西君臉上，是那麼的怨毒。

河西君身形一凜，不覺退了一步，駭懼的望着對方。

盲劍客逼前一步，恨恨的道：「你可知道這血債要你來償還……」

河西君顫笑道：「沒有關係，我們的仇反正是解不開了，就是加上幾件也沒多大關係，今天有你沒有我，我倆可眞要拚了。」

「颼！」地一縷劍花脫空飛出，那柄斜起的木劍在空中顫抖的一跳，盲劍客緩緩的一斜長劍，道：「大河主，在下要取你的命……」

河西君一掣長劍道：「行！我兒子的命總要討回來……」

「大哥！」展雲龍一揚手中的金魔神，道：「這傢伙整得我太慘了，我看你還是交給我吧。」

盲劍客堅決的道：「不！我要爲那良善的家人報仇……」

他長長的吸了口氣，道：「大河主，你的人似乎可以撤走了，他們在這裏非但幫不了忙，可能還會誤會，我希望這裏只有我們這幾個人，是生是死全由你與我來決定……」

「行！」河西君道：「老夫就聽你的……」

他輕輕一揮手，那羅列在四周的黑衣劍手俱詫異的退了出去，顯然他們爲河西君這種慷慨的行爲所震愕了，他們那裏曉得這裏沒有一個人不是腳跺一跺，四海都會震撼的人，根本就沒有他們幫手的餘地，不然河西君豈會答應……

現在場中除了河西君外，還有跟隨他來的那兩個瘦削老人，現在是三比三，情勢上非常公平。

河西君尚未出手，身側那個老人已斜躍而起，道：「河主，這個人交給我袖手閻羅吧……」

盲劍客對這個老人特別注視了一陣，面上的殺機自眉梢上湧現出來，他掄起木劍在空中兜一大弧，道：「袖手閻羅，我出手了。」

袖手閻羅嘿嘿大笑中，長劍如水洒出，猛地一聲大吼，顫起的劍光片片向盲劍客身上劈去。

盲劍客身形一斜，手中木劍隨勢自下切入，這一招是天劍劍法中攻敵最迅快的一招，平常對敵，盲劍客從不施用，原因是這招太厲害了，不出則已，一出就要傷人，今天由他的滿面殺機，所以毫不留情的施出這手煞招。

「呃！」袖手閻羅的身子一墜，嘴裏發出一聲低沉的慘呃，他痛苦的捂住肚子，鮮血自他的指縫之中流出，流在地上。

他歪歪斜斜的走了幾步，道：「河主！」

河西君心中一慘，道：「你說吧，我不會使你失望……」

袖手閻羅怨毒的看了盲劍客一眼，道：「報仇，替我報仇……」

砰一聲巨響中，袖手閻羅的身子立時倒在地上，他在地上連着翻了兩個滾，絕望的吐了一口血，道：「我！我要死了！」

那最後一口氣非常不願意的嚥了回去，兩隻眼睛睜得非常恐怖，望着那個洞壁上的水珠，死前的那種形狀使所有的人都心中一寒。

河西君大吼一聲道：「姓林的，你眞狠！」

盲劍客冷冷地道：「比起你來，我還差得太遠，大河主，你霸佔西子河，强佔良家婦女，這就不算狠了麼？」

河西君慘然一笑，道：「我知道你是幹什麼來的，林森，我們已沒有什麼可說了，上天註定我們兩個要死去一個……」

林森淡淡的道：「死的大概是你——」

河西君一怔，道：「何以見得？」

盲劍客冷冷地道：「我剛才那一劍你看到了吧，大河主，你有把握能逃過我那一劍麼？我想你這輩子也沒有這個本事……」

河西君身子顫了顫，心中突然掠過一絲陰影，對方剛才所施的一劍，實在太快了，迅快得幾乎沒有人能看清對方是怎麼發出的，他對自己的功力極爲清楚，雖然

是一流身手，但是和對方一手長短那就顯得太渺小了。

他鼻子裏重重的響起一聲冷哼，道：「你不要吹牛，老夫從不信這個邪……」

他曉得對手太厲害了，心中不敢絲毫大意，手中長劍一起，斜斜的舉向空中，凝重的望着盲劍客。

盲劍客問道：「你是太生門的弟子？」

河西君啊的一聲道：「你怎麼知道？」

盲劍客哈哈的一笑道：「我現在才知道你的身份，原來太生門背叛師祖信條的弟子就是你，哈哈，你爲了巴結關洛奇而不惜任何手段將自己師兄妹五人殺死，哈哈，眞想不到你就是那個萬惡的逆徒，老河，你今天是不用想活了……」

河西君大顫道：「你到底是誰？怎麼知道我們門中的事……」

盲劍客冷冷地道：「你不要忘了我是天劍的兒子，也是他的傳人，當初你師兄死時，曾親自負傷來找我，將殺死你的責任交給我了……」

「什麼？」河西君顫道：「我師兄居然沒有死……」

林森冷笑道：「死是死了，不過死得極不瞑目，他曾口述你的面貌與音容，只是我一時沒有想起來……」

河西君憤怒道：「你想起來又能怎麼樣？我河西君並不向你乞求饒恕，放心，你就是不找我，我也會找你呢！」

盲劍客冷笑道：「饒恕？哈哈，像你這種人如果饒恕了，恐怕連上蒼都不容許呢，這個美夢你還是甭想吧……」

「嘿！」河西君嘴裏暴出一聲大吼，氣得一揚長劍，迅速無倫的連着攻出七劍，這一輪快攻，顯然是不給盲劍客有出劍的機會，可惜這個老傢伙將對方估計得太低了，否則他或許不會這麼快的死去，而能留得殘命……

盲劍客對於太生門的劍技，可說閉着眼睛都能預料到他下一招的攻式，所以等對方的招式一緩，他方始輕鬆的推出一劍。

這一劍擊得正是時候，剛好將河西君凌厲的攻勢抵住，河西君心中大寒，奮力的擊出一劍。

盲劍客手腕一轉，道：「躺下吧，大河主！」

這迅快的變化使河西君連接受的念頭都沒有，他只感到胸前一痛，一枝木劍已徐徐刺進了裏面。

「呃！」河西君神情大變，喉結裏響起呼嚕的一聲低呃，悲慘的全身直顫，把劍一拋，雙手抓住盲劍客手中的木劍，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林森冷冷地道：「你死得還算痛快……」

他一抽木劍，河西君的身子陡然跪倒在地，然後緩緩的倒在地上，結束了他罪惡的一生，旁立的那個老人見勢不對，拔腿往裏奔去。

「回來！」盲劍客沉聲道：「你要跑也是這種下場！」

那個老人回頭道：「你要趕盡殺絕……」

林森冷笑道：「將他好好的埋了，希望你好好過個晚年……」

這個老人一愣，一聲不吭的抓起河西君的屍體向外面奔去，展雲龍和慕小寰望着這個老人的背影同時嘆了口氣。

* * *

三個人沉默了一會，終於走出這個地府之府，向日月山進發，去尋找關洛奇……

靜寂的山頂，靜寂的山峯，自初晨至午間，始終瀰漫着一層霧氣，一層濃而密的白霧，將整座山峯都籠罩在裡面，顯得神秘而幽邃……

在日月山的山峯上，一個大洞的前面，鐵中錚乘着這山霧未退之時，獨自一個人偷偷的躲在這裡修練吐納的功夫，他幾乎忘了時間，一個人默默的修練着，突然自他的視線中出現了三個點點的黑影，他心中一愣，忖道：「誰這麼大胆，居然敢從這後山摸進來！」

他現在還在日月山關家做客，替關洛奇策劃着一切，這時陡然發現有人混進來，那能不使他心中一驚，身形一滑，居然踏着雲霧迎了過去。

「站住！」

他嘴中發出一聲大吼，整個山峯中都迴盪起他的吼聲，那奔馳而上的三個人一見鐵中錚斜躍而來，頓時刹住了身形，三個人俱憤憤的望着這個劍道高手。

鐵中錚一見奔來的是展雲龍和盲劍客，心中立時大吃一驚，他對這兩個青年的功力進境相當清楚，目前能否和他們較一長短，實在是件不敢預料的事情，更令他驚駭的是那個不知名的少女，身法輕盈，眸光如神，令人一眼便能看出她是個修爲極深高手。

他嘿嘿一笑道：「姓展的，我們又見面了……」

展雲龍冷冷地道：「鉄先生什麼時候又當起關家的守山護法……」

鐵中錚臉上一紅，叱道：「胡說，本皇爺只不過是巧遇三位而已……」

展雲龍哼了一聲道：「鐵先生既然不是和在下過不去，請即讓路，在下要和關洛奇清算一下殺父之仇……」

鐵中錚一愣，道：「你怎麼知道的……」

他對展雲龍的身世極爲清楚，乍聞對方說出關洛奇是他殺父仇人之時，幾乎不相信展雲龍能追查出這件事情，所以滿面詫異的望着對方。

展雲龍冷冷地道：「這個你不要管，我報殺父之仇是天經地義的事情，誰要是插手就是與我爲敵，閣下可以讓路了！」

「哼！」鐵中錚冷哼一聲道：「沒那麼簡單，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煩了……」

展雲龍神色一凝，道：「鐵先生是有意要插手一管了？」

鐵中錚冰冷的道：「關洛奇已答應你在一年之中不出日月山一步，你也該知道一點進退了，現在你率衆侵犯神山，是不是想趁火打劫，欺負他不能下山追殺你？」

展雲龍冷笑道：「你怎知道他沒再下山？」

「這……」鐵中錚一呆，道：「我天天在他身邊，當然曉得他有沒有出山……」

展雲龍長長的吸了口氣，恨恨的道：

「他雖然沒有親自下江湖一步，可是暗地裡傳命給日月山的弟子，處處都在截殺我，害得我差點讓河西君秘密送到日月山，他這樣做法與出不出江湖有什麼差別。」

鐵中錚嘿嘿一笑道：「看在大家的約定份上，我勸你們還是乖乖的滾下山去，免得大家翻了臉都不好看，至於你和關山主的事情，本皇爺必會轉達給關山主，看看他是否眞的做了這件事。」

展雲龍這時可氣㥘了，他恨得一掣金魔神道：「你眞要故意刁難了！」

鐵中錚嘿嘿地道：「我說一就是一，誰也不能改變我的意志……」

「哈哈！」這一連串高亢的大笑，傳自展雲龍的口裡，在他眼前又幻起他爹爹㥘死的那一幕情景，所以他的雙目赤紅得像是要噴出火來一樣，他一揮手中金魔神，大聲的叫道：「誰要是敢阻擾我報殺父之仇，我就將他當仇人一樣看待，你鐵中錚雖然和我無仇無怨，我也不放過你！」

「嘿！」地一聲大笑，鐵中錚怒吼道：「你這小子眞狂——」

展雲龍再也不客氣了，他身子在地上一躍，斜身掠了過來，手中的金魔神一展，一道流灩的精光剎時迎空顫出，對着鐵中錚的身上砸去。

鐵中錚沒有料到這個青年人出手這樣快速，居然在一晃身形之間，便能攻出一式威裂金石的一擊，他駭得心中劇烈一顫，身形隨着半空掠了起來，右掌斜削，幻化如神的迅速拍出一掌，這一掌威如山崩，內勁大得出奇。

但在他腦海中却極快的忖道：「這青年人的功力高得太令人意料不到，看樣子我今天若不小心應付，一生的英名將拋諸在這裡了……」

掌勁如山，渾厚得有如一道銅牆，展雲龍的身子在那掌勁之上一掠，突然抖手將金魔神往前一送，對着鐵中錚的背後推去。

這一着大出在場中人的意料，俱爲鐵中錚捏一把冷汗，鐵中錚曉得這一砸沒有辦法避過，斜身輕移，陡地下墜身子，貼向展雲龍身邊，居然是一種同歸於盡的招式。

雙方都沒有意思撤招，眼看就要兩敗而死。

陡地一聲尖銳的叫聲，道：「爹！放手！」

鐵中錚的神色不由一怔，僅在這微微一怔之間，展雲龍已有緩手的機會，他乘這間不容髮的一絲空隙，身子斜蹲，手中金魔指環突然顫空而出，擊向鐵中錚的胸前。

「颼！」聲一響，時間上已來不及了，鐵中錚悶哼一聲，右掌是按了下去，不過勁力不足了。

「呃！」這極低的痛呃聲，幾乎沒有人聞到，展雲龍跟蹌的退了一步，哇地吐出一口鮮血，呆立在地上，愣愣地望着驚慌失色的鐵心寒。

鐵中錚全身直顫，狠命的將金魔指環自胸前拔了出來，一股血水染紅了他的手掌，他拿着那個小小的指環緩緩交給鐵心寒的手上，怨恨的道：「這就是妳給爹的教訓，妳這個不孝的女兒，竟幫助外人將爹打成這個樣子，我們父女的關係自今天起便算完了……」

他跟蹌的指着胸前的傷痕，長長的嘆了口氣，痛苦的往山下走了，路上，一直有着滴落下來的血漬……

「心寒！」展雲龍痛苦輕輕喚道：「妳救了我……」

鐵心寒這時尚在驚駭之中，陡然看見她爹負傷而行，心裡那種難過眞比死還要痛苦，她淒厲的叫道：「爹！」

鐵中錚彷如沒有聽見一樣的緩緩而行，對她這個心愛的女兒呼叫連理都不理，鐵心寒捂着臉，顫道：「爹！原諒我！」

她現在多麼渴望老父的寬恕與安慰，可是她所得到的只是失望，在她身前這時什麼都不重要了，唯有得到老父的原諒，那才是她需要的，她哭着，哭得血都流出來了！

緩緩的仰起了臉，淚，流滿了那潔白的玉頰上，她茫然的望着展雲龍，顫聲的問道：「你打傷了我爹……」

展雲龍痛苦的道：「我不是有意的，心寒，請妳原諒！」

鐵心寒淒厲的一笑道：「我恨你，我永遠都不要見你！」

她悲傷的一聲大笑，突然躍起身子順着她爹奔去的方向追去，一路上嘴裡不停的呼喚着，呼喚着失去的老父！

展雲龍只覺一絲悲傷湧上心頭，他忘了自己的掌傷，也忘了來日月山幹什麼，只覺這一次來得太不對了，他目中含着一絲淚影，痛苦的道：「她走了！」

盲劍客心中一陣哀傷，黯然的道：「該去的已經去了，該來的也快來了，這是命運的安排，弟弟，你應振作呀，不要讓一切都失去，而是讓你去保有一切……」他嘆了口氣，道：「我們也下山吧，你傷得不輕……」

「不！」展雲龍搖搖頭道：「我要報仇，我要報仇！」

慕小寰驚顫的道：「雲龍，你的身子要緊！」

展雲龍苦笑道：「我的身子算得了什麼？不該失去的都已失去了，還有什麼値得再留戀的，這一切對我已不重要了……」

慕小寰輕顫一下，泣道：「雲龍，還有我，我能彌補起你心中的創痕！」

展雲龍搖搖頭笑道：「妳太痴心了，可能我會負了你！」

他踏着沉重的步子，倒握着金魔神，向着山峯上奔去，慕小寰和盲劍客心中大驚，隨後追去。

「噹！」空中突然響起一聲低沉而沙啞的蒼涼鐘聲，那廻盪在山谷的大鐘聲，像是一口喪鐘一樣，顫抖的聲音嫋嫋的散去，直至音斷聲絕。

展雲龍直奔而上，在一棟巨大的屋宇之前停住，他長長的吸了口氣，提足了中氣，大聲的吼道：「關洛奇，你出來，我展雲龍來找你報仇了！」

「嘿！」一聲低嘿響起，自那大屋裡奔出十幾個黑衣劍手，關天虹居中，含怒的瞪着展雲龍，道：「展雲龍，你來幹什麼？」

展雲龍嘴角上漾起一絲殘酷的笑意，

恨恨的道：「我來找你爹……」

關天虹神情一變，道：「我爹不見客——」

展雲龍冷哼一聲，道：「你以爲這樣我就不找他了？關天虹，放明白點，我姓展的今天非找着他不可，否則我也不來了！」

關天虹悲憤的叫道：「你憑什麼這樣不講理！」

展雲龍哼了一聲，道：「憑我手中的金魔神，要是你爹再不出來，我展雲龍只有自己進去了，那時，哈哈！貴山所犧牲的將不僅是你老子一個人了……」

關天虹反手拔出了長劍，道：「展雲龍，你不要太欺人了！」

展雲龍不屑的道：「我們是怨有頭，債有主，這事與你不相干，我希望你不要逼我殺死你，那樣對你娘是件很悲痛的事情！」

關天虹全身直顫，道：「你找我爹幹什麼？」

展雲龍怒吼道：「你爹主使別人殺死我爹，這個仇豈可不報，我展雲龍今日若不親刃老賊，誓不出日月山一步！」

「胡說！」關天虹大叫道：「我爹什麼時候殺你爹了？」

展雲龍一揚手中金魔神，道：「還是叫你爹出來吧，他記得比你清楚，這事只有你爹能告訴你，我希望你不要使大家都等得不耐煩……」

關天虹想了想，回頭叫道：「娘！」

喬五娘自屋裡踱了出來，道：「我都聽見了，展雲龍，你眞要找關洛奇麼？」

展雲龍一怔道：「殺父之仇不共戴天，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我替父報仇所爲的就是找他，妳爲什麼不讓我見他！」

「唉！」喬五娘突然幽幽的嘆了口氣，眸子裡湧滿了淚水，道：「你已經害得我們夠慘了，爲什麼在這個時候還要上門殺人？」

關天虹這時恨恨的道：「展雲龍，我老實說了吧，在昨天之前我們還想盡辦法要將你殺了，可是今天正午之後，我爹的主意變了，他不准我們再爲難你，我們只望日月山能好好過日子！」

「鬼話！」展雲龍不屑的道：「關天虹，你少鬼扯，我展雲龍並不愛聽這些。」

關天虹氣得抖手將長劍一揚，大有走過來動手之意，可是喬五娘却用神色止住了他，不准他動手。

關天虹怒聲的道：「娘！我們忍耐也有個限度！」

喬五娘怒叱道：「你難道忘了你爹的交待麼？」

關天虹全身一顫，道：「這……孩兒不敢忘……」

喬五娘揮揮手嘆道：「領他進去吧，他見了你爹就會明白了！」

關天虹怨毒的瞪了展雲龍一眼，道：「閣下請吧！」

他領着展雲龍向那大屋之中行去，盲劍客和慕小寶緊張的隨着跟上，唯恐關洛奇埋伏高手。

在一間臥房之前，關天虹陡然停下了身子，道：「我爹就在裡面，你請進去……」

盲劍客冷冷地道：「我也進去。」

關天虹將盲劍客一擋，道：「不行！在下只准展雲龍一個人進去。」

盲劍客冷笑道：「你爹又不是小孩子，難道還會吓着了，如果令尊要了結這件血案，他怎會不出來……」

關天虹叱道：「姓林的，我不准你侮辱我爹……」

林森不屑的道：「你跟你爹一樣可惡，專會設計害人，今天我林森進去便罷，否則，準要日月山遍地流血！」

展雲龍這時只覺熱血沸騰，滿腔悲憤，他目中射出一股逼人的寒光，自眉宇上佈起一層濃濃的殺機，哼了一聲，身子倏地向前跨去。

他淡淡的一笑，道：「大哥，你不要擔心，我相信姓關的一個人還吃不了我，要是我有個三長兩短，那時你再替我報仇不遲！」

盲劍客駭顫的道：「弟，你不可這樣冒險！」

展雲龍蒼涼的一笑，道：「放心！我不是小孩子。」

他輕輕的一推那臥房的門扉，身子隨着閃了進去，他略略一瞥這屋裡的一切，手中金魔神斜擧胸前，向裡面行去。

這臥室裡的擺設已經除去，在臥室當中，掛起一道黑幕，展雲龍緊張的吸了口氣，大聲的道：「關洛奇，展雲龍找你報仇來了！」

裡面空盪盪的，沒有一絲人聲，他輕輕的一掀幕幔，突然看見一張蒼白的臉，一張令人恐怖的醜臉。

「噹」金魔神一鬆，發出了一金鐵交擊聲，展雲龍只感到心晃神搖，眼前一陣發黑，喃喃的道：「他竟死了！」

他氣得重重擊了一掌，悲痛的道：「我竟晚來了一步！我這個不孝的孩子，竟沒有辦法親手殺了他，爹！請你原諒不孝的兒子吧……」

哭聲徐徐傳出，徐徐的消逝在屋中。

「呃！」他突然吐出一口鮮血，一個身子搖一晃的倒了下去，頓時什麼事都不知道了。

「雲龍！」慕小寶方始奔進來，顫道：「你怎麼啦！」

盲劍客也隨着奔來，他眼見展雲龍不省人事，誤以爲中了暗器而死，心中一陣痛，突然叫道：「啊！我的眼睛！」

他眼前大黑，淚水與血混淆着流出來，眼前什麼再也看不見了，他摸着展雲龍的身子，痛哭道：「我也許註定是個瞎子，弟弟，你沒想到哥哥的眼睛又瞎了吧，哈！我又看不見這世間的美麗了……」

慕小寶顫聲的道：「林大哥，他沒死，我們趕快把他送回青城山！」

盲劍客愕了愕，道：「他能活麼？」

慕小寶顫道：「武功已毀了，只能保全個身子，鐵中錚那一掌幾乎要了他的命，我眞不知道他怎麼能支持到現在！」

盲劍客笑道：「能活就行了，走！我們上青城山去！」

一個瞎子和一個少女，及一個半死的人這樣走了，他們回到青城山，回到那與世無爭的地方，江湖上再也看不見他們的俠踪了。

（全文完）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徐諾・文
可飛・圖

鳳在江湖

無影之毒害羣雄　五節刀法殺丐帮

☆☆☆☆☆☆☆

上文提要：塔底殿又來了端木愈，說出甬道有百毒教徒被殺之事，俞肇山急去觀察，衆人亦跟着離開，俞劍峯和邵嬋師兄妹等另探一道，發現一大廳停放三具石棺，棺內盛有寶珠、翡翠之類，另一棺全是毒蛇，勝氏弟兄不幸中毒珠、毒蛇之毒致死，另一棺由蒲山孤按動機關開啓，誘俞劍峯同進棺內，刹那間人、棺俱杳，衆人相救不及……

☆☆☆☆☆☆☆

俞肇山道：「如若我否認，你們定必不肯相信，其實姓俞的小子被劫走，絕非老夫所主謀……」

錢大鼐冷冷道：「這話說了等於沒說，誰不知俞大先生你善於利用他人，那蒲老頭大約受你要脅，是以竟會助紂為虐，哼哼，此與當日你挾持我做你的幫手，前後手段如出一轍，再分辯亦屬徒然。」

俞肇山道：「錢兄用這種口氣說話，若在三個時辰之前，老夫絕對不會輕易與你干休。」

錢大鼐道：「好說，錢某也深望能和你好好拚上一場，分個生死勝敗，好將落英塔共渡五年歲月的這筆賬了結清楚。」

俞肇山道：「現下情勢，連老夫亦無法掌握，只要你我能出得了秘道，總有一拚的機會。」

語聲一頓，復道：「方才你們在甬道裡，可曾碰見了雪人？」

錢大鼐怔道：「非但碰上，而且還動過手呢，他在錢某發出天雷氣之前，推倒了幾堵石壁揚長而去。」

俞肇山正色道：「錢兄自以為天雷氣發出後，天下人再無人敢攖其鋒，是也不是？實與你說，雪人之退走，絕非為了畏懼你那天雷氣之故。」

錢大鼐哼了一哼，道：「聽你所言，雪人功力更在錢某之上了。」

俞肇山道：「事實只怕如此。」

一旁的杜元冲忍不住道：「俞大先生對雪人內情，似乎相當熟悉呢。」

俞肇山也不否認，淡淡道：「杜大俠的聯想力倒也豐富得很，不錯，那雪人之出現，原本在老夫計劃之中，詎料目下情移勢轉，雪人行動已非老夫所能控制。」

杜元冲道：「你向咱們坦承招認這些，總不會沒有原因的吧。」

俞肇山道：「原因自然有的，老夫所能透露的亦僅止於此——」

說時目光閃動，續道：「姓俞的小子連人帶棺失却蹤影，你們難道不打算追查他的下落嗎？」

邵嬋不待旁人開口，已自急呼道：「誰說不追查了，俞大哥被綁架到那裡？你說啊！」

俞肇山道：「老夫心中縱有譜兒，無奈塔底秘道錯綜複雜，非言詞所能指點，除非——除非老夫親自領路……」

錢大鼐道：「你的意思，要咱們跟你走？」

俞肇山道：「正是。」

邵嬋道：「我們當然願意跟你走的，你還等什麼？」

俞肇山駐足不動，道：「妳願意，妳的兩位師兄也都願意嗎？」

邵嬋轉朝杜、白二人道：「大師兄、二師兄，你倆和俞大哥的交情非比泛泛，總不會見死不救吧？」

白二俠沉吟道：「俞大先生一向視俞劍峯為生平大敵，三番兩次欲取其性命，現在却一反常情，反要帶領咱們去施救，此中只怕有詐！」

邵嬋哭道：「二師兄你不肯去救也罷，又何必扯上一大堆理由……」

俞肇山冷笑道：「久聞華山二俠從來急人之難，俠行遍天下，如今看來，竟是

傳言有誤了。」

他故意冷言相譏，杜、白二人那會聽不出來，但兩人心緒紊亂，却無心加以反駁。

杜元冲轉眼瞧見邵嬋滿臉俱是焦急期待之色，心中早已軟化下來，道：「師妹，便依妳，爲兄幾時違拂過妳的意思了。」

邵嬋破涕爲笑，道：「事不宜遲，我們快採取行動吧——」

錢大鼐道：「慢著。」

俞肇山道：「錢兄尚有何事見教？」

錢大鼐道：「刻前俞小兄弟乃是被挾持入棺，生死不明，你怎能確定他迄今未遇害？」

俞肇山道：「這個麼，那蒲老頭所以劫走俞劍峯，乃爲人慫恿，亟思利用於他，在他尚有可供利用之處時，生命可暫保無虞。這解釋你可滿意？」

錢大鼐道：「滿意了，你請領路——」

俞肇山再不打語，逕自舉步前行。

錢大鼐等人魚貫相隨，出得大廳，沿著窄狹的甬道而行，當走在最後的華山杜大俠步出後，陡聞「砰」的一聲大震，廳門居然自動關了起來。

杜元冲道：「這暗門竟似有人在暗中操縱，如果找出其人，在下倒想見見他如何能佈置出這等精奇的消息機關……」

錢大鼐道：「據錢某所知，能夠鑿建這樣的秘道，佈置這樣的機括，當今天下只有三個人能夠辦到。」

杜元冲道：「他們是誰？」

錢大鼐一字一字道：「承天三匠！」

杜元冲驚道：「便是那機關浮雕之學，巧奪天機的銀川承天居三兄弟嗎？」

錢大鼐正色道：「除了三匠之外，旁人縱對此道稍有涉獵，只怕也無此氣魄，創造出塔底秘道的大工程。」

俞肇山道：「錢兄料得不錯，落英塔地底秘道果然是承天三匠的傑作。」

錢大鼐沉聲道：「錢某也只是猜猜而已，但你却說得如許肯定，莫非……」

俞肇山接口道：「事已至今，老夫亦不用相瞞，那三匠早先乃是我所擄俘至此，塔底秘道亦是老夫命其所建，用來誘使天下豪傑入彀，詎料事情發展與我的計劃大相逕庭，目下三匠生死不明，老夫亦失去了對秘道的控制能力。」

邵嬋冷哼一聲，道：「這叫做自作孽，不可活，你若葬身此處，也是罪有應得。」

俞肇山瞪她一眼，道：「小丫頭妳少貪嘴，錯非老夫兄另有要事，一舉手便可將妳立斃於掌下。」

邵嬋道：「似這等大話，誰不可隨口編上十句百句。」

俞肇山道：「丫頭，妳是自尋死路了！」

邵嬋道：「不見得吧，或者你才是自尋死路呢。」

俞肇山神色一寒，大步向邵嬋迫近，一抬掌，一股强厲絕倫的掌風應手擊出，一時但聞甬道內颷風激盪，聲勢駭人之極。

邵嬋雖然口齒悍辣，絲毫未有畏懼之色，却絕未想到對方出手會如此之疾，掌力如此之重，倉促間茫然不知所措。

陡聞耳際亮起兩聲大喝，兩股掌風同時湧到。

華山杜、白二人竟在這刻不容緩間，雙雙攔在邵嬋前，代她接下了一掌，那俞肇山掌上內力何等强大，杜大俠、白二俠雖則聯合出手迎擊，猶感到其勢難當，足步一陣蹌踉，齊然往後退了數步。

杜元冲喘過一口大氣，道：「俞大先生若想對咱家師妹不利，首先得和咱倆拚個生死。」

俞肇山道：「老夫可沒將華山放在眼內，你們齊上，都是一樣。」

錢大鼐輕咳一聲，道：「俞肇山，你別忘了還有錢某在此。」

俞肇山眼色陰晴不定，須臾道：「你等處境已等如甕中之鼈，不用老夫出手，也活不長久了。」

錢大鼐道：「難道你就能置身事外嗎？」

俞肇山爲之語塞，神色一變，悶然不再說話。

錢大鼐道：「方才你提及三匠之事，錢某心中尚有疑團不解——」

俞肇山道：「怎地？」

錢大鼐道：「你與承天三匠在落英塔大事建築，斷非三兩日所能完事，左老兒怎會充耳不聞，任得你胡作妄爲？」

俞肇山臉上浮起一絲詭異的笑容，道：「姓左的老頭子嗎？嘿嘿，他……」

驀地一陣步聲亮起，打斷了俞肇山未完之言，一條人影自橫裡閃飄而出——

一個蒼勁的聲音道：「我佛有靈，竟叫洒家在此碰上俞施主……」

俞肇山陰笑道：「好個法明，依你那副鍥而不捨的牛脾氣，早就該尋到此地來了。」

繼少林法明禪師之後，橫道中相繼步出數人，羣豪定睛一望，來者依次是武當太平道長，崑崙天機和尚及點蒼神戟之後雲中和，華山二俠與他們都是舊識，不覺面露喜色，連忙上前寒暄。

俞肇山面色一沉，道：「五大門派人都來了，嘿，眞是羣英畢集……羣英畢集……」

法明禪師道：「久未謀面，不想俞施主氣色猶如是之佳，眞教貧衲寬心得很。」

俞肇山道：「這話從何道起？」

法明道：「只要施主一日健在，貧衲追尋金剛，便不致斷了線索。」

俞肇山冷笑道：「金剛經早就被老夫燒燬，信不信由你。」

法明聞言，不禁聳然動容，道：「此言當眞？」

俞肇山道：「老夫騙你則甚，便是貴派掌門青木大師親自下山，當著他面還不是對他說清楚了，也免得你們少林和尚糾纏不已。」

法明沉吟道：「如今俞施主竟將金剛經毀去，定必已將經上所錄心法練成了，但貧衲知曉你幼年未嘗修習童子功，斷不可能達到登峯造極之境……」

俞肇山未及回答，錢大鼐插口道：「大師所言不差，練成金剛心法的是俞大先生一名心腹，喚做易岐山……」

旁立的天機一步上前，道：「不管施主已否將金剛心法練就，當日你率衆夜襲崑崙的一筆血債，總得清一清了。」

俞肇山淡淡道：「在這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的所在，大師還怕老夫會跑了不成？」

一言甫畢，忽然甬道盡頭一道亮光直射而至，光度之强，令人目眩不已，羣豪一時無法適應，只覺眼中發滯，好半天不能覩物。

一道蒼勁的聲音喝道：「俞大先生，你快過來——」

俞肇山怔道：「是誰在呼喚老夫？」

那聲音道：「老朋友都聽不出來嗎？」

錢大鏞道：「聽來像是端木老頭的聲音，他喚你作甚？」

俞肇山雙眉一皺，擰身飛奔前去。

羣豪躊躇不前。

錢大鏞道：「咱們尚須依賴他追尋俞小兄弟，只有跟著他走了……」

法明與天機等人問明原委，他們與俞劍峯交情匪淺，故都贊成此議，隨俞肇山身後而行。

及將接近那線曦光之際，一條黑影自暗裡竄出，橫擋在甬道當中。

俞肇山沉聲道：「端木愈，是你嗎？」

那黑影道：「不是咱們還是誰？跟著我來，我指點你一樣物事……」

俞肇山道：「什麼物事？值得你如此故作神秘？」

端木愈期期艾艾道：「這個……見到後你自然就知曉了……」

俞肇山一向是個十分工於心計之人，此刻見到端木愈欲語又止的支吾模樣，登時心中犯疑。

但他表面上依然不動聲色，亦不再追問。

端木愈向俞肇山身後瞥了一眼，道：「噫，你如何跟這些自命俠義的人士，走在一路啦？」

俞肇山冷漠地道：「人與人之間，總時時存在著一種微妙關係，前此老夫與他們雖然形同水火，立場完全不同，但眼下利害相同，走在一路自然不足爲奇。」

法明等人經他這一說，臉上不禁露出靦覥之色，倒是錢大鏞依舊冷漠如故，生似一點也不將此言放在心上。

只有邵嬋又按捺不住了，說道：「一見你那副尊範，姑娘就憑空倒了三天的胃口，錯非你自稱能夠找到俞……俞大哥，誰還耐煩跟你走在一道……」

說著一窒，似乎覺得自己說得太露骨了，搪塞道：「只要人找到了，咱們就拆……拆夥……」

端木愈眼珠一轉，道：「誰是妳的俞大哥？可是那喚做俞劍峯的小子嗎？」

俞肇山道：「不錯，他被玄猿老人蒲山孤劫走了。」

端木愈道：「這倒奇了，以前你視俞劍峯爲生平大敵，恨不得置其於死，如今爲何又關心起他的生死來呢？」

俞肇山道：「所以說，你一定覺得很奇怪，其實這完全是兩回事，老夫一時也難以解釋清楚——」

端木愈眼睛一眨，岔開話題道：「你看到那亮光嗎？」

俞肇山道：「當然瞧見了，你故弄什麼玄虛？」

凝目向亮光透射處望去，半晌若有所悟，森寒凌厲的視線轉而迫射著端木愈，沉下嗓子道：「前面莫非便是火室？」

端木愈道：「是的，刻前我誤觸機括樞鈕，室內烈火頓時熄滅，你難道不想進去瞧一瞧？」

俞肇山心念微轉，暗忖：「通過火室，便是流沙深谷的所在，承天三匠就被禁錮於此，現下我雖然對地底秘道失去了控制能力，若能尋得三匠，問出中心樞鈕，未始沒有挽回頹勢的機會……」

但他卻隱隱想到其中若干不妥之處，心中沉吟不敢大意。

端木愈見他躊躇不前，又道：「那承天三匠不是被禁錮在火室後面的流沙深谷裡嗎？俞大先生你……」

俞肇山雙目一瞪，截口道：「你從何得知此事？」

端木愈吶吶道：「這也算不得什麼隱秘之事，總之我有辦法打聽出來就是啦。」

俞肇山道：「是俞福對你透露的嗎？」

他一再迫問，語氣絕不放鬆，登時使對方生出難以應付之感。

端木愈神色微變，瞬即恢復正常，道：「笑話，那俞福充其量只是一個老僕人，他知道得有多少？」

口中乾笑數聲，逕自往前走去。

俞肇山冷冷地哼了一哼，腳下却不由自主隨著他走，羣豪亦步亦趨，跟在後面。

走完這一條四五丈長的甬道，光線愈來愈亮，便如烈日臨空，大放光明，擧目望去只見前頭一扇石門當道而立。

石門上端鑲著一顆碧綠色寶石，不過一寸方圓，四周竟有數十面之多，光線反覆照射，終於形成極亮之光。

羣豪目覩那顆寶石雕琢之精巧，不禁讚嘆不已。

錢大鏞道：「這一顆琢磨過的寶石，想來必是三匠的佳作，擧世之間，再找不出第二人有這樣的手藝了。」

端木愈道：「火室已然冷却，是以石門會自動關閉，寶石便是開啓石門的機括，除此之外，別無他路可進入火室。」

伸手輕輕一按寶石，「卡喳」一響，機簧之聲大作，久久不絕，甬道生像整個翻轉過來似的，上下左右搖晃不已。

羣豪不約而同吃一大驚，連忙盡力穩住身子，眞氣不知不覺已貫足全身，蓄勢戒備。

少時，石門徐徐開啓了一道縫口

俞肇山蓄勢走近石門，未見有火煙自縫口噴射出來，頓時大爲放心。

他心中忖道：「現在已證明端木愈所說火室業已冷却之言不虛，次一步就要設法查明他領我至此的用意了。」

端木愈道：「入室之後，只要扳動機括，另一道石門便自行打開，可以通達流沙深谷。」

俞肇山意味深長地道：「老夫原是主持其事之人，所知道的居然比你還要少，這不是很說不過去嗎？」

端木愈道：「俞大先生這話是什麼意

思？」

兪肇山道：「沒什麼，咱們一同進去吧。」

手上一用勁，將石門拉開，突然一條人影有如滑魚似的竄了出來，對著眾人嘻嘻直笑。

那人全身悉被一層獸皮裹住，只剩得一雙骨碌碌的眼珠，露在外面，乍看之下，便如一頭長滿了綠毛的怪物。

邵嬋倒噓一口寒氣，道：「你是人是鬼？」

那人陰陰一笑，動手剝除身上的獸皮，露出一張邪裡怪氣的面孔，正是那被困在火室的南荒五邪叟。

五邪叟劈面就道：「悶煞老夫啦！」

兪肇山楞道：「五邪叟，你……你原來在此，你失蹤如許之久，老夫只道你混不進落英塔來呢。」

五邪叟道：「我被困火室，至少有五個時辰之久，全賴有這件皮衣防身，否則只怕已被燒成焦炭，就像承天三匠一樣……」

兪肇山驚道：「怎麼？你是說——承天三匠已經死於非命？」

五邪叟道：「我在流沙深谷裡碰見他們，當時他們已被火燒得不成人形……」

羣豪聞言，身軀俱不由自主震了一震，並非為了五邪叟被困火室五個時辰，獨能得保性命的緣故，而是承天三匠的死訊太令人吃驚了。

若能從三匠口中，問出秘道的構造，或許還有生出此地的希望，但是現在連這希望也已破滅了。

兪肇山道：「待老夫去瞧個究竟——」言罷舉步欲入。

五邪叟連忙擺手道：「不，不能進去……」

兪肇山道：「你怕老夫會遭不測嗎？」

五邪叟道：「那流沙深谷是個絕地，進去容易，出來就大有問題了。」

他瞟了端木愈一眼，壓低嗓子道：「非是我生性多疑，兪大先生，你目前只怕已處於眾叛親離的局面，那姓端木的就很靠不住。」

兪肇山「哦」了一聲，道：「我曉得，自老夫入塔後，種種跡象都顯示如此，我豈會察覺不出。」

他歇一下，沉聲道：「你呢？你難道沒有背叛老夫？」

五邪叟道：「前此我偶然窺破了一樁秘密，縱或我有背叛之心，欲投奔對方的陣營，他們也不會要我的。」

兪肇山不住地嘿嘿冷笑，南荒五邪叟一時弄不懂他這等冷笑法，究竟包含什麼意思？遂住口不語。

佇立在後側的端木愈突然高聲道：「五邪叟，你一出現便故作神秘，和兪大先生咬耳竊語，莫非有何不可公開之事不讓兄弟得知？」

五邪叟道：「端木兄多疑了……」

話未說完，陡然張口迸出一聲慘叫，身形飛起七八尺高，然後跌墜地上，發出巨大的聲響。

羣豪大是錯愕，轉目望去，只見五邪叟側臥於地，雙目圓睜，扭曲的肌肉現出一種萬分痛苦的表情。

在他的後背上，三隻精鋼所鑄的短箭齊羽而沒。

五邪叟喘著氣，斷斷續續道：「想不到我五邪叟會……會喪命於此……這是天……天意嗎？」

兪肇山呆了一呆，一手按住五邪叟天靈蓋上，眞力源源導出。

五邪叟搖頭苦笑道：「不行……行了……兪大先生你千萬……注意……那雪……雪人……」

雙腿一蹬，便自嚥氣。

兪肇山緩緩立將起來，游目四顧，面上一片冷漠，毫無表情。

法明禪師倒抽了一口氣，道：「五邪叟功夫向稱不弱，什麼暗器如此霸道，竟將他一舉擊斃，未免太不可思議了。」

天機轉首掃視一匝，確定別無人影，始道：「此處除火室外，四面別無通路，問題在於那兇手從何處來，又從何處逸走呢？」

兪肇山冷冷道：「你們何不問問端木兄，他或者知道內情哩！」

端木愈面色一變，瞬即笑道：「我知道內情？兪大先生，你是說笑了。」

說話間，視線有意無意瞥了甬道盡頭的石壁一眼，兪肇山何等眼利，早已瞧在眼裏，却是不動聲色。

半晌，他厲聲道：「姓端木的，適才你故意找五邪叟說話，引開他的注意，使那隱伏暗處之人施放暗器更容易得手，我這話沒錯吧！」

端木愈道：「別再胡說了，咱與五邪叟往日無寃，近日無仇……」

語至中途，地上的五邪叟屍身忽然自動滾了兩滾，「蓬」地一響，一股濃濃的霧氣，從他那被短箭所射中的背部昇起，瞬眼已散佈甬道之中。

一陣奇特的香味瀰漫週遭，非蘭非麝，眾人都瞧得出這一股黑霧，必是劇毒難當之物，一時間，眞是震驚駭然兼而有之。

大夥兒無一不閉住呼吸，盡量往後退開。

兪肇山喝道：「端木愈，你還要在老夫面前耍花槍？」

煙霧中沒有應聲，端木愈乘眾人注意力被毒霧吸引之際，早已溜之乎也，杳然不知踪影。

錢大龢道：「他——他跑了——」

兪肇山吁一口氣，道：「跑了最好——」

雙膝一軟，「砰」地跌坐地上！

錢大龢呆了一呆，道：「你……你……」

只說了兩個字，驀然感到體內一股濁氣湧了上來，散向四肢百骸，霎時但感渾身乏力，一個踉蹌坐落於地。

同一時間，各人發現了這種情形，連忙坐下調息運功。

兪肇山緩緩道：「這就是傳說中的無影之毒——各位感受如何？」

此言一出，羣豪無不震駭變色。

須知那「無影之毒」在武林中只是一個傳說，但近數十年來，這傳說却愈來愈是神秘可怕。

在場羣豪雖然沒有親身見過，但大家

無不知曉這種毒性雖不激烈，但散佈起來却是無物不侵，使人防不勝防，而且中毒之後，毒素深侵內臟五腑，四肢逐漸癱瘓，武功再高之人，亦全無施展之力。

它的可怕處，也就在此。

那愈肇山乃是百毒教的第一號頭目，對用毒之事自然瞭如掌指，他既說是「無影之毒」，那便沒有錯了。

錢大鼐試了試眞力運行，慘笑道：「百脈皆散，欲振乏力！」

華山二俠道：「咱等也是如此。」

愈肇山道：「據老夫所知，中無影之毒後一炷香內，若不妄動眞力，尚可慢慢設法將毒素驅出體外，但若妄動內力，老夫便不敢保證了。」

法明面上露出狐疑之色，道：「貧僧等人對毒物一無所知，中毒尚不稀奇，至於愈施主身爲百毒教教主，係當世玩毒大家，爲何會被毒物所害呢？」

愈肇山道：「難怪大師生疑，老實說，老夫屬下百毒雖然使用過各種各樣毒物，却還未用過無影之毒——」

沉吟一下，復道：「這無影之毒，天下只有一人擅長使用——」

法明道道：「此人是誰？」

愈肇山道：「說來大師也許不相信，這人久居沙漠落英塔，便是諸位耳熟能詳的左姓奇人！」

羣豪震駭得險些跳將起來，一時不知該說什麼好。

錢大鼐長眉微微皺起，道：「甭危言聳聽啦，你要咱們相信此毒是左姓奇人所下嗎？」

愈肇山搖搖頭，道：「老夫可沒有這種意思。」

語聲微微一頓，道：「老夫在落英塔渡過五年歲月，曾數次探求無影之毒的配製方法，却始終一無所獲，照現下情形看來，此毒若非左老兒所下，便是已落入另一人手中……」

錢大鼐面上疑色未褪，道：「別忘了錢某和爲了五里亭愈一青那件案子，是同時被請進落英塔來住的，你這句話一點兒也靠不住。」

愈肇山道：「斯時斯地，老夫何必對你們打誑。」

錢大鼐道：「五年來，我朝夕住在你的鄰房，其間除左老兒曾三度到過你的房間找你談話外，從未見過你踏出房門一步，足見你言下全屬子虛——」

愈肇山道：「老夫從另一條暗門出入，縱令隨時監視，又怎會瞧得見？」

錢大鼐啞口無言，他拿不準愈肇山所住房門，是否有另一道暗門可供他出入自如，因此無法予以反駁。

驀然一陣晴天霹靂般的巨震，打斷他的思路。

一衆高手面面相覷，不知密道又有什麼機括發動，此時大夥兒全無應變能力，一時人人自危。

愈肇山神情霍變，高聲喊道：「諸位還能走動嗎？快——快退到右側牆角，必要時可以退入火室——」

聲音頗爲急促，一反平素鎮定神態，便如大禍即將臨頭一般。

羣豪心中雖則震驚，却沒有人移動足步，只是默默注視著錢大鼐，觀看他的反應。

錢大鼐當機立斷，道：「聽愈大先生的話！」

大夥也察覺到事情的嚴重性，紛紛退到牆角去。

這當口，甬道盡頭的石壁已自動崩裂，露出一大缺口，兩條人影一縱一躍，從石壁缺口鑽出——

錢大鼐電眼一瞥，大吼道：「愈一青夫婦！」

諸人一顆心險些跳到口腔，駭訝的望著眼前兩個人。

法明喃喃道：「阿彌陀佛，愈一青夫婦？愈一青夫婦猶在人世？」

天機和尚腦際偶爾閃過一道念頭，憶起崑崙夜襲的一幕往事，不覺恍然若有所悟——

他視線再度掃過這兩個突然出現的人，洪聲道：「這只是兩尊浮雕石像，他們不是生人……」

愈肇山道：「大師的聯想力可眞豐富，不錯，這只是兩尊石像，但他們的威力，較諸兩個蓋世高手還要可怕。」

羣豪滿懷疑惑定睛細望，只見那石像從頭到脚，與生人毫無兩樣，若非事先道破，決計瞧不出來。

杜元冲吶吶道：「這石像浮雕得栩栩如生，不知出自那位名家手筆？」

愈肇山一字一字道：「承天三匠。」

那兩尊石像縱出壁洞缺口後，突然停止跳動，衆人覩狀，警戒之心登時大爲減弱，神經亦隨之鬆懈下來。

唯有天機和尚不然，他親身經歷一場浩劫，門下子弟死亡泰半，豈會如此容易忘懷？

他肌肉抽動了一下，厲聲道：「愈施主，這又是你陰謀詭計的一部份嗎？」

愈肇山不答，似乎未曾聽見他的話。

天機和尚道：「施主甭充耳不聞了，想當日你以一頂抬轎，送來先師浮雲掌教的石像……」

愈肇山擺擺手，截口道：「大師莫要無故自擾，愈一青夫婦的石像在此出現，老夫也感到意外得很。」

天機和尚道：「施主還待狡辯？承天三匠久受施主挾持，他們浮雕石像，難道不是你所授意？」

愈肇山道：「三匠浮雕愈一青夫婦石像，的確是受老夫之指令，但老夫本意，乃欲在某一個場合中使用，絕非用來對付你們。」

錢大鼐道：「這內情只怕不會如此簡單吧？」

愈肇山依舊沒有答話，有頃，喃喃自語道：「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石像本來是我用來算計敵人，想不到現在反被他人用來對付於我，眞是天數了……」

天機和尚心中半信半疑，道：「然則施主有何應付之法？」

愈肇山長嘆一聲，默然無語。

天機從這一代梟雄的嘆聲中，聽出那淒涼落寞的味道，心底不由自主蕩漾着一種異樣的感覺。

他沉着聲音道：「施主就此坐以待斃麼？」

俞肇山喃喃道：「先是無影之毒，接踵而來的是兩具浮雕石像，敵人爲了趕盡殺絕，不惜雙管齊下，看來咱們是無一可以倖免了。」

這時，石像眼睛中鑲着的一對透明圓球，突然自動亮了起來。

「卜」!「卜」!

隨著異聲響起，石像再度往前縱跳，它每跳出一步，便迸發出雷霆霹靂一般的巨震……

錢大鼐大聲道：「俞肇山，趁你我都還未死之前，何不就你所知，將五里亭那件案子的內情說一說——」

俞肇山冷冷道：「無可奉告。」

錢大鼐道：「你還不說，你難道要錢某將這股謎團帶到地下去麼?」

俞肇山臉上浮起一種莫可言喻的笑容，緩緩站將起來。

* * *

巴什湖畔。

岑少風怔怔望着那有如烏雲捲地般，奔馳而來的四人四騎，內心又驚又疑，默默忖道：「竟有這等事，在這平素罕見人跡的大漠裏，今日居然飛騎駱驛不絕，看來此地將有大事要發生了。」

回首朝后曉南問道：「姑娘可知來者又是何人?」

后曉南道：「騎着馬兒在沙漠上橫衝直撞的，總不會是沙漠中的行商。」

岑少風道：「看模樣，果然很像武林人。」

說着心念微微一動，復道：「這幾個莫非是咱們在沙漠來路上碰見的四人四騎?他們除胯下坐騎外，猶牽着幾隻馬匹，難怪奔馳至今，猶能健步如飛……」

后曉南道：「這叫做有備無患，否則他們還未到達巴什湖，只怕便已倒斃在半途上了。」

岑少風愣道：「妳說——這四人的目的地是巴什湖?姑娘怎知他們不是路過此處?」

后曉南淡淡地笑一笑，道：「這四人不但專程到巴什湖來，而且我知道他們此來爲的就是要找你——」

岑少風錯愕更甚，道：「找我?我連他們是誰都不曉得，姑娘是有意尋我開心了。」

后曉南道：「你沒瞧見我一本正經在說麼?縱令他們不是找你，但只要見了面，勢必要尋你的晦氣，我看你還是躲一躲的好。」

岑少風沒說話，后曉南搶着又道：「前面湖岸林木深處，便有一座帳篷，你便躲到裏面去吧。」

岑少風啼笑皆非道：「姑娘盛意心領，只是岑某捫心自問，一向行事無愧於心，不管來者是誰，實在沒有躲避的理由。」

后曉南道：「躲不躲是你自家的事，待會兒你觸到霉頭，可莫怪我言之不豫。」

頃忽間，四騎已來切近，漫空揚起一片塵沙。

一時但聞馬嘶聲與啼聲錯擾不已，那馬上的騎士駐馬在岑、后二人五步之前，相繼踴蹬下馬。

爲首一人衝着后曉南抱一抱拳，朗聲道：「敢問姑娘，咱們幫主是否仍滯留於此?」

后曉南露出一副愛理不理的態度，道：「你們不會自己找麼?」

在他們說話的當兒，岑少風上上下下打量了來者數眼，只見那四人滿面風塵僕僕，顯見已馳騁了不少路程。

每一個人的頭髮、五官，甚至衣袂上都已濛積一層沙塵，他們的精神看來已相當萎靡，連說話的聲音幾乎都顯得有些上氣不接下氣，這自然是長途勞睏的結果。

那人繼續道：「有關緊要，咱們必要……」

后曉南打斷道：「在驕陽如火的沙漠上奔馳，可不是一件玩兒的事，想來閣下已有多時滴水未曾沾唇，定必感到煩渴難受，再緊要的事，也不及喝水重要吧?」

一聽到水，四人瞳孔立刻放亮了。

爲首一人瞪着眼道：「水……水在那裏了……」

他身後一名漢子道：「老二，你被太陽曬昏頭了，這一大片湖泊不都是水?」

四人叫着跳着，竟然望也不望岑少風一眼，逕從他身旁衝將過去，伏在湖岸上掬水狂飲。

待得他們足足灌飽了一肚子水，方始發現自己所喝的水，竟是滲雜着鮮艷得刺目的紅色血水!

然後他們便瞧見了垂掛在樹梢上的屍體——

四人相顧駭然，只覺肚內一陣翻胃，幾乎將所喝進去的水，全都吐出來，那右首一名大漢吶吶道：「這……這不是咱們丐幫的兄弟?」

另一人頷首道：「這張面孔熟稔得很，分明是關中分舵舵主于茂剛于兄弟。」

岑少風心口一動，忖道：「原來——丐幫——」

左側一人突然出聲驚呼道：「老大，你瞧見屍身的傷痕沒有?」

其餘三人聞聲，不約而同循着他手所指望去，這一望，不覺倒吸了一口寒氣。

那人道：「于兄弟頸間傷口如此平整，看似刀刃所劃，其實不然，老三，你親眼目覩過總舵那些慘遭橫死兄弟的死狀，總該說得出它的名堂來了。」

另一人深深吸一口氣，道：「五節刀!又是五節刀!」

岑少風一聽他說出這三個字，暗暗苦笑一聲，心知又有麻煩來了。

果見那四人旋風似地回轉過身軀，觸目所及，立刻發現了站立在后曉南身側的岑少風。

四人八道視線一瞬也不瞬的盯住岑少風，眼瞳裏宛如要噴出火來，如果眼神可以殺人，則岑少風此際也許要死上千次百次了。

后曉南低聲說道：「方才叫你避一避風頭，你不聽，如今你要躲也躲不了啦。」

右首一名大漢沉聲道：「你可叫做岑少風?」

岑少風道：「正是岑某。」

那大漢淒厲的聲音道：「眞個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姓岑的，原來你竟在

此……」

岑少風只得故作不解，道：「四位可是丐幫的朋友，找我有事麼？」

那大漢往地上吐了一口痰，道：「呸，憑你岑少風也配說朋友這兩個字。」

岑少風只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屈辱之感，一霎時，全身血液都湧了上來，但他知道自己不能發作，一發作事態更將鬧僵，更將演變得不可收拾了。

那大漢厲聲道：「姓岑的，你害死了咱們丐幫十八傑，又毀了咱們山東大寨，殺死一百零七名兄弟，你準備償還這筆血債吧！」

說罷四人便一湧而上，拳脚交加。

岑少風連忙閃身躍開，大喝道：「住手！」

這一聲斷喝，眞如晴天霹靂，四人不覺收掌回來。

岑少風道：「你是說，丐幫總舵被挑了？」

那大漢咬牙切齒地道：「姓岑的，你還要裝蒜，一個月前咱哥兒因事離開濟南一趟，回來時總舵已化爲一片焦土，一百零七名兄弟死得一個不剩，他們個個都爲人以五節刀同一手法所殺，咱們聽說幫主正在巴什湖，便快馬加鞭趕出關外……」

岑少風苦笑道：「我爲什麼要裝，別人殺了人，罪名算是我岑少風的，放了火，也是岑某幹的，我幹嘛裝傻？」

那大漢道：「今天就是你不敢承認，咱們也是打定了。」

岑少風盡量使自己的聲音透著心平氣和，道：「尊駕等人既是要找幫主傳報凶訊，何不等見到雲龍翁後再作道理？」

那大漢冷冷道：「你要拖，咱們可等不及了。」

大吼一聲，擰身欺近，雙掌連發五招，其餘三人亦自疾撲而上，同時施展一路重手法長拳，功力之高，竟將岑少風逼得手忙脚亂。

岑少風一退再退，道：「尊駕等一再相逼，在下迫不得已只有還手了。」

那四人悶聲不響，只是一個勁兒猛揮重拳，欲置其於死地。

岑少風看看自家已陷於危境，迫得揮掌反擊，但他掌上內力才發，那四名大漢居然無聲無息地倒了下去。

岑少風瞠目愕然，伸手去探他們的鼻息，却發覺四個丐幫門人都已斷了氣。

一旁的后曉南冷冷道：「岑大俠功力已臻巔峯，竟在舉手投足間，將四名丐幫高手制服，好教賤妾佩服——」

岑少風怔道：「但是——我連出手都沒有啊。」

后曉南道：「人是你殺的，你還客氣什麼？」

遞出皓皓纖手，指著那四個大漢的頸部，道：「趙門五節刀到底不同凡響，乍一施出便可致人於死。」

岑少風暗暗納悶，側目望去，但見四個丐幫漢子腦袋都軟綿綿垂在一側，頸間多出了一條平整的傷口，紫紅色的血液汩汩流出，早已凝成血柱。

他略一過目，便可揣摩出這四個人的致命傷，便是頸間那道血口，而那道血口又是五節刀指力所傷。

后曉南道：「岑大俠怎麼說？」

岑少風滿懷狐疑地瞪著眼前這長得如花似玉，而又口齒犀利的少女，壓沉嗓子道：「是姑娘下的手嗎？」

后曉南笑道：「五節刀是趙門手法，我可不敢掠美。」

岑少風心中紊亂異常，暗忖：「這下糟了，如果我無法反證自己的無辜，則誤會愈結愈深，跳進黃河洗也洗不清了……」

后曉南又自笑道：「岑大俠，你一連擊斃丐幫兄弟多人，與丐幫之仇已是不共戴天，你將何以自處？」

岑少風想了一想，道：「剛剛聽丐幫好漢的口氣，雲龍翁就在此地，我見著他，再向他好好解釋。」

后曉南眨一眨眼，道：「你要見雲龍翁？我帶你走——」

后曉南領著岑少風沿湖岸而行，遠望湖面，沙鷗翔集，一碧萬頃，錦鱗戲於水中，汀蘭長於岸邊。

如此美景，岑少風不禁爲之心曠神怡，早已將數十丈那酷熱酷寒，萬里浩瀚的大漠拋諸於腦後。

從東岸走到西岸，來到蒙人聚居之處，只見數十個蒙人仍然將屍體一具具往湖心直拋，那屍身上綁著一塊大石，一落水便直沉湖底。

岑少風皺眉道：「這些屍體像是永遠也拋不完似的，難道此地正流行著瘟疫嗎？」

后曉南漫口「嗯」了一聲，道：「雖非瘟疫，却也跟瘟疫差不多。」

岑少風道：「看看至少已有二三十具屍體落水，這些塞外部落一向逐水而居，人數不多，一死便死這許多人，只怕整個部落已損失泰半了吧。」

后曉南支吾道：「目下你自身難保，追究那麼多幹嘛？」

說著，美眸流轉，白了他一眼。

岑少風避開她的視線，聳聳肩道：「在下不過一時好奇罷了，無論如何，見著那麼多死人，總是不太愜意。姑娘久居此處，想必與蒙族相處得很熟，難道不能設法救治他們的性命？」

后曉南搖搖頭，默然不答。

那一羣蒙人瞧見后曉南與岑少風並肩而行，齊地露出駭然之色，站在前頭幾個人的雙膝，甚至已在微微顫抖。

岑少風訝道：「怎麼一回事？他們怎會駭成如此模樣？」

后曉南淡淡道：「也許是蒙胞從未見過生人的緣故吧。」

只見其中一個體形特別高大的蒙人，戟指高聲喊道：「哈魯爾！哈魯爾！」

衆人臉上駭意更熾，七嘴八舌叫嚷了一陣，然後爭相往蒙古包裏躲了進去。

岑少風直若丈八金剛摸不著頭，道：「哈魯爾是什麼意思？這干人爲何一見咱們便逃開了呢？」

后曉南道：「哈魯爾三個字，相當於漢語的惡魔，瘟神，看來他們對你頗存著幾分畏懼之心……」

岑少風道：「不見得吧，或者他們害怕的竟是后姑娘妳呢。」

后曉南美顏霍變，道：「不要胡說！」

那原來橘紅色的臉上，霎時已變得鐵青，岑少風雖則滿心納悶，一見她如此模樣，却也不好多問。

穿過零星散佈在東岸的數十座蒙古包，來到一座白色帳篷前面駐足。

岑少風躊躇一忽道：「就在這裏嗎？」

后曉南冷冷道：「你若要見雲龍翁，就在這裏了。」

岑少風再無考慮餘地，正待掀簾進去，站在他身旁的后曉南忽然伸出纖手，一把握住他的手腕。

岑少風只覺得自己的手腕，被對方握得很緊很緊，一股熱流從對方傳至全身，一時之間，不覺血脈賁漲。

后曉南用著只有兩人才能聽見的聲音，道：「岑……岑少風，你……」

岑少風怔道：「姑娘有何吩咐？」

后曉南輕聲道：「進篷後，你千萬……千萬留神，我不要你發生任何意外……」

口吻甚是關切，一反先前冰冷的態度，岑少風呆了一呆，望著她那柔和親切的目光，一時竟說不出話來。

半晌，他吶吶道：「多謝姑娘美意，在下省得。」

后曉南低下頭，見自己的手仍然緊握住對方的手，這才發覺自家的失態，連忙鬆開，臉頰早已微微泛紅。

這是她當岑少風之面，首次流露出女兒羞澀之態，岑少風想起女人性格的不易捉摸，不覺呆住了。

驀然，一道嬌脆的聲音從帳篷裏面傳將出來：「有客自遠方來，曉南妳還不領進？」

岑少風愕道：「姑娘不是說，雲龍翁在那裏頭嗎？爲何會有女子的口音？」

后曉南倉皇道：「那是我的姊姊，你快進去吧。」

岑少風心潮澎湃不定，掀簾一步跨入。

帳篷內，燈燭高懸，一股淡淡幽香洋溢周遭，沁人心鼻，地下平鋪著五張獸皮，足踏其上，便如置身在天鵝絨堆裏。

帳篷中心擺着一張精雕的檀木矮桌，几上設有酒餚，香氣四溢。

岑少風觸目所及，帳篷一角斜倚著一個肌膚勝雪，烏髮如雲的女人，一個妙齡婢女，手持簪花木梳，正爲她梳著那烏雲般的柔髮。

黃色的銅鏡，照映出她那白玉的容顏。

她自始至終，未曾瞧岑少風一眼，徐徐道：「曉南，敬這位壯士一壺酒。」

后曉南緩步而上，擎起几上的酒壺，將滿滿一壺酒遞到岑少風的面前，微笑著說道：「塞外佳釀，岑大俠請嚐嚐。」

她擎酒之際，已徐徐轉過身子，背對著席地而坐的女人，這時岑少風注意到她的嘴唇又動了一動，却沒有聲音發出。

但岑少風已從后曉南唇角張合間的弧度及形狀，猜到她所要說的，便是這幾個字：「不要喝它。」

他皺了皺眉頭，尋思后曉南打此啞謎的含意。

那輕衫女子見他久久不接酒壺，說道：「怎麼？壯士不肯領情？」

岑少風將酒壺接過，道：「酒盃呢？酒盃在那裏？」

那輕衫女子道：「久聞中原多慷慨豪邁之士，從來只有大碗烈酒，大塊吃肉，怎地壯士却要學娘兒的行徑，喝酒還要用酒杯慢酌觴飲呢？」

岑少風吶吶道：「這……這……」

突聽一道鏗鏘有力的聲音道：「這位壯士不喝，我來代他喝了吧。」

帳簾一掀，一排走進四個人，四人俱是一身中原武林豪士裝束，那當前一人滿面捲鬚虬髯，步履間一股粗獷豪邁之氣。

那虬髯漢子大步走到岑少風面前，竟一把將岑少風的酒壺搶了過來，咧開大嘴笑嘻嘻道：「咱家整日滴酒未曾沾唇，正自口饞得要命，莫說區區一壺酒，就是一缸水，我也一口就喝下去。」

他毫不在意地說着，笑着，根本沒有瞧見斜倚在地毯上的輕衫女子花容已經變了顏色。

輕衫女子霎了霎眼，朝虬髯漢子身後一個面色蒼白，身着錦袍的漢子有意無意打了個眼色。

那虬髯漢子酒壺剛送到唇邊，只聽一人冷冷道：「這壺酒，在下也想喝的。」

語聲中，一人端端走了上前，竟是那面色蒼白的錦衣人。

虬髯漢子笑道：「你若想喝酒，待會女主人擺宴上酒時，再喝不遲。」

錦衣人冷然道：「我現在就想喝，而且看中的就是你手上這一壺。」

虬髯漢子嚇了一呆，道：「端木無容，你什麼東西不好搶，却偏偏要來和我嗜酒如命的人搶這壺酒喝？」

錦衣人冰冷如故，道：「笑話，你又什麼東西不好搶，却偏偏要和這位壯士搶這壺酒喝？」

虬髯漢子瞠目，半聲作響不得。

至此岑少風方知這剛剛走進來的幾個人，竟然都是中原武林中有頭有臉的人物，那搶走他一壺酒的虬髯漢子便是以豪飲及掌上功夫出名，外號喚做「嗜酒如命」的吳可掬。

那面色㥥白的錦衣人名氣更響，竟是獨霸一方，黑白兩道見了都要退避三舍的獨行大盜端木無容。

此人一向以心狠手辣出名，出手例無活口，他殺人的記錄，只怕連自己都無法數計。

站在最後的兩人，面容猥瑣，看來毫不起眼，不過岑少風却從他們身上的裝束，及繫掛腰間的長劍形狀，認出這兩個人赫然是劍道名家「巨靈雙劍」韋氏昆仲。他們兩人的劍上造詣，據說已完全得到乃父韋巨靈的眞傳，在當今武林，可以說是數一數二的使劍名手。

這幾個平日天各一方的江湖巨擘，居然會湊在一起，岑少風除了疑心之外，不禁要大皺其眉頭，只聽那「嗜酒如命」吳可掬道：「姓端木的，你是存心和我過不去了？」

端木無容冷冷瞪著他，道：「好說。」

吳可掬也回瞪着他，道：「你我都想喝這壺酒，你看該怎麼辦？」

端木無容道：「很簡單，咱們兩人誰都別想喝，將酒還給這位壯士。」

吳可掬嘆口氣，道：「既然這壺酒我無福享受，先喝它一兩口過過癮頭也是好的。」

說著竟當眞擧起酒壺，往口裏咕嚕直灌而下，那端木無容神色一變，連忙拉住他的手腕，但酒壺裏的酒却已去了一半。

吳可掬擧袖抹去唇邊酒漬，笑道：「不用緊張，我只不過喝上幾口而已，還留着半壺招待客人呢。」

轉身面對岑少風道：「我喝了你的酒，你不生我的氣吧？」

岑少風道：「足下那裏話來。」

吳可掬道：「你不像姓端木的那樣小家子氣就好，快把酒喝了，免得讓我看了又動酒饞……」

岑少風不暇多慮，接過酒壺，仰首一飮而盡。

他喝過酒後，仍然面不改色，神情自若，但那端木無容原本就慘白而毫無血色的臉上，却已轉成了鐵靑。

端木無容回轉身子，望著輕衫女子，嘴唇動了動，似乎有話要說，却見那輕衫女子擺了擺手，笑道：「滿滿一壺水酒，本來是用來敬岑壯士的，却被嗜酒如命分去了一大半，岑壯士定必感到意猶未盡，待賤妾叫舍妹再去添一壺酒來……」

岑少風連忙阻止道：「不必費事了，老實說這塞外佳釀酒性甚醇，在下生平從未喝過此等烈酒，此刻已有三分醉意呢。」

后曉南明眸閃動，道：「岑大俠既然不勝酒暈，大姊也不用再强要他喝啦。」

輕衫女子狠狠白了她一眼，后曉南却裝作沒有瞧見，將視線移開了去。

吳可掬大聲道：「閣下塊頭如此之大，怎地喝起酒來却這樣差勁，眞是虛有其表，嘿，虛有其表……」

岑少風聳聳肩，只有苦笑著算是回答。

突聽一道細若蚊吶的語聲傳入他的耳際：「人也見到了，酒也喝了，便該拍拍屁股走路，你以爲這是非之地很舒服麽？」

岑少風怔了怔，旋即注意到嗜酒如命吳可掬話雖已說完，嘴唇却依舊在動個不停，他心裏有數，却是不動聲色。

后曉南挨近他的身邊，低聲道：「方才你一口氣將半壺酒喝光，你可曾考慮到酒裏有毒麽？」

岑少風放低嗓子道：「在下與玩毒聞名的百毒教打了半輩子交道，豈會慮不及此。」

后曉南道：「你明明知曉酒中有毒，却還毫不猶豫的飮了下去？」

岑少風淡淡道：「酒裏雖然下了毒，却還毒不死人的。」

后曉南道：「怎地？莫非你認爲自己刀槍不入，百毒不侵？」

岑少風道：「我如果將那滿滿一壺酒全部喝下，也許便會立刻倒地而斃，祇是『嗜酒如命』却已搶着喝去了半壺，而我祇喝下其餘的一半，那就不妨事了。」

微歇一下，復道：「令姊深思謀慮，唯恐啓我疑竇，一壺酒裏所下的毒，剛好足以毒斃一個人，不料却被嗜酒如命不明不白破壞她的陰謀，看來她除了乾瞪眼已別無他法可想……」

后曉南慍道：「原來你已知情，害我爲你……爲你平白躭心了老半天……」

岑少風訝惑地望住她，本來想說：「妳千方百計將我賺到此地，半途上又殺了幾個丐幫兄弟，企圖嫁禍於我，目下却說爲我躭心，這才叫笑話呢。」

但她瞧見后曉南面上的表情，此言又似發自內心，他怔了一怔，終於沒有把話說出來。

祇聞那輕衫女子高聲道：「曉南，妳和這位壯士說些什麽？」

后曉南支吾道：「沒有，我祇躭心他酒暈不行，一下子便醉倒，那就掃興了。」

岑少風故意笑笑道：「多謝姑娘關注，其實在下雖然不是貪杯之人，可還懂得品嚐酒味，像這樣的佳釀，縱令喝醉了，總比喝那淡出鳥來的水酒還要愜意的，哈！哈！」

輕衫女子眨一眨眼道：「碰上壯士這等識貨的人，當眞比喝入賤妾口裡還使我高興，賤妾帳裡尙藏有陳年珍品，可要再拿一壺來嚐嚐？」

岑少風暗道糟了，這下自己說溜了嘴，反而弄巧成拙，欲想法子推辭，可得多費點辭令才行。

當下忙道：「既是珍品，在下豈敢奪人所愛。」

不待對方接口，立刻又道：「還未請教姑娘芳名？」

輕衫女子嫣然一笑，道：「曉南沒告訴你麽？我叫后杞明，是曉南的大姊。」

岑少風道：「后姑娘，令妹帶領岑某至此，爲的是要向丐幫雲龍翁解釋一項誤會，目下却未見雲前輩踪影……」

后杞明打岔道：「舍妹在何處找到岑大俠？」

岑少風道：「落英塔。」

后杞明右手纖指輕敲著左手的掌心，道：「你到落英塔作甚？難不成也爲了尋寶而往？」

岑少風愣道：「尋寶？妳的意思是，落英塔裡藏有寶物？」

后杞明道：「古塔地底寶殿之說，已在武林傳揚開來，中原黑白道上人物爭相蜂湧出關，星星峽此刻大約已是豪雄畢集，而你竟全然未有所聞？」

岑少風錯愕更甚，道：「咦，有這等事？」

后杞明道：「聽你的口氣，你是完全不知情的了，奇怪你怎會如此孤陋寡聞，莫非你一向都遁迹山野林泉麽？」

岑少風想起近些日子來，自己忙於化解趙老爺與主母間的嫌隙，其後少主人嘉玲爲易岐山所擄，迫得自己來回奔波，始將其救出虎口，果然與江湖脫了節，不過既然自己恰巧到了落英塔，竟會完全蒙在鼓裡，那就未免太不可思議了。

他尋思一下，道：「在下有個直覺，那便是這地底寶殿的傳說，祇是個子虛烏有的流言，或者竟是個陷阱，不知我的猜測對不對？」

后杞明臉上露出神秘的神情，道：「你的想像力倒蠻豐富的，可惜缺乏根據。」

（未完・四十一）